

南京大學交流教材

(內部交流·僅供參考)

中國歷代文學理論批評文選



(上冊)

一九五七年



## 前言

和必須批判地吸收文學遺產來豐富現在的文學一樣，也必須批判地吸收文學理論批評遺產來豐富現在的文學理論批評。

一、中國的文學理論批評遺產資料，可以分為兩大部分。一部分是專書——如劉勰的文心雕龍，鍾嶸的詩品，以及後來各家的詩話、文話、詞話和曲話之類。另一部分是散在詩文集、筆記，以至哲學書、歷史書中的單篇論文和零星語錄。前者取閱甚易，后者搜讀很難。為了節省讀者的搜查時間，也為了供給讀者比較集中的資料，選輯有價值的論文、成片斷的語錄和專書中能以指示內容的序彙編成中國歷代文學理論批評文選一書。

書分上下兩冊。上冊斷於五代，下冊斷於五四。如眾所熟知，五代以前，主要的文學只有詩文辭賦，理論批評當然也只是針對着詩文辭賦而發。宋代以後，除了傳統的詩文辭賦以外，又有了新興的詞曲小說。雖然不論寫作或理論批評，都是前者遠多於后者，但不容辯詰地前者多偏於因襲，后者才更富創造性。因此，現在的選輯，對五代以前的關於詩文辭賦的理論批評和宋以後的關於詞曲小說的理論批評，都比較求舊，對宋以後的關於詩文辭賦的理論批評，則比較求新，沒有新見解的，一概不錄。作家傳記、文體源流以及文章制度，——如蔡邕銘論的談銘的制度——，當然都或多或少地牽涉到文學理論批評，但性質究竟不同。因此，除非是文中着重地提出了理論批評，也一概不錄。

凡選錄的文章，都盡量地保存全貌，但因性質關係，有時也不能不選錄或節錄。題下都注明依據版本，遇有訛誤而能找到他本校正者，都參考校正，有美惡的異同也錄出附后，但無關宏旨者從略。至若一望可知的錯字，像鍾嶸詩品序「詩皆平典似道德論」的「詩」字誤作「時」，皇甫湜論「求售者聲門而銜賈」的「賈」字誤作「買」，就直然改正，尽管有他本可參証，也不再注明。有的不一定出於作者，而大半出於刻者的故炫風雅的古體字，如「陳」作「陳」、「勢」作「勢」之類，也直然改作正體，儘管有他本可參証，也不再注明。

作為遺產資料，類別和年代都很重要，前者可以看出問題範圍，后者可以看出發展過程。因此，在編排方面，先分時代，再分類

別。但遇有特殊情形，像劉善經是隋人，可是他的四聲指歸完全是總結的魏晉南北朝人的說法，就編在魏晉南北朝一卷。像關於佛經翻譯的理論和批評，上迄三國，下至趙宋，大部分的作者是在魏晉南北朝時代，也就編在魏晉南北朝一卷。這樣一來，在注釋方面，年代就更重要了，所以文中凡提到的紀元年歲，都注明系某時某帝，當公元某年；作者名望較晦或在中國文學史上較晦的，——如鄭玄是偉大的經學家，但只熟悉文學史的青年對他未必熟悉，——也都附簡短介紹。和為了節省讀者的搜索時間而編輯此書一樣，對各文使用的冷僻字句和冷僻典故，提到的不太有名的人物，也附簡短注釋。人物是有名的，可是文中舉姓略名，或舉名略姓，甚或只舉別號、封號、官名、郡望，也注明指的某人。但孔子、孟子、少陵、昌黎之類，不注，連續迭見者，也斟酌從省。至直接被評論或因而涉及的同时人物，像班固後漢書楊雄傳贊涉及的當時人士，像令狐德棻北周書王褒庾信傳論評論的北朝文人，姓名已經舉出，時代也已指明，則無論名望大小，一概不再介紹。有的書有前人或現在人的注釋，但沒有的佔很大部分。有注釋的大半找來參考了，深深地感謝原注者的辛勤勞動和精湛詮解，但有時也不能不表示一點不同的意見。在注釋時，除了當面請教南京大學中國語文系文學史教研組的諸先生外，還函問過北京師範大學劉盼遂教授和山東大學高亨教授。脫稿後，又請正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余冠英先生，就中國有關佛經翻譯理論和批評的几篇，並請正北京圖書館研究員劉汝霖先生、中國佛教百科全書編委會副主編呂澂先生和編委游俠先生。除呂澂先生訂正甚多，很難一一注明，只能在此合併申謝外，余並隨注標出誌感。至一時找不到出典，又來不及請教通人的，就暫注未詳，以待補充。

評論性的文章当然要提到很多作家作品，有的作家如不特別表明，有時不易看出，作品都用引號又和引語混雜，所以現在沿舊習用私名號和書名號。但同樣一篇詩文，引用者或作為篇題，或撮取意義，或列指區域，標號自然也應隨文改變。如蕭統文選序說：「『防露』與『桑間』，又虽悲而不雅」。『防露』不是篇名，「桑間」也只能隨「防露」標引號。葛洪抱朴子尚博篇說：「同廣樂於桑間」，廣樂既是樂舞名，桑間也只能作樂舞名標書名號。禮記樂記說：「桑間、濮上，亡國之音也」，又把桑間用作地名，在文選序注我征引了，只能標私名號。作家出版社標點東周列國志，「三個以上並列的名詞，才加頓點，兩個的省略不加。」這裡採用了這種區別尺度。但像典論論文的並列七子，既舉籍貫，又舉姓名、別號，在語氣上，已成為短句，就改用逗號。



有些資料是历年累积下来的，但现在編輯，仍須翻檢抄录；注字疏典，尤須不憚寻查。凡此多賴爱人張曼漪的帮助。人民文学出版社王利器先生惠假日本书籍經类版行所本文鏡祕府論，南京大学中国語文系孙鑑堂、罗士傑、周一展諸先生，帮助校对，一併致謝。由於下冊的还没有选論注毕，現在印出的只是上冊。个人的学識和能力都有限，錯誤必所难免，望讀者指正。一九五七年三月九日，在南京大学小陶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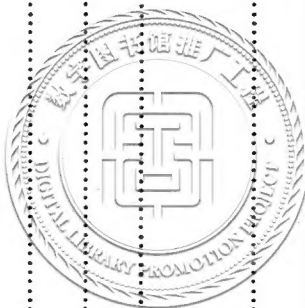




# 中國歷代文學理論批評文選上冊目錄

## 卷一 先秦兩漢

論語論詩語錄·····	一
孟子論詩語錄·····	三
毛詩序·····	五
詩譜序·····	七
史記屈原傳節錄·····	九
離騷序·····	一
離騷贊序·····	一三
楚辭章句敘·····	一五
離騷經序·····	一七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	一九
史記太史公自序節錄·····	二一
史記略論·····	二三



756409

820.9  
482-33  
:1

汉书司馬迁傳贊.....班固.....二五

法言吾子篇.....楊雄.....二七

法言問神篇选录.....楊雄.....三一

汉书艺文志詩賦略論.....班固.....三三

汉书司馬相如傳贊.....班固.....三五

汉书楊雄傳贊.....班固.....三七

論衡自紀篇节录.....王充.....三九

論衡佚文篇.....王充.....四三

論衡超奇篇.....王充.....四九

論衡书解篇.....王充.....五五

論衡对作篇.....王充.....六一

卷一一 魏晉南北朝

典論論文.....曹丕.....六七

与吳质书.....曹丕.....六九





与楊德祖书·····曹植·····七一  
答临淄侯牋·····楊脩·····七三

世要論讚象篇·····桓范·····七五

世要論銘誄篇·····桓范·····七七

世要論序作篇·····桓范·····七九

文賦·····陆机·····八一

与兄平原书三首·····陆雲·····八五

抱朴子鈞世篇·····葛洪·····八七

抱朴子尚博篇·····葛洪·····八九

抱朴子辞义篇·····葛洪·····九三

翰林論·····李充·····九五

文章流别志論·····肇虞·····九七

司馬迁班固优劣論·····張輔·····一〇一

后汉书班固傳論贊·····范曄·····一〇三



獄中与諸甥姪書……………范曄……………一〇五

庭詁二則……………顏延之……………一〇七

顏氏家訓文章篇甘录……………顏之推……………一〇九

文选序……………蕭統……………一一五

陶淵明集序甘录……………蕭統……………一一九

昭明太子集序甘录……………刘孝綽……………一二一

雕虫論並序……………裴子野……………一二三

与湘东王书……………蕭綱……………一二五

金樓子立言篇三則……………蕭繹……………一二七

內典碑銘集林序……………蕭繹……………一三一

宋书謝灵运傳論……………沈約……………一三三

南齐书文学傳論贊……………蕭子显……………一三七

与沈約书……………陆厥……………一四一

答陆厥书……………沈約……………一四三



四声指归.....刘善经.....一四五

文心雕龙序志篇.....刘勰.....一五一

诗品序.....鍾嶸.....一五三

法句经序.....支謙.....一五九

摩訶鉢罗若波罗蜜经抄序.....道安.....一六一

胡汉译经音义同异记.....僧祐.....一六三

辩正论.....彦琮.....一六七

续高僧传译经篇论.....道宣.....一七三

宋高僧传译经篇论.....贊宁.....一七五

## 卷三 隋唐五代

上书正文体.....李諤.....一八三

文中子中说论文辑录.....王通.....一八五

隋书经志集部论.....长孙无忌等.....一八九

隋书文学序.....魏徵.....一九一

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令狐德棻.....一九四

史通言語篇·····	劉知几·····	一九七
史通敘事篇·····	劉知几·····	二〇一
史通載文篇·····	劉知几·····	二一一
平台祕略論文藝篇·····	王勃·····	二一五
上吏部裴侍郎启并序·····	王勃·····	二一七
王勃集序·····	楊炯·····	二一九
楊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并序·····	李華·····	二二五
唐故左補闕安定皇甫公集序·····	独孤及·····	二二七
檢校尚書吏部員外郎趙郡李公中集序并序·····	独孤及·····	二二九
常州制史独孤及集后序·····	梁肅·····	二三一
補闕李君前集序·····	梁肅·····	二三三
醉說·····	权德輿·····	二三五
古今詩人秀句序·····	元兢·····	二三七
詩式序·····	皎然·····	二三九



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陈子昂·····	二四一
二风詩論·····	元 結·····	二四三
刘侍御月夜讌会序·····	元 結·····	二四五
饒中集序·····	元 結·····	二四七
古風二首·····	李 白·····	二四九
戏为六絕句·····	杜 甫·····	二五一
解悶五首·····	杜 甫·····	二五三
偶題·····	杜 甫·····	二五五
国秀集序·····	樓 穎·····	二五七
河嶽英灵集敍·····	殷 璠·····	二五九
河嶽英灵集論·····	殷 璠·····	二六一
唐中兴閒气集序·····	高仲武·····	二六三
敍詩寄乐天书·····	元 穎·····	二六五
上令狐相公詩肩·····	元 穎·····	二六九
白氏长庆集序·····	元 穎·····	二七一
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並序·····	元 穎·····	二七三

乐府古題序·····	元稹·····	二七五
与元九书·····	白居易·····	二七七
策林六十八議文章碑碣詞賦·····	白居易·····	二八五
策林六十九探詩以补察时政·····	白居易·····	二八七
与滑州盧大夫論文书·····	柳 冕·····	二八九
与徐給事論文书·····	柳 冕·····	二九一
答荆南裴尚書論文书节录·····	柳 冕·····	二九三
答楊中丞論文书·····	柳 冕·····	二九五
答衢州鄭使君論文书·····	柳 冕·····	二九七
答尉迟生书·····	韓 愈·····	二九九
答李翊书·····	韓 愈·····	三〇一
与馮宿論文书·····	韓 愈·····	三〇三
答刘正夫书·····	韓 愈·····	三〇五
送孟东野序·····	韓 愈·····	三〇七
荆潭唱和詩序·····	韓 愈·····	三〇九
調張籍·····	韓 愈·····	三一

与楊京兆凭书节录·····	柳宗元·····	三二三
与友人論文书·····	柳宗元·····	三二五
报崔黯秀才书·····	柳宗元·····	三二七
答韦中立論师道书·····	柳宗元·····	三一九
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	柳宗元·····	三二一
柳宗直西汉文类序·····	柳宗元·····	三二三
楊評事文集后序·····	柳宗元·····	三二五
答朱載言书·····	李翱·····	三二七
寄从弟正辞书·····	李翱·····	三三一
寄李翱书·····	裴度·····	三三三
諭业·····	皇甫湜·····	三三五
答李生第一书·····	皇甫湜·····	三三九
答李生第二书·····	皇甫湜·····	三四一
答李生第三书·····	皇甫湜·····	三四五
与王霖秀才书·····	孙樵·····	三四七
与友人論文书·····	孙樵·····	三四九
文章論·····	李德裕·····	三五一

答庄充书.....杜牧.....三五三

李賀集序.....杜牧.....三五五

復友生論文書.....陸龜蒙.....三五七

詩品二十四則.....司空圖.....三六一

与李生論詩書.....司空圖.....三六七

与王駕評詩書.....司空圖.....三六九

与极浦書.....司空圖.....三七一

題柳柳州集后.....司空圖.....三七三

唐詩類逸序.....顧陶.....三七五

本事詩序.....孟棻.....三七七

又元集序.....韦庄.....三七九

才調集序.....韦穀.....三八一

花間集序.....歐陽炯.....三八三

# 补遺

兩都賦序（补在卷一「漢書藝文志詩賦略論」后）.....班固.....三八五

三都賦序（連下篇补在卷二「与兄平原書」后）.....左思.....三八七

三都賦序.....皇甫謐.....三八九

薦士甘录（补在卷三「潭唱和詩序」后）.....韓愈.....三九一



卷一  
周  
秦  
兩  
漢



## 論語論詩語錄

依阮元刻十三經注疏本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為政篇）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虽多，亦奚以為？」（子路篇）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陽貨篇）

……鯉（二）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曰：「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季氏篇）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陽貨篇）

子貢（三）曰：「貧而无諂，富而无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礼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四）『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學而篇）

子夏（五）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五），『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八佾篇）

（一）鯉，字伯魚，孔子的兒子，同時也跟着孔子讀書。

（二）子貢，孔子的學生，姓端木，名賜。

（三）二句見詩經衛風淇澳篇。

（四）子夏，孔子的學生，姓卜，名商。

（五）三句系逸詩，不見今本詩經。絢：「口巧，彩色。」





## 孟子論詩語錄 依阮元刻十三經注疏本

……咸丘蒙（一）曰：「舜之不臣，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二）之非臣如何？」孟子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云漢之詩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无遺民也。」……（萬章篇上）

公孫丑（四）問曰：「高子（五）曰：『小弁（六），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七）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曰：「凱風（八）何以不怨？」曰：「凱風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磯（九）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告子篇下）

孟子謂萬章（一〇）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萬章篇下）

（一）咸丘蒙、孟子的学生。

（二）四句見詩經小雅北山篇。

（三）瞽瞍、舜的父亲。

（四）公孫丑、孟子的学生。

（五）高子，即下文的高叟。趙岐注：「齐人。」

(六) 小弁，詩經小雅篇名。

(七) 关，同「弯」。

(八) 凱風，詩經邶風篇名。

(九) 磯，趙岐解作「激」，难通。阮元校勘記說：同「杞」，同「概」，意思是「摩」。案「摩」今作「磨」。那么，「不可磯」，就是不可磨平，意思是說怒氣平不下去。

(一〇) 万章，孟子的学生。

## 毛詩序

(二) 見毛詩卷一，依阮元刻十三經注疏本

卫 宏(二)

关雎、后妃之德也，(三) 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詩。情动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於声，声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妇，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风俗。

故詩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无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於王道衰，礼义廢，政教失，国異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风其上，达於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国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然則关雎麟趾(四)之化，王者之风，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五)之德，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間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爱在进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

(一) 原来沒有題目，这里的題目系依据蕭統文选卷四十五。

(二) 原来沒有标明作者，文选系於卜子夏，后人更或說出於孔子，或說出於毛萇，或說出於当时的国史，說法极为紛歧。其实后汉书儒林傳已有

明确的記載說：「卫宏，字敬仲，东海人也。……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为其訓。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詩序，善得风雅之旨。」不过汉人解經是尊重傳授的，所以虽作於卫宏，但一定接受了以前的傳詩經生的意見，可以看作汉人說詩的总结。

(三) 关雎、詩經周南篇名。后妃、文王后妃太姒。

(四) 麟趾、亦周南篇名。

(五) 鵲巢、騶虞、皆詩經召南篇名。

## 詩譜序

見毛詩注疏卷首，依阮元刻十三經注疏本

鄭玄（一）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二）軒轅（三），逮於高辛（四），其时有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

有夏承之，篇章混棄，靡有孑遺。邇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党，則為法者彰顯，為戒者著明。

周自后稷播種五穀，黎民阻飢，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陶唐之末中叶，公刘亦世修其業，以明民共財。大王王季，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大平，制禮作樂，而有頌声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

后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譜享齊哀公，（五）夷身失礼之后，邾不尊賢（六）。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尔俱作，众國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陈灵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為勸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声，弘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杀，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忧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后王之鑒，於是止矣。

夷厉已上，岁数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七）。厉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在，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万目張，解一卷而众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与？

（一）鄭玄（一二七——二〇〇），字康成，东汉末經學家、文學家。他遍注易、詩、書、礼、儀礼、論語、孝經等書，並作有六藝論、毛詩譜及天文七政編。

（二）大庭、神農氏。

(三)軒轅、黃帝。

(四)高辛、帝嚳。

(五)譜、卬，訛謗。亨、古「烹」字。周懿王听紀侯訛謗烹齊哀公，見公羊傳莊四年及國語周語。

(六)据史記衛世家，衛頃侯的得立，是由於厚賂周夷王。失礼当指此。孔穎達說「邴不尊賢」指邴風拍舟篇的「言仁而不遇」。按簡兮篇，毛序也說是「刺不用賢也。」

(七)太史年表、指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表序說：「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共和、指周公和召公，二相共和行政。共和元年当公元前八四一年。

## 史記屈原傳（二）節錄

司馬遷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与。因諛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疾王听之不聰也，諛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離騷。

離騷者，猶离忧也。

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則返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病慘怛未尝不呼父母也。

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諛人聞之，可謂勞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无怨乎？

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三）上称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迥而見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蟾蛭於濁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一）原作屈原賈生列傳，茲以只就屈原部分节录，所以改題屈原傳。

（二）志、同「志」，記也。

（三）据班固离騷序及刘勰文心雕龙辨騷篇，自「國風好色而不淫」至此，又「濯淖汙泥之中」至末，原出淮南王刘安离騷傳。不过司馬遷既引述了，那就說明他也深切同意。





## 离騷序

見王逸楚辭章句卷一，依四部丛刊本

班固

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敍离騷傳，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騷者，可謂兼之。蟬蛻濁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嚼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过其真。又說五子以失家巷，謂五子胥也（二）。及至羿、澆、少康、二姚、有娥佚女，（三）皆各以所識有所增損，然犹未得其正也。故博采經書、傳記、本文，以为之解。

且君子道穷，命矣。故潛龙不見是而无悶，关雎哀周道而不伤，蘧陵（一）持可怀之智，宁武（二）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三）斯为貴矣。

今若屈原，露才揚己，竟平危危國羣小之間，以离諂賊。然責教怀王，怨惡椒兰，（四）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懣不容，沈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称崑崙冥婚、宓妃虛无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义所載。謂之兼詩风雅而与日月爭光，过矣。

然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賦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則象其从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汉兴，枚乘、司馬相如、刘向、楊雄，騁极文辞，好而悲之，自謂不能及也。虽非明智之器，可謂妙才者也。

（一）离騷：「启九辯与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纵，不顧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勿乎家巷。」五子，指夏康昆弟五人，非五子胥。夏康盘遊无度，羿率众拒逐，因而其弟五人也「失乎家巷。」

（二）羿、澆、少康、二姚、有娥佚女，皆离騷引及人物。羿，后羿，善射。澆，即皋，寒泥子，善盪舟。少康、夏少康，复兴夏国。二姚、有虞国王二女，皆少康妻。有娥，国名。有娥佚女，帝嚳妃簡狄。

（三）蘧陵，字伯玉，卫大夫。孔子曾称讚他的「邦有道仕，邦无道则可卷（同捲）而藏之。」見論語卫灵公篇。

（四）宁武，即卫大夫宁俞。孔子曾称讚他的「邦有道則知（同智），邦无道則愚。」見論語公冶长篇。

（五）二句見詩大雅蒸民篇。

（六）子椒、楚大夫。子兰、楚令尹。



## 离騷贊序

見王逸楚辭章句卷一，依四部丛刊本

班固

离騷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初事怀王，甚见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妬害其寵，譖之王，王怒而疏屈原。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騷。离，犹遭也；騷，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

是时周室已灭，七国並爭，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羣小，国将危亡，忠誠之情怀不能已，故作离騷。上陈尧、舜、禹、湯，文王之法，下言羿、澆、桀、紂之失以风（二）。怀王終不覺寤，信反間之說，西朝於秦，秦人拘之，客死不还。

至於襄王，复用譖言逐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賦以风諫，卒不見納。不忍濁世，自投汨罗。原死之后，秦果灭楚。其辞为众賢所悼悲，故傳於后。

（一）风、同「諷」。下文「风諫」的「风」字，同。



## 楚辭章句敘

見楚辭章句卷一，依四部丛刊本

王逸（一）

昔者孔子叡聖明哲，天生不羣，定經術，刪詩書，正禮樂，制作春秋，以為后王法。門人三千，罔不昭達。臨終之日，則大義乖而微言絕。

其后周室衰微，戰國並爭，道德陵遲，譎詐萌生，於是楊、墨、鄒、孟、孫、韓之徒，各以所知著造傳記，或以述古，或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譖，忧悲愁思，独依詩人之義，而作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遭時閭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傳。

至於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騷經章句，則大義粲然。后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慮，續述其詞。逮至劉向典校經書，分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騷經章句。其余十五卷，闕而不說。又以壯為狀，義多乖異，事不要括。今臣復以所識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虽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見矣。

且人臣之義，以忠正為高，以伏節為賢。故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於浮江，比干不悔於剖心，然后忠立而行成，榮顯而名著。若夫懷道以迷國，詳（一）愚而不言，顛則不能扶，危則不能安，婉婉以順上，逡巡以避患，虽保黃耆，終壽百年，盖志士之所恥，愚夫之所賤也。

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休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己，競於羣小之中，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苟欲求進，強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沈，是亏其高明，而損其清高者也。昔伯夷叔齊託國守分，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可復謂有求於世而怨望哉？且詩人怨主刺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而命之，言提其耳。」（二）諷諫之語，於斯為切。然仲尼論之，以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詞，优游婉順，宁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攜其耳乎？而論者以為露才揚己，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

夫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苗裔」，則「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三）也。「紉秋蘭以為佩」，則「將翱將翔，佩

玉瓊琚」(七)也。「夕攬洲之宿莽」，則易「潛龙勿用」(八)也。「駟玉虬而乘鸞」，則「時乘六龙以御天」(九)也。「就重华而陈詞」，則尚書咎繇之謀謨也。「登崐崙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弥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識远。屈原之詞，誠博远矣。自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拟則其仪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謂金相玉質，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

(一)王逸，字叔师，东汉辞赋家。在所撰楚辞章句中，收有他自己的九思九篇。

(二)楊、楊朱。墨、墨翟。鄒、鄒衍。孟、孟軻。孙、孙卿，即荀卿。韓、韓非。

(三)賈逵，字景伯，东汉經学家。

(四)詳、原註「与伴同，詐也。」

(五)四句見詩大雅抑篇。

(六)二句見詩大雅生民篇。

(七)二句見詩郑风有狐篇。

(八)見周易乾卦初九爻辞。

(九)見周易乾卦彖辞。

## 离騷經(二) 序

見楚辭章句卷一，依四部丛刊本

王逸

离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

屈原与楚同姓，仕於怀王，为三閭大夫。三閭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属，率其賢良，以厉国士。入則与王图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羣下，应对諸侯。謀行职脩，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疏屈原。屈原执履忠貞，而被譖袞(云)，忧心煩乱，不知所愬，乃作离騷經。离、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离別，中心愁思，犹依道徑以諷諫君也。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还己也。

是时，秦昭王使張仪譖詐怀王，令絕齐交，又使誘楚，請与俱会武关，遂脅与俱归，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其子襄王，复用譖言，迁屈原於江南。

屈原放在草野，复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証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渊自沈而死。

离騷之文，依詩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恶禽臭物，以比譖佞；灵脩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龙鸞凤，以託君子；飄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詞溫而雅，其义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

(一) 屈原作品本名「离騷」，「經」字是汉人所加。

(二) 袞、同「邪」。

(三) 愬、同「訴」。





##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

史記卷十四，依乾隆殿版本

司馬遷

太史公讀春秋歷譜牒，至周厉王，未嘗不廢書而嘆曰：嗚呼！師摯（一）見之矣！紂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厉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厉王遂奔於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后或力政（二），疆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為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千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荻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為楚威王傳，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為呂氏春秋。及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摭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

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駛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歷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牒獨記世諡，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於篇，為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

（一）師摯、魯太師、名摯。集解引鄭玄說：「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首理其亂也。」  
（二）政、同「征」，征伐。



## 史記太史公自序節錄

史記卷一百三十依乾隆殿版本

司馬遷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

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詆焉？

上大史公曰：昔孔子何而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余聞董生（二）曰，「周道衰廢，孔子為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仪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甘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諱而弗見，后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禁者難知。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礼乐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

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美里，演周易；孔子居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膺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二）自黃帝始。

（一）董生、董仲舒，作有春秋繁露等書。

（二）漢武帝元朔七年，獲一角獸，朝廷的有司說是麟，改稱元狩元年，當公元前一二二年。

## 史記略論(二) 見后汉书卷七上班彪傳，依乾隆殿版

班彪

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於諸侯，國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禱杙，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号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禱杙之事遂闕，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号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后，七國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大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采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据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

遷之所紀，从漢元至武以絕，則其功也。至於采經撫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疎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聞廣載為功，論議淺而不篇。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游俠，則賤守甘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

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采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尽，尚有盈辭，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县而不郡者，蓋不暇也。今此後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不为世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

(一)班彪傳在引列此文前說：「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后，闕而不錄。后好事者頗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采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后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其得失。其略論曰」云云。至后漢文題史記論。

(二)指項羽不是帝王而列於本紀，陳涉不是諸侯而列於世家，淮南王和衡山王本漢室封侯，反例列於列傳。



## 漢書司馬遷傳贊

漢書卷六十二，依乾隆殿版本

班固

贊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上繼唐虞，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纂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后，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代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

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事，訖于大漢（一）。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撫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二）。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善，故謂之实录。

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三）之倫。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四），難矣哉！

（一）裴駟史記集解序引作天漢。天漢，漢武帝年号，當公元前一〇〇——九七年。

（二）抵牾，與「牴牾」相同。

（三）巷伯，小雅篇名。毛序說：「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四）二句見大雅丞民篇。





## 法言吾子篇 法言卷二，依四部叢刊本

楊雄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彫虫篆刻。」俄而曰：「壯夫不为也。」

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乎！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劝也。」

或曰：「霧縠之組紃。」曰：「女工之蠹矣。」「劍客論曰，劍可以爱身。」曰：「獯豸使人多礼乎？」（一）

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而可以則，辭人之賦而可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或問「蒼蠅紅紫。」曰：「明視」。問「鄭衛之似。」曰：「聰听」。

或曰：「朱曠不世，如之何？」曰：「亦精之而已矣。」

或問「交（三）五声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曰：「中正則雅，多哇（三）則鄭」。「請問本？」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

或曰：「女有色，书亦有色乎？」曰：「有。女恶华丹之乱窈窕也，书恶淫辞之涵（四）法度也。」

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爱交丹青，如其智，如其智。」

或問「君子尚辞乎？」曰：「君子事之为尚。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五）辞称则经，足言足容，德之藻矣。」

或問「公孙龙（六）诡辞数万以为法，法与？」曰：「断木为棊，剡革为鞠（七），亦皆有法焉。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观书者，譬诸观山及水，升东岳而知众山之崩嵬（八）也。形介丘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恶沲也，况枯澤乎？舍舟航而济乎澶者，未矣；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未矣。棄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恶覩其識味也？委大圣而好乎諸子者，恶覩其識道也？山嶸之蹊，不可胜由矣，向牆之戶，不可胜入矣。曰：「恶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曰：「子戶乎？」曰：「戶哉，戶哉，吾独有不戶者矣？」

或欲学蒼頡史篇。曰：「史乎，史乎，愈於妄闕也。」

或曰：「有人焉，自云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  
 「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矣。圣人虎別，其文炳也；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辯人狸別，其文萃也。狸變則豹，豹變則虎。好书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要諸仲尼，說鈴也。君子言也無擇，听也無淫。擇則亂，淫則辟。述正道而稍邪侈者有矣，未有述邪侈而稍正也。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

或曰：「童而習之，白紛如也（○），何其較且易？」曰：「謂其不姦姦，不詐詐也。如姦姦而詐詐，虽有耳目，焉得而正諸？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緣衣三百，色如之何矣？紵絮三千，寒如之何矣？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要而易守也，炳而易見也，法而易言也。震風陵雨，然后知夏屋之为帡幪也（○）；虐政虐世，然后知圣人之為郭郭也。古者揚墨塞路，孝子辭而闢之，廊如也。后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

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万物紛錯，則懸諸天，众言淆亂，則折諸圣。」或曰：「惡觀乎圣而折諸？」曰：「在則人，亡則書，其統一也。」

（一）狴，𠬞；犴，𠬞，狴犴，監獄。按通篇都設或問，这里应当是或問者轉述劍客的話，不是劍客的直接問揚雄。意思是說：辭賦的可以起諷諫作用，好像劍客的常說击劍可以卫护身体一样。揚雄不以为然，他回答說：監獄可以使人多礼嗎？不能。辭賦並不能起諷諫作用，相反的倒只是使人放蕩惑亂。

（二）交，李軌注：「猶和也。」

（三）哇，××，淫聲。

（四）漚，××，混亂。

（五）事，原重一字，作「事事」，依秦恩復重刻平監本楊子法言并音义序校刪。

（六）公孙龙，战国时詭辯家，趙人。所著書名公孙龙子，汉书艺文志列諸子略名家类，共十四篇，今存六篇。

（七）梲，××，义同剗。韻會「梲，斷木也。」庄子天下篇：「椎拍輒斷。」章太炎解故：「輒斷借为剗剗。說文，『剗，剗也。』下文輒斷同。」

知𦨇、𦨇、𦨇、𦨇、𦨇，音义皆同。𦨇、𦨇，类似现在的皮球。𦨇革为𦨇，就是剝皮为球。

(八) 𦨇、𦨇、𦨇、𦨇、𦨇，集韻說或寫作𦨇、𦨇，那么即同於𦨇、𦨇，形容長而不高。

(九) 𦨇，原作「𦨇」，依秦序校改。

(一〇) 李軌注：「言皓首乱」，那么「𦨇」下应脱「首」字。

(一一) 夏屋、大屋。𦨇、𦨇、𦨇、𦨇、𦨇，幔帳。



## 法言問神篇選錄

法言卷五，依四部叢刊本

楊雄

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其益可知也。故夫道非天然，應时而造者，損益可知也。

或曰：易損其一也，虽憊（一）知闕焉。至書之不备过半矣，而习者不知。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曰：彼数也，可数焉故也；如書序，虽孔子亦未如之何矣。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虞夏之書渾渾尔，商書灝灝尔，周書噩噩尔。下周者（二），其書譙乎！

或問：圣人之作事，不能昭若日月乎？何后世之皆闇（三）也？曰：瞽瞍（四）能默，瞽瞍不能齐不齐之耳；狄牙（五）能臧，狄牙不能齐不齐之口。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远必有驗乎近，大必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著。无驗而言之謂妄。君子妄乎？不妄。言不能达其心，书不能达其言，难矣哉！惟圣人得言之解，得书之体，向日以照之，江河以滌之，灝灝乎其莫之與也。面相之辞相适，捺（六）中心之所欲，通諸人之嚙嚙（七）者，莫如言；弥綸天下之事，記久明远，著古昔之嚙嚙（八），傳千里之恣恣（九）者，莫如书。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見矣。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圣人之辞，渾渾若川，順則便，逆則否者，其惟川乎。

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与，曷其杂也？曰：杂乎杂。人病以多知为杂，惟圣人为不杂。书不經，非书也；言不經，非言也；言书不經，多多贅矣。

（一）憊，同「憊」。

（二）下周者，指秦。

（三）闇，同「闇」，闇闇，爭辯貌。

（四）瞽瞍，即師曠，春秋時晉樂師。

(五) 狄牙、即易牙、春秋时齐厨師。

(六) 捺、去入，「吸收」的意思。

(七) 嚙嚙、李軌注，「猶憤憤也。」

(八)(九) 李軌注：「嚼嚼、目所不見，恣恣、心所不了。」

## 漢書藝文志詩賦略論(一) 漢書卷三十，依乾隆殿版本

班固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端(一)，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為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詘之時，必稱詩以諷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

春秋之后，周道寢坏，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

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离譴憂國，皆作賦以風(二)，咸有惻隱古詩之义。

其后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楊子云，竟為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諷之义。是以楊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三)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序詩賦為五種(四)。

(一)原無題，現以附詩賦略后，題詩賦略論。

(二)尚、古文「端」。

(三)風、同「諷」，下文「風諷」的「風」字亦然。

(四)「門」下原有「人」，王先謙補法引王念孫說：「『門』下『人』字，涉上文兩『人』字而衍。據注云『孔氏之門不用賦』，則无『人』字明矣。此文本出法言吾子篇，而法言亦无『人』字。鈔本北堂書鈔、藝文部八，藝文類聚、雜文部二，御覽、文部二，引此皆无『人』字。」今據刪。

(五)按詩賦略分為：「屈原賦」、「陸賈賦」、「孫荀卿賦」、「雜賦」和「歌詩」五種。章學誠在校讎通義卷三說前三種的分家「不可考」，劉師培在論文雜記說「屈原賦」為述懷賦，「陸賈賦」為騁詞賦，「孫卿賦」為闡理賦。





## 漢書司馬相如傳贊

(一) 漢書卷五十七，依四部備要本

班固

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虽殊，其合德一也。相如虽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甘儉。此与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

(一) 按此贊也見史記司馬相如傳。史記考証引王若虛和江表都依据司馬遷的前於楊雄，不能引楊雄評語，說必是班固漢書所續，后人錯誤地附入史記。那么自「春秋推見至隱」到「此与詩之諷諫何異」，原出史記，漢書也明標司馬遷云云；自「揚雄以為靡麗之賦」以下則系漢書續補。不过班固既引述了司馬遷的說法，当然也就是同意了司馬遷的說法。史記讀文不能包括漢書，漢書却可包括史記，所以取此略彼。

(二) 与，原作「亦」，依史記校改。

(三) 風，同「諷」。

(四) 勸百諷一，顏師古注：「奢靡之辭多，而節儉之辭少也」。諷，王先謙集注本作「風」。

(五) 漢書楊雄傳：「雄以為賦者將以風（同諷）之，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竟於使人不能加也。既迺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作大人賦，欲以風（同諷），帝反縹縹有陵云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為。」

(六) 已，宋祁注：「当作亦。」



## 漢書楊雄傳贊

漢書卷八十七下，依乾隆殿版本

班固

贊曰：雄之自序云尔<sup>(一)</sup>。初雄年四十余，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為門下史，薦雄待詔。岁余，奏羽獵賦，除為郎，給事黃門，与王莽刘歆並。哀帝之初，又与董賢同官。当成、哀、平閒，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封爵者甚众，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恬於勢利，迺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后世。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离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sup>(二)</sup>。皆斟酌其本，相与放<sup>(三)</sup>。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習<sup>(四)</sup>之，唯刘歆及范滂敬焉，而桓譚以為絕倫。

王莽時，刘歆甄丰皆為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后，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丰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丰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sup>(五)</sup>。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以閣上自投下，几死。莽聞之曰：「雄素不与事，何故在此？」問請問其故，迺刘棻嘗从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sup>(六)</sup>雄以病免，復召為大夫。家素貧，著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从游學，而鉅鹿侯芭常从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刘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復醬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風五年卒，侯芭為起墳，喪之三年。

時大司空王邑、納言严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楊雄書，豈能傳於后世乎？」譚曰：「必傳，願君与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云祿位容貌不能动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礼學，然后世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為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以為雄非聖人而作經，犹春秋吳楚之君僭号称王，盖誅絕之罪也。自雄之沒至今四十余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显，然篇籍具存。

- (一) 据顏師古注，此句指傳文所逐录的楊雄底法言自序。
- (二) 四賦、指甘泉賦、河東賦、羽獵賦和長楊賦。
- (三) 放、同「仿」。
- (四) 習、同「忽」。
- (五) 不請、顏師古注：「不須奏請」。
- (六) 作符命、指作頌揚王莽的劇秦美新。

## 論衡自紀篇

甘录

論衡卷三十，依黃暉校釋本

王充

……充既疾俗情，作譏俗之書。又閱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曉其務，愁精苦思，不睹所趨，故作政務之書。又仿偽書俗文，多不實誠，故為論衡之書。夫賢聖歿而大義分，蹉跎殊趨，各自開門，通人覲覽，不能釘銓<sup>(一)</sup>；遙聞傳授，筆寫耳取，在百歲之前，歷日弥久，以為昔古之事，所言近是，信之入骨，不能自解，故作實論。其文盛，其辯爭，浮華虛偽之語，莫不証定。沒華虛之文，存敦龐之朴，撥流失之風，反宓戏之俗。

充書形露易觀。或曰：口辯者其言深，筆敏者其文沉。案經藝之文，賢聖之言，鴻重優雅，難卒曉睹；世讀之者，訓古乃下。蓋賢聖之材鴻，故其文語与俗不通。玉隱石間，珠匿魚腹，非玉工珠師，莫能采得。宝物以隱閉不見，實語亦宜深沉難測。譏俗之書，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为分別之文，論衡之書，何為复然？豈材有淺極，不能為深<sup>(二)</sup>？復何文之察，与彼經藝殊軌轍也？

答曰：玉隱石間，珠匿魚腹，故為深復；及玉色剖於石心，珠光出於魚腹，其猶隱乎？吾文未集於簡札之上，藏於胸臆之中，猶玉隱珠匿也；及出荻露，猶玉剖珠出乎！爛若天文之照，順若地理之曉，嫌疑隱微，尽可明<sup>(三)</sup>處。且明白，事自定也。論衡者，論之平也。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无不可曉，指无不可睹。觀讀之者，曉然若盲之开目，聆然若聾之通耳。三年盲子，卒見父母，不察察相識，安肯說喜？道畔巨樹，塹边长沟，所居昭察，人莫不知，使樹不巨而隱，沟不长而匿，以斯示人，堯舜犹惑。人面色部七十有余，頰肌明潔，五色分別，隱微憂喜，皆可得察，占射之者十不失一，使面黝而黑醜，垢重襲而复部，占射之者，十而失九。夫文由語也，或淺露分別，或深迂优雅，孰為辯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灭遺，故著之文字。文字与言同趨，何為犹当隱閉指意？獄当嫌辜，卿決疑事，渾沌難曉，与彼分明可知，孰為良吏？夫口論以分明為公，筆辯以荻露為通，吏文以昭察為良。深复典雅，指意難睹，唯賦頌耳。經傳之文，賢聖之語，古今言殊，四方談異也，当言事時，非务難知，使指意<sup>(四)</sup>閉隱也。后人不能曉，世相离远，此名曰語異，不名曰材鴻。淺文讀之難曉，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秦始皇讀韓非之書，叹曰：「犹独不得此人同时！」其文可曉，故其事可思。如深鴻优雅，須師乃學，投之於地，何叹之有？夫筆著者，欲其易曉而難為，不貴難知而易造，口

論務解分而可听，不务深迂而难睹。孟子相賢，以眸子明瞭者；蔡文，以义可曉<sup>(一)</sup>。

充書達詭於俗。或難曰：文貴夫順合众心，不違人意，百人讀之莫譴，千人聞之莫怨。故管子曰：「言室滿室，言堂滿堂。」今殆說不与世同，故文刺於俗，不合於众。

答曰：論貴是而不务华，事尚然而不高合。論說辯然否，安得不譎常心、逆俗耳？众心非而不从，故喪黜其伪，而存定其真。如当从众順人心者，循旧守雅，諷习而已，何辯之有？孔子侍於魯哀公，公賜桃与黍，孔子先食黍而后啖<sup>(二)</sup>桃，可謂得食序矣，然左右皆掩口而笑。貫俗之日久也。今吾实犹孔子之序食也，俗人違之，犹左右之掩口也。善雅歌，於郑为人悲；礼舞，於赵为不好。舜之典，五<sup>(三)</sup>伯不肯观；孔墨之籍，季孟<sup>(四)</sup>不肯讀。寧危之計，黜於閭巷，撥世之言，訾於品俗。有美味於斯，俗人不嗜，狄牙<sup>(五)</sup>甘食。有宝玉於是，俗人投之，卞和<sup>(六)</sup>佩服。孰是孰非，可信者誰？礼俗相背，何事不然？魯文逆祀，畔者三人<sup>(七)</sup>豈独是之語，高士不舍，俗夫不好，惑众之書，賢者欣頌，愚者逃頓。

充書不能純美。或曰：口无擇言，笔无擇文。文必丽以好，言必辯以巧。言瞭於耳，則事味於心；文察於目，則耳留於手。故辯言无不听，丽文无不写。今新书既在論譬，<sup>(一)</sup>說俗伪戾，又不美好，於觀不快。盖師曠調音，曲无不悲；狄牙和膳，肴无澹味；然則通人造書，文无瑕疵。呂氏淮南懸於市門，觀讀之者，无訾一言。今无二書之美，文虽众盛，犹多譴毀。

答曰：夫美实者不育华，調行者不飾辞；丰草多华英，茂林多枯枝。为文欲显白其為，安能令人而无譴毀？救火拯溺，义不得不好；辯論是非，言不得巧。入澤隨龟，不暇調足；深淵捕蛟，不暇定手。言姦辞簡，指趋妙远；語甘文峭，务意淺小。稻穀千鍾，糠皮太半；閱錢滿億，穿决出万。大羹必有澹味，至宝必有瑕疵，大簡必有不<sup>(二)</sup>好，良工必有不巧。然則辯言必有所屈，通文犹有所黜。言金由貴家起，文美自賤室出。淮南呂氏之无累害，所由出者家富官貴也。夫貴、故得懸於市；富、故有千金副。觀讀之者，惶恐畏忌，虽見乖不合，焉敢譴一字？

充書既成，稽<sup>(三)</sup>合於古，不类前人。或曰：謂之飾文偶辞，或徑或迂，或屈或舒，謂之論道，实事委瓌，文給甘酸。諧於經不驗，集於傳不合，稽之子长不当，内之子云不入。文不与前相似，安得名佳好、称工巧？

答曰：飾貌以強類者失形，調辭以務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類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稟，自为佳好。文必有与合，然后称善，是則代匠斲不伤手，然后称工巧也。文士之务，各有所从，或調辭以巧文，或辯仿以实事。必謀慮有合，文辞相襲，是則五帝不異事，三王不殊业也。美色不同面，皆佳於目，悲音不共声，皆快於耳。酒醴異气，飲之皆醉；百穀殊味，食之皆飽。謂文当与前合，是謂舜眉当复八采，禹目当复重瞳。

充书文重。或曰：文貴約而指通，言尙省而趣明。辯士之言要而达，文人之辞寡而章。今所作新书，出万言，繁不省，則讀者不能尽；篇非一，則傳者不能領。被躁人之名，以多为不善。語約易言，文重难得。玉少石多，多者不为珍，龍少魚众，少者固为神。

答曰：有是言也。盖实(二)言无多，而华文无寡。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如皆为用，則多者为上，少者为下。累积千金，比於一百，孰为富者？盖文多胜寡，财富愈贫。世无一卷，吾有百篇；人无一字，吾有万言；孰者为賢？今不曰所言非，而云泰多；不曰世不好善，而云不能領。斯盖吾书所以不得省也。夫宅舍多，土地不得小；戶口众，簿籍不得少。今失实之事多，华虚之語众，指实定宜，辯爭之言，安得約徑？韓非之书，一条无異，篇以十第，文以万数。夫形大，衣不得褊；事众，文不得褊。事众文褊，水大鱼多。帝都穀多，王市肩磨。书虽文重，所論百种。按古太公望，近董仲舒，傳作书篇百有余，吾书亦纔出百，而云泰多，盖謂所以出者微，觀讀之者不能不譴呵也。河水沛沛，比夫众川，孰者为大？虫蠶重厚，称其出絲，孰为多者？……

(一) 護俗和政務二书，久已散失。

(二) 校釋引孫詒詒說：「釘銓」当为「訂詮」。薄葬編說：「是非信聞見於外，不詮訂於內。」

(三) 証、原作「澄」。校釋引孫人和說：「澄当作証。」問孔篇云：「証定是非」。超奇篇云：「莫不証定」。並其証。今据校改。

(四) 「深」字原无，依校釋引孫人和据下文「故为深复」句校补。

(五) 明·原作「名」，下句「明白」之「明」也作「名」。校釋說：「『名』当作『明』，声之誤也。薄葬篇：『故其立語，不肯明处。』案书篇：『两傳並紀，不肯明处。』並其証。」今据改。

(六) 「意」字原无，依校釋引孫人和据上文校补。

(七) 孟子 离娄上載孟子說：「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但沒有說到「察文」。「察文，以义可曉」，系王无所提出，所以「察文」二字上当脫「今」或「吾人」一类字样。

(八) 「后」字原无，依校釋引孙人和据韓非子外儲說左和孔子家語子路初見篇校补。

(九) 五、原作「伍」，依孙詒詒校本校改。

(一〇) 季、孟、魯国貴族季孙氏和孟孙氏。

(一一) 狄牙、即易牙，春秋时齐国廚師。

(一二) 卞和、即和氏，楚人。韓非子有和氏篇，敘和氏在楚山中得玉璞，即后世所謂「和氏璧」。艺文类聚卷七，白孔六帖卷五，事类賦卷九，皆引作卞和。

(一三) 案王充在論衡定賢篇答或引管子「君子言堂滿堂，言室滿室」，也說：「魯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畔（叛）者五人。貫（慣）於俗者，則謂礼为非；曉礼者寡，則知是者稀。君子言之（之言），堂室安能滿？」較此詳贍，更易明瞭。「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見公羊傳定公八年。逆祀、祭祖先近后远；順祀、先远后近。

(一四) 伪、原作「为」，校釋說是「伪」之坏文，今据改。

(一五) 不、原作「大」。校釋說「大好」当作「不好」，今据改。

(一六) 「稽」上原有「或」字。校釋引孙人和說：「此文不当有『或』字，疑即『成』字之譌衍」。今据刪。

(一七) 实、原作「寡」。校釋說「寡言」当作「实言」，今据改。



## 論衡佚文篇 論衡卷二十，依黃暉校釋本。

王充

孝武皇帝封弟魯恭王。恭王坏孔子宅以為宮，得佚書百篇，禮三百，春秋三十篇，論語二十一篇。聞絃歌之聲，懼復封塗。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古經、論語，此時皆出。經，傳也，而有聞絃歌之聲，文當興於漢，喜樂得聞之祥也。當傳於漢，寢藏牆壁之中，恭王聞之，聖王感動絃歌之象，此則古文不當掩，漢侯以為符也。

孝成皇帝讀百篇尚書，博士郎吏莫能曉知，征天下能為尚書者。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祕尚書以考校之，无一字相應者。成帝下霸於吏。吏當器辜大不謹敬。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灭其經，故百二尚書傳在民間。孔子曰：「才難」。能推精思，作經百篇，才高卓邁，希有之人也。成帝赦之，多其文也。虽姦非實，次序篇句，依倚事類，有似真是，故不燒滅之。疏一牘相遺以書，書十數札，奏記長吏，文成可觀。讀之滿意，百不能一。張霸推精思至於百篇，漢世寡類，成帝赦之，不亦宜乎？楊子山為郡上記吏，見三府為哀牢傳不能成，歸郡作上，孝明奇之，征在蘭臺。夫以三府掾吏，从積成才，不能成一篇，子山成之，上覽其文。子山之傳，豈必审是？傳聞依為之有狀，会三府之士，終不能為，子山為之，斯須不难。成帝赦張霸，豈不有以哉？

孝武之時，詔百官對策，董仲舒策文最善。王莽時，使郎吏上奏，劉子駿章尤美。美善不空，才高知深之驗也。易曰：「聖人之情見於辭」。文辭美惡，足以觀才。永平中，神雀羣集，孝明詔上神爵頌，百官頌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覽焉。夫以百官之眾，郎吏非一，唯五人文善，非奇而何？孝武善子虛之賦，征司馬長卿。孝成玩弄眾書之多，善楊子云，出入遊獵，子云乘从。使長卿、子云作吏，書所不能盈牘，文所不能成句，則武帝何貪？成帝何欲？故曰：「玩楊子云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韓非之書，傳在秦庭，始皇歎曰：「獨不得与此人同時！」陸賈新語，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稱曰萬歲。夫叹思其人，与喜称万歲，豈可空為哉？誠見其善，懽氣發於內也。

候氣變者，於天不於地，天文明也。衣裳在身，文着於衣，不在於裳，衣法天也。察掌理者，在左不觀右，左文明也。占在

右不覲左，右文明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三）」。又曰：「觀乎天文，觀乎人文（三）」。此言天人以文為觀，大人君子以文為操也。高祖在母身之時，息於澤陂，蛟龍在上，龍鱗（三）炫耀，及起，楚望漢軍，氣成五采，將入咸陽，五星聚赤井，星有五色。天或者憎秦，灭其文章，欲漢興之，故先受命，以文為瑞也。

惡人操意，前後乖違。始皇前歎韓非之書，后惑李斯之議。燔五經之文，設挾書之律。五經之儒，抱經隱匿，伏生（四）之徒，竄藏山（五）中。殄賢聖之文，厥辜深重，嗣不及孫，李斯創議，身伏五刑。漢興，易亡秦之軌，削李斯之跡。高祖始令陸賈造書，未興五經。惠景以至元成，經書並修。漢朝郁郁，厥語所聞，孰與亡秦？王莽无道，漢軍云起，臺閣廢頓，文書棄散。光武中兴，修存未詳。孝明世好文人，並征兰臺之官，文雄會聚。今上即命（六）詔求亡失，購募以金，安得不有好文之聲？唐虞既遠，所在書散，殷周頗近，諸子存焉。漢興以來，傳文未遠，以所聞見，伍唐虞而什殷周，煥炳郁郁，莫盛於斯！天晏陽者，星辰曉爛，人性奇者，掌文藻炳。漢今為盛，故文繁湊也。孔子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傳在孔子，孔子為漢制文，傳在漢也（七）。

文人宜遵五經六義為文，諸子傳書為文，造論著說為文，上書奏記為文，文德之操為文。立五文在世，皆當賢也；造論著說之文，尤宜勞焉。何則？發胸中之思，論世俗之世，非徒諷古經，續故文也；論發胸臆，文成手中，非說經藝之人所能為也。周秦之際，諸子並作，皆論他事，不頌主上，无益於國，无补於化；造論之人，頌上恢國，國業傳在千載，主德參貳日月，非适諸子書傳所能並也。上書陳便宜，奏記薦吏士，一則為身，二則為人，繁文麗辭，无上書文德之操，治身完行，徇利為私，无為主者。夫如是，五文之中，論著（八）之文多矣，則可尊明矣。

孔子稱周曰：「唐虞之際，於斯為盛。周之德其可謂至德已矣！」（九）孔子，周之文人也，設生漢世，亦稱漢之至德矣。趙他（三）王南越，倍主灭使，不从漢制，箕踞椎髻，沉溺夷俗；陸賈說以漢德，惧以帝威，心覺醒悟，蹶然起坐。世儒之愚，有趙他之惑；鴻文之人，陳陸賈之說，觀見之者，將有蹶然起坐。趙他之悟，漢氏浩爛，不有（三）殊卓之聲。

文人之休，國之符也。望丰屋知名家，睹乔木知旧都。鴻文在國，聖世之驗也。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則眸子瞭（三）。瞭者，目文瞭也。夫候國占人，同一實也。國君聖而文人聚，人心惠而目多采。蹂躪文錦於泥塗之中，聞見之者，莫不痛心。知文錦之可

惜，不知文人之當尊，不通類也。

夫文人文章<sup>(三)</sup>，豈徒調墨弄筆，為美觀之觀哉？載人之行，傳人之名也。善人愿載，思勉為善；邪人惡載，力自禁裁。然則文人之筆，勸善懲惡也。諡法所以章善，即以著惡也。加一字之謚，人猶勸懲，聞知之者，莫不自勉。況極筆墨之力，定善惡之實，言行半載，文以千數，傳流於世，成為丹青，故可尊也。

楊子云作法言，蜀富人資錢千萬，愿載於書。子云不聽，曰：「夫富无仁義之行，犹圈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得妄載？」班叔皮續太史公書，載乡里人以為惡戒。邪人枉道，繩墨所彈，安得避諱？是故子云不為財勸，叔皮不為恩撓。文人之筆，獨已公矣？賢圣定意於筆，筆集成文，文具情显，后人觀之，見以正邪，安宜妄記？足蹈於地，跡有好醜，文集於札<sup>(三)</sup>，志有善惡。故夫占跡以睹足，觀文以知情。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虛妄。

(一)依上下文例看来，「百」下当說「篇」字。

(二)「聞」，原作「聞」，依校釋引宋本校改，下文「而有聞絃歌之聲」同。

(三)「聞」同「聞」，和也，胜也。

(四)此「聞」字原亦作「聞」，疑亦形誤。

(五)按汉书儒林傳：「世所傳百兩篇者，出陳萊張霸，分析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絃，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者，霸以能為百兩征。以中書校之，非是。」

(六)校釋引汉书楊惲傳顏師古注：「當，謂處斷其罪。」又說：「器」為「霸」之坏字，「辜」當作「罪」，「罪」或作「辜」，與「辜」形近而誤。「按「辜」字不誤。說文：「辜，罪也」。

(七)「滅」，原作「滅」，據校釋引孫人和依崇文局本校改。

(八)「疏」，証，寫。讀，原作「讀」，校釋說「當作讀」，今據改。讀，書版。寫在木片上叫讀，寫在竹簡上叫簡。「遺」原作「遺」，依校釋引宋本校改。全句的意思是：在本片止寫成相遺送的书信。

- (九)「寡」原作「爽」，依校釋引孫人和說校改。
- (一〇)「楊子山」，名終，成都人。后漢書有傳。
- (一一)「記吏」，即計吏，漢時郡國送文書的官吏。
- (一二)「三府」，太尉、司徒、司空三府。
- (一三)「劉子駿」，即劉歆，字子駿。
- (一四)此句見易繫辭下。
- (一五)「永平」，漢明帝年号，当公元五八——七五年。
- (一六)「神」字原脫。依書鈔一〇二、御覽五八八、玉海六〇校補。
- (十七)「長卿」下原多「桓君山」，依校釋引齊燕銘說校刪。
- (一八)「桓君山」，名譚，東漢初年人。著新論二十九篇，全書亡，清嚴可均（全后漢文），孫馮翼（問經堂叢書），錢熙祚（指海）皆有輯本。王充極推崇他，在定賢篇至與孔子並稱。
- (一九)「猗頓」，魯富人。
- (二〇)「在」字原无，校釋說：「以下文例之『左』上脫『在』字」。今據補。
- (二一)四句見易革卦象詞。
- (二二)二句見易賁卦彖辭。
- (二三)「解」，同「解」，「又」，角貌。
- (二四)「伏生」，名勝，濟南人。秦博士，至漢傳尚書。史記漢書兩儒林傳皆有傳。
- (二五)「山」，原作「土」，依校釋据論衡正說篇校改。
- (二六)「命」，原作「令」，依校釋引劉文典說校改。今上，漢章帝。
- (二七)此下原多「受天之文」一句，校釋說：「四字於义无属，疑涉下文『文人』而衍，『受』字后人妄加。」今據刪。
- (二八)「著」，原作「者」，依校釋据上文「造論著說之文」校改。

(二九)引語見論語泰伯篇。

(三〇)趙他，史記作趙佗，在卷一一三特立南越尉佗傳。

(三一)校釋引孫人和說：「『不』為發語詞，『不有』即有也。」

(三二)孟子離婁篇上：「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三三)此句原作「天文人文」，依校釋引宋本及宋校元本校改。

(三四)「日」字原脫，依孫人和引初學記卷十八、御覽卷四二七校補。下「猶」字同。

(三五)札、原作「札」，依校釋引吳承仕說校改。



## 論衡超奇篇

論衡卷十三，依黃暉校釋本。

王充

通書千篇以上，万卷以下，弘暢雅閑，审定文讀，而以教授为人师者，通人也。杼其义旨，損益其文句，而以上书奏記，或兴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好學勤力，博聞強識，世間多有，著書表文，論說古今，万不耐一。然則著書表文，博通所能用之者也。入山見木，长短无所不知，入野見草，大小无所不識。然而不能伐木以作室屋，采草以和方葯，此知草木所不能用也。夫通人覽見廣博，不能掇以論說，比爲匡生書主人（三），孔子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四）者也，與彼（五）草木不能伐采，一實也。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立义創意，褒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眇思自出於胸中也。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卽徒誦讀，讀詩諷木，虽千篇以上，鸚鵡能言之類也。衍傳書之意，出膏腴之辭，非儻儻之才，不能任也。夫通覽者，世間比有，著文者，历世希然。近世刘子政父子，楊子云、桓君山，其犹文、武、周公並出一時也，其余直有，往往而然，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

故夫能說一經者爲儒生，博覽古今者爲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爲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爲鴻儒。故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踰通人，鴻儒超文人。故夫鴻儒，所謂超而又超者也。以超之奇，退与儒生相料，文軒之比於敝車，錦繡之方於縑袍也，其相過，远矣。如与俗人相料，太山之巔，長狄之項，不足以喻。故夫丘山以土石爲体，其有銅鉄，山之奇也；銅鉄既奇，或出金玉，然鴻儒世之金玉也，奇而又奇矣。

奇而又奇，才相超乘，皆有品差。

儒生說名於儒門，過俗人远也，或不能說一經，教誨后生。或帶徒聚衆，說論洞溢，称为經明，或不能成牘治一說。或能陳得失，奏便宜，言應經傳，文如星月，其高第若谷子云、唐子高（六）者，說書於牘奏之上，不能連結篇章。或抽列古今，紀著行事，若司馬子長、刘子政之徒，累積篇第，文以万数，其過子云子高远矣，然而因成紀前，无胸中之造。若夫陸賈、董仲舒，論說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於外，然而淺露易見，觀讀之者，犹曰傳記。阳城子長（七）作樂經，楊子云作太玄經，造於助思，极窅冥之深，非庶几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兩經，所謂卓尔陷孔子之跡，鴻茂參貳圣之才者也。

王公<sup>(二)</sup>問於桓君山以楊子云。君山對曰：「漢興以來，未有此人」。君山差才，可謂得高下之實矣。采玉者心羨於玉，鉗龜者知神於龜，能差眾儒之才，累其高下，賢於所累。又作新論，論世間事，辯照然否，虛妄之言，偽飾之辭，莫不証定。彼子長子云論說之徒，君山為甲。自君山以來，皆為鴻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筆能著文，則心能謀論。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為表。觀見其文，奇偉儼儼，可謂得論也。由此言之，繁文之人，人之傑也。

有根株於下，有榮叶於上，有實核於內，有皮殼於外。文墨辭說，士之榮叶皮殼也。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里，自相副稱，意奮而筆縱，故文見而實露也。人之有文也，猶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於體。苟有文無實，是則五色之禽毛妄生也。選士以射，心平體正，執弓矢牢固，然後射中。論說之出，猶弓矢之發也；論之應理，猶矢之中的。夫射以矢中效巧，論以文墨驗奇，奇巧俱發於心，其實一也。

文有深指巨略，君臣治術，身不得行，口不能泄<sup>(一)</sup>，表著情心，以明己之必能為之也。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則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之傳書，素相之事也。觀春秋以見王意，讀諸子以睹相指。故曰：陳平割肉，丞相之端見<sup>(二)</sup>；叔孫敖決期思，令尹之兆著<sup>(三)</sup>。觀讀傳書之文，治道政務，非徒割肉決水之占也。足不彊，則跡不遠；鋒不銛，則割不深。連結篇章，必大才智鴻懿之俊也。

或曰：著書之人，博覽多聞，學問習熟，則能推獎興文。文由外而興，未必實才與<sup>(一)</sup>文相符也。且淺意於華叶之言，无根核之深，不見大道休要，故立功者希。安危之际，文人不与，无能建功之驗，徒能筆說之效也。

曰：此不然。周世著書之人，皆權謀之臣；漢世直言之士，皆通覽之吏，豈謂文非華叶之生根核推之也。<sup>(二)</sup>心思為謀，集扎為文，情見於辭，意驗於言。商鞅相秦，致功於霸，作耕戰之書；虞卿為趙，決計定說，行退作<sup>(三)</sup>。春秋之思，趙城中之議<sup>(四)</sup>，耕戰之書，秦堂上之計也。陸賈消呂氏之謀，與新語同一意；桓君山易鼂錯之策，與新論共一思。觀谷永之陳說，唐林之宜言，劉向之切議，以知為本，筆墨之文，將而送之；豈徒雕文飾辭，苟為華叶之言哉？精誠由中，故其文語感動人深。是故魯連飛書，燕將自杀<sup>(五)</sup>；鄒陽上疏，梁孝開牢<sup>(六)</sup>。書疏文義，奪於肝心，非徒博覽者所能造，習熟者所能為也。



夫鴻儒希有，而文人比然，將相長吏，安可不貴？豈徒用其才力游文於牒牘哉？州郡有忱，能治章上奏，解理結煩，使州郡无事（二六）。有如唐子高子云之吏，出身尽思，竭筆牘之力，煩忱曷（二七）有不解者哉？古昔之遠，四方辟匿，文墨之士，難得紀錄。且近自以會稽言之：周長生（二八）者，文士之雄也，在州，為刺史任安奏，在郡，為太守孟觀上書，事解忱除，州郡无事，以將以全。長生之身不尊显，非其才知少，功力薄也，二將怀俗人之节，不能貴也；使遭前世燕昭，則長生已蒙鄒衍之寵矣（二九）。長生死后，州郡遭忱，无举奏之吏，以故事結不解，征詣相属，文軌不尊，笔疏不續也。豈无忱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笔不足类也。

長生之才，非徒銳於牒牘也，作洞历十篇（三〇），上自黃帝，下至漢朝，鋒芒毛髮之事，莫不記載，与太史公表紀相似类也。上通下达，故曰洞历。然則長生非徒文人，所謂鴻儒者也。

前世有严夫子（三一），后有吳君高（三二），末有周長生。白雉貢於越，暢草獻於宛，雍州出玉，荆楊生命，珍物产於四远；幽辽之地，未可言无奇人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仲舒既死，豈在長生之徒与？何言之卓殊，文之美丽也！唐勒宋玉，亦楚文人也；竹帛不紀者，屈原在其上也。會稽文才，豈独周長生哉？所以末論列者，長生尤踰出也。九州多山，而華，岱為嶽；四方多川，而江、河為瀆者，華、岱高而江、河大也。長生、州郡高大者也。同姓之伯賢，舍而着他族之孟，未為得也。長生說文辭之伯，文人之所共宗，獨紀錄之，春秋記元於魯之义也。

俗好高古而称所聞。前人之业，菜菓甘甜，后人新造，蜜酪辛苦。長生家在會稽，生在今世，文章虽奇，論者犹謂釋於前人。天稟元氣，人受元精，豈為古今者差杀哉？优者为高，明者为上。實事之人，見然否之分者，睹非，却前退置於后；見是，推今進置於古。心明知昭，不惑於俗也。班叔皮續太史公書，百篇以上，記事詳悉，义浹（三三）理备。觀讀之者以為甲，而太史公乙。子男孟堅，為尚書郎，文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乃夫周、召、魯、旦之謂也。苟可高古，而班氏父子不足紀也（三四）。

周有郁郁之文者，在百世之末也；漢在百世之后，文論辭說，安得不茂？喻大以小，推民家事，以睹王廷之义。戶宅始成，桑麻纔有；居之历岁，子孙相續，桃李梅杏，菴丘蔽野，根莖众多，則華叶繁茂。漢氏治定久矣，土廣民众，义兴事起，華叶之言，安得不繁？夫華与实，俱成者也；无華生实，物希有之。山之秃也，孰其茂也；地之瀉也，孰其滋也？文章之人，滋茂漢朝者，乃夫漢家

熾盛之瑞也。天晏，列宿煥炳，陰雨，日月蔽匿。方今文人並出見者，乃夫漢朝明明之驗也。

高祖讀陸賈之書，歎稱萬歲，徐樂主父偃上疏，征拜郎中<sup>(三)</sup>。方今未聞。膳无苦酸之肴，口所不甘味，手不舉以啖人。詔書每下，文義經傳四科，詔書斐然，郁郁好文之明驗也。上書不實核，著書无義指，萬歲之聲，征拜之恩，何从發哉？飾面者皆欲为好，而运目者希；文音者皆欲為悲，而惊耳者寡。陸賈之書未奏，徐樂主父之策未聞。羣諸警言之徒，言事蠱醒，文不美潤，不指所謂，文辭淫滑，不被濤沙之譏，幸矣！焉蒙征拜為郎中之寵乎？

(一)耐、古与「能」通。

(二)校釋說「句有衍誤」。按：原文似应作「此為匿書之人」，意思是說只匿藏於書，而不能运用書。

(三)引語見論語子路篇。

(四)校釋說：「『彼』下疑有『見』字。」

(五)谷子云、名泳，漢書卷八五有傳。唐子高、名林，漢書卷七二附鮑宣傳。

(六)陽城子長，對作篇作子張。據御覽八十五引桓譚新論，名衡，蜀郡人。通志略引風俗通，曾為陳議大夫。樂經已亡。

(七)「公」下原有「子」字，依校釋引孫詒詒校刪。孫詒詒說王公即王莽。

(八)泄，原作「緹」，依孫詒詒校改。

(九)史記陳丞相世家：「陳平為社宰，「分肉食其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

(一〇)叔孫敖，楚令尹。尹，原作「君」，依孫詒詒校改。期思，楚邑，在今河南固始縣西北。淮南子人間訓：「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云塗之野，庄王知其可以為令尹也。」

(一一)興，原作「學」，校釋指為「興」字形譌，今據改。

(一二)校釋說：「句有脫誤。」按就上文看來，此句當是說文並非只是「華叶之言」，而无「根核之深」。

(一三)趙，原作「起」，依孫詒詒引元本、校釋引宋本校改。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据此，上句所缺四字當即「虞氏春秋」，否則為「春秋之思」。

(一四) 燕將佔据齐国聊城，田單反攻不能克，魯連作遺燕將書射城中，燕將讀后泣而自殺。見战国策齊策六和史記魯仲連傳。

(一五) 鄒陽游梁，羊勝等譏於梁孝王，下獄將被殺，從獄中上書得釋。見史記本傳。

(一六) 无事，原作「連事」，依校釋据下文「事解忧除，州郡无事」校改。

(一七) 曷，原作「适」，校釋說「曷」一作「遏」，与「适」形近而誤。今据改。

(一八) 周長生，名樹。謝承后漢書有傳（引見北堂書抄七三、太平御覽七三）。

(一九) 鄒衍，战国时阴阳家，史記孟子荀卿傳作騶衍。傳載：「騶子……如燕，昭王拥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筑碣石宮，身亲往師之。」

(二〇) 通志藝文略三載「洞历九卷，周樹撰」。已亡。

(二一) 嚴夫子，嚴忌。汉初吳人。本姓庄，后避汉明帝諱改作嚴。汉书藝文志載庄子賦二十四篇，今存楚辭中所收哀時命一篇。

(二二) 吳君高，原作吳君商，据孫詒詒校改。君高，名平。論衡案書篇說：「会稽吳君高」。又說：「君高之越紐錄」。校釋說即今越絕書。

(二三) 泱，原作「淺」，依校釋据史通鑑識篇注引校改。

(二四) 数句文义难通。周廣业在「乃夫周召魯卫之謂也」句下說：「盖比之大国」。校釋在「而班氏父子不足紀也」句下說：「『而』猶『則』也。」按从上文評班叔皮为甲，太史公为乙来看，这里似說孟堅的文章比叔皮更优更明；优明的比例，不只是五百里的差別，直然同於周召的比魯卫。不过这是「心明知昭，不惑於俗」者的見解。若是「苟可高古」，不从「实事实」出发，則班氏父子都是当时人，他們的作品都是「后人新造」，当然「不足絕也。」

(二五) 主父偃、徐乐，皆汉武帝时人。史記主父偃傳：主父偃上书闕下，朝奏，暮入見。又說：时趙人徐乐亦上书言世务，上乃拜偃、乐皆为郎中。



## 論衡書解篇

論衡卷廿八，依黃暉校釋本

王充

或曰：士之論高，何必以文？

答曰：夫人有文，質乃成；物有華而不實，有實而不華者。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一）。」出口為言，集札為文，文辭施設，實情敷烈。夫文德，世服也，空書為文，實行為德，著之於衣為服。故曰：德弥盛者文弥褥，德弥彰者文（二）弥明。大人德扩，其文炳；小人德熾，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积。華而睨者，大夫之簪，曾子寢疾，命元起易（三）。由此言之，衣服以品賢，賢以文为差，愚傑不别，須文以立析（四）。非唯於人，物亦咸然：龍麟有文，於蛇为神；凤羽五色，於鳥为君；虎猛，毛蚡蚺，龜知，背負文；四者体不質，於物为聖賢。且夫山無林，則为土山；地無毛，則为瀉土；人無文，則为樸（五）人。土山無麋鹿，瀉土無五穀，人無文德，不为聖賢。上天多文，而后土多理；二气协和，聖賢稟受，法象本类，故多文彩。瑞应符命，莫非文者。晉唐叔虞、魯成季友、惠公夫人号曰仲子，生而怪奇，文在其手。張良当貴，出与神会，老父授书，卒封留侯。河神，故出图；洛灵，故出书。竹帛所記怪奇之物，不出潢沔。物以文为表，人以文为基。棘子成欲弥文，子貢譏之。謂文不足奇者，子成之徒也。（六）

著作者为文儒，說經者为世儒，二儒在世，未知何者为优？或曰：文儒不若世儒。世儒說聖人之經，解賢者之傳，义理廣博，無不实見，故在官常位，位最尊者为博士，門徒聚众，招会千里，身虽死亡，学傳於后。文儒为華淫之說，於世無补，故無常官，弟子門徒，不見一人，身死之后，莫有紹傳。此其所以不如世儒者也。

答曰：不然。夫世儒說聖情，□□□□□□，共起並驗，俱追聖人，事殊而务同，言異而义鈞，何以謂之文儒之說無补於世？世儒业易为，故世人学之多，非事可析第，故官廷設其位。文儒之业，卓絕不循，人寡其书，业虽不講，門虽無人，书文奇偉，世人亦傳。彼虛說，此实篇，析（七）累二者，孰者为賢？案古俊义著作辞說，自用其业，自明於世；世儒当时虽尊，不遭文儒之书，其跡不傳。周公制礼乐，名垂而不滅；孔子作春秋，聞傳而不絕。周公孔子难以論言。漢世文章之徒，陆賈、司馬迁、刘子政、楊子云，其材能若奇，其称不由人。世傳詩家魯申公，书家千乘（八）歐陽公孙，不遭太史公，世人不聞。夫以业自显，孰与須人乃显？夫能紀

百人，孰与盧能显其名？

或曰：著作者，思慮閒（二）也，未必材知出異人也。居不幽，思不至。使著作之人，总众事之凡，典國境之職，汲汲忙忙，何（二）暇著作？試使庸人積閑暇之思，亦能成篇八十數。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髮，何暇优游为丽美之文於笔札？孔子作春秋，不用於周也；司馬長卿不預公卿之事，故能作子虛之賦；楊子云存中郎之官，故能成太玄經，就法言。使孔子得王，春秋不作；長卿子云为相，賦玄不工（三）。

答曰：文王日昃不暇食，此謂演易而益卦；周公一沐三握髮，为周改法而制礼（三）。周道不弊，孔子不作，休思慮閒也；周法闕疎，不可因也。夫稟天地之文，发於胸臆，豈为閒作不（二）暇日哉？感伪起妄，源流气蒸。管仲相桓公，致於九合；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然而二子之书，篇章数十。长卿子云，二子之倫也。俱感，故才並；才同，故业鈞；皆士而各著（三），不以思慮閒也。問事弥多而見弥博，官弥剧而識弥深（三）。居不幽則思不至，思不至則笔不利（三）。騷頑之人，有幽室之思，虽無憂，不能著一字。蓋人材有能，無有不暇；有無材而不能思，無有知而不能著；有鴻材欲作而無起，無細知以閒而能記（三）。蓋奇有無所因，無有不能言；兩（三）有無所睹，無不暇造作。

或曰：凡作者精思已极，居位不能領職，蓋人思有所倚着，則精有所尽索。著作之人，书言通奇，其材已极，其知已罢（三）。案古作书者，多位布散榮解（三），輔傾宁危，非著作之人所能为也。夫有所偏，有所泥，則有所自，篇章数百。吕不韋作春秋，举家徙蜀；淮南王作道书，禍至滅族；韓非著治术，身下秦獄。身且不全，安能輔國？夫有長於彼，安能不短於此？深於作文，安能不淺於政治？

答曰：人有所优，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固有所拙。非劣也，志意不为也；非拙也，精誠不加也。志有所存，顧不見泰山；思有所至，有身不暇徇也。称干将之利，刺則不能击，击則不能刺，非刃不利，不能一旦（三）二也。蜚（三）彈雀而失鵲，射鵲則失鴈。方員画俱不成，左右視不並見。人材有两为，不能成一。使干将寡刺而更击，蜚捨鵲而射鴈，則下射无失矣。人委其篇章，專为政治，則子產子賤之跡不足侔也。古作书者，多立功不用也。管仲晏嬰功书並作，商鞅虞卿篇治俱为。高祖既得天下，馬上之計未敗，陆賈造

新語，高祖<sup>(一)</sup>納采。呂氏橫逆，劉氏將傾，非賈賈之策，帝室不寧。蓋材知無不能，在所遭遇：遇亂則知立功，有起則以其材著書者也。出口為言，著文為篇，古以言為功者多，以文為敗者希。呂不韋淮南王以他為過，不以書有非，使客作書，不身自為，如不作書，猶蒙此章章之禍。夫古今違屬<sup>(二)</sup>，未必皆著作材知極也。鄒陽舉疏，免罪於梁，徐樂上書，身拜郎中。<sup>(三)</sup>材能以其文為功於人，何嫌不能營其其身？韓蚤信公子非，國不傾危，及非之死，李斯妬<sup>(四)</sup>奇，非以著作材極不能復有為也。春物之傷，或死之也，殘物不傷，秋亦大長。假令非不死，秦末可知。故才人能令其行可尊，不能使人必法己；能令其言可行，不能使人必採取之矣。

或曰：古今作書者非一，各穿齒失經之實，違傳之<sup>(五)</sup>質，故謂之蕞殘，比之玉屑。故曰：「蕞殘滿車，不成為道；玉屑滿篋，不成為室」。前人近聖，猶為蕞殘，況遠聖从后復重為者乎？其作必為妄，其言必不明，安可采用而施行？

答曰：聖人作其經，賢者造其傳，述作者之意，采聖人之志，故經須傳也。俱賢所為，何以獨謂經傳是，他書記非？彼見經傳，傳經之文，經須而解，故謂之是；他書與傳<sup>(六)</sup>，相違更造端緒，故謂之非。若此者，雖是於五經，使言非五經，雖是不見听。使五經从孔門出。到今尚不缺滅<sup>(七)</sup>，謂之純壹，信之可也。今五經遭亡秦之奢侈，触李斯之橫議，燔燒禁防，伏生之徒<sup>(八)</sup>抱經深藏，漢興，收五經，經書缺滅而不明，篇章棄散而不具，蠹錯之輩，各以私意分析文字，师徒相因相授，不知何者為是，亡秦無道敗亂之也。秦雖無道，不燔諸子，諸子尺書，文篇具在，可觀讀以正說，可采掇以示后人。后人復作，猶前人之造也。夫俱鴻而知，皆傳記所稱，文義與經相薄<sup>(九)</sup>，何以獨謂文書失經之實？由此言之，經缺而不完，書無佚本，經有遺篇，析累二者，孰與蕞殘？易据事象，詩采民以為篇，樂須民<sup>(一〇)</sup>驪，禮待民平，四經有據，篇章乃成。尚書春秋采掇史記，史記與書無異<sup>(一一)</sup>，以民事一意，六經之作皆有據。由此言之，書亦為本，經亦為末。末失事實，本得道真，析累二者，孰為玉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諸子尺書，文明實是。說章句者，終不求解何<sup>(一二)</sup>明？師師相傳，初為章句者，非通覽之人也。

(一)此句見易繫辭下。

(二)文，原作「人」，校釋依上下文及說苑修文篇校改。

(三)院，X号，美好。寶就是牀。曾子（曾參）病重的时候，躺在魯大夫季孫贈送的牀上，在旁執烛的童子指出「華而晚」是大夫的牀，曾子立

鮑叫他的兒子會元調換了一只。見論衡感類篇和札記禮弓上篇。

(四)折、原作「折」，校釋疑為「析」字形誤，今據改。

(五)樸、原作「僕」，依校釋引錢震瀛本、黃嘉惠本及崇文局本校改。

(六)棘子成、卫大夫。論語顏淵篇載棘子成說：「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駁他說：「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鞶，猶犬羊之鞶。」

(七)校釋說：「情」下脫「文儒」云云五字。

(八)折、原作「近」，依校釋改正。篇尾再言「析累」，同。

(九)千乘、地名。汉书儒林傳：「歐陽生，字知伯，千乘人。」

(一〇)聞、原作「間」。校釋說：「『間』當作『聞』，下『思慮間』同。」案「間」本來是「聞」的俗字，今改正，下同。

(一一)何、原作「或」，依校釋引孫人和說校改。

(一二)「工」下原有「籍」字，校釋疑涉下文「答」字譌衍，今據刪。

(一三)「礼」字原缺，据上文「周公制礼乐」校补。「改法而制礼」，正与上句「演易而益卦」，相对成文。

(一四)不、校釋疑當作「於」。

(一五)各著、費解，疑當作「名著」。

(一六)深、原作「泥」，校釋疑為「深」字形誤，今據改。

(一七)二句和上下文義抵牾。校釋說「居不幽」的「不」字是衍文或「而」字，但仍不通徹。疑原系反詰語，句上有「孰謂」一類字樣，讀者見前面也曾說「居不幽，思不至」，据彼改此，遂陷於句通義不通了。

(一八)此句的「无」字原缺，「聞」字原作「問」，依校釋補改。

(一九)校釋說「兩」字誤，恐未必是。「兩」和上句「奇」字對舉，奇是單，兩是雙。「兩有所睹」，和下文「人材有兩，不能成一」的意思略相仿。

(二〇)罢、应依校釋讀為「疲」。



- (二一)校釋說「句有誤」。
- (二二)且、原作「旦」，依校釋校改。
- (二三)蜚、孫詒詒疑為「羿」字之誤。羿、古善射者。
- (二四)「祖」下原有「粗」，无意义，想系「祖」字衍誤。
- (二五)校釋疑「連屬」為「連屬」之誤。
- (二六)鄒陽、徐樂事，皆詳超奇篇註（頁五三註一五及二五）
- (二七)妬、原作「如」，校釋據禍虛篇「李斯妬同才，幽韓非於秦」，說為「妬」字形誤。今據改。
- (二八)此句原作「傳為聖人質」，校釋說「聖」字涉下文「聖」字衍，「人」為「之」字形誤，「連傳」二字誤倒。今據改。
- (二九)傳、原作「書」，校釋說當作「傳」，今據改。
- (三〇)此句原作「到今常令人不缺天」，校釋說「常」為「尙」字形誤，「令人」為「今」字譌衍。今據刪改。
- (三一)伏生、詳佚文篇註（頁四六註二四）徒、原誤作休「休」，依孫詒詒校改。
- (三二)薄、迫也，近也。
- (三三)民、原誤作「不」，依校釋引吳承仕說校改。
- (三四)此句原誤作「史記興書无異」。校釋說當作「與書无異。」「興」「與」形近而誤，「書」字又誤存在下，遂使此文不通。今據改。
- (三五)「何」字原作「扣」，茲依孫詒詒校元本校改。



## 論衡對作篇

論衡卷二九，依黃暉校釋本

王充

或問曰：賢聖不空生，必有以用其心。上自孔墨之黨，下至荀孟之徒，教訓必作垂文，何也？

對曰：聖人作經，賢者傳記，匡濟薄俗，驅民使之歸實誠也。案六略（一）之書，萬三千篇，增善消惡，割截橫拓，驅役遊慢，期便道善，歸正道焉。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故采求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撥亂世，反諸正，人道浹，王道備，所以檢柙靡薄之俗者，悉具密致。夫防決不備，有水溢之害；網解不結，有獸失之患。是故周道不弊，則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楊墨之學不亂傳義，則孟子之傳不造；韓國不小弱，法度不壞廢，則韓非之書不為；高祖不辨得天下，馬上之計未轉，則陸賈之語不奏；眾事不失實，凡論不壞亂，則桓譚之論不起。故夫賢聖之興文也，起事不空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於化，化有補於正。故漢立蘭台之官，校審其書，以考其言。董仲舒作道術之書，頗言災異政治所失；書成文具，表在漢室。主父偃嫉之，誣奏其書。天子下仲舒於吏，當謂之下愚，仲舒當死，天子赦之。夫仲舒言災異之事，孝武猶不罪而尊其身，況所論無觸忌之言，核道實之事，收故實之語乎？故大賢人之在世也，進則盡忠宣化，以明朝廷；退則稱論貶說，以覺失俗。俗也不知還，則立道輕為非；論者不追救，則迷亂不覺悟。

是故論衡之造也，起眾書並失實，虛妄之言勝真美也。故虛妄之語不黜，則華文不見息；華文放流，則實事不見用。故論衡者，所以銓輕重之言，立真偽之平，非苟調文飾辭，為奇偉之觀也。其本皆起人間有非，故思極心，以譏（三）世俗。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語，說虛妄之文。何則？實事不能快意，而華虛驚耳動心也。是故才能之士，好談論者，增益實事，為美盛之語；用筆墨者，造生空文，為虛妄之傳。听者以為真然，說而不舍；覽者以為實事，傳而不絕。不絕則文載竹帛之上，不舍則誤入賢者之耳。至或南面稱師，賦姦偽之說；典城佩紫，讀虛妄之書。明辨然否，疾心傷之，安能不論？孟子仿楊墨之議大奪儒家之論，引平直之說，褒是抑非，世人以為好辯。孟子曰：「予豈好辯者？予不得已！」今吾不得已也。虛妄顯於真，實誠亂於偽，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雜廁，瓦玉集糅，以情言之，豈吾心所能忍哉！卫驂乘者，越職而呼車，惻怛发心，恐上之危也（四）。夫論說者，閱世忱俗，与卫驂乘者同一心矣。愁精神而幽魂魄，動胸中之靜氣，賊年損壽，无益於性，禍重於顏回，違負黃老之教，非人所食，不得已。故為論

衡，文露而旨直，辭訐（一）而情實。其政務言治民之道。論衡諸篇，實俗間之凡人所能見，與彼作者無以異也。若夫九虛、三增（二）、論死、訂鬼，世俗所久惑，人所不能覺也。人君遭弊，改教於上，人臣遇惑，作論於下。下（三）實得則上教从矣。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虛實之分，實虛之分定，而華偽之文滅，華偽之文滅，則純誠之化日以孳矣。

或曰：聖人作，賢者述，以賢而作者，非也。論衡政務，可謂作者。

曰：非作也，亦非述也，論也。論者，述之次也。五經之興，可謂作矣；太史公書、劉子政序、班叔皮傳，可謂述矣；桓君山新論、鄒伯奇檢論（四），可謂論矣。今觀論衡政務，桓鄒之二論也，非所謂作也。造端更為，前始未有，若倉頡作書，奚仲作車是也。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圖八，自演為六十四，故曰衍。謂論衡之成，猶六十四卦，而又非也。六十四卦以狀衍增益，其卦益，其數多。今論衡就世俗之書，訂就真偽，辯其實虛，非造始更為，无本於前也。儒生就先師之說，詰而難之；文吏就獄卿之事，覆而考之。謂論衡為作，儒生文吏謂作乎？

上書奏記，陳列便宜，皆欲補政。今作書者，猶上（五）書奏記，說發胸臆，文成手中，其實一也。夫上書謂之奏，奏記轉易，其名謂之書。建初孟年（六），中州頗歉，潁川汝南民流四散，聖主忧怀，詔書數至。論衡之人，奏記郡守，宜禁奢侈，以備困乏。言不納用，退題記草，名曰備乏。酒糜五穀，生起盜賊，沉湎飲酒，盜賊不絕，奏記郡守，禁民酒，退題記草，名曰禁酒。由此言之，夫作書者，上書奏記之文也。論衡謂之造作（七），上書奏記是作也。

晉之乘，而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人事各不同也。易之乾坤，春秋之元，楊氏之玄，卜氣号不均也。由此言之，唐林之奏，谷永之章，論衡政務，同一趨也。漢家極筆墨之林，書論之造，漢家尤多。陽成子張作樂，楊子云造玄，二經發於臺下，讀於闕掖，卓絕驚耳，不述而作，材拟（八）聖人，而漢朝不譏。況論衡細說微論，解釋世俗之疑，辯照是非之理，使后进曉見然否之分，恐其廢失，著之簡牘，祖經章句之說，先師奇說之類也。其言伸繩，彈劾俗傳。俗傳弊惑，偽書放流，賢通之人，疾之无已。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論也。玉乱於石，人不能別，或若楚之工尹以玉為石，卒使下和受朋足之誅（九）。是反為非，虛轉為實，安能不言？俗傳既過，俗書又偽。若夫鄒衍謂今天下為一州，四海之外有若天下者九州（十）。淮南書言共工與顓頊爭為天子，

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尧时十日並出，尧上射九日。魯阳战而日暮，援戈磨日，日为卻还<sup>(一)</sup>。世間書傳，多若等类，浮妄虛偽，沒夺正是。心瀆涌，笔手擾，安能不論？論則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虛之事，輒立証驗。若太史公之書，处許由不隱，燕太子丹不使日再中<sup>(二)</sup>。讀見之者，莫不称善。

政務為郡國守相、縣邑令長、陳通政事所當尚務，欲令全民立化，奉称國恩。論衡九虛三增，所以使俗務實誠也，論死訂鬼，所以使俗薄喪葬也。孔子徑庭兩級<sup>(三)</sup>，被棺斂者不省；劉子政上薄葬，奉送藏者不約<sup>(四)</sup>；光武皇帝草車茅馬，為明器者不姦<sup>(五)</sup>。何世書俗言不載信死之語？汝濁之也。今著論死及死偽之篇，明死无知，不能為鬼，冀觀覽者，將一曉解約葬，更為甘儉。斯蓋論衡有益之驗也。言苟有益，虽作何害？倉頡之書，世以紀事；奚仲之車，世以自載；伯余之衣，以辟寒暑；桀之瓦屋，以辟風雨。夫不論其利害，而徒譏其造作，是則倉頡之徒有非，世本十五家<sup>(六)</sup>皆受責也。故古有益也，虽作无害也。虽无害何补<sup>(七)</sup>？

古有命便采爵，欲觀風俗知下情也。詩作民間，聖王可云：「汝民也，何发作？」囚罪其身，毁灭其詩乎？今已不然，故詩傳今<sup>(三)</sup>。論衡政務，其犹詩也，冀望見采，而云有過，斯蓋論衡之書有以興也。且凡造作之過，意其言妄而謗誹也。論衡實事疾妄，齊世、宣漢、恢國、驗符、盛衰、須頌<sup>(三)</sup>之言，无謗誹之辭，造作如此，可以免於罪矣。

(一)六略，当指劉歆七略或漢書藝文志。漢書藝文志是根据七略寫成的，所以不論指哪一種，實質沒有多大差別。七略中有輯略，是在談輯書始末和校書情况。其余的六略是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和方技略，是六类书的簡目。漢書藝文志省去了輯略只有其余六略。

(二)譏，原作「机」，疑系形誤。

(三)卫桓司馬乘車，馬惊，御者呼車，驂乘者也越职呼車。事載說苑善說篇。

(四)許，原作「姦」。校釋說：「疑為許之譌。姦或作奸，与許形誤。」今据改。

(五)九虛，指書虛、變虛、異虛、感虛、福虛、禍虛、龍虛、雷虛和道虛；三增，指語增、儒增和藝增；与論死和訂鬼，皆論衡篇名。

(六)「下」字原脫，依校釋引朱宗萊校本补。

(七) 鄭伯奇，他書未見。論衡案書篇說「東番鄭伯奇」，又說「觀伯奇之元思」。知系東番人，除檢論外，還著有元思一書。又感類篇說「鄭伯奇論桀紂惡不如亡秦，亡秦不如王莽」。知系王莽以后人。此列桓君山后，或者更晚於桓君山。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二在述太平御覽引鄭子「朱买臣孜孜备学，不知雨之流麦」后說，「伯奇，豈鄭子之字耶？」

(八)「上」字原脫，依校釋引朱宗萊校本補。

(九)建初，后漢章帝年号，孟年当公元七十六年。

(一〇)此句原作「記謂之造作上書」。校釋說當作「論衡謂之造作」，「記」為「論衡」之誤，又衍「上書」二字。今據改。

(一一)擬，原作「疑」，依校釋引朱宗萊校本改。

(一二)卞和，即和氏。韓非子和氏篇載他在楚山中得玉璞，獻於楚厉王，厉王的玉人認為是石头，削去他的左足。后又獻於楚武王，武王的玉人也同样認為是石头，又削去他的右足。參論衡自記篇注頁四二注一二。

(一三)鄭衍，戰國時齊人，陰陽家。漢書藝文志載鄭子四十九篇，鄭子終始五十六篇，皆亡。史記孟子荀卿傳載他認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及所謂九州也。「論衡談天篇」也有引論。

(一四)淮南書，現稱淮南子，西漢武帝時淮南王劉安所領導著作。書中的天下訓說：「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尘埃歸焉。」又本經訓說：「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堯乃使羿上射十日。」又覽冥訓說：「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為之反三舍。」高誘注：「魯陽，楚之縣公，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國語所稱魯陽文子也。」

(一五)外，原作「據」，校釋說：「疑當作外，外猶辯也。」茲據改。辯許由不隱，當指史記伯夷列傳說：「說者曰：堯計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卜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又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辯燕太子丹不使日再中，當指史記刺客傳贊說：「世言荊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大過。又言荊軻傷秦王，皆非也。」但並沒有鮮明地辯「使日再中」。」按論衡感虛篇引傳書說：「燕太子丹朝於秦，不得去，從秦王求歸。秦已執留之，與之誓曰：『使日再中，天雨粟，令烏白頭，馬生角，廚門木象生肉足，乃得歸。』」當此之

時，天地祐之，日為再中，天雨粟，烏白头，馬生角，腐門木象生肉足。秦王以為聖，乃歸之。」是當時確有「使日再中」的等說，史記是否舉彼括此或今本有遺文，皆不可考。

(一六) 論衡 薄葬篇：「魯人將以璫與歛，孔子聞之，徑庭麗級而諫。」按呂氏春秋 安死篇，「麗級」作「歷級」，麗、歷，古通用。

(一七) 漢書 劉向傳：「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諫」云云。

(一八) 漢光武帝在臨平亭南營造陵墓，務從儉約，下詔書說：「古者帝王之葬，皆木車茅馬，使后之人不知其處。」見後漢書本紀及東觀漢記。  
校釋說「姦」當為「減」，音近而誤。

(一九) 漢書 藝文志載世本十五篇，已亡，清人有輯本。據禮記 明堂位疏，「世本有作篇，其篇記諸作事。」倉頡作書，奚仲作車，伯余作衣，桀作瓦屋，大概皆見作篇。「十五家」如非「十五篇」之誤，則所述不僅倉頡等四家，尚有作其他文物的十一家。左傳 定元年：「奚仲居薛，為夏車正。」淮南子 汜論訓 高誘註說「伯余，黃帝臣，」許慎註則說是黃帝。

(二〇) 此句文不成義，校釋疑當作「若其无益，虽述何补？」

(二一) 亚，疑是「至」之誤。

(二二) 齊世至須頌，皆論衡篇名。





卷二

魏晉南北朝



## 典論(二) 論文

見文選卷五十二，依四部备要覆胡刻本

曹丕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一）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体，鮮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

今之文人，魯国孔融文举，廣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偉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璉，东平刘楨公干。斯七子者，於学无所遺，於辞无所假，咸自以（三）騁驥驟於千里，仰齐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四）作論文。

王粲长於辞賦，徐干时有齐气（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賦、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虽張蔡（六）不过也。然於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雋也。应瑒和而不壮，刘楨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胜詞，以至平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楊班（七）儔也。

常人貴远賤近，向声背实，又患闇於自見，謂己为賢。

夫文本同而末異：盖奏議宜雅，书論宜理，銘誄尚实，詩賦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檢，至於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經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託飞馳之势，而声名自傳於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隱約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八）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能强力，貧賤則懣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体貌衰於下，忽然与万物之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融等之已逝，唯干著論成一家言（九）。

(一) 典論，原本五卷，已散失，清人嚴可均輯得一卷，收入見全三國文卷八。

(二) 傳毅，字武仲。原有集五卷，已佚，全后漢文卷四十三輯存十余篇。

(三) 自以原作「以自」，依三國志王粲傳注和藝文類聚卷五十三校乙。

(四) 而、藝文類聚作「乃。」

(五) 齊，李善注：「言齊俗文体舒緩。」按王粲傳注及藝文類聚作「逸氣。」逸謂飄逸、駿逸，在與吳質書，曹丕也曾以「逸氣」稱贊劉楨詩文。

(六) 張、蔡，指張衡和蔡邕，皆東漢作家。

(七) 楊、班，指楊雄和班固。

(八) 加、呂延濟注：「移也。」

(九) 指徐干所著中論，現存。

## 与吳質書

見文選卷四十二，依四部备要覆胡刻本

曹丕

二月三日，丕白：

岁月易得，别来行复四年。三年不見，东山（三）犹歎其远，况乃过之，思何可支！虽书疏往返，未足解其劳结。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三）。痛可言邪？昔日遊处，行则連輿，止则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热，仰而賦詩。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謂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間，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頃撰其遺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遊，犹在心目，而此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

观古今文人，类不護細行，鮮能以名节自立。而偉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四）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傳於后，此子为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历覽諸子之文，对之流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时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續自善於辭賦，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无以远过。

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复醢於子路（五），痛知昔之难遇，伤門人之莫逮。諸子但为未及古人，自一时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后生可畏，来者难誣，恐吾与足下不及見也。

年行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通夜不眠。志意何时复类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

光武言年三十余，在兵中十岁，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与之齐矣。以犬羊之质，服虎豹之文，无众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动见瞻观，何时易乎？恐不复得为昔日遊也！

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炳燭夜遊，良有以也。

頃何以自娛，頗复有所述造不？东望於邑（六），裁书敘心。丕白。

（一）吳質，济阴人，以文才見重於曹丕。

- (二) 东山、詩幽風篇名，中有「自我不見，於今三年」二句。
- (三) 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二一七），大疫，徐干、陳琳、應瑒、劉楨皆被傳染病卒。
- (四) 箕山，堯時許由隱處。
- (五) 醢、尸、肉醬。卫人杀子路，剝成肉醬。孔子往弔伤感，命把肉醬傾出去。
- (六) 於邑、和「鬱抑」义同。

## 与楊德祖(二)書

見三国志魏志卷十九註，曹子建集卷九，文选卷四十二，依文选四部  
备要覆胡刻本

曹植

植白：

数日不見，思子为勞，想同之也。

僕少小好为文章，迄至於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独步於汉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干振藻於海隅，德璉发跡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謂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网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犹复不能飞軒絕跡，一舉千里。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画虎不成反为狗也。前为(四)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听，於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后世之嗤余也。

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昔丁敬礼(五)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陋(六)，吾自得之，后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达言，以为美談。昔尼父之文辞，与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辞。过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

盖有南威(七)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龙泉(八)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刘季緒(九)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倚撫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皆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一〇)。刘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难，可无歎息乎？人各有好尚；兰茝蕙之芳，众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发，众人所共乐，而墨翟有非之之論，岂可同哉？

今往僕少小所著辞賦一通，相与。

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击轅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辞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来世也。

昔揚子云先朝執戟之臣，犹称壯夫不为也；吾虽德薄，位为蕃侯，犹庶几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岂徒

以翰墨为勳績、辞賦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将采庶官之实录，辯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於名山，将以傳之於同好。此（二）要之皓首，岂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慚，恃惠子（三）之知我也。

明早相迎，书不尽怀。植白。

（一）楊德祖、名修。

（二）文章、三国志注作「辞賦」。

（三）「大」原作「北」，依三国志注校改（此戚法仁同志告知）

（四）「为」字原无，据三国志注补，集作「有」。

（五）丁敬礼，名廙，接近曹植，被曹不杀戮。

（六）丽，原作「恶」。依三国志注改正。又按海綠軒刻叶树藩参訂本文选眉端注說：「恶、典略作丽，言我自得潤飾之益，后世讀者，孰知我文乃賴改定耶？」

（七）南威、战国时晋国姜女。

（八）龍泉、三国志注作「龍淵」，古名宝劍。

（九）刘季緒，名修，刘表的兒子。

（一〇）田巴、魯連，都是战国时人。稷下，齐城門，談士聚集的地方。

（一一）此，原作「非」，依三国志注校改。

（一二）惠子，名施，战国名学家。庄子嘗說，惠施最能了解他的学識。这里借指楊修。



## 答臨淄侯(二)牋

見三國志魏志卷十九註，文選卷四十，依四部備要覆胡刻本

揚修

修死罪，死罪。不待數日，若弥年載，豈由愛顧之隆，使系仰之情深邪？損辱壽命，蔚矣其文，誦讀反復，虽諷雅頌，不復過此。

若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显青豫，应生之发魏國，斯皆然矣。至於修者，听采风声，仰德不暇，自周章於省覽，何遑高視哉？

伏惟君侯少長貴盛，体发旦(一)之資，有聖善之教。远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业而已，不复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觀者駭視而拭目，听者傾首而竦耳。非夫体通性达，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

又尝亲見執事，握牘持笔，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书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无得踰焉。修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对鵲而辞，作暑賦弥日而不献(二)，見西施之容，归憎其貌者也。

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箝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

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无別耳。修家子云，老不曉事，强著一书，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三)之儔，为皆有譽(四)邪？君侯忘聖賢之显跡，述鄙宗之过言，窃以为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声，銘功景鍾，书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畜也，岂与文章相妨害哉？

輒受所惠，窃各矇眊誦詠而已，敢望惠施，以忝庄氏！季緒環璣(五)，何足以云？反答造次，不能宣备。修死罪，死罪。

(一)臨淄侯，即曹植。

(二)发，周武王名。旦，周公名。

(三)李善注：「植为鵲鳥賦，亦命脩为之，而脩辞让。植又作大暑賦，而脩亦作之，竟日不敢献。」

(四)毛詩序說豳風七月篇是周公作的。仲山，即仲山甫，詩經中並沒他的作品。大雅蒸民篇說：「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楊脩想系因此致誤。

(五)譬、同「愆」字。三國志注正作「愆」。

(六)璫、同「瑱」字。三國志注正作「瑱」。

## 世要論(三) 讚象篇 依羣書治要卷四十七

桓范(三)

夫讚象之所作，所以昭述勳德，思詠政惠，此蓋詩頌之末流矣。宜由上而興，非专下而作也。世考之，導實有勳績，惠利加於百姓，遺愛留於民庶，宜請於國，当录於史官，載於竹帛，上章君將之德，下宣吏臣之忠。若言不足紀，事不足述，「虛而為盈，亡而為有」，「此聖人之所疾，庶几」之所恥也。

(一) 隋書經籍志法家類載世要論十二卷，注：「魏大司农桓范撰。梁有二十卷。」原書已佚，羣書治要录存四篇，避唐太宗李世民諱「世」字，改題政要論，今改正。

(二) 桓范，魏晉間著作家，三國志魏志卷九附曹真傳。

(三) 二句原为孔子語，見論語述而篇，所以下文說「此聖人之所疾，庶几之所恥也。」亡、通「无。」論語原文說：「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四) 庶几，本义相當於現在的說「差不多」，后以賢人和聖人差不多，由是用指賢人。三國志張承傳說：「凡在庶几之流，无不造門」，可見魏晉已有這種用法。至再古的根據，当本於周易繫辭的說「顏氏之子（顏回），其殆庶几乎！」



## 世要論銘誅篇

依羣書治要  
卷四十七

桓范

夫淪世富貴，乘时要世，爵以賂至，官以賄成，視常侍黃門賓客，假其氣勢，以致公卿牧守，所在宰蒞，无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為臣之无忠誠之行，而有姦欺之罪，背正向邪，附下內上，此乃繩墨之所加，流放之所棄。而門生故吏，合集財貨，刊石紀功，稱述勳德，高邈伊周，下凌管晏，遠追豹產（一），近踰黃邵（二），勢重者稱美，財富者文飾。后人相踵，稱為義，外若讚善，內為己發，上下相效，竟以為榮。其流之弊，乃至於此。欺曜當時，疑誤后世，罪莫大焉。且夫賞生以爵祿，榮章以誅謚，是人主權柄，而漢世不禁，使私稱與王命爭流，臣子與君上俱用，善惡无死，得失无章，豈不誤哉！

（一）豹產，指西門豹和鄭子產，都是晚周時代的有名政治家。

（二）黃邵，指黃霸和召信臣，都是西漢循吏。



## 世要論序作篇

依羣書治要  
卷四十七

桓范

夫著作書論者，乃欲闡弘大道，述明闡教，推演事義，盡極情類，記是貶非，以為法式，當時可行，后世可修。且古者富貴而名賤廢滅，不可勝記，唯辯論傲儻之人，為不朽耳。夫奮名於百代之前，而流譽於千載之后，以其覽之者有（一）益，聞之者有覺故也。豈徒轉相放效，名作書論，浮辭談說，而無損益哉！而世俗之人，不解作體，而務汎濫之言，不存有益之義，非也。故作者不尚其辭，而貴其存道也！不好其巧慧，而惡其傷義也。故夫小辯破道，狂簡之徒，斐然成文（二），皆聖人之所疾矣。

（一）「有」字原无，据下句校增。

（二）論語公冶長篇：「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 文賦

見文選卷十七，陸士衡集卷一，依文選四部备要复胡刻本

陸機

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夫其放言遺辭，良多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恆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謂曲尽其妙。至於操斧伐柯，雖取則不遠<sup>(一)</sup>，若夫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逮。蓋所能言者，具於此云。

佇中区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叶於勁秋，喜柔条於芳春。心懍懍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爾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

其始也，皆收視反听，耽思傍訊，精驚八極，心遊萬仞。其致也，情曠曠而弥鮮，物昭晰而互進，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於是沈辭怫悅，若遊魚銜鈎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層雲之峻。收百世之闕文，采千載之遺韻；謝朝華於已披，矧夕秀於未振；觀古今之須臾，撫四海於一瞬。

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抱景者咸叩，怀响者畢彈。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或本隱以之顯，或求易而得難；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鳥瀾；或妥帖而易施，或咀嚙而不安。聲潛心以凝思，眇众慮而为言，籠天地於形內，挫万物於筆端。始躑躅於燥吻，終流离於濡翰。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条以結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思涉乐其必笑，方言哀而已歎。或操觚以率尔，或含毫而邈然。

伊茲事之可樂，固聖賢之所欽。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緜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言恢之而弥廣，思按之而愈深；播芳蕤之馥馥，发青条之森森；粲<sup>(二)</sup>風飛而猋<sup>(三)</sup>豎，鬱雲起乎翰林。

体有万殊，物無一量，紛紜揮霍，形難为狀。辞程才以效技，意司契而为匠。在有無而備說，当淺深而不訐。虽离方而逐員<sup>(一)</sup>，期穷形而尽相。故夫夸目者尚奢，恆者心貴当；言穷者無隘，論达者唯曠。詩緣情而綺靡，賦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优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彻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虽区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

放，要辞达而理举，故無取乎冗长。

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虽逝止之無常，固崎嶇<sup>(四)</sup>之难便。苟达变而識次，犹开流以納泉。如失机而后会，恆操末以續顛，謬玄黃之秩敘，故澳澌<sup>(五)</sup>而不鮮。

或仰逼於先条，或俯侵於后章，或辞害而理比，或言順而义妨。离之則双美，合之則两伤。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苟銓衡之所裁，固应繩其必当。

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适，极無兩致，尽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虽众辞之有条，必待茲而效績。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

或藻思綺合，清丽千眠<sup>(六)</sup>，炳若緡繡，懷若繁絃。必所拟之不殊，乃闇合乎曩篇，虽杼柚於予怀，忧他人之我先；苟伤廉而愆义，亦虽爱而必捐。

或若发穎豎，离众絕致，形不可逐，响难为系。块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緯。心牢落而無偶，意徘徊而不能掃。石韞玉而山輝，水怀珠而川媚。彼榛楛之勿翦，亦蒙榮於集翠。綴下里於白雪<sup>(七)</sup>，吾亦济夫所偉。

或託言於短韻，对穷迹而孤兴，俯寂寞而無友，仰寥廓而莫承。譬偏絃之独張，含清唱而靡应。

或寄辞於瘁音，言徒靡<sup>(八)</sup>而弗華。混妍蚩而成体，累良质而为瑕。象下管之偏疾，故虽应而不和<sup>(九)</sup>。

或遺理以存異，徒寻虛而<sup>(一〇)</sup>逐微。言寡情而鮮爱，辞浮漂而不归。犹絃么<sup>(一一)</sup>而徽急，故虽和而不悲。

或奔放以諧合，务嘈囋<sup>(一二)</sup>而妖冶。徒悅目而偶俗，固声高<sup>(一三)</sup>而曲下。寤「防露」与「桑间」<sup>(一四)</sup>，又虽悲而不雅。

或清虛以婉約，每除煩而去濫。闕大羹之遺味，同朱絃之清汜。虽一唱而三歎，固既雅而不艳。

若夫丰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适变，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辞輕；或襲故而弥新，或沿濁而更清；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后精。譬犹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应絃而遣声。是盖輪扁所不得言<sup>(一五)</sup>，故亦非華說之所能明<sup>(一六)</sup>。

普辞条与文律，良余膺之所服，练世情之常尤，識前修之所淑。虽濬发於巧心，或受嗤<sup>(一七)</sup>於拙目。彼瓊敷与玉藻，若中原之有

菽，同藁籥之罔旁，与天地乎並育。虽紛譁於此世，嗟不盈於予掬，患挈餅(二)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故蹉跎於短垣(三)，放庸音以足曲，恆遺恨以終篇，豈怀盈而自足，惧蒙尘於叩缶，顧取笑乎鳴玉。

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紀，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四)滅，行犹响起，方天机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思风发於胸臆，言泉流於唇齿；紛藏蕤以馱遷(五)，唯毫素之所拟；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攬营魂以探頤，頓精爽於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虽茲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勦。故时撫空怀而自惋，吾未識夫开塞之所由。

伊茲文之为用，固众理之所因，恢万里而無閼，通億載而为津。俯貽則於来葉，仰觀象乎古人。济文武於將隆，宣风声於不泯。塗無远而不弥，理無微而弗綸。配霏潤於雲雨，象变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日新。

(一)柯、斧柄。則、法則。詩豳風，伐柯篇：「伐柯如何，匪斧不克。」指出斫伐斧柄，須使用斧头。又說：「伐柯伐柯，其則不远」。指出旧斧柄可以做新斧柄的法則。这里是用指作文者可以取法前人的文章。

(二)森、同巖，勺一么，旋風。

(三)員、同「圓」。

(四)崎嶇，不安貌。

(五)澳，認云一勺一么，垢濁不洁。

(六)千眠集作「芊眠」，他书多寫作「芊綿」，疊韻聯綿字，副詞。李善注：「光色盛貌。」

(七)下里，俗曲；白雪，雅曲。宋玉對楚王問：「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阳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

(八)言徒靡，原作「徒言靡」，依六臣注本和文鏡秘府論校改。

(九)象，类似。歌舞时，管絃在堂下，所以称「下管」；假使「偏疾」，就和堂上的歌舞，「虽应而不和」了。

(一〇)而，原作「以」，依六臣法本校改。

(一)么、小。文鏡秘府論作「緩」。

(二)嘈囋サヤ、「嘈囋」，今作躁乱声。

(三)声高、原作「高声」，依文鏡秘府論校乙。

(四)李善注：「防露、未詳」。又引礼記：「桑間濮上之胥，亡国之书也。」案防露、疑指詩召南行露篇，中有句說：「豈不夙夜，謂行多露。」桑間、疑指鄭風桑中篇，中有句說：「期我乎桑中。」二詩皆男女情歌。礼記中乐記所說的「桑間」，疑也即「桑中」，孔穎達正引來釋詩。

(五)庄子天道篇載輪扁說：「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

(六)明、原作「精」，和上文「或研之后精」字重，依祕府論校改。

(七)啗、原作「吹」，依祕府論校改。

(八)餅、同「瓶」，掣餅汲水，比喻人的器小知少。右傳昭公七年：「虽有掣餅之知，守不假器一。」

(九)垣、祕府論作「韻」。

(十)景、同「影」。

(十一)馭遷、ムリイメ、众馬快行声貌。

## 与兄平原書三首

(一) 見陸士龍集卷八，依四部丛刊本

陸雲(三)

雲再拜。省諸賦，皆有高言絕典，不可復言。頃有事，復不大悅，凡得再三視耳。其未精，倉卒未能为之次第。省述思賦，流深情至言，實為清妙，恐故復未得為兄賦之最。凡文自為雄，非累日精拔，卒不可得言。文賦甚有辭，綺語頗多。文适多体，便欲不清，不审兄呼尔不？詠德頌甚复尽美，省之惻然。扇賦腹中愈，首尾发头一而不快，言烏云「龍見」(一)，如有不体。感逝賦愈，前恐故当小，不然，一至不复。滅漏賦可謂清工。兄頓作尔多文，而新奇乃尔，真令人怖，不当复道作文。謹启。

雲再拜。往日論文，先辞而后情，尙絜而不取悅澤。尝忆兄道張公父子(二)論文，实自欲得，今日便欲宗其言。兄文章之高远絕異，不可复称言。然犹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为病耳。若复令小省，恐其妙欲不見，可复称极。不审兄由以为尔不？茂曹碑皆自是蔡氏(三)碑之上者。比視蔡氏数十碑，殊多不及，言亦自清美。愚以無疑，不存。三祖贊不可聞。武帝贊如欲「管管流澤」，有以常相称美；如一不史願，更視之小跛；「几而悅奔」为尽理。雲今意，視文乃好清省，欲無以尙意之至，此乃出自自然。張公在者，必罢必复，以此見調。不知九慙不多不？当小減。九悲九愁，連日鈔除，所去甚多。才本不精，正自极此，愿兄小为之定一字兩字出之，便欲得。迟望，不言。謹启。

雲再拜誨。岁暮，如兄如所誨。雲意亦如前，情言深至。述恩自难希。每忆常侍(四)，自論文为当复自力耳。雲意呼发头，但当小不如复耳。兄乃不好者，試当更思之。所誨雲文所比愁霖喜霽之徒，实有可尔者。登楼名高，恐未可越尔。楊四公(五)黃胡頌，恐此不得見。比聞兄此誨，若有喜惧交集。祖德頌无大諫語耳，然靡靡清工，用言緯澤，亦未易，恐兄未熟視之耳。兄文方当日多，但文实无貴于为多，多而如兄文者，人不厌其多也。屢視諸故时文，皆有恨。文体成尔，然新声故自难复过。九悲多好語，可耽詠，但小不韻耳。皆已行天下，天下人归高如此，亦可不复更耳。兄作大賦必好，意精，时故愿兄作数大文。近日視子安(六)賦，亦对之歎息，絕工矣。兄誨又尔，故自是高手。謹启。

(一)原共三十五首，絕大部分都是在討論文學。平原，即陸機，因为他做过平原內史。

(二) 陆云，字士龙，与机並稱二陆。

(三) 陆机的羽扇賦說：「彼凌霄之辽鳥，播鮮輝之荷蕢，臨九泉以凤鳴，游芳川而龙見。」

(四) 張公父子，明人王世貞在艺苑卮言卷三說「張謂司空」。那么即張华，字茂先，曾官司空，晉代詩人兼小說家。晉書本傳說陆机陆云兄弟以

師禮待之。又說二子緯軌，都有文名。

(五) 蔡氏，王世貞說「蔡則中郎」，那么即蔡邕。

(六) 常侍，也即張华，曾官散騎常侍。

(七) 楊四公，未詳。

(八) 子安，当指范平，字子安，錢塘人。吳亡，屢征不起。晉書儒林傳有傳。

## 抱朴子鈞世篇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依平津館叢書孫星衍校本

葛洪(一)

或曰：古之著書者才大思深，故其文隱而難曉，今人意淺力近，故露而易見。以此易見，比彼難曉，猶沟澮之方江河，蠅垤之與崇岱矣。故水不發崑山(二)，則不能揚洪流以東漸；書不出英俊，則不能各致遠之弘韻焉。

抱朴子答曰：夫論管穴者，不可問以九疔之無外；習拘閼者，不可督以拔萃之獨見。蓋往古之士，匪鬼匪神，其形器虽冶鍊於疇曩，然其精神布在乎方策，情見乎辭，指歸可得。

且古書之多隱，未必昔人故欲難曉，或世異語變，或方言不同，經荒歷亂，埋藏積久，簡編朽絕，亡失者多，或雜續殘缺，或脫去章句，是以難知，似若至深耳。

且夫尚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优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富瞻麗也。毛詩者，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也。

然則古之子書能勝今之作者何也？

然守株之徒，嘖嘖所翫，有耳無目，何肯謂爾，其於古人所作為神，今世所著為淺，貴遠賤近，有自来矣。故新劍以詐刻加价，弊方以偽題見宝也。是以古書虽質樸，而俗儒謂之墮於天也；今文虽金玉，而常人同之於瓦砾也。

然古書者虽多，未必尽美，要当以为学者之山淵，使屬筆者得采伐漁獵其中。然而譬如东甌之木，长洲之林，梓豫虽多，而未可謂之為大厦之壯觀，華屋之弘福也。云夢之澤，孟諸之藪，魚肉之□(三)虽饒，而未可謂之為煎熬之盛膳，滸狄(四)之嘉味也。

今詩与古詩，俱有义理，而盈於差美。方之於士，竝有德行，而一人偏长藝文，不可謂一例也。比之於女，俱休國色，而一人獨閑百伎，不可混為無異也。

若夫俱論宮室，而奚斯「路寢」之頌(五)，何如王生之賦「灵光」(六)乎？同說遊獵，而叔收盧鈐之詩(七)，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竝美祭祀，而清庙云漢(八)之辭，何如郭氏南郊(九)之艳乎？等称征伐，而出軍六月(一〇)之作，何如陈琳武軍(一一)之壯乎？則萃条可以覺焉。近者夏侯湛潘安仁竝作补亡詩——白華、由庚、南陔、華黍之屬(一二)，諸頌儒高才之尝文者，咸以古詩三百，未有足以偶二

賢之所作也。

且夫古者，事事醇素，今則莫不彫飾，時移世改，理自然也。至於黼錦而而且堅，未可謂之減於蓑衣；輶軒妍而又牢，未可謂之不及椎車也。書猶言也，若入談語，故為知音<sup>(二)</sup>；胡越之接，終不相解，以此教戒，人豈知之哉？若言以易曉為辨，則書何故以難知為好哉？若舟車之代步涉，文墨之改結繩，諸后作而善於前事，其功業相次千萬者，不可復縷舉也。世人皆知之快於曩矣，何以獨文章不及古邪？

(一)葛洪，字稚川，自号抱朴子。晉代道家兼神仙家。晉書卷七十一有傳，所作抱朴子外篇也有自敘。抱朴子外篇五十篇論人世言行，內篇二十篇論神仙丹汞。

(二)崑山、崑崙山省稱，古傳說黃河源出崑崙山墟（尔雅釋水）。

(三)孫星衍在「之」字注說：「下脫一字。」

(四)渝狄，即易牙，古善烹調者。戰國策魏策二：「齊桓公夜半不寐，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

(五)奚斯，魯公子魚。詩魯頌閟宮篇云：「奚斯所作。」中有「路寢孔碩」一句。

(六)王生，王延壽，東漢辭賦家，作有魯靈光殿賦，載文選卷十一。

(七)詩鄭風有叔于田一首，又有大叔于田一首，齊風有盧鈴一首。

(八)清廟，見詩周頌；云漢，見詩大雅。

(九)郭璞，所作南郊賦見全晉文卷二二〇，（劉汝霖同志函告）。

(一〇)出車，六月，皆見詩小雅。

(一一)武軍賦見全后漢文卷九二（劉汝霖同志函告）。

(一二)夏侯湛潘安仁所作補亡詩——白華，由庚、南陔、華黍之屬，未見。世說新語文學篇：「夏侯湛作周詩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潘因此作家風詩。「注引周詩敘說：『周詩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有其義而亡其辭，湛續其亡，故引周詩也。』」夏侯湛周詩一首，潘安仁家風詩一首，皆見全晉詩卷四。

(一三)晉，原作「有」，孫星衍云：「疑作晉」，今據改。



## 抱朴子尙博篇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二，依平津館丛书孙星衍校本

葛洪

抱朴子曰：正經为道义之淵海，子书为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則林薄之裨嵩嶽也。虽津塗殊闕，而进德同归，虽离於举足，而合於兴化。故通人总原本以括流末，操綱領而得一致焉。古人歎息於才难，故謂百世为隨踵。不以璞非崑山，而棄耀夜之宝，不以书不出聖，而廢助教之言。是以閭陌之拙詩，軍旋之鞠誓，或詞鄙喻陋，簡不盈十，犹見撰錄，並次典誥。百家之言，与善一揆。譬操水者，器虽異而救火同焉，犹針灸者，術虽殊而攻疾均焉。

漢魏以來，羣言弥繁。虽义深於玄淵，辭贍於波濤，施之可以臻微祥於天上，发嘉瑞於后土，召环雉於大荒之外，安園堵於函夏之内（一），近弭禍乱之階，远垂长世之祉，然时無聖人目其品藻，故不得騁驕駉之迹於千里之塗，編近世之道於三墳之末也。拘繫之徒，桎梏淺隘之中，挈瓶（二）訓詁之間，輕奇賤異，謂为不急。或云小道不足觀，或云廣博乱人思。而不識合鎔銖可以齐重於山陵，聚百十可以致数於億兆，羣色会而衰藻丽，众音雜而韶濩和也。或貴愛詩賦淺近之細文，忽薄深美富博之子书，以磋切之至言为駮拙，以虛華之小辯为妍巧，真仿顛倒，玉石混淆，同廣乐於桑間，鈞龍章於卉服，悠悠皆然，可叹可慨者也（三）。

或曰：著述虽繁，适可以騁辞耀藻，無补救於得失，未若德行不言之訓。故顏闕为上，而游夏乃次，四科之格，学本而行末（四）。然則綴文固为余事，而吾子不褒崇其源，而独貴其流，可乎？

抱朴子答曰：德行为有事，优劣易見，文章微妙，其体难識。夫易見者粗也，难識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銓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难一焉。吾故捨易見之粗，而論难識之精，不亦可乎？

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余事，可傳者祭毕之刍狗，卑高之格，是可識矣。文之体格，可得聞乎？

抱朴子答曰：莖可以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莖；文可以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皆夫翕翕翕之宏足，萬洋比事之疏密，原流至到之修短，蘊藉汲引之深淺。其懸絕也。虽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遼邈，其相傾也，虽三光熠耀，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鉛鋌，未

足譬其銳鈍，鴻羽積金，未足比其輕重。清濁參差，所稟有主，朗昧不同科，強弱各殊氣。而俗士唯見能染毫面紙者，便概之一例。斯伯牙所以永思鍾子，郢人所以格斤不運<sup>(一)</sup>也。蓋刻削者比肩，而班狄<sup>(二)</sup>擅絕手之稱，援琴者至衆，而襄袞<sup>(三)</sup>專知音之難。廐馬千駟，而騏驥有逸羣之价，美人万計，而威施<sup>(四)</sup>有超世之容，蓋有遠過衆者也。且文章之與德行，猶十尺之与一丈，謂之余事，未之前聞。夫上天之所以垂象，唐虞之所以爲稱，大人虎炳，君子豹蔚，昌旦定聖，諡於一字<sup>(五)</sup>。仲尼从周之郁郁，莫非文也。八卦生鷹隼之所被，六甲出靈龜之所負，文之所在，虽賤犹貴，犬羊之韜，未得比焉。且夫本不必皆珍，末不必悉薄。譬若錦繡之因素地，珠玉之居蚌石，云雨生於膚寸，江河始於咫尺尔。則文章虽爲德行之弟，未可呼爲余事也。

或曰：今世所爲，多不及古，文章著述，又亦如之，豈氣運衰殺，自然之理乎？

抱朴子答曰：百家之言，虽有步起，皆出碩儒之思，成才士之手，方之古人，不必悉滅也。或有汪濊玄曠，合契作者，內闢不測之深源，外播不匱之远流，其所祖宗也高，其所紬繹也妙，变化不繫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礙於一塗之逼促。是以偏嗜酸醎者，莫能知其味，用思有限者，不能得其神也。夫应龍徐舉，顧盼凌云，汗血緩步，呼吸千里，而螻螳怪其無階而高致，駑蹇患其過己之漸也。若夫馳騁於詩論之中，周旋於傳記之間，而以常情覽巨異，以福量測無涯，以至粗求至精，以甚淺揣甚深，虽始自矜訖，訖于振素，犹不得也。夫賞其快者必譽之以好，而不得曉者必毀之以惡，自然之理也。於是以其所不解者爲虛誕，懷<sup>(一)</sup>誠以爲尔，未必違情以伤物也。又世俗率神貴古昔，而黷賤同时。虽有追風之駿，犹謂之不及造父之所御也；虽有連城之珍，犹謂之不及楚人之所泣<sup>(二)</sup>也；虽有拟<sup>(三)</sup>斷之劍，犹謂之不及欧冶<sup>(四)</sup>之所鑄也；虽有起死之藥，犹謂之不及和鵠<sup>(五)</sup>之所合也；虽有越羣之人，犹謂之不及竹帛之所載也；虽有益世之書，犹謂之不及前代之遺文也<sup>(六)</sup>。是以仲尼不見重於当时，太玄見蚩薄於比肩也。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之朗，何肯許今之才士，不滅古之枯骨？重所聞，輕所見，非一世之患矣。昔之破琴斲弦，諒有以而然乎？

(一) 环雉、疑卽韃雉。韃、广马，环与音近。韃雉，又名白雉。孝經授神契：「周成王时，越裳献白雉。」圖、四部丛刊本作「圓」。

(二)挈瓶、詳文賦注（頁八四注一八）。

(三)抱朴子另有百家篇，和起至此略同，茲不另錄。

(四)顏淵、閔子騫、游、子夏、夏、子夏。四人，皆孔子弟子。論語先進篇載孔子說：「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

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五)庄子徐无鬼篇：郢人鼻头上黏上了一块有色的泥土（堊），請匠石替他斷削。匠石「运斤成风」，把泥土削淨了，鼻子一点也沒有受傷，他也「立不失容」。宋元君聽見了，也請匠石斷削。匠石說：「臣則嘗能斷之；虽然，臣之質死久矣。」意思是說：恐君不能像郢人的「立不失容」，那我也就不能施展斷削的技術。本来是匠石格斤不运，此云郢人，蓋連類誤引。

(六)班、公輸班。狄，蓋即墨翟。翟、狄、古通。魏晉人常以墨翟和公輸班並稱，如，傅玄馬先生傳說：「离古公輸般、墨翟、王尔，近世張平子，不能过也。」又說：「公軫般墨翟皆見用於時。」

(七)夔、舜時樂官。襄、師襄，春秋時魯樂官。

(八)咸、南威。施、西施。二人皆古時美女。

(九)昌、姬昌，謚文王，即周文王。旦、文王子，謚文公。一字，指「文」字。

(一〇)郁郁，原不重，疑系脫落。論語八佾篇載孔子說：「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一一)懷，原注：「力侯切，敬也。」按力侯切即力又。

(一二)楚人和氏獻玉璞則足，抱泣山中。楚文王使玉人理之得宝，命名和氏璧。見韓非子和氏篇。

(一三)拟，原作「疑」，依四部丛刊本校改。

(一四)欧冶，欧冶子，春秋時人，善鑄劍，嘗為越王，楚王鑄有湛卢、巨闕、龙渊、太阿等名劍。

(一五)和，春秋時秦國良医。鵠、扁鵲，春秋時趙國良医。

(一六)抱朴子另有文行篇，和「德行者本也」至此略同，茲不另錄。



## 抱樸子辭義篇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依平津館丛书孫星衍校本

葛洪

或曰：乾坤方圓，非規矩之功，三辰摘景，非瑩磨之力，春華燦煥，非漸染之采，茝蕙芬馥，非容氣所假，知夫至真貴乎天然也。又以罕覲為異，辭以不常為美。而歷觀古今屬文之家，眇能挺逸麗於毫端，多斟酌於前言，何也？

抱朴子曰：清音貴於雅韻克諧，著作珍乎判微析理。故八音形器異而鍾律同，黼黻文物殊而五色均。徒閑澀有主賓，妍蚩有步驟，是則總章無常曲，大庖無定味。夫梓橡山積，非班匠不能成机巧，众書无限，非英才不能收膏腴。何必尋木千里，乃构大廈，鬼神之言，乃著篇章乎？

抱朴子曰：夫才有清濁，思有修短，虽並屬文，參差万品。或浩瀆而不淵潭，或得事情而辭鈍，違物理而文工（三）。盖偏长之一致，非兼通之才也。闇於自料，強欲兼之，違才易務，故不免嗤也。

抱朴子曰：五味殊而並甘，众色乖而皆麗。近人之情，愛同憎異，貴乎合己，賤於殊途。夫文章之休，尤難詳賞。苟以入耳為佳，适心為快，眇知忘味之九成，雅頌之風流也。所謂考盐梅之醎酸，不知大羹之不致，明飄飄之細巧，蔽於沈深之弘遠也。其英異宏逸者，則罔罗乎玄黃之表；其拘束齷齪者，則羈縻於籠罩之內。振羽有利鈍，則翔集有高卑；騁迹有迟速，則進趨有远近。鷙銳不可（四）胶柱調也。文貴丰瞻，何必称善如一口乎？不能拯风俗之流趨，世塗之凌夷，通疑者之路，賑貧者之乏，何異春華不為肴粮之用，茝蕙不救冰寒之急？古詩刺過去，故有益而貴；今詩純虛譽，故有損而賤也。

抱朴子曰：屬筆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則幻乎譬煩言冗，申誠廣喻，欲棄而惜，不覺成煩也。其淺者，則患乎妍而无据，証援不給，皮膚鮮澤，而骨髓迴（五）弱也。繁华曜曜，則並七曜以高麗；沈微淪妙，則儕玄淵之无測。人事靡細而不浹，王道无微而不备（五），故能身賤而言貴，千載弥彰焉。

（一）鬼，疑当作「蒐」，蒐通「搜」，「鬼神」和「寻木」对举，意思是說：不一定搜求到神奇的語言，然后再著作篇章。

（二）「違物理而文工」上，疑脫「或」字

(三) 孫星衍說：「疑此下有脫文。」

(四) 迴，俗作「迴」，𠂔𠂔𠂔，本來的意義是「远」，引伸就是「甚」，就是「很」。

(五) 备，原作「備」，据四部丛刊本校改。

## 翰林論

(二) 依严可均全晉文卷五十三及范文瀾文心雕龙注卷十

李充(一)

或問曰：何如斯可謂之文？答曰：孔文舉之書(三)，陸士衡之議(四)，斯可謂成文矣。(初學記二十一，御覽五百八十五)

潘安仁(五)之為文也，猶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綃縠。(初學記二十一，御覽五百九十九)

容象圖而讚立，宜使辭簡而義正，孔融之讚楊公(六)，亦其義也。(御覽五百八十八)

表宜以遠大為本，不以華藻為先。若曹子建之表，可謂成文矣。諸葛亮之表劉主(七)，裴公之辭侍中(八)，羊公之吐開府(九)，可

謂德音矣。(御覽五百九十四)

駁不以華藻為先。世以傅長虞每奏駁事(一〇)，為邦之司直矣。(御覽五百九十四)

研求名理而論難生焉(一一)，論貴于允理，不求支离，若嵇康之論文(一二)矣。(御覽五百九十五)

在朝辨政而議奏出，宜以遠大為本。陸機議晉斷(一三)，亦名其美矣。(御覽五百九十五)

盟檄發于師旅，相如喻蜀父老，可謂德音矣。(御覽五百九十七)

右八条依全晉文

应休璉(一四)五言詩百數十篇，以風規治道，蓋有詩人之旨焉。(文選百一詩注)

揚子論秦之劇，稱新之美，此乃計其勝負，比其優劣之義。(文選劇秦美新注)

右二条依文心雕龙注

(一) 隋書經籍志載翰林論三卷，注云「李充撰。梁五十四卷。」大概五十四卷本包括逸文，三卷本只是對逸文的批評。原書已佚。

(二) 李充，字弘度，晉代文學家，晉書文苑傳有傳。

(三) 孔文舉，名融，建安七子之一。書，大概指所作論盛孝章書(載文選)之類。

(四) 陸士衡，名機，文賦作者。議，大概指所作晉書限斷議(殘存全晉文卷九七)之類。

- (五) 潘安仁、名岳，晉初文學家，和陸機並稱「潘陸」。
- (六) 查全后漢文卷八十三，現存孔融文无此篇，大概已經散失。
- (七) 指出師表。
- (八) 裴公、指裴頠，累迁尚書，拜尚書，全晉文卷三十三輯所作詔吏部尚書表，存二句。
- (九) 羊公、指羊祜，所作詔開府表，見文選卷三十七。
- (一〇) 傅長虞、名咸，全晉文卷五十二載所作重表駁成粲議太社。
- (一一) 原作「研玉名理而論難王馬」，依文心雕龍注校改。
- (一二) 嵇康、魏晉間文學家。集存，中有難養生論、難張辽自然好學等文。
- (一三) 議晉斷，即晉書限斷議。
- (一四) 应休璉、名璉，建安詩人应瑒之弟。



## 文章流別論(二) 依全晉文卷七十七

摯虞(三)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敍，旁理盡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德勳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祝史陳辭，官箴王闕。周礼太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詩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后世之為詩者多矣，其稱功德者謂之頌，其餘則總謂之詩。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史錄其篇，工歌其章，以奏於宗廟，告於鬼神。故頌之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則以為律呂。或以頌形，或以頌聲，其細已甚，非古頌之意。昔班固為安丰戴侯頌，史岑為出師頌，和熹邓后頌，與魯頌体意相類，而文辭之異，古今之變也。楊雄趙充國頌，頌而似雅；傅毅显宗頌，文與周頌相似，而雜以風雅之意。若馬融廣成上林之屬，純為今賦之体，而謂之頌，失之遠矣。(《藝文類聚》五十六，御覽五百八十八)

賦者，敷陳之稱，古詩之流也。古之作詩者，發乎情，止乎礼义。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礼义之旨，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所以假象尽辭，敷陳其志。前世為賦者，有孫卿、屈原，尚頗有古詩之义，至宋玉則多淫浮之病矣。楚辭之賦，賦之善者也。故揚子稱賦莫深於离騷。賈誼之作，則屈原儔也。古詩之賦，以情义為主，以事類為佐。今之賦，以事形為本，以义正為助。情义為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為本，則言當而辭无常矣。文之煩省，辭之險易，盖由於此。夫假象过大，則與類相遠；逸辭过庄，則與事相違；辯言过理，則与义相失；麗靡过美，則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是以司馬迁割相如之浮說，揚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藝文類聚》五十六，御覽五百八十七)

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言其志謂之詩。古有采詩之官，王者以知得失。古之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言為体，而時有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后世演之，遂以為篇。古詩之三言者，「振振鷺，鷺于飛」之屬是也，汉郊廟歌多用之。五言者，「誰謂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于俳諧倡乐多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乐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黃鳥止于桑」之屬是也，於俳諧倡乐世用之。古詩之九言者，「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之屬是也，不入歌謠之章，故世希

为之。夫詩虽以情志为本，而以成声为节。然則雅音之韻，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艺文类聚五十六）

七发造於枚乘，借吳楚以为客主。先言「出興入輦，蹙蹙之損，深宮洞房，寒暑之疾，靡曼美色，宴安之毒，厚味煖服，淫曜之害。宜听世之君子，要言妙道，以疏神导引，蠲淹滯之累」。既設此辞以明显去就之路，而后說以声色逸游之乐，其說不入，乃陈圣人辨士讲論之娛，而霍然疾瘳。此因膏粱之常疾，以为匡劝，虽有甚泰之辞，而不沒其諷諭之义也。其流遂廣，其义遂变，率有辞人淫丽之尤矣。崔駰既作七依，而假非有先生之言曰：「嗚呼，楊雄有言，『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壯夫不为也』。」孔子疾小言破道。斯文之族（七），岂不謂义不足而辨有余者乎！賦者将以諷，吾恐其不免於劝也。」（艺文类聚五十七，御覽五百九十）

楊雄依虞箴，作十二州十二官箴而傳於世，不具九官。崔氏累世弥縫其闕，胡公又以次其首目而为之解，署曰百官箴（七）。（书鈔原本一百二）

夫古之銘至約，今之銘至煩，亦有由也。質文時異，則既論之矣（七），且上古之銘，銘於宗廟之碑。蔡邕为楊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后世以来，器銘之佳者，有王莽鼎銘、崔瑗机銘、朱公叔鼎銘（七）、王粲硯銘，箴以表显功德，天子銘嘉量，諸侯大夫銘太常勒鐘鼎之义。所言虽殊，而令德一也。李尤（七）为銘，自山河都邑，至於刀笔平契，无不有銘，而文多秽病，討論而潤色，亦可采录。（御覽五百九十）

詩頌箴銘之篇，皆有往古成文，可放依而作。惟誄无定制，故作者多異焉。見於典籍者，左傳有魯哀公为孔子誄。（御覽五百九十六）

哀辭者，誄之流也。崔瑗、蘇順、（七）馬融等为为之，率以施於童孺夭折，不以寿終者。建安中，文帝与臨鑑侯各失稚子，命徐干刘楨等为之哀辭。哀辭之体，以哀痛为主，緣以歎息之辞。（御覽五百九十六）

若解嘲（二）之弘緩优大，应宾（三）之淵懿溫雅，达旨（三）之壮厉愴慷，应間（四）之綢繆契闊，郁郁彬彬，靡有不长焉矣。（书鈔一百）

古有宗廟之碑。后世立碑於墓，显之衢路，其所載者銘辭也。

圖識之屬，虽非正文之制，然以取其縱橫有义，反复成章。

(一) 晉書 摯虞傳說：「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別集，各为之論，辭理愜當，为世所重」。大概「論」附於「集」，本来是一部書。但隋書 經籍志在文章流別集外，又載文章流別志論一卷，知又摘出別行。二書早佚，現据嚴可均全晉文輯本移录。嚴本遺漏，今可补輯的有三条：

一、金樓子 立言下篇引摯虞論蔡邕元表賦說：「幽通精以整（幽字原缺，据札迺校增），思文博而瞻，元表拟之而不及。」

二、文選 东征賦注引流別論說：「发洛至陈留，述所经历也。」（上二条据范文瀾 文心雕龙注卷十）

三、詩紀 魏卷之五王粲思亲詩下引摯虞文章流別說：「王粲所作与蔡子篤及文叔良士、孙文始、楊德祖詩，及为潘文則作思亲詩，其文当而整，皆近乎雅矣。」

(二) 摯虞，字仲治，除文章流別集外，另有文集十卷，也大半散失，全晉文合文章流別志論，共輯存兩卷。

(三) 史岑，字孝山，东汉时人。所作出师頌見文選，和熹 邓后頌已佚。

(四) 馬融（七九——一六六），字季長，西汉末、东汉初經学家，文学家。所作廣成頌載后汉书本傳，上林頌已佚。

(五) 族，原作「簇」，范文瀾 文心雕龙注「疑是族之誤」，現据改。

(六) 嚴可均引后汉书胡廣傳說：「初，楊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篇亡闕。后涿郡 崔駰及子瑗，又臨邑侯刘翽駢，增补十六篇。廣复繼作四篇，乃悉撰次首目，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

(七) 此句原作「論既論則之矣」，范文瀾指出「有誤」，現以意校改。

(八) 朱公叔未詳，鼎銘已佚。

(九) 李尤，字伯仁，东汉文学家，后汉书文苑傳有傳。所作碑銘及其他文章，見全后汉文卷五十。

(一〇) 苏頌，字孝山，东汉文学家，后汉书文苑傳有傳。全后汉文卷四十九輯存作品四篇。

(一一) 解嘲，楊雄作，見文選卷四十五。

(一二) 应宾，当指答宾戏，班固作，也見文選卷四十五。

- (一三) 达旨、原作「連旨」，疑形近而誤，崔駰作，目見后汉书本傳，文已佚。文心雕龙杂文篇也於解嘲、答宾戏以后，应間以前，列举达旨。
- (一四) 应間、張衡作，目見后汉书本傳，文已佚。

## 司馬遷班固优劣論<sup>(一)</sup> 依全晉文卷一〇五<sup>(二)</sup>

張輔<sup>(三)</sup>

世人論司馬遷班固才之优劣，多以固为胜，余以为失。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敍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敍三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敌，不如迁一也。良史敍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警戒，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毁败晁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迁既造创，固又因循，难易益不同矣。又迁为苏秦，张仪、范雎、蔡泽作传，逞词流离，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辩士则辞藻华靡，敍实录则隐核名检，此真所以迁称良史也。

(一) 原題名士优劣論，論到的人物很多，現以只選錄了論司馬遷班固一段，所以改題司馬遷班固优劣論。

(二) 全晉文系根據晉書張輔傳、藝文類聚卷二十七，太平御覽卷四百四十七。

(三) 張輔，字世偉，晉書有傳。集二卷，已佚，全晉文輯存數篇。



## 后漢書班固傳論贊(一) 后漢書卷七〇下，依乾隆殿版本

范曄

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瞻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瞻而不移，詳而有体，使讀之者響響而不厭，(二)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譏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敍杀身成仁之为美，則輕仁義，賤守节愈矣。固伤迁博物洽聞，而不能以智免极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

贊曰：二班怀文，裁成帝墳，比良迁董(三)，兼兩卿云(四)。彪識皇命，固迷世紛。

### 論贊。

(一)原为后汉書卷七十下的傳贊，卷七十上下都題班彪傳，但目錄在七十下注有「子固」二字，書中更直標班固傳，所以現在題为后汉書班固傳。

(二)厭，同「厭」。

(三)唐章怀太子李賢注：「謂司馬遷董狐。」董狐，春秋時晉國優良史學家。

(四)卿，司馬相如，字長卿。云，楊雄，字子云。





## 獄中与諸甥姪書

見宋書卷六十九范曄傳，依乾隆殿版本

范曄

吾狂畔復灭，豈復可言？汝等皆當以罪人棄之。然平生行己任懷，犹应可尋。至於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吾少懶學問，晚成人，年三十許，政（一）始有向耳。自尔以來，轉為心化，虽（二）老將至者，亦當未已也。往往有微解，言乃不能自尽。為性不尋注書，心氣惡小，苦思便憤悶，口机又不調利，以此无談功。至於所通解處，皆自得之於胸怀耳。文章轉進，但才少思難，所以每於操筆，其所成篇，殆无全稱者。

常恥作文士。文惠其事尽於形，情急於藻（三），义牽其旨，韻移其意。虽时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政可类工巧圖繢，竟无得也。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条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謂頗識其數。嘗為人言，多不能賞，意或異故也。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于此處，縱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言之皆有實証，非为空談。年少中，謝庄最有其分。手筆差易，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无定方，特能濟難适輕重。所稟之分，犹当未尽。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此為恨。亦由无意於文名故也。

本未关史書，政恆覺其不可解耳。既造后汉，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贊於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瞻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四），筆勢縱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徧作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量。又欲因事就卷內发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无一字空設，奇变不穷，同含異体，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应有賞音者。紀傳例為举其太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尽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称情狂言耳。

吾於音樂，听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声，為可恨。然至於一絕處，亦复何異邪？其中休趣，言之不尽。弦外之意，虛响之音，不知所从而來。虽少許處，而旨恣无極。亦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毫似者，此永不傳矣。

吾书虽小有意，笔势不快。余竟不成就，每愧此名。

(一)政，同「正」。下文「政可类工巧图绩」及「政恒觉其不可解耳」二句的「政」字也一样。

(二)虽，原作「推」，依考証引别本校改。

(三)藻，同「藻」。

(四)指东夷傳、南蛮西南夷傳、西羌傳、西域傳、南匈奴傳和烏桓鮮卑傳序論。

## 庭誥(二) 一則 依全宋文卷三十六

顏延之

觀書貴要，觀要貴博，博而知要，万流可一。詠歌之書，取其連類合章，比物集句，采風謠以達民志，詩為之祖。褒貶之書，取其正言晦義，轉制衰王，微辭旨旨(一)本作貽意盛聖，春秋為上。易首休備能事之淵，馬陸(二)得其象數，而失其成理，荀王(三)舉其正宗，而略其數象。四家之見，虽各為所志，总而論之，精理出於微明，氣數生於形分，然則荀王得之於心，馬陸取之於物，其无惡迄可知矣。夫象數窮則太極著，人心極而神功彰，若荀王之言易，可謂極人心之數者也。  
(初學記二十一引兩條，御覽六百八，又六百九)

荀爽云：「詩者，古之歌章」。然則雅頌之樂篇全矣。以是后之口詩者，率以歌為名。及秦勒望岱(四)，漢祀郊宮(五)，辭著前史者，文變之高制也；虽雅声未至，弘福難追矣。逮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元是假託，非尽陵制(六)；至其善写，有足悲者。摯虞文論，足称优洽。柏梁(七)以来，繼作非一，所纂至七言而已。九言不見者，将由声度闡誕，不协金石。至於五言流靡，則刘楨張华，四言側密，則張衡王粲，若夫陳思王，可謂兼之矣。  
(御覽五百八十六)

- (一)宋書顏延之傳說：「閒居无事，為庭誥之文。」又引庭誥說：「庭誥者，施於闔庭之內，謂不远也。」那末，和「家訓」是一类的著作。
- (二)馬、陸，當指馬融和陸績。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在易類載馬融傳十卷，陸績述十三卷。按陸績、三国時人，三国志吳志有傳。
- (三)荀、王，當指荀爽和王肅。釋文敘錄載荀爽注十卷，王肅注十卷。按荀爽、东汉時人，后汉书附荀淑傳。王肅、三国時人，三国志魏志附王朗傳。

- (四)指秦始皇泰山刻石、琅邪台刻石等銘詞，李斯作見史記秦始皇本紀。
- (五)指汉高祖唐山夫人所作房中歌和司馬相如等所作郊祀歌。見汉书礼乐志。
- (六)文選載李陵作与苏武詩三首，古文苑載錄別詩八首，都是偽託。
- (七)指汉武帝与其臣僚的栢梁联句，七言体，也是偽託，顧炎武在日知录卷二十一有群辨。



## 顏氏家訓文章篇節錄

(二) 顏氏家訓第九篇，依抱經堂丛书趙曦明卢文昭注本

顏之推(三)

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至於陶冶性靈，从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行有余力，則可習之。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已，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見過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貨无操；王褒過章童約，揚雄德敗美新；李陵降辱夷虜，劉歆反復莽世(三)；傳毅党附权門，班固盜竊父史；趙元叔抗疎過度，馮敬通浮华擯压；馬季長佞媚蒞諂，蔡伯喈(四)同惡受誅；吳質詆忤乡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篤乞假无厌，路粹隘狹已甚；陈琳实号癡疎，繁欽性无檢格；刘楨屈强輸作，王粲率躁見嫌；孔融禍衡，誕放致殞；楊修丁廙(五)扇动取毙；阮籍无礼敗俗，嵇康凌物凶終；傅玄忿斗免官，孙楚矜誇凌上；陸机犯順履險，潘岳(六)乾沒取危；顏延年負气摧黜，謝灵运空疎乱紀；王元长兇賊自貽，謝玄暉(七)侮慢見及。凡此諸人，皆其翹秀者，不能悉紀，大較如此。至於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華者，唯漢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負世議，非懿德之君也。自子游、子夏、荀况、孟軻、枚乘、賈誼、蘇武、張衡、左思之儔，有盛名而免過患者，时复聞之，但其損敗居多耳。每嘗思之，原其所积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进取。今世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愜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砂砾所伤，慘於矛戟，諷刺之禍，速乎風生。深宜防慮，以保元吉。

學問有利鈍，文章有巧拙。鈍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終归蚩鄙。但成學士，自足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筆。吾見世人，至无才思，自謂清华，流布醜拙，亦以众矣，江南号为「詭癡符」。近在並州，有一士族，好为可笑詩賦，詵擊(八)邢魏(九)諸公，众共嘲弄，虛相讚說，便击牛釀酒，招延声誉。其妻、明鉴妇人也，泣而諫之。此人歎曰：「才华不为妻子所容，何况行路！」至死不覺。自見之謂明，此誠難也。

學为文章，先謀亲友，得其評裁，知可施行，然后出手。慎勿师心自任，取笑旁人也。自古执笔为文者，何可胜言？然至於宏麗

精華，不過數十篇耳。但使不失体裁，辞意可殫，遂称才士。要須动俗盖世，亦俟河之清乎？

或問楊雄曰：「吾子少而好賦。」雄曰：「然。童子雕虫篆刻，壯夫不为也」。余窃非之曰：虞舜歌南風之詩，周公作鴟鴞之詠，吉甫史克，雅頌之美者，未聞皆在幼年累德也。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自卫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大明孝道，引詩証之。楊雄安敢忽之也！若論「詩人之賦而以則，辭人之賦而以淫」，但知變之而已，又未知雄自為壯夫何如也？著劇秦美新，妄投於閤（一〇），周章怖懼，不達天命，童子之为耳！桓譚以老子（二），葛洪以方仲尼（三），使人歎息。此人直以曉算術，解陰陽，故著太玄經，為教子所惑耳。其遺言余行，孫卿屈原之不及，安敢望大聖之清生？且太玄今竟何用乎？不啻復醬瓿（四）而已！

齊世有席毗者，清干之士，官至行臺尚書。嗤鄙文學，嘲劉逖（五）云：「君輩辭藻，譬若榮華，須臾之飫，非宏才也，豈比吾徒十丈松樹，常有風霜，不可凋悴矣。」劉應之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也？」席笑曰：「可哉！」

凡為文章，猶人乘騏驎，虽有逸氣，當以衡勒制之，勿使流亂軌躅，放意填坑岸也。

文章當以理致為心腎，氣調為筋骨，事義為皮膚，華而為冠冕。今世相承，趨末棄本，率多浮艷。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凿者補綴而不足。時俗如此，安能獨達，但務去泰、去甚耳。必有盛才重譽、改革体裁者，實吾所希。

古人之文、宏材逸氣，休度風格，去今實遠，但緝綴疎朴。未為密致耳。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偶對，諱避精詳，賢於往昔多矣。宜以古之制裁為本，今之辭調為末，並須兩存，不可偏棄也。

沈隱侯（六）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征亦嘗謂吾曰：「沈詩云『崖傾挾石髓』（七），此豈似用事耶？」

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時俗准的以為師匠。邢賞服沈約而輕任昉，魏愛慕任昉而毀沈約，每於談讌，辭色以之，鄴下紛紜，各有朋黨。祖孝征嘗謂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优劣也。」

江南文制，欲人彈射，知有病累，隨即改之。陳王得之於丁虞也（八）。山東風俗，不通击难。吾初入鄴，遂嘗以此忤人，至今為

悔，汝曹必无輕議也。

挽歌辭者，或云古者虞殯（二）之歌，或云出自自由橫之客（二），皆为生者悼往告哀之意。陸平原多为死人自歎之言（三），詩格既无此例，又乖制作本意。

凡詩人之作，刺箴美頌，各有源流，未嘗混雜善惡同篇也。陸机为齐謳篇，前敍山川物产风教之盛，后章忽鄙山川之情，殊失厥体。其为吳趨行，何不陈子光夫差乎？京洛行何不敍赧王灵帝乎？

自古宏才博学，用事誤者有矣。百家杂說，或有不同，书儻湮灭，后人不见，故未敢輕議之。今指知决紕繆者，略举一两端以为誠。詩云：「有鷺雉鳴。」又曰：「雉鳴求其牡」（三）。毛傳亦曰：「鷺、雌雉声」。又云：「雉之朝雉，尚求其雌」（三）。郑玄注月令亦云：「雉、雄雉鳴」。潘岳賦曰：「雉鷺鷥以朝雉」（三）。是則混雜其雄雌矣。詩云，「孔怀兄弟」（四）。孔、甚也，怀、思也，言甚可思也。陸机与长沙顧母书述从祖弟士璜死，乃言「痛心拔脑，有如孔怀」。心既痛矣，即为甚思，何故言「有如」也？观其此意，当謂亲兄弟为孔怀。詩云：「父母孔邇」（三）。而呼二亲为「孔邇」，於义通乎？異物志（二）云：「拥劍状如蟹，但一螯（二）偏大耳」。何遜詩云：「跃魚如拥劍」。是不分魚蟹也。汉书「御史府中列柏树，常有野鳥数千，棲宿其上，晨去暮来，号朝夕鳥」，而文士往往誤作鳥鷺用之。抱朴子說項曼都詐称得仙，自云仙人，以流霞一杯与我飲之，輒不饑渴。而簡文詩云：「霞流抱朴椀」。亦犹郭象以惠施之辨为庄周言（三）也。后汉书「囚司徒崔烈以銀鑄鑠」。銀鑄、大鑄也，世間多誤作金銀字。武烈太子（元）亦是数千卷学士，尝作詩云：「銀鑄三公脚，刀撞僕射头」。为俗所誤。

文章地理，必須愜当。梁簡文鴈門太守行乃云：「鵝軍攻日逐，燕騎蕩康居，大宛归善馬，小月送降书」（三）。蕭子暉暉頭水云：「天寒隴水急，散漫俱分瀉，北注徂黃龍，东流会白馬」（三）。此亦明珠之類，美玉之瑕，宜慎之。

王籍（三）入若耶溪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江南以为文外斷絕，物无異議。簡文吟詠不能忘之，孝元諷咏以为不可復得，至怀旧志，載於籍傳。范阳卢詢，鄴下才俊，乃言此不成語，何事於能？魏收亦然其論。詩云：「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毛傳曰：「言不諠譁也。」吾每歎此解有情致，籍時生於此意耳。

蘭陵蕭繹、梁室上黃侯之子，工於篇什。嘗有秋詩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時人未知賞也，吾愛其蕭散宛然在目。穎川荀仲舉、瑯琊諸葛漢，亦以為爾。而盧思道之徒，雅所不愜。

何遜詩實為清巧，多形似之言。楊都論者，恨其每病苦辛，饒貧寒氣，不及劉孝綽之雍容也。雖然，劉甚忌之，平生誦何詩，常云：「蓬居向北闕，憤憤不道車」。又撰詩苑止，取何兩篇，時人譏其不廣。劉孝綽當時既有重名，无所与詆，唯服謝朓，常以謝詩置几案間，動靜輒諷味。簡文愛陶淵明文，亦復如此。江南語曰：「梁有三何，子朗最多。」三何者，遜及思澄子朗也。子朗信饒清巧，思澄遊廬山，每有佳篇，並為冠絕。

(一) 这里刪去了四节：一节談乱世「君臣无常分」，代君作檄文，不要罵得過火；一节談他的「家世文章」；两节談封建避諱。

(二) 顏之推（五三一——？），字介。先仕梁，后仕北齊北周，卒於隋。北齊書文苑傳有傳。所作家訓共二十篇。

(三) 自東方曼倩到劉歆，都是西漢文學家。曼倩名朔。王褒曾為压制和通寡婦的僮奴作僮約，楊雄曾為贊揚王莽作劇秦美新。

(四) 自傅毅到蔡伯喈，都是東漢文學家。趙元叔名壹，馮敬通名衍，馬季長名融，蔡伯喈名邕。

(五) 自吳質到丁廙，除杜篤是東漢文學家外，都是三國時文學家。

(六) 自阮籍到潘岳，都是晉代文學家。

(七) 顏延年、謝靈運，宋時文學家。王元長、謝玄暉，齊時文學家。元長名融，玄暉名朓。玄，原避諱作「元」，今改正。

(八) 譙孳，太一么么一廿。趙曦明注：譙「相呼誘也」。案：譙孳和挑弄，戏侮的意思略同。

(九) 邢、魏，指下面說到的邢子才和魏收，都是北齊文學家。

(一〇) 漢書楊雄傳：王莽「既以符命自立，欲絕其原」。甄尋和劉棻獻符命，王莽殺甄尋及其父甄丰，放逐棻及其父劉歆。这时，楊雄正在天祿閣校書，因劉棻賞从學奇字，恐連及，「自投下，几死」。

(一一) 桓譚以楊雄胜老子，見漢書楊雄傳贊，本書選錄。

(一二) 葛洪以楊雄方仲尼，指抱朴子尚博篇以「太玄見蚩於比肩」，和「仲尼不見重於当时」並舉，本書亦選錄。



(一三) 刘歆曾当面对楊雄說：「太玄有何用，『恐后人用覆醬瓿也。』」亦見楊雄傳贊。

(一四) 刘逖，字子長。北齐書文苑傳有傳。

(一五) 沈隱侯，即沈約，卒后諡隱。

(一六) 祖孝征，名暉。北齊書卷三十九有傳，北史附父祖瑩傳。「崖傾护石髓」句見何詩未詳。晉書嵇康傳：「康遇王烈，共入山。嘗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余半与康，皆凝为石。」

(一七) 丁廙，字敬礼。事見曹植与楊德祖書，本書選錄。

(一八) 左傳哀十一年：「公孙夏令其徒歌虞殯。」注：「虞殯，送葬歌曲。」

(一九) 汉乐府有薤露蒿里歌，崔豹古今注說是田橫自殺后門人仿之而作。

(二〇) 指陆机所作挽歌，中有死人自歎之辭。

(二一) 二句見詩邶風匏有苦叶篇。卢文弼注「鷺，說文以水切，今讀戶小切。」按戶小切即尸么。

(二二) 二句見詩小雅小弁篇。

(二三) 見潘岳射雉賦。

(二四) 見詩小雅常棣篇，原作「兄弟孔怀」。

(二五) 見詩周南汝墳篇。

(二六) 異物志，汉議郎楊孚撰。

(二七) 警，卢文弼注：「王勞切，亦作警」。

(二八) 庄子天下篇郭象注說：「昔吾未覺庄子，嘗聞論者爭夫尺捶連環之意，而皆云庄生之言。案此篇較評諸子，至此章則曰，『其道舛駁，其言不中。』乃知道听塗說之伤实也。」据知「以惠施之辯为庄周言」，出晉代論者，郭象正据天下篇駁辯，顏之推以为出於郭象，甚誤。

(二九) 武烈太子，梁元帝長子蕭方等。

(三〇) 鷺軍，春秋时宋軍陣名。左傳昭二十一年：「宋公子城与华氏战於赭丘，郑翩愿为鷺，其御愿为鷺。」注：「鷺、鷺，皆陣名」。日逐、汉时匈奴王。小月，小月氏。趙曦明說：「此殆言燕宋之軍，其与此諸国，皆不相及也。」

(三一)蕭子暉、字景光，梁書附兄蕭子恪傳。宋書朱脩之傳稱燕王治黃龍城，漢書西南夷傳有白馬君國。盧子昭說：「隴在西北，黃龍在北，白馬在西南，地皆隔遠，水焉得相及？」

(三二)王籍，字文海，梁書文苑傳下有傳。

(三三)慆慆、广斄，乖戾。

## 文选序

依四部备要复胡刻本

蕭統

式觀元始，眇觀玄風，冬穴夏巢之時，茹毛飲血之世，世質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時義，遠矣哉！

若夫椎輪為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冰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曾冰之凜。何哉？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改，難可詳悉。

雲試論之曰：詩序云：「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至於今之作者，異乎古昔，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荀宋表之於前，賈馬繼之於末。自茲以降，源流實繁。述邑居則有「凭虛」「亡是」之作，戒敗遊則有長楊羽獵之制。若其紀一事，詠一物，風云草木之興，魚虫禽獸之流，推而廣之，不可勝載矣。

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潔，君匪從流，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傷，憂鬱之懷靡愜，臨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之容。騷人之文，自茲而作。

詩者，蓋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關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間濮上，亡國之音表也。故風雅之道，粲然可觀。自炎漢中叶，厥塗漸異。退傳有「在鄒」之作，降將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矣。又少則三字，多則九言，各體互興，分鑣並驅。頌者，所以游揚德業，褒讚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談，季子有「至矣」之歎。舒布為詩，既言如彼；總成為頌，又以若此。

次則箴興於補闕，戒出於弼匡，論則析理精微，銘則序事清潤，美終則諫發，圖象則讚興。又詔誥教令之流，表奏牋記之列，書誓符檄之品，弔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辭引序，碑碣誌狀，眾制鋒起，源流間出。譬陶匏異器，並為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為悅目之翫。作者之致，蓋云備矣。

余監撫余閒，居多暇日，歷觀文囿，泛覽辭林，未嘗不心遊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漢以來，眇焉悠邈，時更七代，數逾千祀。詞

人才子，則名溢於縹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帙。自非略其蕪穢，集其清英，蓋欲兼功，太半難矣。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輿，孝敬之准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夷，加之翦截？

老庄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

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語，辨士之端，冰釋泉涌，金相玉振。所謂坐狙邱，議繆下（一），仲連之却秦軍（二），食其之下齊國（三），留侯之發八難（四），曲逆之吐六奇（五）。蓋乃事美一時，話流千載，概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

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讚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遠自周室，迄於聖代，都為三十卷，名曰文選云耳。

凡次文之體，各以彙聚。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類分之中，各以時代相次。

（一）荀、宋，指荀卿和宋玉。

（二）賈、馬，指賈誼和司馬相如。

（三）張衡的西京賦託稱凭虛公子，司馬相如的上林賦託稱亡（无）是公。

（四）長楊賦和羽獵賦，都是揚雄作品。

（五）禮記樂記：「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鄭注：「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之水出也。」參看文賦注（頁八四注一四）。

（六）退、傅，指韋孟，歷，傅楚元王，夷王和孫王戊。戊荒淫无道，孟作諫諷詩，去位居鄒，又作在鄒詩，都是四言體。

（七）降將，指李陵，文選載與蘇武詩，五言體，中有「攜手上河梁」一句。實係偽託。

（八）吉甫、尹吉甫，周人，所作燕民詩有「穆如清風」一句。見詩大雅。

（九）吳公子季札到魯觀樂，為之歌頌。季札讚美說：「至矣哉！」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一〇）看曹植與楊德祖書及注（頁七二注一〇）。

(一) 秦兵圍趙邯鄲。魏王使辛垣衍因平原君勸趙王尊秦為帝。魯仲連說服了辛垣衍，使不再主張帝秦。秦兵知道后，却退五十里。見戰國策趙策。

(二) 酈食其說齊王田廣降漢。見史記酈生傳。

(三) 留侯，即張良，發八難勸漢高祖無立六國后。見史記留侯世家。

(四) 曲逆侯，即陳平。史記陳丞相世家載「凡六出奇計」。



## 陶淵明集序節錄

見陶淵明集卷首，昭明太子集卷四，依陶集四部丛刊本

蕭統

……有疑淵明之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者也。其文章不羣，辭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眾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恥，不以無財為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污隆，孰能如此者乎！

余愛嗜其文，不能釋手，尙想其德，恨不同時，故更加搜校，粗為區目。白璧微瑕，唯在閒情一賦，楊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sup>(一)</sup>，卒無諷諫，何足搖其筆端？惜哉！亡<sup>(二)</sup>是可也，並粗点定其傳，編之於錄。

嘗謂有能讀淵明之文者，馳竟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不必傍游泰華，運求柱史<sup>(三)</sup>。此亦有助於風教也。

(一)見漢書司馬相如傳贊，本書選錄。

(二)力，同「无」。

(三)游泰華，指到泰山，華山求仙。柱史，老聃，曾為周柱下史，后歸隱。求柱史，指向老聃學隱。





## 昭明太子集序節錄

見昭明太子集卷首，  
依四部丛刊本

刘孝綽（二）

……若夫天文以爛然為美，人文以煥乎為貴。是以隆儒雅之大成，遊雕蟲之小道。握牘持筆，思若有神；曾不斯須，風飛雷起。至於宴遊西園，祖道清洛，三百載賦，極連篇；七言致擬，見諸文學；博奕興詠，並命從游；書令視草，銘非潤色；七（二）窮燁燁之說，表極遠大之才；皆喻不备休，詞不掩義，因宜適交，曲盡文情。

竊以屬文之體，鮮能周备；長卿徒善，既累為迟；少孺虽疾，俳优而已；子淵淫靡，若女工之蠹；子云侈靡，異詩人之則；孔璋詞賦，曹祖勸其修今；伯喈若贈，摯虞知其頗古；孟堅之頌，尚有似贊之譏；士衡（三）之碑，猶闕類賦之貶。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远而不放，而而不淫，約而不儉，独善众美，斯文在斯。假使王朗報箋（四），卞兰獻頌（五），猶不足以揄揚著述，称贊才章，况在庸臣，曾何彷彿？然承华肇建，濫齿时髦，居陪出从，逝将二紀。譬彼登山，徒仰峻极；同夫观海，莫际波澜，但职官书记，預聞盛藻，歌詠不足，敢忘編次？謹为一帙十卷，第目如左。日升杜茂，与天地而偕长；壯思英詞，随岁月而增廣。如其后录，以俟賢臣。

（一）刘孝綽（四八一——五三九），参預文选編輯。据梁书本傳，「昭明太子好士爱文」，最被重視的是刘孝綽。許多人都希望能撰录太子的文章，但「太子独使孝綽集而序之。」

（二）七、文体名，文选有「七」类。

（三）長卿，司馬相如字。少孺，枚皋字。子淵，王褒字。子云，楊雄字。孔璋，陈琳字。伯喈，蔡邕字。孟堅，班固字。士衡，陆机字。

（四）王朗，三国时魏人，魏志有傳。大概作有报曹丕箋的文已佚。全三国文卷二十二輯存与魏太子书，只几句，未必即指此，但据此知确与曹丕有书箋往还。这里系以曹丕比蕭統。

（五）卞兰，曹丕母侄。魏志下皇后傳称「少有才学」。注引魏略說：「兰献賦贊述太子（曹丕）德美，太子报曰：『賦者，言事类之多附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虛其辞，受者必当其实。兰此賦，岂吾实哉？……』」。



## 雕虫論並序 依全梁文卷五十三(一)

裴子野(三)

宋明帝博好文章，才思朗捷。常讀書奏，号称七行俱下。每有禎祥及行(一)幸讌集，輒陳詩展義，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則託請不暇，困於課限，或買以應詔焉。於是天下向風，人自藻飾，雕虫之藝，盛於時矣。梁鴻臚卿裴子野論曰：

古者四始六義，總而為詩，既形四方之氣，且彰君子之志，劝美懲惡，王化本焉。后之作者，思存枝叶，繁華蘊藻，用以自通。

若徘徊芳芬，楚辭為之祖，靡漫容與，相和之音。由是隨聲逐影之儔，棄指歸而無執。賦詩歌頌，百帙五車，蔡邕(四)等之俳優，楊雄悔為童子(五)。聖人不作，雅鄭誰芬！其五言為家，則蘇李自出，曹劉偉其风力，潘陸固其枝柯。爰及江左，稱彼顏謝，箴繡鑿輓(六)，無取廟堂。宋初迄於元嘉(七)，多為經史。大明(八)之代，實好斯文。高材逸韻，頗謝前哲，波流相尚，滋有篇焉。

自是閭閻少年，貴游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詠情性。學者以博依為急務，謂章句為專魯。淫文破典，裴爾無功。無被於管絃，非止乎禮義。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云。其興浮，其志弱。巧而不約，隱而不深。討其宗途，亦有宋之遺(九)風也。若季子聆音，則非興國(一〇)；鯉也趨室，必有不取(一一)。荀卿有言，「亂代之征，文章匿而采。」斯豈近之乎！

(一)全梁文系根據文苑英華卷七四二，通典卷十六。通典列選舉四，雜議論上，無題。

(二)裴子野，(四六七—五二八)字几原，文學家兼史學家。著有文集十四卷，宋略二十卷，已佚，全梁文有輯存。

(三)文苑英華無「行」字。

(四)蔡邕，文苑英華作「蔡應」。蔡應，未詳；蔡邕在何處說頌等於俳優，亦未詳。

(五)見法言吾子篇，本書選錄。

(六)楊雄法言寡見篇：「今之學也，非獨為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聲說。」李軌注：「鑿，大帶也。輓，佩巾也。」

(七)元嘉，宋文帝年號，當公元四一七—四五三年。文苑英華誤作「元壽」。

(八)大明，宋武帝年號，當公元四五七—四六四年。

(九)文苑英華无「遺」字。

(一〇)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季札到魯觀听各國樂歌，對有的說「哀」，有的說「亡」，有的說「國未可量」，有的說可以繼周而王天下（「其周之旧乎」）。

(一一)鯉、孔子之子。論語載他常常趨庭問教，孔子告以學禮、學詩、學周南召南。敢、通典作「敦」。

## 与湘东王书<sup>(一)</sup>

見梁書卷四十九文學傳上，  
庾肩吾傳，依乾隆殿版本

蕭綱<sup>(二)</sup>

吾輩亦无所遊賞，止事披閱。性既好文，時復短詠。虽是庸音，不能闕筆，有慚伎癢，更同故态。

此見京師文體，儒鈍殊常，竟學浮疏，爭爲闡緩。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迟迟春日，翻學歸藏，湛湛秋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爲文，不敢輕有掎撝。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近則楊、馬、曹、王，遠則潘、陸、顏、謝，而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古文爲非，若昔賢可稱，則今休宜棄，俱爲盜各，則未之敢許。

又時有效謝康樂<sup>(三)</sup>裴鴻臚<sup>(四)</sup>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屈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胸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方分肉於仁獸，逞卻克於邯鄲<sup>(五)</sup>，入鮑忘吳，效尤致禍。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俱兩唐之不傳<sup>(六)</sup>。故玉徽金銑，反爲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听。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sup>(七)</sup>。竟不精討鎔錙，覈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怀玉之士，瞻邦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閭鄉而歎息<sup>(八)</sup>。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无情，任其搖蕩。甚矣哉，文之橫流，一至於此！

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

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无可與語，思吾子建<sup>(九)</sup>，一共商榷。辯茲清濁，使如涇渭<sup>(一〇)</sup>，論茲月旦，美彼汝南<sup>(一一)</sup>。朱丹既定，雌黃有別。夫怀鼠知慚<sup>(一二)</sup>，濫竽自恥。譬斯袁紹，畏見子將<sup>(一三)</sup>；同彼盜牛，遙羞王烈<sup>(一四)</sup>。<sup>(一五)</sup>相思不見，我勞如何！

(一)梁書在引此書以前，指出寫作的背景說：「齊永明中，文士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弥尙麗靡，復踰於往時。時太子（蕭綱）即湘东王書論之曰」云云。按湘东王及梁元帝蕭繹。

(二) 蕭綱，即梁簡文帝。

(三) 謝康樂，即謝靈運，也即謝客，康樂是封爵，客兒是小名。

(四) 裴鴻臚，即雕虫論作者裴子野，曾做鴻臚卿。

(五) 郢克，春秋時晉人，是一個跛子。邯鄲，在古代是有名的能行善走的地方。莊子秋水篇：「子獨不聞壽陵余子之學行於邯鄲歟？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逞郢克於邯鄲」，意思是說學謝師裴，就像硬叫跛子學步一樣，一定不會有成就。

(六) 劉盼遂教授函告：「決羽」又同「較射」，「伏膺」又同「摩擬」，「兩唐」當是「兩廡」之訛。孔子弟子三千人，除升堂入室者外，后人統列入廊廡之目。如鍾嶸詩品在曹植條誌：「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這里的意思是說：和謝靈運較射，等同三千弟子的詩人怎能及得上？摩擬裴子野，等同廊廡門人的文人又不能得其心傳。

(七) 文選卷四十五載宋玉封楚王問一文，其中引列這樣一個故事：「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征，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八) 劉盼遂教授函告：戰國策秦策三：「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人懷璞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朴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既以鼠為璞，所以真正「握瑜懷玉之士」，勢必「瞻鄭邦而知退」。莊子逍遙遊篇：「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閩越通稱，所以這里以閩代越。既當閩越之鄉斷髮文身，所以「章甫翠履之人」，只有望而歎息。章甫，殷時冠冕。按篇中強調吟詠情性，反對宗經學史，則鄭邦或指鄭風，亦未可知，但閩越不可解。書此請讀者研索。

(九) 吾，原作「言」，依百衲本校改。子建、曹植字，這里系以曹植比蕭綱。

(一〇) 詩邶風谷風：「涇以渭濁」。涇、渭，二水名。毛傳：「涇渭相入而清濁異。」

(一一) 后漢書許劭傳：「劭與（許）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均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一二) 用注（八）引周人懷鼠而謂之璞的故事。

(一三) 后漢書許劭傳：「許劭，字子將。……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將入郡，乃謝遣賓客曰：『吾與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管雄劉盼遂兩同志先后告知）

(一四) 三國志魏志王烈傳（附管寧傳）注引先賢行狀：「國中有盜牛者，牛主得之，盜者曰：『我邂逅迷惑，從今以後，將為改過，子既以赦宥，幸無使王烈聞之。』」

## 金樓子立言篇三則

(一) 依知不足齋丛书鮑廷博校本

蕭 繹(三)

諸子興於戰國，文集盛於二漢，至家家有制，人人有集。其美者，足以敘情志，敦風俗；其弊者，只以煩簡牘，疲后生。往者既積，來者未已，翹足志學，白首不徧。或昔之所重，今反輕；今之所重，古之所賤。嗟我后生博達之士，有能品藻異同，刪整蕪穢，使卷无瑕玷，覽无遺功，可謂學矣。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學而优則仕，仕而优則學，古人之風也。修天爵以取人爵，獲人爵而棄天爵，末俗之風也。古人之風，夫子所以昌言。末俗之風，孟子所以扼腕。然而古人之學者有二，今人之學者有四。夫子門徒，轉相師受，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辭賦，則謂之文。今之儒，博窮子史，但能識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謂之學。至如不便爲詩如閭纂，善爲章奏如柏松，若此之流，汎謂之筆。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而學者率多不便屬辭，守其章句，迟於通變，順於心用。學者不能定礼乐之是非，辯經教之宗旨，徒能揚權前言，抵掌多識，然而挹源之流，亦足可貴。筆退則非謂成篇，進則不云取义，神其巧惠，(一) 筆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適會，情灵搖蕩。而古之文筆，今之文筆，其源又異。至如篆、繁、風、雅、名、墨、农、刑、虎炳豹鬱，彬彬君子，卜談四始(二)，李言七略(三)，源流已詳，今亦置而弗辨。潘安仁清綺若是，而評者止称情切(七)，故知爲文之難也。曹子建陸士衡、皆文士也，觀其辭致側密，事語堅明，意匠有序，遣言无失，虽不以儒者命家，此亦悉通其义也。徧觀文士。略尽知之。至於謝元暉始見貧小，然而天才命世，过足以补尤。任彦升(八)甲部闕如，才长笔翰，善緝流略，遂有龙门之名，斯亦一时之盛。夫今之俗，搢紳稚齿，閭巷小生，学以浮动为贵。用百家则多尙輕側，涉經記则不通大旨，苟取成章，貴在悅目。龙首豕足，随时之义；牛头馬脾，彊相附会。事等張君之弧(九)，徒觀外澤，亦如南陽之里，难就窃檢矣(一〇)。射魚指天，事徒勤而靡获；(一一) 适郢首燕，馬虽良而不到。(一二) 夫挹酌道德，憲章前言者，君子所以行也。是故言順行，行順言。原憲(一三)云：「无財謂之貧，學道不行謂之病。」末俗学徒，頗或異此。或假茲以为伎術，或狎之以为戏笑。若謂为伎術者，犂軒眩人皆伎術也；若以为戏笑者，少府斗获皆戏笑也。未聞彊學自立，和乐慎礼若此者也。口談忠孝，色方在於過鴻，形服

儒衣，心不則於德義。既弥乖於本行，实有长於澆風。一失其源，則其流已远。与其不隕获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畏君王，不累长上，不聞有司者，何其相反之甚！

銘頌所稱，兴公而已。夫披文相質，博約溫潤，吾聞斯語，未見其人。班固頌（志）學，尙云贊頌相似；陸機鉤深，犹称碑賦如

一。楊泉賦序曰：「古人作賦者多矣，而独不賦蚕，乃为蚕賦（志）。是何言与？楚兰陵荀况有蚕賦，近不見之，有文不如无述也。」

（一）立言篇原分上下两篇，这里选录的三則，前一則出於上篇，后二則出於下篇。

（二）蕭繹，即梁元帝。

（三）前边說「今之學者有四」，这里只举學、筆和文三種。既說「學者率多不便屬辭，守其章句，迟於變通，質於心用」；又說「學者不能定礼乐之是非，辯經义之宗旨，徒能楊權前言，抵掌多識，然而抱源知流，亦足可貴」。文字未免重复，意义也不契合。反复研究，很怀疑上一种是儒，「學者」二字是「儒者」之誤。「博穷子史」上有「今之儒」三字，很怀疑「今」字下脫落了說明儒者特質的几句，「之儒」上还有「謂」字。文和筆源於古代的文，儒和學源於古代的儒。

（四）刘师培說：「惠、慧、古通」（見中古文学史第二課）。

（五）卜，指卜子夏，梁時人一般認為毛詩序是卜子夏作的，文選就繫於卜子夏名下。文里談到詩的「四始」，本書选录。

（六）班固的汉书藝文志，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分为六艺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和方技略，另有輯略未录。这里說「李言七略」，不知何据，疑「李」字是「刘」字之誤。

（七）鮑廷博校說：「案原本作哨叨，謹据太平御覽校改。」

（八）任彦昇，名昉，梁時文學家。

（九）張君之弧，未詳。

（一〇）后汉书刘隆傳：「時天下垦田多不以实，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建武）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覈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优饒豪右，侵刻羸弱，百姓怨嗟，遮道号呼。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陈留吏牘上有书，視之云，『潁川弘农不可問，河南南阳不可問。』」帝問



「何故言河南南阳不可問？」明帝在側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隘制，不可为准。」按本文称「南阳之田」，即指田里而言。又此条系刘盼遂同志告知。

(一) 吕氏春秋知度篇：「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发之当也，舜禹猶困，而况俗主乎？」

(二) 战国策魏策四：季梁告魏王說：「今者臣未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将奚为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虽良，以非楚之路也。』曰，『吾用（資財）多。』臣曰，『用虽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数者愈善，而离楚愈远耳。」按本文作「迨郢首燕」，郢、楚都，燕国偏北。

(三) 原宪、孔子弟子。

(四) 兴公，当指孙綽。晋书本傳說：「字兴公。少以文才垂称。於时文士，綽为其冠。溫、王、郗、庾諸公之薨，必須綽为碑文，然后刊石焉。鮑廷博在「兴公而已」句下注說「疑有誤」，大概由於不知兴公是孙綽。按数句又見内典碑林集序。

(五) 碩，原作「所」，依内典碑林集序校改。

(一六) 楊泉，字德林，三国时吳人，著有物理論等书。所作蚕賦見艺文类聚卷六十五，全三国文卷七十五。



## 內典碑銘集林序

見廣弘明集卷二十，依四部丛刊本

蕭繹

夫法性空寂，心行处断，感而遂通，随方引接。故鵲園善誘，馬苑弘宣，白林將謝，青树已列。是宜全牒，方寄銀身。自象教东流，化行南国。吳主至誠，历七霄而光曜；晉王画象，經五帝而弥新。次道、孝伯、嘉賓、玄度（二）、斯数子者，亦一代名人，或修理止於伽藍，或归心於談論。銘頌所称，兴公而已。

夫披文相質，博約溫潤，吾聞斯語，未見其人。班固領學，尙云讚頌相似；陆机鉤深，犹聞碑賦如一（三）。唯伯喈作銘，林宗无媿（四），德祖（五）能誦，元長（六）善书，一时之盛，莫得系踵。况般若玄淵，真如妙密，触言成累，系竟非真，金石何书，銘頌誰闡！然建塔記功，招提立寺，或兴造有由，或誓愿所記。故鐫之立石，傳諸不朽。亦有息心应供，是曰桑門，或謂智囊，或称印手。高座擅名，預伊师之席，道林見重，陪飞龙之座。峨眉廬阜之賢，鄴中宛邓之哲，昭哉史册，可得而詳。故碑文之兴，斯焉尙矣。

夫世代亟改，論文之理非一：時事推移，属詞之体或異。但繁則伤弱，率則恨省，存华則失体，从实則无味。或引事資博，其意犹同；或新意虽奇，无所倚約，或首尾偷帖，事似牽課，或翻复博涉，体制不工。能使艳而不华，质而不野，博而不繁，省而不率，文而有质，約而能潤，事随意轉，理逐言深，所謂菁华，无以間也。予幼好雕虫，长而弥篤，遊心釋典，寓目詞林。頃常搜聚，有怀著述。譬諸法海，无訖波瀾，亦等須弥，同归一色。故不擇高卑，唯能是与。倘未詳述，随而足之。名为內典碑銘集林，合三十卷。庶将来君子，或裨觀見焉。

（一）次道、孝伯、嘉賓、玄度，皆未詳。晉人郗超字嘉賓，晋书卷六十七附郗鉴傳，伏滔字玄度，晋书文苑傳有傳，不知是否即此二人？

（二）自「銘頌所称」至此，又見前文金樓子立言篇三則。

（三）伯喈、蔡邕字。林宗、郭泰字，举有道，称有道先生。后汉书郭泰傳：「蔡邕謂卢植曰：『吾乃裨銘多套，皆有慚德，惟郭有道无愧色耳。』」

按郭有道碑文，今存蔡邕集，又見文選。

（四）德祖，当即和曹植討論辭賦文章的楊脩。

（五）元長，当指永明体詩人王融。



## 宋書謝靈運傳論

見宋書卷六十七，文選卷五十，  
依宋書乾隆殿版本

沈約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帝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効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系，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

周室既衰，風流弥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后，英辭潤金石，高義薄云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楊、班、崔、蔡<sup>(一)</sup>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虽清辭麗曲，時发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sup>(二)</sup>艷发，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无嗣响。至於建安<sup>(三)</sup>，曹氏基命，二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亦以情緯文，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余年，辭人才子，文休三變。相如工为形似之言，班固<sup>(四)</sup>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为体，並標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源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制相詭。降及元康<sup>(五)</sup>，潘陸特秀，律異班賈，体交曹王，縉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台之逸响<sup>(六)</sup>，采南皮之高韻<sup>(七)</sup>。遺風余烈，事极江左。有晉中兴，玄風独振<sup>(八)</sup>，为学穷於柱下<sup>(九)</sup>，博物止乎七篇<sup>(一〇)</sup>，馳騁文辭，义彈<sup>(一一)</sup>乎此。自建武<sup>(一二)</sup>暨於义熙<sup>(一三)</sup>，历載将百，虽綴<sup>(一四)</sup>响联辭，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sup>(一五)</sup>，託意玄珠<sup>(一六)</sup>，適麗之辭，无聞焉尔。仲文<sup>(一七)</sup>始革孙許<sup>(一八)</sup>之风，叔源<sup>(一九)</sup>大变太元<sup>(二〇)</sup>之气。爰逮宋氏，顏謝騰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范后昆。

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适物宜。欲使宮羽相交，低昂互<sup>(二一)</sup>，若前有浮声，則后須切响。一簡之內，音韻尽殊，两句之中，輕重悉異。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制，諷高厉賞，子建「函京」之作<sup>(二二)</sup>，仲宣「霸岸」之篇<sup>(二三)</sup>，子荆「零雨」之章<sup>(二四)</sup>，正长「朔风」之句<sup>(二五)</sup>，並直举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騷人以來，此祕未覩<sup>(二六)</sup>。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闡与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无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弥远。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一)楊、班、崔、蔡，指楊雄、班固、崔駰、蔡邕。

- (二) 平子，張衡字，东汉科學家、文學家。
- (三) 建安，汉獻帝年號，當公元一九六——二一九年。
- (四) 二祖，指魏武帝曹操。魏文帝曹丕。文選作「三祖」，再加魏明帝曹叡。
- (五) 文選作二班。指班固及其父班彪。
- (六) 元康，晉惠帝年號，當公元二九一——二九九年。
- (七) 汉代的梁孝王，在封地大梁城，建築宮室，連至城東三十里的平台，招待四方才士，像鄒陽、枚乘、司馬相如等辭賦家都往遊宴寫作。事載汉书文三王傳，「平台逸响」指他們的辭賦風格。
- (八) 曹丕曾偕同吳質阮瑀等人共遊南皮，與朝歌令吳質書特別提到「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南皮高韻」指他們的詩賦風格。
- (九) 振，文選作「扇」。
- (一〇) 柱下，指老子，因老子曾為周柱下史，
- (一一) 七篇，指莊子，因莊子書內篇七篇系莊子寫作。
- (一二) 彈，原作「單」，依文選校改。
- (一三) 建武，晉元帝年號，當公元二一七年。
- (一四) 義熙，晉安帝年號，當公元四〇五——四一九年。
- (一五) 綴，文選作「比」。
- (一六) 上德，又是指老子。老子第三十八章說：「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 (一七) 玄珠，又是指莊子。莊子天地篇說：「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
- (一八) 仲文，姓殷。
- (一九) 孫，指孫綽和許詢，都是玄言詩人。
- (二〇) 叔源，謝混。
- (二一) 太原，晉孝武帝年號，當公元三七六——三九六年。「太元之氣」，仍指以孫許為首的玄言詩風。

(二二)互，文选作「舛」。

(二三)曹植的贈丁仪王粲詩有这样两句：「从軍度函谷，驅馬过西京。」

(二四)王粲的七哀詩有这样两句：「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

(二五)子荆，孫楚字，他的陟阳候詩有这样两句：「晨风飄歧路，零雨被秋草。」

(二六)正長，王瓚字，他的架詩有这样两句：「朔风动秋草，边馬有归心。」

(二七)二句文选作：「自灵均以来，多历年代，虽文体稍精，而此祕未覩。」





## 南齊書文學傳論贊

南齊書卷五十二，依乾隆殿版本

蕭子显(二)

史臣曰：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毫，遊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韻天成，莫不稟以生灵，迁乎爱嗜，机見殊門，賞悟紛杂。若子桓之品藻人才，(一)仲治之区判文体，(二)陆机辨於文賦，李充論於翰林，張朏擿句褒貶，(三)顧延图写情兴，(四)各任怀抱，共为权衡。

属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无象，变化不穷。俱五声之音响，而出言異句；等万物之情状，而下笔殊形。吟詠规范，本之雅什；流分条散，各以言区。若陈思「代馬」羣章，(五)王粲「飛鸞」諸制，(六)四言之美，前超后絕。少卿离辞，(七)五言才骨，难与爭鶩。「桂林湘水」，平子之华篇，(八)「飞館玉池」，魏文之丽篆，(九)七言之作，非此誰先？卿云，(一〇)巨丽，升堂冠冕，張左，(一一)恢廓，登高不繼，賦貴披陈，未或加矣。显宗之述傳毅，(一二)簡文之摘彦伯，(一三)分言制句，多得頌体。裴頠内侍，(一四)元規凤池，(一五)孔璋，(一六)以来，章表之逸。孙綽之碑，嗣伯喈之后，(一七)謝庄之誄，起安仁之塗，(一八)顏延楊瓚，自比馬督，(一九)以多称貴，归庄为允。王褒僮約，(二〇)東哲发蒙，(二一)滑稽之流，亦可奇璋。五言之制，独秀众品。

习玩为理，事久則瀆，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建安一体，典論短长互出。潘陆齐名，机岳之文永異。江左风味，盛道家之言，郭璞举其灵变，許詢极其名理。仲文，(二二)玄气，犹不尽除，謝混情新，得名未盛。顏謝並起，乃各擅奇；休鮑(二三)后出，咸亦标世。朱藍共妍，不相祖述。

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論，略有三体：一則眉心閑繹，托辞华曠，虽存巧綺，終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疏慢闡緩膏肓之病，典正可采，酷不入情。此体之源，出灵运而成也。次則緝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为偶說，唯觀事例，頓失精采。此則傳咸五經，(二四)应璩指事，(二五)虽不全似，可以类从。次則发唱惊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艳，傾炫心魂，亦犹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鮑照之遺烈也。

三体之外，請試妄談：若夫委自天机，參之史傳，应思徘徊，勿先构聚，言尚易了，交憎过意，吐石含金，滋潤婉切，杂以风

謠，輕唇利吻，不雅不俗，獨中胸怀。輪扁斲輪，言之未尽<sup>(三)</sup>，文人談士，罕或兼工。非唯識有不周，道實相妨，談家所習，理勝其辭，就此求文，終然翳奪，故兼之者鮮矣。

贊曰：學亞生知，多識前仁，文成筆下，芬藻麗春。

(一) 蕭子显，字景阳，梁时史学家兼文学家。南齐书外还著有后汉书一百卷，已佚。

(二) 子桓，曹丕字。「品藻人才」指典論論文的評論建安七子。

(三) 仲治，摯虞字。「区别文体」指文章流別志論的分析各体文章。

(四) 張脉，未詳。他的「擿句褒貶」已佚。

(五) 顏延，顏延之省称。他的庭誥中有論文的話，不过現已殘缺，本书选录二則。

(六) 曹植朔风詩五首，都是四言体。第一首有「愿聘代馬，條忽北徂」二句。

(七) 王粲贈蔡子篤詩，贈孫文始，贈文叔良及為潘文則作的思親詩，都是四言体。贈蔡子篤詩有「翼翼飛鸞，載飛載東」二句。

(八) 少卿，李陵字「离辞」指与苏武詩，但实系伪作。

(九) 平子，張衡字。「桂林湘水」指所作四愁詩四首。第二首說：「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側身南望涕沾襟。」

(一〇) 玉台新詠載曹丕燕歌行二首，七言体，其中的一首也載於文選。但都无「飞館玉池」四字，疑本来不只二首，有「飞館玉池」四字的一首已經散失了。

(一一) 卿，云，指長卿司馬相如，子云楊雄。

(一二) 張，左，指張衡，左思。

(一三) 后汉书傳穀傳：「穀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庙頌未立，乃依清庙，作显宗頌十篇奏之。」原文佚，全后汉文卷四十三輯存数句。

(一四) 彦伯，袁宏字。晋书文苑傳：「宏見汉时傳穀作显宗頌，辭甚典雅，乃作頌九章，頌簡文之德，上之於孝武。」文已佚。

(一五) 裴頠，字逸民，曾官散騎常侍，迁侍中，拜尚书。晋书本傳：「每受一職，未尝不殷勤固諫，表疏十余上。」所作詠表，今全亡，全晋文

卷三十三輯存辭專任門下事表及詠吏部尚書表二句。

(一六) 元規，庾亮字。晉明帝以為中書監，亮上書辭詎，表存晉書本傳及文選卷三十八。鳳池，即鳳凰池，指中書。晉書荀勗傳，自中書監除尚書令，人賀之，荀勗說：「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邪？」通典職官典，中書省地在樞近，多承寵任，故稱。

(一七) 孔璋，原作「子章」，疑系殘毀。孔璋，陳琳字。曹丕典論論文說：「琳瑯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又與吳真書說：「孔璋章表殊健。」劉勰文心雕龍章表篇也說：「琳瑯章表，有晉當時，孔璋稱健，則其標也。」

(一八) 孫綽，字興公，看金樓子立言篇三則注（頁一二九注一四）。伯嗜，蔡邑字。

(一九) 謝庄，字希夷。文選收所作宋孝武宣貴妃詠。安仁，潘岳字，以詠文哀文著稱，文選收所作夏侯常侍詠，馬汧督詠和哀永逝文。

(二〇) 顏延之。顏延之。楊瓚指所作陽給事詠，文選收錄。瓚，陽給事名。楊文選及宋書索虜傳作「陽」。馬督，指潘岳的馬汧督詠。

(二一) 王褒，字子淵，西漢辭賦家。所作僮約載古文苑卷十七，全漢文卷四十二。

(二二) 束皙，字廣微，晉人。著有發蒙記一卷，已佚，全晉文卷八十七輯存兩節。

(二三) 仲文，殷仲文。

(二四) 休、鮑，指湯惠休和鮑照。

(二五) 傅咸，字長虞，傅玄子。五經指所作孝經詩、論語詩、毛詩詩、周易詩、周官詩。春秋正義提到傅咸七經詩，全晉詩除上列五經詩外，還有左傳詩。

(二六) 應璩，字休璩，應瑒弟。指事指所作百一詩，原來有一百數十首，現存三首，見全三國詩卷三，文選卷二十一錄一首。

(二七) 莊子天道篇載輪扁說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



## 与沈約書

（見南齊書文學傳陸厥傳，南史卷四十八，依南齊書殿版本）

陸厥（二）

范曄事（一）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适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尙書（二）亦云：「自灵均以来，此祕未覩，或闕与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无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弥远。大旨鈞使，宮羽相交，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須切响。一簡之内，音韻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異。」辞既美矣，理又善焉。

但观历代众賢，似不都闕此處，而云此祕未覩，近於誣乎？案范云「不从根本中来」，尙書云「匪由思至」，斯可謂揣情謬的玄黃，擷句差其音律也。范又云「时有会此者」，尙書云「或闕与理合」，則美詠清謳，有辞章調韻者，虽有差謬，亦有会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

夫思有合离，前哲同所不免，文有开塞，即事不得无之。子建所以「好人譏彈」（三），士衡所以「遺恨終篇」（四）。既曰「遺恨」，非尽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执其詆訶，便謂合理为闕，岂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为遺恨邪？

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浊为言；刘楨奏书，大明体势之致（五）。岨嵒妥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兴玄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祕未覩，茲論为何所指邪？故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无病」（六）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陆又称「竭情多悔」，「不可力彊」者也。今許以有病有悔为言，則必自知无悔无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为闕，何独誣其一合一了之明乎？意者亦质文时異，古今好殊，将急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犹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而謬多。义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

长門上林（七），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雁（八），便成二体之作。孟坚精整，詠史无亏於「东主」（九）；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凭虛」（一〇）。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称是；楊修敏捷，暑賦弥日不献（一一）。率意寡尤，则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迟速天悬，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独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邪？論者乃可言「未穷其致」，不得言「曾无先覺」也。

（一）南齊書敘陆厥与沈約書背景說：「永明末，盛為文章。吳兴沈約，陈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声韻。沈等文皆用宮

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称为永明体。沈约宋书谢灵运传后又论宫商。厥与约书曰「云云。」南史略同。

(二)陆厥，字韩卿。南齐书列文学传，南史附陆慧晓传。

(三)范詹事，范曄，曾官太子詹事。引语见书狱中与褚翔姪书，本书选录。

(四)「尚书」上原有「沈」字依南史校删，指沈约。引语见宋书谢灵运传论，本书选录。

(五)子建，曹植字。「好人」譏彈」，见本书选录的与杨德祖书。

(六)士衡，陆机字。「遣恨」終篇」，见本书选录的文赋。

(七)刘楨论文的文赋已佚。文心雕龙风骨篇引他说：「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定势篇引他说：「文之体指实强弱，使其辞已尽而势有余，天下一人耳，不可得也。」

(八)临淄，曹植，曾封临淄侯。引语也见本书选录的与杨德祖书。

(九)長門賦，上林賦，都是司马相如的作品。

(一〇)洛神賦，曹植作。池雁，也应当是曹植的作品，但他的集子不载，想已亡佚。

(一一)孟坚，班固字。詠史詩，见詩記，全汉詩等书。「东主」，指东都賦，因开始即托称东都主人。

(一二)平子，張衡字。羽猎賦，残存全后汉文卷五十四。「凭虚」，指西京賦，因开始即託称凭虚公子。

(一三)楊脩作暑賦弥日而不献，见本书选录的答临淄侯书。

## 答陸厥書

見南齊書文學傳陸厥傳，南史卷四十八，  
依南齊書殿版本

沈約

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舉，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历已不能尽，何況復過於此者乎？灵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怀抱，固无从得其髦髯矣。若斯之妙，而圣人不尙何（二）耶？此蓋曲折聲韻之巧，无當於訓义，非圣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云譬之「雕虫篆刻」云「壯夫不为」。

自古辞人，岂不知宫羽之殊，商徵之别？虽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参差变动，所昧实多。故鄙意所謂「此祕未覩」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处。若以文章之音韻，同絃管之聲曲，則美惡妍蚩，不得頓相乖反。譬由子野（三）操曲，安得忽有闌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陈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机肩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虽云「炳若緡錦」，宁有濯色江波，其中复有一片是卫文之服？此則陆生之言，即复不尽者矣。韻与不韻，复有精麤，輪扁不能言（四），老夫亦不尽辨此。

（一）「何」字原无，据南史校补。

（二）子野、师曠字，春秋时晋国乐师。

（三）群文賦注（頁八四注一五）。





## 四声指归(一) 見文鏡秘府論天卷，依富晉书社影古抄本

刘善經

經案陸士衡文賦云：「其為物也多姿，其為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遺言也貴妍，暨(一)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又云：「丰約之裁(二)，俯仰之形，因宜适变，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樸而辭輕，或襲故而弥新，或沿浊而更清(四)。譬犹儼者赴节以投袂，歌者应絃而遣声。」文体周流，备於茲賦矣。陆公才高价重，絕世孤出，实辞人之龜鏡，固难得文名焉。至於四声条貫，无闻焉尔。

李充之制翰林，裹貶古今，斟酌病利，乃作者之师表。摯虞之文章志，区别优劣，編輯胜辞，亦才人之苑囿。其於輕重巧切之韻，低昂曲折之声，並闕之胸怀(三)，未曾开口。

縱復屈宋奮飛於南楚，楊馬馳騫於西蜀，或昇堂擅美，或入室称奇，爭日月之光，竦陵云之气。敬通平子，分路揚鑣，武仲孟堅，同塗競遠。曹植、王粲、孔璋、公干之流，潘岳、左思、士龍、景阳之輩，自詩騷之后，晉宋已前，杞梓相望，良亦多矣。莫不揚藻敷萼，文美名香，颺彩与錦肆爭華，发响共珠林合韻。然其声調高下，未会当今，唇吻之間，何其滯歟！

夫四声者，无响不到，无言不摄，总括三才，苞籠万象。刘滔(六)云：「虽复雷霆疾响，虫鳥殊鳴，万籟爭吹，八音遞奏，出口入耳，触身动物，固无能越也。」唯当形声之外，言語道斷，此所不論，竟蔑聞於終古，獨見知於季代，亦足悲夫。虽师曠調律，京房改姓(七)，伯喈之出变音(八)，公明之察鳥語(九)，至於此声，竟无先悟。且詩书礼乐，聖人遺旨，探蹟索隱，亦未之前聞。

宋末以來，始有四声之目，沈氏乃著其譜論，云起自周顒。故沈氏宋书謝灵运傳論(一〇)云：「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玄黃律呂，名适物宜。故使宮羽相变，低昂舛节，前有浮声，則后有切响。一简之内，音韻尽殊；两句之中，輕重悉異。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制，諷高厉賞，子建『函谷』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並直(二)岸胸怀，非(三)傍經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

刘滔亦云：「得者闇与理合，失者莫識(四)所由，唯知齟齬難(五)安，未悟安之有术。若『南国有佳人，夜半不能寐，』岂用意

所得哉！」

蕭子显齐书云：「沈约、谢朓、王融，以气类相推，文用宫商，平上去入为四声。世呼为『永明体』」。(一五)。「然则蕭蹟」(一六)永明元年，即魏高祖孝文皇帝太和之六年也。

昔永嘉(一七)之末，天下分崩，关河之地，文章殄灭。魏昭成道武之世(一八)，明元太武之时(一九)，经营四方，所未遑也。虽复网罗俊义(二〇)，献纳左右，而文多古质，未啻声调耳。及太和和任运，志在辞彩，上之化下，风俗俄移。故后魏文苑序云：「高祖馭天，锐情文学。盖以韻頌汉御，掩跨曹丕，气远韻高，艳藻独构。衣冠仰止，咸慕新风，律调頗殊，曲度遂改。辞罕淵原，言多胸臆，练古雕今，有所未值。至於雅言頌则之奇，綺合繡联之美，眇历年岁，未聞独得。既而陈郡袁翻，河内常景，睨被疇类，稍革其风。及肃宗御藩(二一)，文雅大盛。孔子曰：『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才难不其然乎？』从此之后，才子比肩，声韻抑揚，文情婉丽，洛阳之下，吟諷成羣。及徙宅鄴中，辞人閭出，风流弘雅，泉湧云奔，动合宫商，韻借金石者，岁以千数，海内莫之比也。郁哉煥乎，於斯为盛。」(二二)乃甕牖繩樞之士，綺襦紈袴之重，习俗已久，漸以成性。假使对宾談論，听訟断决，运笔吐辞，皆莫之犯。又吳人刘勰著雕龍篇云(二三)云：「音有飞沈，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韻离句其必睽。沈则响发如断，飞则声颺不还。並鹿盧交往，逆鱗相批。连其际会，则往蹇来替，其为疹病，亦文家之吃也。」又云：「声画妍蚩，奇在吟詠，滋味流於下句，风力穷於和韻。異音相愆(二四)，謂之和，同声相应謂之韻。韻气一定，余声易遣，和体抑揚，故遺响难契矣。」此論理到优华，控引弘博，計其幽趣，无以間然。但恨連章結句，时多涩阻，所謂能言之者也，未必能行者也。

顏川鍾嶸之作詩評，料簡次第，議其工拙，乃以謝朓之詩，「末句多響」，降为中品。侏儒一竿，可謂有心哉(二五)。又云：「但使清濁通流(二六)，口吻調和，斯为足矣。至於平上去入，余病未能涇渭。」嶸徒，見口吻之为工，不知調和之有术。譬如刻木为鳶，搏风远颺，見其抑揚天路，驚翥烟霞，咸疑羽翮之行然，焉知王尔(二七)之巧思也？四声之体調和，此其効乎。除四声已外，別求此道，其犹之荆者而北魯燕(二八)，虽遇牧馬童子，何以解鍾生之迷哉？复云「余病未能！」觀公此病，乃是膏肓之疾，縱使华陀集藥，鵲投針，恐魂岱宗，終难起也。

嶠又称「昔齐有王元长者，尝谓余曰：宫商与二仪俱生，行古诗人，不知用之，唯范曄、謝公頗識之耳。」今讀范侯讚論，謝公賦表，辞气流靡，罕有挂碍。斯盖独悟於一时，为知声之創首也。

略阳王斌撰五格四声論（三），文辞郑重，体例繁多，剖析推研，忽不能别矣。」

魏定州刺史甄思伯（三），一代偉人，以为沈氏四声譜，不依古典，妄自穿鑿，乃取沈君少时文詠犯声处以詰难之。又云：「若計四声为紐，則天下众声无不入紐，万声万紐，不可止为四也。」

經以为三王異礼，五帝殊乐，质文代变，损益随时，岂得胶柱調瑟、守株伺兔者也。古人有言：「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沈。」孔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易曰：「一开一闔謂之变，往来无穷謂之道。」甄公此論，恐未成变通矣。且夫平上去入者，四声之总名也，征整政变者，四声之实称也。然則名不离实，实不远名，名实相凭，理自然矣。故声者逐物以立名，紐者因声以轉注（三）。万声万紐，纵如来说，但四声者譬之軌轍，誰能行不由軌乎？纵出涉九州，巡遊四海，誰能入不由戶也。四声总括，义在於此。

經数聞江表人士說梁王蕭衍不知四声，尝从容謂中領軍朱弁曰：「何者名为四声？」弁答云：「天子万福即是四声。」衍謂弁「天子寿考岂不是四声也？」以蕭主之博洽通識，而竟不能辨之！时人咸美朱弁之能言，歎蕭主之不悟。故知心有通塞，不可一概論也。今尋公文詠，辞理可觀，但每觸籠网，不知迴避，方驗所說，非凭虛矣。

沈氏答甄公論云：「昔神农重八卦，无不純立四象。象无不象，但能作詩无四声之患，則同諸四象。四象既立，万象生焉，四声既周，羣声类焉。經典史籍，唯有五声，而无四声。然則四声之用，何伤五声也？为声者，宫商角徵羽，上下相应，則乐声和矣；君臣民事物，五者相得，則国家治矣。作五言詩者，善用四声，則諷詠而流靡；能达八体，則陆离而华洁。明各有所施，不相妨廢。昔周孔所以不論四声者，正以春为阳中，德澤不偏，即平声之象；夏草木茂盛，炎熾如火，即上声之象；秋霜凝木落，去根离本，即去声之象；冬天地閉藏，万物尽收，即入声之象。以其四时之中含有其义，故不标（三）出之耳。是以中庸云：「聖人有所以不知，匹夫匹妇犹有所知焉，」斯之謂也。」

魏祕书常景为四声讚曰：「龙图写象，鳥跡摘光，辞溢流微，气靡輕商。四声发彩，八体含章。浮景玉□<sup>(一)</sup>，妙响金鏘。」虽章句短局，而气調清远，故知变风俗下，岂虛也哉？

齐僕射阳休之，当世之文匠也，乃以音有楚夏，韻有訛切，辞人代用，今古不同，遂辨其尤相涉者五十六韻，科以四声，名曰韻略<sup>(二)</sup>。制作之士，咸取則焉，后生晚学，所賴多矣。

齐太子舍人李季苳<sup>(三)</sup>，知音之士，撰音譜决疑。其序云：「案周礼，凡乐圜钟为宮，黄钟为角，大簇为徵，姑<sup>(四)</sup>洗为羽，商不合律，盖与宮同声也。五行则火土同位，五音则宮同律，闇与理合，不其然乎？吕靜之撰韻集<sup>(五)</sup>，分取无方，王征之制鴻宝<sup>(六)</sup>，詠歌少驗。平上去入，出行閭里，沈約取以和<sup>(七)</sup>声之律吕相合。窃謂宮商徵羽角，即四声也。羽讀如括羽之羽，亦之和同以拉羣音，无所不尽，岂其藏埋万古，而未改於先悟者乎？」經每見当还世<sup>(八)</sup>文人論四声者众矣，然其以五音配偶，多不能諧，李氏忽以周礼証明商不合律，与四声相配，便合恰然悬同，愚謂鍾蔡<sup>(九)</sup>以还，斯人而已。

(一)隋书經籍志載刘善經撰四声指归一卷，旧唐书經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都不載，知早已散失。八九世紀的日本僧人遍照金剛(七七四——八三五)曾来中国，所撰文鏡祕府論，大体是遙录的中国人的著作。就中四声論一篇，现在的日本汉学家鈴木虎雄曾指出就是刘善經的四声指归(文鏡祕府論校勘記)。文章的一开始标「經案」，不标「剛案」，篇中亦然，知鈴木虎雄的指出很对。刘善經、隋时人，隋书文学傳有傳。依时代应列在隋唐一卷。但音律是南北朝时的学說，文中引列的也都是南北朝时的言論，所以提前放在沈約陆厥的文章后面。

(二)「暨」字原重，依日本书籍經类版行所本及文賦校改。

(三)裁，原作「齐」，依版行所本及文賦校改。

(四)文賦原文，此下多「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后精」两句。

(五)「声」及「並闕之」四字原脫，依版行所本校补。

(六)刘滔，未詳。文鏡祕府論西卷文二十八种病引論上尾、蜂腰及傍紐、正紐各病。梁有刘綰，見梁书刘昭傳，未必即一人。

(七)京房，西汉时人。本姓李，推律自定为京氏。見汉书卷七十五本傳。

(八)伯喈、蔡邕字。后汉书本傳：「妙操音律。」

(九)公明、管輅字。三國志本傳載：有鳩鳥在郭恩家梁頭鳴甚悲，輅說：「當有老公从東方來，攜豚一头，酒一壺。主人虽喜，当有小故。」明日，果有客，而女中箭流血。注引別傳：「义博从輅学鳥鳴之候。」

(一〇)「傳論」二字原无，版行所本同，疑系脫漏，茲依宋书及文选校补。参彼篇及注釋。

(一一)直、原誤作「宜」，版行所本同，据宋书及文选校改。

(一二)非、原誤作「作」，版行所本同，据宋书及文选校改。

(一三)識、原作「誠」，版行所本同，疑形近而誤。

(一四)难、原作「虽」，版行所本同，疑系形誤。

(一五)見南齐书文学傳陆厥傳。永明、齐武帝年号，当公元四八三——四九三年。

(一六)蹟、原作「頤」，版行所本作「頤」，疑皆因形近而誤。蕭蹟、齐武帝姓名。

(一七)永嘉、晋怀帝年号，当公元三〇七——三二二年。

(一八)昭、原作「照」，版行所本同，茲依魏书文苑傳序校改。昭成、道武、皆魏帝。昭成当公元三四七——三八五年，道武当公元三八六——

四〇八年。

(一九)明元、太武、亦皆魏帝。明元当公元四〇九——四二三年，太武当公元四二四——四五二年。

(二〇)自「永嘉之末」至此，大体出魏书文苑傳序。俊、版行所本作「后」，据文苑傳序，作「俊」是。义、原作「民」，版行所本同，茲依文

苑傳序校改。

(二一)「銳」上原多一「鏡」字，版行所本同，疑形近誤衍。

(二二)藩、原作「潘」，疑系殘燬。版行所本作「曆」，費解。魏书文苑傳序作「肅宗历位。」肅宗、孝明帝当公元五一六——五二八年。

(二三)按魏书考証，文苑傳「魏收书闕，后人所补。」这里引文依据原书，是否止此不可知，姑以意划斷。

(二四)此下引文，見文心雕龙声律篇。

(二五)慎、作「順」解，文心雕龙作「順」。

(二六)詩品評班婕妤詩說：「侏儒一節，可以知其工矣」。按侏儒，短人。新論道賦篇：「諺曰，侏儒見一節，而長短可知。」那麼，意思是說：不必盡窺全貌，只見一節，就知道長短工拙。劉善經在這里的引用，是在說：只就鍾嶸的評謝朓，就可以見出他的詩評（即詩品）是「有心」的著作。

(二七)通、原作「同」，版行所本同，茲據詩品校改。

(二八)王爾、版行所本作王蕭，誤。王爾，古巧匠。傅玄馬先生傳：「呂古公輸般、墨翟、王爾，近漢世張平子，不能過也。」事蹟待考。

(二九)猶、原作「獨」，版行所本同，蓋形近而誤。之判而北魯燕，詳金樓子立言篇三則注（頁一二九注一二）。

(三〇)王斌，齊梁時人。南史陸厥傳：「时有王斌者，不知何許人，著四声論行於時。」略阳眉端上注一「洛」字，版行所本直作洛阳，因而或為洛阳人。但洛阳於時屬北朝，既附見南史陸厥傳，應以略阳人為是。他的五格四声論已佚，除这里的引見外，文鏡秘府論文二十八種病還引及他的論蜂腰、鶴膝和傍紐。

(三一)甄思伯、名璩，魏中山毋極人。魏書有傳。

(三二)「者」「以」二字原脫，據版行所本校補。

(三三)標、原依俗寫作「櫺」，版行所本同。

(三四)口、原模糊不清，版行所本作「苑」，不知是否「苑」字。

(三五)顏氏家訓音辭篇：「阳休之造切韻，殊為疎野。」隋書經籍志載楊林之撰韻略一卷，疑「楊林」二字系形誤。

(三六)李季節、原作李节，版行所本同。考顏氏家訓音辭篇：「李季节著音譜決疑，时有錯失。」隋書經籍志載音譜決疑十四卷，李槩撰。疑李賢字季节，此文脫「季」字，否則當作李槩。

(三七)姑、原作沽，版行所本同，疑系形誤。

(三八)呂靜、晉人。所撰韻集六卷，見隋書經籍志，原書佚，馬國翰有輯本，刻入玉函山房輯佚書。

(三九)詩品序：「王微鴻寶，密而无載。」隋書經籍志宋家類載鴻寶十卷，无作者主名。此作王征，「征」「微」形近，未知孰是。

(四〇)和、原作「味」，版行所本同，俗寫。

(四一)世、原作「此」，版行所本同，疑系形誤。

(四二)鍾、当指鍾嶸。蔡指誰，未詳。

## 文心雕龍序志篇

見梁書卷五十，文心雕龍卷十，  
依范文瀾文心雕龍注本

劉 勰（一）

夫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三），王孫巧心（三），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縵成體，豈效騶奩之羣言雕龍（四）也？夫宇宙綿邈，黎獻紛拏，拔萃出羣，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有肖貌天地，稟性五才，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万物，亦已靈矣。形同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辨哉。不得已也。

予生七齡，乃夢彩云若錦，則攀而采之。齒在踰立，則嘗夜夢執丹漆之利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迺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乃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註經，而馬鄭（五）諸儒，宏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葉，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原，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縈繞，離本弥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休要，（六）尼父陳訓，惡乎異端；（七）辭訓之異，宜休於要。於是擗筆和墨，乃始論文。

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於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場文論（八），陸機文賦，仲治流別，宏范翰林，各照隅隙，鮮覩衢路。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无當，應論華而疏略，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功（九），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一〇），公干（一一）之徒，吉甫（一二），士龍（一三）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並未能振叶以尋根，觀瀾而溯源。不述先哲之誥，无益后生之慮。

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体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敍筆，則囿別区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剖（一四）情析采，籠圈條貫，摘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閱聲字，崇替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怡悵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怀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一五）。

夫銓序一文為易，弥綸羣言為難。虽復輕采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远，辭所不載，亦不胜数矣。及其品列成文，

有同乎旧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按樂文雅之場，環絡藻繪之府，亦几乎備矣。但言不尽意，聖人所難，識在餅管（六），何能矩矱？茫茫往代，既沈予聞，眇眇來世，倘生彼觀也。

（一）劉勰，字彥和，梁書文學傳、南史文學傳有傳。

（二）黃侃 文心雕龍札記以為涓子即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的環淵，著書上下篇。漢書藝文志載涓子十三篇，班固自注：「名淵，楚人，老子弟子。」但皆不名琴心。名琴心始自偽託劉向著的列仙傳。列仙傳說：「涓子者，齊人也。」「其琴心三篇，有条理焉。」

（三）漢書藝文志載王孫子一篇，班固自注：「一名巧心。」

（四）騶奭，戰國時齊人。劉向別錄說：「騶奭脩飾之文，若雕龍文也。」（引見後漢書崔駰傳注）。

（五）馬、鄭，指馬融和鄭玄，皆漢代經學家。

（六）偽古文尚書畢命篇說：「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

（七）論語為政篇：「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八）應瑒有文質論，見藝文類聚卷二十二，全後漢文卷四十二。但是在論政治禮俗的文質，不是論文學的文質。

（九）功，原作「巧」，依梁書校改。

（一〇）君山、桓譚，東漢時人。所作新論中时有論文語。

（一一）公干、劉楨，詳與沈約書注（頁一四二注七）。

（一二）吉甫、應貞，應璩子。論文語不詳。

（一三）士龍、陸云，看與兄平原書三首。

（一四）剖，原作「割」，依梁書校改。

（一五）易繫辭上：「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按文心雕龍共五十篇，除序志一篇為自序外，論文學的有四十九篇。

（一六）餅、挈餅、管、管窺，都是比喻識見淺薄。挈瓶，詳文賦注（頁八四注一八）。管窺，原出莊子秋水篇說：「是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



## 詩品(二) 序

見梁書文學傳上鍾嶸傳(一)，詩品本書，依詩品津逮祕書本。

鍾嶸(二)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欲以(一)照烛三才，暉麗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昔南風之辭(五)，卿云之頌(六)，厥义复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七)，楚謠曰「名余曰正則」(八)，虽詩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九)，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一〇)眇邈，人世难詳，推其文体，固是炎漢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楊、枚、馬(一一)之徒，詞賦竞爽，而吟詠靡聞。从李都尉迄班婕妤(一二)，将有年間，有妇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风，頓已缺丧。东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賔木无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一三)，鬱为文棟；刘楨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盖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备於时矣。是后陵迟衰微。迄於有晋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一四)，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永嘉(一五)时，貴黃老，稍尙虛談。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尙傳，孙綽、許詢、桓、庾(一六)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风力尽矣。先是，郭景純用儒上之才，变創其体；刘越石仗清剛之气，贊成厥美。然彼众成寡，未能动俗。逮义熙(一七)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一八)中，有謝灵运，才高調盛，富艳難蹤，固已含跨刘郭，陵轢潘左。故知陈思为建安之傑，公干仲宣为輔，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輔，謝客为元嘉之雄，顏延年为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

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詳切者邪？故詩有三(一九)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弘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聞之者动心，是詩之至也。若专用比兴，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蹟。若但用赋体，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蕪漫之累矣。

若乃春风春鳥，秋月秋蟬，夏云暑雨，冬月祈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亲，离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

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戎，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嫖閨淚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种种，感蕩心灵，非陈詩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穷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尙於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纔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馳騁焉。於是庸音杂体，人各为容。至使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綴綴，分夜呻吟，独觀謂为警策，众覩終淪平鈍。次有輕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謂鮑昭義皇上人，謝朓古今獨步。而師鮑昭終不及「日中市朝滿」(三〇)，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三一)，徒自棄於高听，无涉於文流矣。

觀王公縉紳之士，每博論之余，何尝不以詩为口实？隨其嗜慾，商榷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准的无依。近彭城刘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乱，欲为当世詩品，口陈标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宾实，誠多未值。至若詩之为技，較尔可知，以类推之，殆均博奕。方今皇帝(三二)，資生知之上才，休沈鬱之幽思，文丽日月，賞究天人。昔在貴遊，已为称首。况八紘既奄，風靡云蒸，抱玉者联肩，握珠者踵武，以瞰漢魏而不顧，吞晉宋於胸中。諒非衣歌輟議，敢致流別！嶸之今錄，庶周旋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

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銓次。又其文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錄存者。

夫属詞比事，乃为通談。若乃經国文符，应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穷往烈。至平吟詠性情，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三三)，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风」(三四)，亦唯所見，「清晨登隴首」(三五)，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三六)，詎出經史？觀古今胜語，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顏延謝庄，尤为繁密，於时化之。故大明(三七)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等，辞不貴奇，竞須新事。尔来作者，寢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語，語无虚字，拘攣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义，虽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理乎？

陆机文賦，通而无貶，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鴻宝(三九)，密而无裁；顏延論文，精而难曉；摯虞文志，詳而博瞻，頗曰知言。觀斯數家，皆就談文体，而不显优劣。至於謝客集詩(四〇)，逢詩輒取；張騫文士(四一)，逢文即书。諸英志录，並又在文，曾无品第。嶸今所录，止乎五言。虽然，夫网罗今古，詞文殆集，輕欲辨彰清濁，掎摭病利。凡百二十人，預此宗流者，便称才子。至斯三

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交裁，請寄知者尔。

昔曹刘殆文章之聖，陆謝为体貳之才，銳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辨，四声之論。或謂前达偶然不見，豈其然乎？嘗試言之，古曰詩誦，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无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sup>(三)</sup>，「明月照高樓」<sup>(四)</sup>，为韻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义也，与世之言宮商異矣。今既不被管絃，亦何取於声律耶？齐有王元长者，嘗謂余云：「宮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唯顏憲子<sup>(五)</sup>乃云律呂音調，而大失大謬，唯見范曄謝庄頗識之耳。常欲进知音論，未就。」王元长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三賢或貴公子孫，幼有文辯，於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積細微，专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余謂文制本須諷讀，不可蹇碍，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sup>(六)</sup>，閭里已具。

陈思「贈弟」<sup>(一)</sup>，仲宣七哀，公干「思友」<sup>(二)</sup>，阮籍詠怀，子卿「双鳧」<sup>(三)</sup>，叔夜「双鸞」<sup>(四)</sup>，茂先「寒夕」<sup>(五)</sup>，平叔「衣单」<sup>(六)</sup>，安仁「倦暑」<sup>(七)</sup>，景阳「苦雨」<sup>(八)</sup>，灵运鄴中，士衡拟古<sup>(九)</sup>，越石「感乱」<sup>(十)</sup>，景純「詠仙」<sup>(十一)</sup>，王微「风月」<sup>(十二)</sup>，謝客「山泉」，叔源「离宴」<sup>(十三)</sup>，鮑照「戍边」<sup>(十四)</sup>，太冲詠史，顏延「入洛」<sup>(十五)</sup>，陶公詠貧之制，惠連搗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謂篇章之珠澤，文彩之邓林<sup>(十六)</sup>。

(一) 梁书文学傳鍾嶸傳說：「嶸尝品古今五言詩，論其优劣，名曰詩評。」隋书經籍志在詩評下注說：「或曰詩品」。

(二) 梁书只录前半，自「一品之中」以下未录。

(三) 鍾嶸，字仲偉，梁书和南史都列文学傳。

(四) 「欲以」二字原无，依梁书校增。

(五) 礼記乐記篇說：「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风。」郑玄注：「其辞未聞也。」孔子家語辯乐篇載歌辞作：「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但孙志祖孔子家語辯証和崔述唐虞考信录都指出系后人伪作。

(六) 尚书大傳載舜趾位於禹，百工相和而歌：「卿云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华，且复且兮。」但也是后人伪託。

(七) 見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

(八)見屈原騷。

(九)文選載李陵作與蘇武詩三首，但實系偽作。

(一〇)鍾嶸所見「古詩」有數十首，今可見的有文選所載十九首，玉台新詠所載八首和標為枚乘雜詩的九首（和文選有很多重複）。

(一一)王、楊、枚、馬，指王褒、楊雄、枚乘、司馬相如。

(一二)班婕妤，漢成帝妃，玉台新詠載怨詩一首，但也系偽品。

(一三)平原兄弟，指曹丕、曹植，或說指曹植、曹彪。曹植曾封平原侯。

(一四)太康，晉武帝年号，當公元二八〇——二八九年。三張，指張載、張協、張亢。二陸，指陸機、陸云。兩潘，指潘岳、潘尼。一左，指左思。

(一五)永嘉，晉懷帝年号，當公元三〇七——三一二年。

(一六)桓、庾，指桓溫、庾亮。他們本不以詩名，但也跟隨孫綽、許詢等寫作玄哀詩。

(一七)義熙，晉安帝年号，當公元四〇五——四一八年。

(一八)元嘉，宋文帝年号，當公元四二四——四五三年。

(一九)「三」明抄本作「六」，蓋涉毛詩序「詩有六義」而誤。下文說：「弘斯三義」，正与此呼應。

(二〇)語見鮑昭所作結客少年場行。

(二一)語見虞炎所作玉階怨。虞炎，齊人。

(二二)方今皇帝，指梁武帝蕭衍。齊時，竟陵王蕭子良招攬文學士，衍同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云、任昉、陸倕，皆從遊，号「竟陵八友」。下文說：「昔在貴遊，已為稱首」，指此。

(二三)語見徐干所作室思。

(二四)語見曹植所作雜詩。

(二五)北堂書鈔卷一五七引張華詩：「清晨登隴首，坎壈行山難（一作何難）。」全晉詩失載。又吳均答柳惲起句說，「清晨發隴西」，沈約有所思起句說，「西征登隴首」。

(二六)語見謝靈運所作岁暮。

(二七)大明、宋武帝年号，当公元四五七——四六四年。

(二八)泰始、宋明帝年号，当公元四六五——四七一年。

(二九)隋书經籍志杂家載鴻宝十卷，已佚。

(三〇)隋书經籍志总集类載謝靈運詩英九卷，盖指此，已佚。

(三一)張隋文士傳五十卷，見隋书經籍志和旧唐书經籍志，已佚。隋志誤作張隱。

(三二)語見阮瑀雜詩。

(三三)語見曹植七哀。

(三四)顏宪子，即顏延之，宪子是諡号。

(三五)蜂腰、鶴膝、沈約等所指出的八病之二。日僧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說：「蜂腰詩者，五言詩中一句之中，第二字不得与第五字同声；言两头粗，中央細，似蜂腰也。」

头粗，中央細，似蜂腰也。」「鶴膝詩者，五言詩中第五字不得与第十五字同声；言两头細，中央粗，似鶴膝也。」

(三六)曹植有贈白馬王彪詩。

(三七)劉楨贈徐干詩有「思子沈心曲，長歎不能言」句，盖指此。

(三八)古文苑載蘇武別李陵詩說：「双鳧俱北飞，一鳧独南翔。」梁启超疑出六朝人苏子卿。

(三九)嵇康贈秀才入軍詩起句說：「双鸞曜景曜」。

(四〇)張華雜詩有「繁霜降当夕」句，当指此。

(四一)平叔、何晏字。「衣单」詩已佚。

(四二)指潘岳在县作二首，中有「隆暑方赫曦」，「时暑忽隆熾」等句。

(四三)指張協雜詩十首，中有「飞雨洒朝兰」，「密雨如散絲」，「森森散雨足」等句。

(四四)謝靈運有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

(四五)陆机有擬古詩十四首。

(四六) 刘琨所作扶风歌、重贈卢諶等詩，皆有「感乱」意。

(四七) 郭璞有遊仙詩十四首。

(四八) 江淹杂体詩中的王微君微养疾一首詩：「清阴往来远，月华散前墀，」知王微原有詠「风月」詩，今已佚。

(四九) 盖指謝混送二王在領軍府集詩，結句說：「乐酒輟今辰，离端起来日。」

(五〇) 鮑照有代出自薊北行，盖指此。

(五一) 顏延之有北使洛詩。

(五二) 鄧林，見山海經，后来用指文采荟萃之所。如周书王褒庾信傳論說：「曹、王、陈、阮，負宏衍之思，挺栋干於鄧林。」

## 法句經序

見出三藏記集卷七，依宋思溪藏經本

支謙（二）

曇鉢偈者，眾經之要義。曇之言法，鉢者句也。而法句經別有數部，有九百偈，或七百偈及五百偈。偈者結語，猶詩頌也。是佛見事而作，非一時言，各有本末，布在眾經。佛一切智，厥性大仁，懲傷天下，出興于世，開現道義，所以解人。凡十二部經，总括其要。別有四部阿含（三）。至去世后，阿難（四）所博，卷无大小，皆稱「聞如是處佛所」，究暢其說。是后五部沙門，各自鈔采經中四句六句之偈，比次其義，條別為品，於十二部經，靡不斟酌，无所适名，故曰法句。

夫諸經為法言，法句无犹法言也。近世葛氏傳七百偈，偈義致深，譯人出之，頗使其渾漫。惟佛難值，其文難聞。又諸佛興，皆在天竺。天竺言語，与漢異音，云其書为天書，語为天語，名物不同，傳實不易。唯昔蘭調安侯世高（五）、都尉、弗調（五）譯胡為漢，審得其体，斯以難繼。后之傳者，虽不能密，犹尚貴其實，粗得大趣。

始者維祇難（六）出自天竺，以黃武三年（七）來适武昌，僕从受此五百偈本，請其同道竺將炎（八）為譯。將炎虽善天竺語，未备曉漢，其所傳言，或得胡語，或以义出音，近於質直。僕初嫌其辞不雅。維祇難曰（九）：「佛言依其义不用飾，取其法不以严，其傳經者当令易曉，勿失厥义，是則為善。」座（一〇）中咸曰：「老氏稱『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書不尽言，言不尽意』。』明聖人意深邃无極。今傳胡意，实宜經达。」是以自竭受譯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飾，譯所不解，則闕不傳，故有脫失多不出者。然此虽辞朴而旨深，文約而又博，事均眾經，章有本故，句有义說。其在天竺，始进业者，不学法句，謂之越敍。此乃始进者之鴻漸，深入者之奧藏也。可以肩蒙辨惑，誘人自立，學之功微，而所包者廣，实可謂妙要者哉。

昔傳此時有所不出，会将炎來，更从諮問受此偈等，重得十三品，并校往故有所增定，第其品目，合为一部三十九篇，大凡偈七百五十二章。庶有补益，共廣聞焉。

（一）原題「未詳作者」。全唐文編者誤以為作者系唐人，收在該書卷九八六。按文中說：「維祇難出自天竺，以黃武三年來适武昌，僕从受此五百偈本。」出三藏記集卷十三安玄傳說：「維祇難」以孫叔黃武三年實曇鉢經胡本來至武昌，……時支謙請出經，乃令其同道竺將炎傳譯，謙

寫為汉文。……今所傳法句是也。」与序文合，知序出於支謙。支謙，又名越，字恭明。本大月支人，隨祖父來中国。吳主孫權，聞其博學有才慧，召拜為博士。

(二) 四部阿含，經集之名，包括長阿含經、中阿含經、增一阿含經和杂阿含經。

(三) 阿難，佛十大弟子之一。

(四) 藍調安侯世高，名清，安息國王子，西域人呼為安侯。出家修道，博覽經藏。汉桓帝初來中国。出三藏記集卷十三，高僧傳卷一譯經上，有傳。

(五) 都尉，安玄，安息國人。汉灵帝末遊洛陽，以功号都尉。弗調即佛調，姓嚴，本臨淮人。出三藏記集卷十三 安玄傳：「玄与沙門嚴佛調，共出法鏡經，玄口譯梵文，佛調筆受。」又說：「世称安侯、都尉、佛調三人傳譯，号为難繼。」高僧傳卷一支婁迦識傳略同。

(六) 維祇難，天竺人。高僧傳卷一譯經上有傳。

(七) 黃武，吳大帝年号，三年当公元二二四年。

(八) 竺將炎，安玄傳同，高僧傳維祇難傳作竺律炎。

(九) 曰，原本作「白」，今依高麗再雕本藏經改。

(一〇) 座。原本作「坐」，今依高麗再雕本藏經改。



摩訶鉢羅若波羅蜜經抄序 見出三藏記集卷八，依宋思溪藏經本

道安(三)

昔在漢陰十有五載，誦放光經歲常再遍。及至京師，漸四年矣，亦恆歲二，未敢墮息。然每至滯句，首尾隱沒，釋卷深思，恨不見拓公(一)又羅(四)等。會建元十八年(五)，正車師前部王，名彌第，來朝。其國師，字鳩摩羅跋提，獻胡大品一部四百二牒，言二千首盧(六)。——首盧三十二字，胡人數經法也。——即审數之，凡七千二百六十首盧，殘二十七字，都并五十五万二千四百七十五字。

天竺沙門曇摩婢執本，佛护為譯，對而檢之，慧進筆受。与放光光讚同者，无所更出也。其二經譯人所漏者，隨其失处称而正焉。其义異不知孰是者，輒併而兩存之，往往為訓其下。凡四卷，其一紙二紙異者出別为一卷，合五卷也。

譯胡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語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經尙質，秦人好文，傳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二者、胡經委悉，至於曠詠，丁宁反復，或三或四，不嫌其煩，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說，正似乱辞，寻說向語，文无以異，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將更傍及，反騰前辞，已乃后說，而悉除此，五失本也。然般若經，三达之心，复面所演，聖必因时，时(七)俗有易，而刪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愚智天隔，聖人叵阶，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傳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难(八)出經，去佛未久，尊者大迦叶(九)令五百六通，迭察迭书，今离千年而以近意量裁，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豈将不知法者勇乎？斯三不易也。涉茲五失，經三不易，譯胡為秦，詎可不慎乎？正当以不聞異言，傳令知会通耳。何复嫌大匠之得失乎？是乃未所敢知也。

前人出輕，支識(一〇)世高(一一)，审得胡本，難繫者也；又羅支越(一二)，斷凿之巧者也。巧則巧矣，惧窮成而混沌(一三)終矣。若夫以詩為煩重，以尙书為質朴，而刪令合今，則馬鄭(一四)所深恨者也。近出此撮，欲使不杂，推經言旨，唯惧失实也。其有方言古辞，自为解其下也。於常首尾相違句不通者，則冥如合符，仄如复析，乃見前人之深謬，欣通外域之嘉会也。於九十章蕩然无措疑处，毫芒之間泯然无微疹，已矣乎！

(一)初譯名放光經，再譯名光讚經，此系三譯。

(二)道安(三一—三八五)，姓卫氏，常山扶柳人。出家學佛后，組織譯事，前后請外國沙門譯出衆經百余万言，並著有綜理衆經目錄等書。出三藏記集卷十五，高僧傳卷五又解二有傳。

(三)护公，光讚經譯者。本名竺曇摩罗刹，譯云法护，通稱护公。本月支人，世居燉煌。高僧傳卷一譯經上有傳。出三藏記集卷七載道安合放光光讚隨略解序說：「放光、光讚，同本異譯耳。其本俱出于闐国，持來其年相去无几。光讚、于闐沙門祇多罗以泰康七年齎來，护公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之。」

(四)又罗，于闐人，放光經譯者。又，彳。出三藏記集卷七載未詳作者，放光經記說：「时执胡本者，于闐沙門无叉罗，忧婆塞竺叔兰口傳，祝太玄周玄明共筆受。」道安合放光光讚隨略解序也說：「放光、于闐沙門无叉罗执，胡竺叔兰为譯。」

(五)建元，前秦苻坚年号，十八年当公元三八二年。

(六)首卢，頌名，三十二字成一頌，借以为計算經文字数之单位。

(七)「时」字原无，依高丽再雕本藏經校增。

(八)阿难，佛十大弟子之一。

(九)大迦叶，即摩訶迦叶，也是佛十大弟子之一。

(一〇)支謙，即支娄迦識。本月支人，汉灵帝末遊洛阳。出三藏記集卷十三，高僧傳譯經上有傳。

(一一)世高，安世高，詳法句經序注(頁一六〇注四)。

(一二)支越，即支謙，詳法句經序注(頁一五九注一)。

(一三)庄子应帝王篇：「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渾沌。儵与忽相与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視听食息，此独无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窍，七日而渾沌死。」

(一四)馬、鄭、馬融和鄭玄，都是汉代注解經书者。

## 胡漢譯經音義同異記

見出三藏記集卷一，依宋思溪藏經本，

僧祐（二）

夫神理无声，因言辞以写意；言辞无迹，緣文字以图音，故字为言蹄，言为理筌，音义合符，不可偏失。是以文字应用，弥綸宇宙，虽跡繫翰墨，而理契乎神。

昔造书之主凡有三人：长名曰梵，其书右行；次曰佉楼，其书左行；少者蒼頡，其书下行。梵及佉楼居于天竺，黄史蒼頡在於中夏。梵佉取法於淨天，蒼頡因华於鳥跡，文画誠異，傳理則同矣。仰寻先觉所說，有六十四书。鹿輪轉眼，筆制区分，龍鬼八部，字体殊式。唯梵及佉楼为世胜文，故天竺諸国謂之天书，西方写經，虽同祖梵文，然三十六国，往往有異，譬諸中土，犹篆籀之变体乎？案蒼頡古文，沿世代变，古移为籀，籀迁至篆，篆改成隸，其轉易多矣。至於傍生八体，則有仙龍云芝，二十四书，則有楷草（三）鍼灸。名实虽繁，为用盖眇。然原本定义，則体备於六文，适时为敏，則莫要於隸法。东西之书源，亦可得而略究也。

至於胡音为語，单复无恆，或一字以摄諸理，或数言而成一义。寻大涅槃經列字五十，总釋众义十有四音，名为字本。观其发語裁音，宛轉相資，或舌根唇末，以长短为異。且胡字一音不得成語，必余言足句，然后义成，譯人傳意，豈不艰哉！又梵书制文，有半字滿字。所以名半字者，义未具足，故字体半偏，犹漢文「月」字虧其傍也。所以名滿字者，理既究竟，故字体圓滿，犹漢文「日」字盈其形也。故半字恶义，以譬煩惱，滿字善义，以譬常住。又半字为体，如漢文「言」字，滿字为体，如漢文「諸」字。以「者」配「言」，方成「諸」字。「諸」字两合，即滿之例也。「言」字单立，即半之類也。半字虽单，为字根本，緣有半字，得成滿字。譬凡夫始於无明，得成常住，故因字制义，以譬涅槃。梵文义奥，皆此类也，是以宜領梵文，寄在明譯。譯者釋也，交釋两国，言謬則理乖矣。

自前漢之末，經法始通，譯音胥訛，未能明練。故「浮屠」（一）「桑門」（二），遺謬漢史，音字犹然，况於义乎？案中夏彝典，誦詩執礼，师資相授，犹有訛乱。詩云「有兔斯首」，「斯」当作「鮮」（三），齐語音訛，遂交詩文，此「桑門」之例也。礼記云「孔子蚤作」（四），「蚤」当作「早」，而字同「蚤虱」，此古字同文，即「浮屠」之例也。中国旧經，而有「斯」「蚤」之異，华戎远譯，何怪於「屠」「桑」哉？若夫度字傳义，則置言由筆，所以新旧众經，大同小異。天竺語称「維摩詰」，旧譯解云「无垢称」，

关中譯云「淨名」，「淨」即「无垢」，「名」即是「称」，此言殊而又均也。旧經称「众祐」，新經云「世尊」，此立义之異旨也。旧經云「乾沓和」，新經云「乾闥婆」，此国音之不同也。略举三条，余可类推矣。是以义之得失，由乎譯人，辞之质文，繫於執筆。或善胡义而不了漢旨，或明漢文而不曉胡意，虽有偏解，終隔圓通。若胡漢兩明，意义四暢，然后宣述經奧，於是乎正。前古譯人，莫能曲練，所以旧經之意，致有阻碍。豈經碍哉？譯之失耳。

昔安世高，聰哲不羣，所出眾經，质文允正。安玄严調，既豐豐以条理，支越竺三亦彬彬而雅暢。凡斯數賢，並見美前代。及护公专精，兼习華戎，譯文傳經，不愆於旧。逮乎罗什法師，俊神金照，秦僧融肇，慧机水鏡，故能表发翰揮，克明經奧，大乘微言，於斯炳煥。至曇讖之傳涅槃，跋陀之出华严，辞理辯暢，明踰日月。觀其為美，繼軌什公矣。至於杂类細經，多出四含，或以漢来，或自晉出，譯人无名，莫能詳究。然文过則伤艳，质甚则患野。野艳為弊，同失經体。故知明允之匠，难可世遇矣。祐窃寻經言、異論、呪術、言語、文字，皆是佛說。然則言本是一，而胡漢分音，义本不二，則质文殊体。虽傳譯得失，运通隨緣，而尊經妙理，湛然常照矣。既仰集始緣，故次述末譯。始緣兴於西方，末譯行於东国，故原始要終，写之記末云尔。

(一) 僧祐（四四五—五一八），本姓俞，下邳人，世居建业。除著出三藏記集外，还撰有弘明集等书。高僧傳卷十一明律五有傳。

(二) 「草」、原本作「尊」，今依明嘉興藏經改。

(三) 浮屠、佛陀旧譯。魏书釋老志：「浮图、或言佛陀，声相轉也。譯云淨覺，言灭秽成明道为圣悟也。」

(四) 桑門、沙門旧譯。翻譯名义集解卷四：「沙門、或云桑門，此言功勞，言修道有多勞也。」

(五) 見詩小雅孤叶篇。郑玄注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齐鲁之間声近。」

(六) 見禮記檀弓上。

(七) 竺兰、即竺叔兰，本天竺人。出三藏記集卷十三，高僧傳卷四义解一有傳。

(八) 罗什法師、本名鳩摩罗什，譯名童寿，名譯經家。父天竺貴族，母龟兹国王妹。罗什遍遊西域，博通羣籍。苻坚遣吕光伐龟兹，載至凉州，后入长安，譯經三百八十余卷。高僧傳卷二本傳載他論譯經說：「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韻，以入絃为善。凡觀国王，必有贊德，

見佛之儀，以歌歎為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梵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也。」

(九)融、釋道融，汲郡林慮人。鑒、釋僧鑒，京兆人。二人都是協助罗什的翻譯家，高僧傳卷六义解三各有傳。

(一〇)曇識，即曇无識，本中天竺人。高僧傳卷二譯經中本傳說：「識以涅槃經本品數未足，还外国究尋，於闐更得經本，續譯為三十卷。」(原論有六卷，識續三十卷，合為三十六卷)

(一一)跋陀，高僧傳卷二譯經中稱佛馱跋陀罗，出三藏記集卷十四稱佛大跋陀，意譯覺賢或佛賢，北天竺人。与沙門慧嚴、慧义等共譯出華嚴經。



## 辯正論

(一) 見續高僧傳卷二本傳，依宋思溪藏經本

彥琮(三)

彌天釋道安每稱：「譯胡為秦，有五失本，三不易也。」一者，胡言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經尙質，秦人好文，傳可众心，非文不合，二失本也。三者，胡經委悉，至於歎詠，丁寧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繁，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說，正似乱詞，寻檢向語，文无以異，或一千，或五百，今並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以合成，將更旁及，反騰前詞，已乃后說，而悉除此，五失本也。然智經三达之心，复面所演，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刪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愚智天隔，圣人巨阶，乃欲以千載之上微言，傳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難出經，去佛未久，尊大迦叶令五百六通，迭蔡迭书，今离千年，而以近意量截，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三平平若是，豈将不以知法者猛乎？斯三不易也。涉茲五失，經三不易，譯胡為秦，詎可不慎乎？正当以不关異言，傳令知会通耳，何复嫌於得失乎？是乃未所敢知也(四)。」

余觀道安法師，獨稟神慧，高振天才，領袖先賢，开通后学。修經录(五)則法藏逾闡，理众仪(六)則僧宝弥盛，世称印手菩薩(七)，岂虛也哉！詳梵典之難易，銓譯人之得失，可謂洞入幽微，能究深隱。

至於天竺字休，悉曇声例，寻其雅論，亦似闡明。旧喚彼方，总名胡国。安虽远視識，未变常語。胡本杂戎之胤，梵惟真聖之苗，根既悬殊，理无相濫，不善諳悉，多致雷同。見有胡貌，即云梵种；实是梵人，漫云胡族。莫分真偽，良可哀哉！語梵虽訛，比胡犹别，改为梵学，知非胡者。

窃以佛典之兴，本来西域，譯經之起，原自东京，历代轉昌，迄茲无墜。久之流变，稍疑虧功，竟逐澆波，眇能迴覺，討其故事，失在昔人。至如五欲(八)順情，信是難棄，三衣(九)苦节，定非易忍，割遗体之爱，入道要門，捨天性之亲，出家恆务。俗有可反之致，忽然已反，梵有可学之理，何因不学？又且发蒙草創，伏膺章簡，同鸛鷀之言，傲(一〇)邯鄲之步。經營一字，为力至多，历覽數年，其道方博。乃能包括今古，网罗天地，並似山丘，文濫渊海，彼之梵法大圣規謨，略得章本，通知体式，研若有功，解便无滞，匹於此域，固不为难。难尙須求，况其易也。

或以內執人我，外慚諮問，枉令祕術，曠隔神州。靜言思之，愍而流涕。向使法蘭（二）歸漢，僧會（三）適吳，士行（四）佛念（五）之儒，智嚴（二五）宝云（二六）之末，纔去俗衣，尋教梵字，亦需僧數，先披叶典。則應五天正語，充布闡浮，三轉妙音，普流震旦。人人共解，省翻譯之勞，代代咸明，除疑罔之失。於是舌根恆淨，心鏡弥明，借此聞思，永為种性。

安之所述，大肩玄門，其間曲細，猶或未尽。更凭正文，助光遺跡，粗開要例，則有十條：字聲一，句韻二，問答三，名義四，經論五，歌頌六，呪功七，品題八，专业九，異本十，各疎其相，廣文如論。

安公又云：「前人出經，支識世高，审得故本，難繼者也；罗叉支越，斷音之巧者也（二七）。」竊以得本关質，斷巧由文，旧以為音，今固非审。握管之暇，試复論之。

先覺諸賢，高名參圣，慧解深发，功业弘肩，創发玄路，早入空門，辯不虛起，义应雅合。但佛教初流，方音眇会，以斯譯彼，仍恐难明。无廢后生，已承前哲，梵书漸播，真宗稍演，其所宜出，窃謂分明。聊因此言，輒銓古譯。

漢縱守本，犹敢遙議；魏虽在昔，終欲悬討。或繁或簡，理容未适，时野时华，例頗不定。晉宋尚於談說，爭坏其淳，秦涼重於文才，尤从其質。非无四五高德，緝之以道；八九大經，录之以正。自茲以后，迭相祖述，旧典成法，且可宪章，展轉同見，因循共写，莫問是非，誰穷始末！「僧鷺」惟对面之物，乃作「华鷺」；「安禪」本合掌之名，例为「禪定」。如斯等类，固亦众矣。留支（一）洛邑，义少加新，真諦（二）陈时，語多飾異。若令梵师独断，則微言罕革；笔人參制，則余辞必混。意者，宁貴樸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儻見淳質，請勿嫌煩。昔日仰对尊顏，瞻尚不等；亲承妙吼（三），听犹有别。譯論起迷，豫昞涅槃（四）之記，部党兴执，悬著文殊（五）之典。虽二边之义，佛亦許可；而兩間之道，比丘未允。其致双林（六）早潛，一味（七）初損；千圣同志，九旬共集，杂碎之条，寻詛本誠；水鵠之頌（八），俄舛昔經，一圣纔亡，法門即滅；千年已远，人心轉伪；既乏瀉水之声，复寡悬河之說，欲求真会，詎可得乎！且儒学古文，交犹紕繆；世人今語，傳尚参差；况凡圣殊倫，东西隔域，难之又难，論莫能尽。必懇勤於三复，靡造次於一言，岁校則利有余，日計則功不足。开大明而布范，烛长夜而成务，宣譯之业，未可加也。

經不容易，理借名賢，常思品藻，終慚水鏡，兼而取之，所备者八：誠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憚久时，其备一也。將踐覺場，先



牢戒足，不染譏惡，其備二也。筌曉三藏，義貫兩乘，不苦閼滯，其備三也。旁涉墳史，工綴典詞，不過魯拙，其備四也。襟抱平恕，器量虛融，不好專執，其備五也。耽於道術，澹於名利，不欲高銜，其備六也。要識梵言，乃閑正譯，不墜彼學，其備七也。薄閱蒼雅，粗諳篆隸，不昧此文，其備八也。八者備矣，方是得人，三業必長，其風靡絕。若復精搜十步，應見香草，微收一用，時遇良材<sup>(二)</sup>。虽往者而難儔，庶來者而能繼。法橋未斷，夫復何言，則延鑠<sup>(三)</sup>之徒，不迥隆於魏室，护显之<sup>(四)</sup>輩，岂偏盛於晉朝！或曰：一音遙說，四生各解，普被大慈，咸蒙遠悟。至若开源白馬<sup>(五)</sup>，則語逐洛陽，发序赤鳥<sup>(六)</sup>，則言隨建業。未应强移此韻，始符极旨，要工披讀，乃究玄宗，遇本即依真為<sup>(三)</sup>篤信，案常无改，世称仰述，誠在一心，非关四辯。必令存梵，詎是通方？对曰：談而不經，旁慚博識，學而无友，退愧寡聞。独执管錐，未該穹壤，理絕名相，弥难穿凿。在昔圓音之下，神力冥加，滿字之間，利根迥契。然今地殊王舍，人異金口，即令悬解，定知难会，經旨若圓，雅怀应合，直餐梵响，何待譯言，本向亏圓，譯岂純实？等非圓实，不无疎近，本固守音，譯疑变意，一向能守，十例可明。緣情判义，誠所未敢。若夫孝始孝終，治家治国，足宜至德，堪弘要道。况复爭名之効发心，善生之归妙覺，奚假落髮剪鬚，苦違俗訓，持衣捧鉢，頓改世仪，坐受僧号，詳謂是理，遙学梵章，宁容非法？崇佛为王，羞討佛字之源，紹釋为宗，恥寻釋語之趣。空觀經业，弗信敬仰，忽見梵僧，倒生侮慢，退本追末，吁可笑乎！象运将穷，斯法見續，用茲紹繼，誠可悲夫！

(一)本傳在引此文之前說：「琮久參傳譯，妙体梵文。此土羣師，皆宗鳥迹，至於音字詰訓，罕得相符。乃著辯正論，以垂翻譯之式。」

(二)彦琮（五五七——六一〇），俗姓李，趙郡栢人人。出家后，先名道江，后改彦琮。周隋時翻譯家，与当时文士頗有來往。

(三)「而」字原无，依明嘉興藏經校增。

(四)所引道安語見摩訶鉢罗若波罗密經抄序，可參彼篇及注釋。这里在釋道安上冠以「弥天」二字，不只是尊称，也有出典。高僧傳卷五釋道安傳：「習鑿齒訪釋道安，「既坐，称言四海习鑿齒，安曰弥天釋道安，时人以为名答。」

(五)修經录，指作綜理众經目录。高僧傳卷五，道安傳：「自汉魏迄晉，往来稍多，而傳經之人，名字弗說，后人追尋，莫測年代。安乃总集名目，表其时人，詮品新旧，撰为經录。众經有據，实由其功。」

(六)理众仪、指定僧尼軌范佛法宪章，道安傳：「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軌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經上誦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飲食唱时法，三曰布薩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则而行之。」

(七)印手菩薩、道安傳：「初安生而便左臂有一皮，廣寸許，著臂，捥可得上下之，唯不得出手。又肘外有方肉，上有通文，时人謂之印手菩薩。」

(八)五欲：感染色、声、香、味、触，五境所起之情欲。

(九)三衣、三種僧衣：一、僧伽梨，譯言重復衣，大众集会为授戒說戒等仪式时着之。二、鬱多罗僧，譯言上衣，在安陀会上着之。三、安陀会，譯言中着衣，衬体而着之。

(一〇)「做」、原本作「放」，今依高丽再雕本藏經校改。

(一一)法兰、竺法兰，天竺人，傳說隨蔡愔来汉，高僧傳卷一有傳。

(一二)僧会、康僧会，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隨父至交趾，由交趾至吳，譯經七部。高僧傳卷一有傳。

(一三)士行、朱士行，潁川人，出家后，专务經典，西涉流沙求經，卒於于闐。高僧傳卷四有傳。

(一四)佛念、竺佛念，涼州人，与曇摩难提等譯增一阿含及中阿含等經。高僧傳卷一有傳。

(一五)智嚴、釋智嚴，西涼州人。弱冠出家，至西域求得梵本众經，归与釋宝云等譯出。高僧傳卷三有傳。

(一六)宝云、釋宝云，涼州人。高僧傳卷三有傳。

(一七)此处所引道安語，亦見摩訶鉢罗若波罗蜜經抄序，參彼篇及注釋。

(一八)留支、菩提流支，北天竺人。北魏时来中国，居洛阳永宁寺，譯經多种。續高僧傳卷一有傳。

(一九)眞諦、梵名波罗末陀，又名拘那罗陀，譯名亲依。本西天竺人，梁武帝时来中国，經梁至陈，譯經多种。續高僧傳卷一有傳。

(二〇)妙吼、指佛說教。傳灯录：「釋迦佛生时，一手担天，一手指地，作獅子吼。」

(二一)涅槃、涅槃經，說八相成道的釋迦在拘尸那城入涅槃（灭）事，是化身佛的实录，有各种譯本。

(二二)文殊之典，指文殊师利問經，經中預言佛教分部之事。

(二三)双林、娑罗双林树，世尊入灭处。

(二四)一味、法華經：「如來說法，一相一味。」涅槃經：「又解說者，名為「味」。

(二五)水鶴之頌、見阿育王傳卷四：阿難聞一比丘誦法句偈言：「若人生百歲，不見水鶴鶴，不如生一日得見水鶴鶴」。阿難指出應是：「若人生百歲不解生滅法，不如生一日得解生滅法」。按喻指展轉傳誤。（劉海霖同志函告）

(二六)材、原本作「林」，今依高麗再雕本藏經校改。

(二七)延、帛延。鎧、康僧鎧。高僧傳卷一曇柯迦羅傳：「時又有外國沙門康僧鎧者，亦以嘉平之末，來至洛陽，譯出郁伽長者等四部經。……又有沙門帛延，不知何人，亦才明有深解，以魏甘露中譯出无量清淨平等覺經等凡六部經。」

(二八)护、法护、詳摩訶鉢罗若波羅蜜經抄序篇注（頁一六二注三）显、法显、姓鬬，武阳人。出家后，西涉流沙，經三十余國，至印度耨耨經東返，譯出多種。有自作歷遊天竺記傳（通傳法显「行」傳），高僧傳卷三亦有傳。

(二九)白馬、傳說漢明帝使蔡愔等至印度求佛法，用白馬駝回。

(三〇)赤鳥、吳大帝年号，當公元二三八——二五〇年。

(三一)为、原本作「伪」，今依高麗再雕本藏經校改。



## 續高僧傳譯經篇論

見續高僧傳卷四，依宋思溪藏經本

道宣（一）

觀夫翻譯之功，誠遠大矣，前錄所載，无得（三）稱焉，斯何故耶？諒以言傳理詣，惑遣道清，有由寄也。所以列代賢圣，祖述宏導之風，奉信賢明，宪章翻譯之意，宗师旧轍，頗見詞人，埏埴既圓，稍工其趣。

至如梵文天語，元开大夏之鄉，鳥跡方韻，出自神州之俗，具如別傳，曲尽規矩。遂有僥倖時譽，叨貽傳述，逐囀鋪詞，返音列喻，繁略科斷，比事擬倫，語迹虽同，校理誠異。自非明逾前聖，德迈往賢，方能隱括殊方，用通弘致。道安論著，五失易窺（四）；彥琮屬文，八例难涉（五）。斯並古今通敍，岂妄登臨。

若夫，九代所傳，見存簡录，汉魏守本，本固去华，晉宋傳揚，时开义举，文质恢恢，諷味余逸。厥斯以降，輕靡一期，騰实未聞，誦悟盖寡。皆由詞逐情轉，义写情心，共激波瀾，永成通式，充車溢藏，法宝住持，得在福流，失在訛竞。故勇猛陈請，詞同世华，制本受行，不惟文綺，至聖殷鑒，深有其由。羣籍所傳，灭法故也，即事可委，况弘識乎？然而习俗生常，知过难改，虽欲徙轍終陷前蹤。

粵自汉明，終於唐运，翻傳梵本，多信譯人，事語易明，义求罕見，厝情独斷，惟任笔功，縱有复疏，还遵旧緒，梵僧执叶，相等情乖，音語莫通，是非俱濫。至如三学盛典，唯詮行旨，八藏微言，宗开詞义，前翻后出，靡墜风犹，古哲今賢，德殊恆律。岂非方言重阻，臆斷是投，世轉澆波，奄同浮俗？昔聞淳风雅暢，既在皇唐，綺飾訛杂，实鍾季叶。不思本实，妄按詞鋒，竟掇芻蕘，郑声难偃。原夫大觉希言，絕世特立，八音四辯，演暢无垠，安得凡怀，虛參聖慮，用为标拟，誠非立言。虽复乐說不穷，随类各解，理开情外，詞逸寰中。固当斧藻标奇，文高金玉，方可声通天乐，韻过恆致。近者晉宋顏謝之文，世尚企而无比，況乖於此，安可言乎？必踵斯蹤，时俗交矣，其中蕪乱，安足涉言？

往者西涼法識（五），世号通人，后秦童寿（六），时称僧傑，善披文意，妙显經心，会达言方，风骨流便，弘衍於世，不亏傳述。宋有开士慧严宝云（七），世系賢明，勃兴前作，傳度廣部，联輝絕蹤，将非面奉华胥（八），亲承詁訓，得使声流千載，故其然哉！余則事

又相傳，足开神府，宁得如瓶瀉水，不妄叨流。薄乳之喻，復存今日，終亏受誦，足定澆淳。世有樊公，独高联类，往还振功，备尽觀方，百有余国，言臣謁敬，言議接对。不待譯人，披析幽旨，华戎胥悅。唐朝后譯，不屑古人，执本陈勸，頻开前失，既闕今乖，未遑釐正，輒略陈比，夫复何言！

(一)道宣(五九六——六六七)、俗姓錢，丹徒人。出家学成后，参玄奘譯場，並著有續高僧傳，廣弘明集等书。

(二)得、原作「德」，依大正藏經本注文校改。

(三)見摩訶鉢罗若波罗蜜經抄序。

(四)見辯正論。

(五)法識、曇无讖。沮渠蒙孙据凉州，使譯經多种。参胡汉譯經音义同異記注(頁××注×)。

(六)童寿、鳩摩罗什譯名，参胡汉譯經音义同異記注(頁一六五注一〇)。

(七)慧嚴、釋智嚴，与釋宝云皆詳辯正論注(頁一七〇注一五、注一六)。

(八)华胥、古故事国名。列子黃帝篇：「黃帝昼寢，而梦遊於华胥氏之国。」此用指佛氏。

(九)薄乳喻、謂如牧牛女卖乳食利，展轉加水，終至薄淡无味。見涼譯大般涅槃經卷十。

## 宋高僧傳譯經篇論

見宋高僧傳卷三，依宋思溪藏經本。

贊寧

論曰：无漏（一）海中，震潮音而可怪，总持（二）言下，书梵字而不常。未聞者聞，聞光音天之余响，未解者解，解最上法之所詮。圣賢飲之為醇醪，凡劣啜之成糟粕。

若夫有緣則遇，无道則達。秦獄既械其利防（三），此无緣也；汉庭肇迎其白馬（四），斯有感焉。听彼異呼，覽其橫字，情可求而呼相乱，字虽殊而意且同。是故周礼有象胥氏通六蛮語，狄鞮主七戎，寄同九夷，譯知八狄（五）。今四方之官，唯譯官显著者何也？疑汉以来多事北方，故譯名爛熟矣。又如周秦輜軒使者，奏籍通别国方言，令君王不出戶庭，坐知絕遐異俗之語也。若然者，象胥知其远也，方言知其近也，大約不过察異俗、达远情者矣。

懿乎东汉，始譯四十二章經，复加之为翻也。翻也者如翻錦綺，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由是翻譯二名行焉。

初則梵客华僧，听言揣意，方圓共凿，金石难和，椀配世間，摆名三昧，咫尺千里，覲面难通。

次則彼曉汉談，我知梵說，十得八九，时有差違。至若怒目看世尊（六），彼岸度无极矣。

后則猛显（七）亲往，樊空（八）两通，器請师子之膏（九），鵝得水中之乳（一〇），内豎对文王之問（一一），楊雄得絕代之文（一二），印印皆同，声声不别，斯謂之大备矣。

逃覲道安也，論五失三不易（一三），彥琮也，籍其八备（一四），明則也，撰翻經义式（一五），玄奘也，立五种不翻（一六）。此皆类左氏之諸凡，同史家之变例。今立新意，成六例焉：謂譯字譯音为一例，胡語梵言为一例，重譯直譯为一例，疊言細語为一例，华言雅俗为一例，直語密語为一例也。

初則四句：一、譯字不譯音，即陀罗尼是。二、譯音不譯字，如佛胸前卐字是。三、音字俱譯，即諸經律中純华言是。四、音字俱不譯，如經題上尸〇二字是。

第二、胡語梵言者：一、在五竺純梵語。二、雪山之北是胡，山之南名婆罗門，国与胡絕，书語不同。从羯霜那国，字源本二

十余言，轉而相生，其流漫廣，其書豎讀，同震且歟。至吐貨羅，言音漸異，字本二十五言，其書橫讀。度葱嶺南，迦畢試國，言字同吐貨羅。已上雜類為胡也。若印度，言字梵天所制，本四十七言，演而遂廣，号「清藏」焉，有十二章，教授童蒙，大成五明論，大抵与胡不同。五印度境，弥亘既遙，安无少異乎？又以此方始从东汉傳譯，至於隋朝，皆指西天以為胡國，且失梵天之苗裔，遂言胡地之經書。彥琮法師獨明斯致，唯征造錄，痛責弥天，符佛地而合阿含，得之在我，用胡名而迷梵種，失則誅誰？唐有宣公，亦同鼓唱。自此若聞彈舌，或觀黑容，印定呼為梵僧，雷同訛為梵語。琮師可謂忙於執斧捕前白露之蟬，瞢在迴光照后黃衣之雀！既云西土有梵有胡，何不南北区分？是非料簡，致有三失：一、改胡為梵，不析胡開，胡還成梵，失也。二、不善胡梵二音，致令胡得為梵，失也。三、不知有重譯，失也。当初尽呼為胡，亦犹隋朝以來总呼為梵，所謂过犹不及也。如据宗本而談，以梵為主，若从技末而說，称胡可存。何耶？自五天至嶺北，累累而譯也。乃疑琮公留此以待今日，亦不敢訾焉。三、亦胡亦梵，如天竺經律傳到龜茲，龜茲不解天竺語，呼天竺為印特伽國者，因而譯之，若易解者犹存梵語。如此胡梵俱有者是。四、二非句，純華言是也。

第三、重譯直譯者：一、直譯，如五印夾（二）謀直來東夏譯者是。二、重譯，如經傳嶺北樓蘭焉者，不解天竺言，且譯為胡語。如梵云鄢波陀耶，疏勒云鵲社，于闐云和尚。又天王，梵云拘拘羅，胡云毗沙門是。三、亦直亦重，如三藏（九）直齋夾譯而來，路由胡國，或帶胡言。如覺明（〇）口誦曇无德律中有和尚等字者是。四、二非句，即齋經三藏，虽兼胡語，到此不翻譯者是。

第四、麤言細語者：聲明中一蘇漫多，謂汎尔平語言辭也；二彥底多，謂典正言辭也。佛說法多依蘇漫多，意在於義，不依於文，又被一切故。若彥底多，非諸類所能解故，亦名全声者，則言音分明典正，此細語也。半声者，則言音不分明而訛僻，此麤語也。一、是麤非細，如五印度時俗之言是。二、唯細非麤，如法护、宝云、樊師、义淨（三）洞解聲明音律，用中天細語典言而譯者是。三、亦麤亦細，如梵本中語涉麤細者是。或注云此音訛僻，即麤言也。四、二非句，闕。

第五、華言雅俗者，亦云音有楚夏同也。且此方言語，雅即經籍之文，俗乃街巷之說，略同西域，細即典正，麤即訛僻也。一、是雅非俗，如經中用書籍言是。二、是俗非雅，如經中乞头博頰等語是。三、亦雅亦俗，非學士潤文，信僧執筆，其間渾金璞玉，交相投者是。四、二非句，闕。



第六、直語密語者，二種作句，涉俗為直，涉真為密，如婆留師是。一、是直非密，謂婆留師翻為惡口住，以惡口人人不亲近故。二、是密非直，婆留師翻為菩薩所知彼岸也，既通达三无性理，亦不为众生所亲近故。三、兩亦句，即同善惡真俗，皆不可亲近故。四、二非句，謂除前相故。又阿毗持呵婆（目数数得定）、鬱婆提（目生起拔根棄背）、婆罗（目貞实离乱散），此諸名在經論中，例显直密語義也。更有胡梵文字，四句易解。

凡諸类例，括彼經詮，解者不見其全牛，行人但隨其老馬矣。

或曰：翻梵夾須用此方文籍者，莫招濫涉儒雅之過乎？通曰：言不关典，非子史之言，用其翻對，豈可以委巷之談而糅於中耶？故道安云，「乃欲以千載上之微言，傳所合百王下之末俗，」斯為不易矣。

或曰：漢魏之際，盛行斯意，致使陳壽國志述臨兒國云：「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而相出入。蓋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為浮屠。」（一）此為見譯家用道德二篇中語，便訛云與老子經互相出入也。設有華人能梵語與西僧言說，兩相允會，可便謂此人為天竺人耶？蓋窮其始末乎？是知若用外書，須招此謗。如童寿（三）譯法華，可謂折中，有天然西域之語趣矣。今觀房融（四）潤文於楞嚴，僧肇（五）征引而造論，宜當此謂焉。苟參鄙俚之辭，曷異屠沽之譚！然則糅書勿如无書，與其典也宁俗。儻深溺俗，厥過不輕。折中適時，自存法語，斯謂得譯經之旨矣。故佛說法多依蘇漫多也。

又傳譯之興，奉行之意，不明本起，何示將來？今究其宣揚，略陳梗概：

夫教者不倫，有三疇类：一、显教者，諸乘經律論也。（不同瑜伽論中显了教，是多分大乘藏教。）二、密教者，瑜伽灌頂五部拏摩三密曼拏罗法也。（瑜伽隱密教，是多分声聞藏教）。三、心教者，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禪法也。次一法輪者，即显教也，以摩騰（六）為始祖焉。次二教令輪者，即密教也，以金剛智（七）為始祖焉。次三心輪者（又加此輪），即禪法也，以菩提達磨（八）為始祖焉。是故傳法輪者，以法音傳法音，傳教令輪者，以秘密傳秘密，傳心輪者，以心傳心。此之三教、三輪、三祖，自西而東，化凡而聖，流十五代（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朱梁、后唐、石晉、劉漢、郭周，今大宋），法門之貽厥孫謀，萬二千年，真教之克昌厥后。

或曰：譯場、經館、設官、分職，不得聞乎？曰：此務所司，先宗譯主，卽齋叶書之三藏明練顯密二教者充之。次則筆受者，必言通華梵，學綜有空，相問委知，然后下筆。西晉仿秦已來，立此員者，卽沙門道含、玄蹟、姚嵩、聶承遠父子（元）。至於帝王，卽姚興、梁武、天后、中宗，或躬執翰，又謂爲綴文也。次則度語者，正云譯語也，傳度轉令生解，亦名傳語，如翻顯識論沙門戰陀譯語（三）是也。次則証梵本者，求其量果，密能証知，能詮不差，所顯無謬矣。如居士伊舍羅証譯毗奈耶梵本（三）是也。至有立証梵又一員，乃明西義得失，貴令華語下不失梵義也。復立証禪義一員，沙門大通（三）充之。次則潤文一位，員數不恆，令通內外學者充之。良以筆受在其油素，文言豈無俚俗，儻不失於佛意，何妨刊而正之。故義淨譯場，則李嶠、韋嗣立、盧藏用（三）等二十余人次文潤色也。次則証義，蓋証已譯之文所詮之義也。如譯婆沙論，慧嵩道朗等三百人考正文義，唐、復禮累場充任焉（三）。次則梵唄，法筵肇肩，梵唄前興，用作先容，令生物善，唐永泰（三）中方聞此位也。次則校勘，讎對已譯之文，隋則彥琮復疏文義，蓋重慎之至也。次則監護大使，后周平高公侯壽爲總監檢校，唐則房梁公爲法師監護，相次許觀、楊慎交、杜行顓等充之。或用僧員，則隋以明穆曇等十人，監掌翻譯事，詮定宗旨。其處則秦逍遙園，梁光殿瞻云館，魏汝南王宅。又隋煬帝置翻經館，其中僧有學士之名，唐於廣福等寺或宮園不定。又置正字，字學玄應（三）曾當是職，后或置或否。朝廷異譯事，自唐憲宗元和（三）五年至於周朝，相望可一百五十許歲，此道寂然。迨我皇帝臨大寶之五載，有河中府傳顯密教沙門法進，請西域三藏法天譯經于蒲津，州府官表進，上覽大悅，各賜紫衣，因勅造譯經院於太平興國寺之西偏，續勅搜購天下梵夾。有梵僧法護施護，同參其務，左街僧錄智照大師慧溫証義，又詔滄州三藏道圓証梵字，慎選兩街又解沙門志顯綴文，令遵、法定、清沼筆受，守巒、道真、知遜、法云、慧超、慧達、可瓊、善祐、可支証義，倫次綴文，使臣劉素、高品王文壽監護，礼部郎中張洎、光祿卿湯悅次文潤色，進校量壽命經、善惡報應經、善見變化、金曜童子甘露鼓等經。有命授三藏天息災法天施護師号，外試鴻臚少卿，賜厖馬等，筆受証義諸沙門各賜紫衣並帛有差，御制新譯經序冠于經首。觀其佛日重光，法輪發軔，赤玉箱而肩祕，青蓮朵以開芳，圣感如然，前代孰堪比也。

又以宣譯之者乐略繁，隋之以前，經題簡少，又淨以降，經目偏長。古則隨取強名，后則繁盡我意。又旧翻祕呪，少注合呼。唐譯名言，多詳音反，受持有驗，斯胜古軌。淨師大譯諸經，偏精律部，自高文彩，最有可觀。金剛智也，祕藏祖師，阿目佉（三），也

多經譯匠。師資相接，感應互彰，无畏言辭，且多朴實<sup>(三)</sup>。覺<sup>(四)</sup>拈加佛頂之句<sup>(五)</sup>，人无間然，日照出顯識之文<sup>(六)</sup>，刃有余地。思惟<sup>(七)</sup>胥索<sup>(八)</sup>，學喜華嚴，密語斷章，大人境界。流志寶積<sup>(九)</sup>，菩提曼荼<sup>(一〇)</sup>，華胥之理致融明，灌頂之風标祕邃。迪公<sup>(一一)</sup>勳其筆受，般若<sup>(一二)</sup>終乎譯場。其余諸公，皆翻夾牒。欲知狀貌，聊举喻言，其犹人也，人皆人也，奈何奏制形仪，各从所肖，肖其父焉。若如此大則同而小有異耳。良有譯經是佛法之本，本立則道生，其道所生，唯生釋子，是以此篇冠首。故曰，先王將榮<sup>(一三)</sup>海，必先有事於河者，示不忘本也。

(一)贊寧(九一八——九九九)、其先渤海人，生於德清。出家后，习南山律，甚有名。宋太宗聞知后，詔修宋高僧傳三十卷。又撰鷲岭圣賢录等书。

(二)无漏、佛家謂有煩惱之法为「有漏」，离煩惱之法为「无漏」。

(三)忌持、梵語陀罗尼，謂持誓不失，持惡不生，即咒語也。

(四)朱士行經录：「秦王政四年，西域沙門室利防等十八人，始齋佛經來華。王怪其狀，捕之繫獄，旋放逐国外。」

(五)魏书釋老志：「后孝明帝夜夢金人，頂有白光，飞行殿庭，乃訪羣臣，傳毅始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於天竺，寫浮屠遺范。……愔之还也，以白馬負經而至，汉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关西。」

(六)周礼秋官：「象胥，掌蛮、夷、閩、貉、狄之国，使掌傳王之言而論說焉，以和視之。若以时入宾，则协其礼与辞言傳之。」又礼記王制篇在敘述中国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以后說：「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

(七)世尊、佛之尊称。

(八)猛、智猛。显、法显。二人都曾西涉流沙，至印度求法。高僧傳卷三各有傳，另外又各有专傳。

(九)樊、玄奘。空、釋不空，南天竺执子师国人，梵名阿目佉跋折罗，华言不空金剛。师事金剛智三藏，为密宗二祖。譯經一百一十部、一百四十余卷。宋高僧傳卷一有傳。

(一〇)华嚴經：「譬如有人以牛羊等种种諸乳，假使积聚，盈於大海，以师子乳一滴投中，悉皆变坏，直过无碍。菩薩摩訶薩亦复如是，以如来

師子菩提心乳，著无量劫業煩惱乳大海中，悉令坏灭，直过无碍。」

(一) 唐譯大來論卷上：「譬如於水，鵝所飲乳」。意謂水乳和合，鵝所飲時，惟乳尽而水在。

(二) 內豎對文王之問，劉盼遂教授函告指文王問疾。札記文王世子篇：「文王之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节，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忧，行不能正履。王季复膳，然后亦复初。」按此与方言譯語无关，盖只取「傳言」而已。

(三) 楊雄著有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十三卷，簡稱方言。劉歆致書說：「聞子云独采集先代絕言，異國殊語以为十五卷。」

(四) 詳摩訶鉢罗若波羅蜜經抄序篇。

(五) 詳辯正論篇。

(一六) 明則，隋代冀人，有文名。楊素重其覺觀寺碑，追入京師，为东都維濱上林園翻經館沙門。撰翻經法式論十卷，諸寺碑銘三卷，又別集十卷。見道宣大唐內典錄卷五及卷十。翻譯法式論，已佚。

(一七) 周敦義翻譯名義序：「唐裴法師論五種不翻：一、祕密故，如陀羅尼。二、含多義故，如薄伽梵，具六義。三、此无故，如閼樹，中夏实无此木。四、順古故，如阿耨菩提，非不可翻，而摩騰以來，常存梵音。五、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輕淺。……菩提薩埵名大，道心众生，其名不劣，皆掩而不翻。」

(一八) 夾，原本作「失」，今依高麗再雕本藏經改。

(一九) 三藏，指譯師通三藏者。

(二〇) 覺明，蜀賓人，本名佛陀耶舍，鳩摩羅什曾从受學，甚相尊敬。姚秦時至長安，与佛念等譯出四分律等經。高僧傳卷二有傳。

(二一) 法护，护公，見摩訶鉢罗若波羅蜜經抄序註（頁一六三注三）。宝云，見辯正論注（頁一七〇注一六）。义淨，唐京兆大薦福寺三藏，譯經甚多。宋高僧傳卷一有傳。

(二二) 見三國志魏志卷三十，裴注引魏略西戎傳，三國志本文不載。

(二三) 童寿，鳩摩羅什譯名。

(二四) 房融，唐時人。唐智昇續古今譯經圖記載房融筆受楞嚴經，多用世典語。

(二五)僧肇，先好老子，以为未至。后出家通三藏，助鳩摩罗什詳定經論，多用老庄語。高僧傳卷六有傳。

(二六)摩騰、迦叶摩騰，又作摄摩騰、竺摄摩騰，中天竺人。傳說汉明帝遣蔡愔等至天竺求法遇之，后与竺法兰至洛阳，譯四十二章經。高僧傳

卷一有傳。

(二七)金剛智，中天竺人，梵名跋日罗菩薩。唐开元中來中国，譯出金剛頂經等書。宋高僧傳卷一有傳。

(二八)菩提达磨，簡稱达磨，南天竺人。元魏時，止嵩山少林寺。傳法正宗記卷五有傳。

(二九)道含，佛陀耶舍和佛念譯曇无德律等經的筆受者。玄奘、玄奘譯大乘對法論等經的筆受者。姚嵩、姚秦貴族，鳩摩罗什譯經筆受者。聶承遠父子，承遠及子道真，皆法護譯經筆受者。

(三〇)顯識論，論字是經字之誤。开元釋教錄卷九：地婆訶羅譯大乘顯識經等，沙門战陀、般若、提婆譯語。

(三一)伊舍罗，为义淨譯有部毗奈耶導証梵本，見开元釋教錄卷九。

(三二)大通，大通禪師，神秀和尚諡号。受心印於东山弘忍，武則天召赴都，尊为北宗之祖。宋高僧傳卷八有傳。

(三三)李嶠，詩人。韦嗣立、卢藏用，散文家。三人皆初唐時人，两唐書各有傳。（嗣立附韦思謙傳）

(三四)婆沙論，此指六十卷毗婆沙，北凉浮陀跋摩譯，沙門智嵩道朗等三百余人考文詳義，見出三藏記集卷十毗婆沙經序。復礼、唐京兆人，俗姓皇甫氏。地婆訶羅，实义难陀譯大庄嚴華嚴等經，复礼綴文裁义，見开元釋教錄卷九。

(三五)永泰，唐代宗年号，当公元七六五年。

(三六)玄应，唐京師沙門，一切經音义作者。續高僧傳卷三附智果傳。

(三七)元和五年，当公元八一〇年。

(三八)阿目佉，不空金剛，詳本篇註（頁一七九注九）。

(三九)无畏、釋善无畏，中印度人。唐玄宗時至中国，和沙門宝月及一行禪師共同譯出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經等。宋高僧傳卷二本傳說他們的譯文「文质相半，妙諧深趣。」

(四〇)觉护，原作覺救。游俠先生函告：实为覺护之誤。觉护，梵名佛陀波利，北印度罽宾國人。唐則天皇后時至中国。宋高僧傳卷二有傳。所譯佛頂尊勝陀罗尼經，对杜行顗旧譯有所訂正。詳貞元新定釋教錄卷二。

(四一)日照、中印度人，本名地婆訶羅。則天皇后時至中國，與大德三五人，譯出大乘顯識經、大乘五蘊論等，凡十八部。宋高僧傳卷三有傳。

(四二)思惟、釋寶思惟，西印度迦濕密羅國人。唐則天皇后時至中國，中宗時譯出不空罽索陀羅尼經等七部。宋高僧傳卷三有傳。

(四三)流志、釋菩提流志，南天竺人。東來後，從事譯經，唐中宗時譯大寶積經一百二十卷。宋高僧傳卷三有傳。

(四四)菩提曼荼、游俠先生函告：菩提指金剛智，梵名跋日羅菩提。曼荼，原作「曼荼」，形近而誤。宋高僧傳卷一金剛智傳說：「其所住之刹，必建大曼拏羅灌頂道場。」曼拏羅，亦譯作曼荼羅，簡作曼荼，又譯為壇或密壇。

(四五)迪公、釋懷迪，唐循州人。佐菩提流志譯寶積經，還鄉，又助譯楞嚴經，故云「勤其筆受」。宋高僧傳卷三有傳。

(四六)般若、釋般若，本闍賓國人，翻譯華嚴經行願品，元和五年，譯本生心地觀經，其後譯事即中絕，故云「終乎譯場」。宋高僧傳卷三有傳。

(四七)架、回叉，設壇祭祀。

卷三  
隋唐五代





## 上書正文體（二）見隋書李諤傳，依乾隆殿版本

李諤（三）

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听，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一），為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為道又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礼誡。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誅鑄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勳証理，苟非懲効，又不能然。

降及后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子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競騁文华，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弥甚，貴賤賢愚，唯务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云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茲擢士。祿利之路既开，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总丱（四），未窺六甲（五），先制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复关心，何尝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勳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乱。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构无用以為用也。損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祖師，久而愈扇。

及大隋受命，圣道聿兴，屏出輕浮，遏止華偽。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摺紳，參廁纓冕。開皇四年（六），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实录。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艷，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鈇仰墳素（七），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遠县，仍踵敝風，逸吏舉人，未遵典則。至有宗党称孝，乡曲归仁，学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学不稽古，逐俗随时，作輕薄之篇，結朋党而求誉，則选充吏职，举送天朝。盖由县令刺史，未行风教，犹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司，职当糾察。若聞風即劾，恐挂網者多。請勸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状送臺。

（一）原无題，此依全隋文卷二十，文苑英華卷六七九作上隋高帝革文华書。隋書李諤傳在引列文章以前說：「諤又以屬文之家，体尚輕薄，遞相師效，流宕忘反（返），於是上書曰」云云。

（二）李諤，字士恢，隋書卷六十六有傳。

（三）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六行：孝、友、睦、婣、任、恤。

(四) 总卯、小孩子。卯、𠂔𠂔𠂔。詩齊風甫田：「总角卯兮。」毛傳：「总角、聚两髻也。卯、幼稚也。」陈奂疏：「此总角乃男子未冠之服，故傳以聚两髻为釋也。」

(五) 六甲：甲子、甲寅、甲辰、甲午、甲申、甲戌。未窺六甲的意思，就是还不知道年月日時。

(六) 开皇、隋文帝年号，四年当公元五八四年。

(七) 素、原誤作「集」，依他本及文苑英华改正。

## 文中子中說論文輯錄 依四部叢刊本

王通（二）

李伯葑（三）見子而論詩，子不答。伯葑退謂薛收（四）曰：「吾上陳应劭（五）下述沈謝（六），今四声八病，剛柔清濁，各有端序，音若填箴，而夫子不应，我其未达歟？」薛收曰：「吾尝闻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达五常，於是征存亡，辯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营营馳騁末流，是夫子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天地篇》）

薛收問續詩，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四名？」「一曰化，天子所以風天下也；二曰政，藩臣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四曰歎，以陳誨立誠於家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傷焉，或惡焉，或誠焉，是謂五志。」（《事君篇》）

子遊太乐，聞龙舟五更之曲（六），瞿然而归曰：「靡靡乐也，作之邦國焉，不可遊矣。」（《周公篇》）

薛收問曰：「今之民胡无詩？」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非民无詩，取詩者之罪也。」（《关朗篇》）

子在长安，楊素、蘇夔、李德林（七）皆請見。子与之言，归而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素与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夔与吾言終日，言声而不及雅，德林与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无礼也；言声而不及雅，是天下无乐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无文也；王道从何而兴乎？吾所以憂也！」（《王道篇》）

子曰：「学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义。」（《天地篇》）

子謂陳寿（八）有志於史，依大义而削異端，謂范宁（九）有志於春秋，征聖經而詰众傳。子曰：「使陳寿不美於史，迂固之罪也，使范宁不美於春秋，詠向（一〇）之罪也。」裴晞（一一）曰：「何謂也？」子曰：「史之失，自迂固始也，記繁而志寡，春秋之失，自詠向始也，棄經而任傳。」（《天地篇》）

子謂荀悅(三)史乎史乎，謂陸机文乎文乎，皆思过半矣。(事君篇)

房玄齡問史，子曰：「古之史也辯道，今之史也耀文。問文，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同上)

或問楊雄、張衡，子曰：「古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言艰。」曰：「其道何如？」子曰：「靖矣。」(天地篇)

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庄、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事君篇)

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問湘东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謝朓淺人也，其文棲；江总詭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同上)

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同上)

子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同上)

內史薛公(三)謂子曰：「吾文章可謂淫溺矣。」文中子离席而拜曰：「敢賀丈人之知过也。」(述史篇)

(一)王通(五八四——六一八)，字仲淹，門人謚為文中子。他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讀易道，自比孔子。他的中說是在模仿論語，論語對孔子稱子，他在这里也以子自稱。

(二)袁逸注：「伯藹，字仲規，德林子也。」那么即著北齊書的李百藹，旧新唐書都說字重規。

(三)薛收，字伯褒，薛道衡子。旧新唐書有傳。

(四)应、刘，指建安詩人应瑒和刘楨。

(五)沈、謝，袁逸注說指梁詩人沈約和謝靈運。按謝靈運在沈約前，卒於宋文帝元嘉十年(四三三)，未至梁。下文提到「四声八病」，灵运时也未产生。当指謝朓，和沈約，都是「永明体」作家。

(六)袁逸注：「煬帝將遊江都宮，作此曲。」

(七)楊素，字处道，能詩能文。从隋文帝定天下，封越国公。苏夔，字伯尼，隋时乐律家，著乐志十五篇。李德林，字公輔，撰北齐书，未毕

而卒，子百药续成。

(八) 陈寿，字承祚，晋时人，三国志作者。

(九) 范甯，字武子，晋时人，春秋穀梁傳集解作者。

(一〇) 歆，字向，和兒子刘歆。刘向治春秋穀梁傳，刘歆好春秋右氏傳。

(一一) 裴晞，当系文中子弟子，他无考。

(一二) 荀悦，字仲豫，东汉时人，著有汉紀等书。

(一三) 薛公，薛道衡，隋詩人。



## 隋書經志集部論(一) 隋書卷三十五，依乾隆殿版本

長孫无忌等(三)

文者，所以明言也。古者登高能賦，山川能祭，師旅能誓，喪紀能誄，作器能銘，則可以為大夫，言其因物騁辭，情靈无拥者也。

唐歌、虞詠、商頌、周雅，敘事緣物，紛綸相襲。自斯以降，其道弥繁。世有澆淳，時移治亂，文体迁變，邪正或殊。宋玉屈原，激清風於南楚，嚴、鄒、枚、馬(二)，陳盛藻於西京，平子豔發於東都，王粲獨步於漳滏。爰逮晉氏，見稱潘陸，並黼藻相輝，宮商間起，清辭潤乎金石，精義薄乎雲天。永嘉(三)已后，玄風既扇，辭多平淡，文寡風力。降及江東，不勝其弊。宋齊之世，下逮梁初，靈運高致之奇，延年錯綜之美，謝玄暉之藻麗，沈休文之富溢，煇煥斌蔚，辭義可觀。梁簡文之在東宮，亦好篇什，清辭巧制，止乎衽席之間，彫琢蔓藻，思極閨闈之內。后生好事，遞相放習，朝野紛紛，号为「宮體」。流宕不已，訖於喪亡。陳氏因之，未能全變。其中原則兵乱積年，文章道尽。后魏文帝頗效屬辭，未能變俗，例皆淳古。齐宅漳濱，辭人間起，高言累句，紛紜絡繹，清辭雅致，是所未聞。后周草創，干戈不戢，君臣戮力，專事經營，風流文雅，我則未暇。其后南平汧汭，東定河朔，訖於有隋，四海一統。采荆南之杞梓，收會稽之箭竹，辭人才士，总萃京師。属以高祖少文，煬帝多忌，当路执权，逮相摯压，於是握灵蛇之珠，韞荆山之玉，轉死溝壑之內者，不可胜数。草澤怨刺，於是兴焉。古者陈詩观风，斯亦所以关乎盛衰者也。

班固有詩賦略，凡五种，今引而伸之，合为三种，謂之集部。

(一)原无題，現以附集部后，題集部論。

(二)長孫无忌，唐初宰相，史学家。按隋書宋本原跋說：「撰隋書，(魏)征总知其务，多所損益，务存簡正，序論皆征所作。」注說：「案魏征本傳，正觀七年為侍中。十年，五代史成，加光祿大夫，封鄭國公，拜特進。今諸本並云特進，又經籍志四卷独云侍中鄭國公魏征撰。无忌傳又云：永徽三年，始受詔監脩。疑当时先已刊脩，无忌因成書而進。今紀傳題以征，志以无忌，从众本所載也。」那么，此篇当亦出魏征或魏征总知时預脩者所作。

- (三) 嚴、嚴助、鄒、鄒陽、枚、枚乘、馬、司馬相如：皆西汉文学家。
- (四) 永嘉、晉懷帝年号，当公元三〇七——三二二年。



## 隋書文學傳序 隋書卷七十六，依乾隆殿版本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傳曰：「言、身之文也，言而不文，行之不远。」故堯曰「則天」<sup>(一)</sup>，表文明之稱；周云「盛德」<sup>(二)</sup>，著煥乎之美。然則文之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於下，下所以達情志於上，大則經緯天地，作訓垂范，次則風謠歌頌，匡主和民。或離譏放逐之臣，塗窮后門之士，道輟軻而未遇，志鬱抑而不申，憤激委約之中，飛文魏闕之下，奮迅泥滓，自致青雲，振沈溺於一朝，流風聲於千載，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

自漢魏以來，迄乎晉宋，其體屢變，前哲論之詳矣。暨永明天監之際<sup>(三)</sup>，太和天保之間<sup>(四)</sup>，洛陽江左，文雅尤盛。于時作者，濟阳江淹，吳郡沈約，樂安任昉，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等，並學旁書圖，思極人文，縝綵鬱於雲霞，逸响振於金石，英華秀發，波瀾浩蕩，筆有余力，詞无竭源，方諸張、蔡、曹、王<sup>(五)</sup>，亦各一時之選也。聞其風者，聲馳景慕。

然彼此好尚，互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斌斌，尽善尽美矣。

梁自大同<sup>(六)</sup>之后，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肩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蓋亦亡國之音乎！周氏吞併梁荆，此風扇於关右，狂簡斐然成俗，流宕忘反，无所取裁。高祖初統万机，每念斲彫為樸，发号施令，咸去浮华。然时俗詞藻，犹多淫丽，故憲臺執法，屢飞霜簡。煬帝初习藝文，有非輕側之論。暨乎即位，一变其風，其与越公书，建东都詔，冬至受朝詩，及拟飲馬長城窟，並存雅体，归於典制。虽意在驅淫，而詞无浮蕩，故当时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所謂能言者，未必能行，蓋亦君子不以人廢言也。

爰自东帝归秦<sup>(七)</sup>，逮乎青蓋入洛<sup>(八)</sup>，四陳咸景<sup>(九)</sup>，九州攸同。江漢英灵，燕趙奇俊，並該天网之中，俱為大國之寶。言刈其楚，片善无遺，潤木圓流，不能十数，才之难也，不其然乎？时之文人，見称当世，則范阳盧思道、安平李德林、河東薛道衡、趙郡李元操、鉅鹿魏澹、会稽虞世基、河東柳詵、高阳許善心等，或鷹揚河朔，或獨步汉南，俱騁龙光，並驅雲路，各有本傳，論而敘

之。其潘徽万寿之徒，或学优而不切，或才高而无贵仕，其位可得而卑，其名不可湮没，今总之於此，为文学傳云。

(一) 論語泰伯篇載孔子說：「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则天、取法於天。

(二) 周易繫辭下：「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

(三) 永明、齐武帝年号，当公元四八三——四九三年。天監、梁武帝年号，当公元五〇二——五一九年。

(四) 太和、北魏孝文帝年号，当公元四七七——四九九年。天保、北齐文宣帝年号，当公元五五〇——五五九年。

(五) 張、張衡；蔡、蔡邕；曹、曹植；王、王粲。

(六) 大同、梁武帝年号，当公元五三五——五四五年。

(七) 「东帝归秦」，本来是說秦灭齐。战国时，秦称西帝，齐称东帝，后来秦代齐，齐王建降秦。这里用指北齐灭於北周。

(八) 「青盖入洛」，本来是說孙皓降晋。据三国志吳志孙皓傳注引干宝 晉紀，孙皓降晋前，有熒惑变为兒童，說「庚子岁，青盖入洛。」后来到

庚子岁，孙皓果然被俘至洛陽。这里用指陈灭於隋。

(九) 泉、古文「暨」字，同「及」。

## 周書王褒庾信傳論(一) 周書卷四十一，依乾隆殿版本

令狐德棻(二)

史臣曰：兩儀定位，日月揚輝，天文彰矣。八卦以陳，書契有作，人文辭矣。若乃墳索(三)所紀，莫得而云，典謨(四)以降，遺風可述。是以曲阜多才多藝，鑒二代以正其本；闕里性與天道，修六經以維其末。故能範圍天地，綱紀人倫。窮神知化，稱首於千古；經邦緯俗，藏用於百代。至矣哉，斯固聖人之述作也。

逮乎兩周道喪，七十義乖。淹中(五)稷下(六)，八儒三墨，辯博之論蜂起，漆園(七)黍谷(八)，名法兵农，宏放之詞霧集。虽雅誥奧义，或未尽善，考其所長，蓋賢達之源流也。

其后逐臣屈平，作离騷以敘志，宏才艷發，有側隱之美。宋玉南国詞人，追逸轡而並其迹，大儒荀況，賦礼智以陳其情。含章鬱起，有諷諭之义。賈生洛陽才子，繼清景而奮其暉。並陶鑄性灵，組織风雅，詞賦之作，實为其冠。

自是著述滋繁，体制匪一。孝武之后，雅尚斯文，揚葩振藻者如林，而二馬、王、楊(九)为之傑。东京之朝，茲道愈屬，咀征含商者成市，而班、傅、張、蔡(一〇)为之雄。

当塗(二)受命，尤好虫篆，金行(三)勃兴，无替前烈。曹、王、陈、阮(四)，負宏衍之思，挺栋干於邓林，潘、陸、張、左(五)，擅侈麗之才，飾羽翼於鳳穴。斯並高視当世，連衡孔門。虽时运推移，質文屢變，譬犹六代並湊，易俗之用无爽，九流竞逐，一致之理同归。历选前英，於茲為盛。

既而中州版蕩，戎狄交侵，僭偽相属，士民塗炭，故文章黜焉。其潛思於战争之間，揮翰於鋒鏑之下，亦往往而間出矣。若乃魯徽、杜廣、徐光、尹弼之疇，知名於二趙，宋謫、封奕、朱彤、梁讜之属，見重於燕秦。然皆迫於倉卒，牽於战争。竞奏符檄，則粲然可觀；体物緣情，則寂寥於世。非其才有优劣，时运然也。

至朔漠之地，慕尔夷俗，胡义周之頌国都(六)，足称宏丽，区区河右，而学者埒於中原，刘延明之銘酒泉(七)，可謂清典。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徒言哉？洎乎有魏，定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关隴。当时之士，有許謙、崔宏、崔浩、高允、高閭、

游雅等，先后之間，聲實俱茂，詞義典正，有永嘉之遺烈<sup>(七)</sup>焉。及太和<sup>(八)</sup>之辰，虽复崇尚文雅，方驂並路，多乖往轍，涉海登山，罕值良宝。其后袁翻才称澹雅，常景思标沉鬱，彬彬焉盖一时之俊秀也。

周氏創業，运属陵夷，纂遺文於既喪，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苏亮、苏綽、盧柔、唐瑾、元偉、李昶之徒，或奋鱗翼，自致青紫。然綽建言务存質朴，遂糠粃魏晉，宪章虞夏。虽属詞有师古之美，矯枉非适时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既而革車电迈，渚宮云撤<sup>(九)</sup>，尔其荆衡杞梓，东南竹箭，备器用於庙堂者众矣。唯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籠於一代。是时世宗<sup>(一〇)</sup>，雅詞云委，滕、趙二王<sup>(一一)</sup>，雕章間发，咸筑宮虛館，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閭閻之士，莫不忘味於遺韻，眩精於末光。犹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然則子山之文，发源於宋末，盛行於梁季，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詞以輕險为宗，故能誇目侈於紅紫，蕩心逾於郑卫。昔楊子雲有言：「詩人之賦丽以則，詞人之賦丽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詞賦之罪人也。

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則变化无方，形言則条流遂廣。虽詩賦与奏議異軫，銘誄与书論殊塗，而撮其旨要，举其大抵，莫若以气为主，以文傳意，考其殿最，定其区域，撫六經百氏之英华，探屈宋卿云之祕奥，其調也尙远，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貴当，其辞也欲巧。然后鑒金璧，播芝兰，文质因其宜，繁約适其变，权衡輕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壯，丽而能典，煥乎若五色之成章，紛乎犹八音之繁会。夫然則魏文所謂通才<sup>(三)</sup>，足以备体矣，士衡所謂难能<sup>(三)</sup>，足以逮意矣。

书。

(一) 李延寿 北史文苑傳有很長的序文，也頗为人傳誦。但絕大部分都抄襲此篇和隋书文学傳序，所以这里不再逐录。讀者如欲參考，可檢閱原书。

(二) 令狐德棻 (五八三——六六六)，史学家，除北周书外，並参加晉书的撰修。

(三) 墳索，傳說中的古书。左傳昭公十二年：「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杜預注：「皆古书名。」

(四) 典謨，指尚书中的堯典、皋陶謨等篇。

(五) 淹中，魯里名。汉书藝文志：「礼古經者，出於魯淹中。」苏林注：「里名也。」

(六) 稷下，齐城門名，談士聚集的地方。

(七) 漆園，宋地名，庄子曾为漆園吏。

(八) 黍谷，燕山名，鄭衍曾居之。

(九) 二馬，指司馬迁和司馬相如；王，王褒；揚，揚雄。

(一〇) 班，班固；傅，傅毅；張，張衡；蔡，蔡邕。

(一一) 当塗，指魏。后汉书袁術傳：「又少見識书，言代汉者当塗高，自云名字应之。」李賢注：「当塗高者，魏也。」

(一二) 金行，指晉。蓋謂以金德王，然出典未詳。

(一三) 曹，曹植；王，王粲；陳，陳琳；阮，阮瑀。

(一四) 潘，潘岳；陸，二陸，陸机和陸云；張，三張，張載，張協和張亢；左，左思。

(一五) 頌國都，当指統万城功德銘，見全晉文卷一五六。

(一六) 銘酒泉，文已佚。

(一七) 永嘉，晉懷帝年号。永嘉遺烈，指近似孫綽，許詢等注重理义的文风。

(一八) 太和，北魏孝文帝年号，当公元四七七——四九九年。

(一九) 渚宮，楚別宮，故址在江陵。渚宮云撤，指西魏攻佔江陵。

(二〇) 世宗，北周明帝宇文毓。

(二一) 滕王，宇文逌；趙王，宇文招。

(二二) 詳典論論文，本书选录。

(二三) 詳文賦，本书选录。



## 史通言語篇 史通卷六，依浦起龙通釋本

刘知几(一)

盖「樞机之发，荣辱之主」(一)。「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二)。「則知飭詞专对，古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語難曉，訓釋方通。是以尋理則事簡而意深，考文則詞煩而義釋，若尚書載伊尹之訓、皋陶之謨、洛誥、康誥、牧誓、秦誓是也。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詞命。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載呂相絕秦(三)，子产獻捷(四)，臧孫諫君納鼎(五)，魏絳對戮楊干(六)是也。战国虎爭，馳說云湧！人持「弄丸」之辯，家挾「飛鉗」之術(七)，劇談者以譎誑為宗，利口者以寓言為主，若史記載蘇秦合縱，張儀連橫，范雎反間以相秦，魯連解紛而全趙是也。逮漢魏已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时无专对。运筹画策，自具於章表；獻可替否，总歸於筆札。宰我子貢之道不行，蘇秦張儀之業遂廢矣。假有忠言切諫，答戏解嘲(八)，其可稱者，若朱云折檻以抗憤(九)，張綱埋輪而獻直(一〇)，秦宓之酬吳客(一一)，王融之答虜使(一二)，此之小辯，曾何足云？是以歷選載言，布諸方冊，自漢已下，无足觀焉。

尋夫战国已前，其言皆可諷詠，非但筆削所致，良由體質素美。何以覈諸？至如「鵲貴」(一三)，「鸛鳴」(一四)，童豎之謠也。「山木」(一五)，「輔車」(一六)，時俗之諺也。「蟠腹棄甲」(一七)，城者之謳也。「原田是謀」(一八)，輿人之誦也。斯皆台詞鄙句，犹能溫潤若此，況乎東帶立朝之士，加以多聞博古之識者哉？則知時人出言，史官入記，虽有討論潤色，終不失其梗概者也。

夫三傳之說，既不习於尚書，兩漢之詞，又多違於戰策，足以驗訛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后来作者，通无遠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从實而書，方复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則偏模左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应对，行乎宋齊之日，而伪修混沌(一九)，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真伪由其相乱。故裴少期議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滅之詞，虽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二〇)。然自咸洛不守，龜鼎南迁，江左为礼乐之乡，金陵实图书之府，故其俗犹能語存規檢，言喜风流，顛沛造次，不忘經籍。而史臣修飾，无所費功。其於中國則不然：何者？於斯時也，先王桑梓，翦为蠻貊，被髮左衽，充切神州。其中辯若駒支(二一)，學如鄉子(二二)，有時而遇，不可多得。而彥鸞修偽國諸史(二三)，收弘撰魏周二書(二四)，必諱彼夷

晉，變成華語，等楊由之所雀<sup>(三)</sup>，如介葛之聞牛<sup>(三)</sup>，斯亦可矣。而於其間，則有妄益文彩，虛加風物，援引詩書，寃章史漢，遂使沮渠乞伏，儒雅比於元封<sup>(元)</sup>，拓跋宇文，德音同於「正始」<sup>(元)</sup>。華而失實，過莫大焉。唯王宋著書<sup>(三)</sup>，敍元高時事，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畢彰。而今之學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穢，語傷淺俗。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臣，猶鑑者見嫫姆多媿，而歸罪於明鏡也。又世之議者，咸以北朝眾作，周史為工，蓋賞其記言之體，多同於古故也。夫以枉飾虛言，都捐實事，便号以良直，師其模楷，是則董狐南史，舉目可求，班固華嶠，比肩皆是者矣。近有燉煌張太素，中山郎余令，並稱述者，自負史才。郎著孝德傳，張著隋後略，凡所撰今語，皆依倣旧辭，若選言可以效古而書，其難矣者，則忽而不取，料其所棄，可勝紀哉？

蓋江革薦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廢汝而立臧，<sup>(二)</sup>」漢王怒酈生曰：「豎儒！几敗乃公事。」<sup>(三)</sup>」單固謂楊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sup>(三)</sup>」樂廣歎卫玠曰：「誰家生得宁馨兒。」<sup>(三)</sup>」斯並當時侮嫚之詞，流俗鄙俚之說，必播以唇吻，傳諸諷誦，而世人皆以為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兩句，殊為魯朴者何哉？蓋楚漢世隔，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已古者即謂其文，猶今者乃驚其質。夫天地長久，風俗無恆，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效昔言，不其惑乎？苟記言則約附五經，載語則依凭三史，是春秋之俗，戰國之風，互兩儀而並存，經千載其如一，奚以今來古往，質文之屢變者哉？蓋善為政者，不擇人而理，故俗无精麁，咸被其化。工為史者，不選事而書，故言无美惡，盡傳於后。若事皆不謬，言必近真，庶几可与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一) 刘知几(六六一——七二一)、字子玄，史学評論家。所著史通共四十九篇，清人浦起龙校注疏証，名史通通釋。

(二) 周易繫詞上：「言行，君子之機樞，機樞之發，榮辱之主也。」

(三) 二句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四) 事詞見左傳成公十三年。

(五) 事詞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六) 事詞見左傳桓公二年。



(七)事詞見左傳襄公三年。

(八)文心雕龍論說篇：「轉丸騁其巧辭，𠄎鉗伏其精巧。」按「轉丸」「𠄎鉗」皆鬼谷子篇名，皆辯難方術。

(九)答戲、指答賓戲，班固作。解嘲、楊雄作。

(一〇)事詞見漢書宋云傳。

(一一)事詞見後漢書張皓傳。綱、皓子。

(一二)事詞見三國志蜀志秦宓傳。

(一三)事詞見南齊書王融傳。

(一四)詞見左傳僖公五年。

(一五)詞見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一六)詞見左傳隱公十一年。

(一七)詞見左傳僖公五年。

(一八)詞見左傳文公四年。

(一九)詞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二〇)莊子天地篇載孔子說抱甕灌園，不肯用機械的漢陰丈人是：「假修渾沌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治其外。」渾、混、同。

(二一)裴少期，名松之，劉宋時史注家。本字世期，唐人避諱作少期。所注三國志在魏武紀注說：「孫盛魏氏春秋云：答諸將曰：『劉備、人傑也，將生忱寡人。』臣松之以為孫盛制書，多用左氏以易古文，后之學者，將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勵志，而用夫差分𠄎之言，尤非其類。」按夫差語見左傳哀公二十年，他說：「句踐將生忱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

(二二)駒支、戎族人。左傳襄公十四年，會於向，范宣子不允參加，駒支說：「官之師旅，无乃實有所闕，而罪我諸戎，不与子會，亦无替焉。」

(二三)郕子，亦外族人。左傳昭公十七年，他朝於魯，對昭公詳說少皞氏的所以以鳥名官。孔子听到了，見郕子从學，隨後又告訴別人說：「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 (二四) 彥鸞、崔鴻字，撰十六国春秋，今佚，清人湯球有輯本。
- (二五) 收、魏收，撰魏书，今列二十四史。弘、牛弘，撰周史，今亡。
- (二六) 楊由，后汉成都人，以大雀集於庫樓，知郡內当有小兵。見后汉书方術傳。
- (二七) 介葛、介葛卢，聞牛鳴，知生三牺皆用之矣。見左傳僖公二十九年。
- (二八) 元封、汉武帝年号，这里是泛指汉代儒雅。
- (二九) 正始、毛詩序說：「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又魏齐王芳的年号也名正始。由上文「援引詩书」看来，知这里系泛指周代德音。
- (三〇) 浦起龙說指王劭齐志、宋孝王关东风俗傳。齐志述高齐，宋书如果指关东风俗傳，当述元魏，所以下句說「敘元高時事。」二书，今佚。
- (三一) 語見左傳文公元年。
- (三二) 語見史記留侯世家。
- (三三) 語見魏志王陵傳注引魏略。
- (三四) 語見晉书王衍傳。

## 史通敘事篇 史通卷六，依浦起龙通釋本

刘知几

夫史之称美者，以敘事为先。至若书功过，記善惡，文而不晦，質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疲，百遍无斁，自非作者曰聖，其孰能与於此乎？

昔聖人之述作也，上自尧典，下終获麟，是为「属詞比事」之言，「疏通知远」之旨（一）。子夏曰：「书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楊雄有云：「說事者莫辨乎书，說理者莫辨乎春秋。」然則意指深奧，詰訓成义，微显闡幽，婉而成章，虽殊途異轍，亦各有差焉。諒以师范億載，規模万古，为述者之冠冕，实后来之龜鏡。既而馬迁史記，班固汉书，繼聖而作，抑其次也。故世之學者，皆先曰五經，次云三史，經史之目，於此分焉。

嘗試言之曰：經犹日也，史犹星也。夫杲日流景，則列星寢耀，桑榆既夕，而辰象粲然。故史汉之文，当乎尚书春秋之世也，則其言淺俗，涉乎委巷，垂翅不举，滯（二）籥无聞。逮於战国已降，去聖弥远，然后能露其鋒穎，倜儻不羈。故知人才有殊，相去若是，校其优劣，詎可同年？自汉已降，几将千載，作者相繼，非复一家。求其善者，盖亦几矣！

夫班馬執簡，既五經之罪人，其晉宋杀青，又三史之不若。譬夫王霸有別，粹駁相悬，才难、不其甚乎！然則人之著述，虽同自一手，其間則有善惡不均，精麁非类。若史記之苏、張、蔡澤等傳，是其美者。至於三、五本紀，日者、太倉公、龜策傳，固无所取焉。又汉书之帝紀、陈、項諸篇，是其最也。至於淮南王、司馬相如、东方朔傳，又安足道哉？豈繪事以丹青成妍，帝京以山水为助，故言嫌者其史亦拙，事类者其书亦工，必时乏異聞，世无奇事，英雄不作，賢儒不生，区区碌碌，抑惟恆理，而實史臣显其良直之体，申其微婉之才，盖亦难矣！故揚子有云：「虞夏之书渾渾尔，商书灑灑尔，周书噩噩尔，下周者其书樵悴乎！」观丘明之記事也，当桓文作霸，晉楚更盟，則能飾彼詞句，成其文雅。及王室大坏，事益縱橫，則春秋美辞，几乎翳矣。观子长之敘事也，自周已往，言所不該，其文闕略，无复体統。洎秦汉已下，条貫有倫，則煥炳可觀，有足称者。至若荀悅汉紀，其才尽於十帝。陈寿魏书，其美穷於三祖。触类而长，他皆若斯。

夫識室者稀：知音蓋寡。近有裴子野宋略，王劭齊志，此二家者，並長於敘事，无愧古人。而世人議者，皆雷同着裴，而共詆王氏。夫江左事雅，裴筆所以专工；中原跡穢，王文由其屢鄙。且儿原务飾虛辭，君懋志存实录，此美惡所以為異也。設使丘明重出，子长再生，記言於賀六渾之朝，書事於士尼干之代，將恐輟毫栖牘，无所施其德音，而作者安可以今方古，一概而論得失？

夫敘事之体，其流甚多，非复片言所能觀縷，今輒区分类聚，定为三篇，列之於下。

夫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為工；而敘事之工者，以簡要為主。簡之時又大矣哉！

历觀自古，作者权輿，尚書发蹤，所載务於寡事；春秋变体，其言貴於省文。斯蓋澆淳殊致，前后異跡，然則文約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

始自兩漢，迄乎三國，國史之文，日傷煩富。逮晉已降，流宕逾远，尋其冗句，摘其煩詞，一行之間，必謬增數字，尺紙之內，恆虛費數行。夫聚蚊成雷，羣輕折軸，況於章句不甘，言詞莫限，載之兼兩，曷足道哉！

蓋敘事之体，其別有四：有直紀其才行者，有唯書其事跡者，有因言語而可知者，有假讚論而自見者。至如古文尚書，称帝尧之德，标以「允恭克让」(一)。春秋左傳，言子太叔之狀，目以「美秀而文」(二)。所稱如此，更无他說，所謂直紀其才行者。又如左氏載申生「為驪姬所譖，自縊而亡」(三)。「班史称紀信「為項籍所圍，代君而死」(四)。「此則不言其甘操，而忠孝自彰，所謂唯書其事跡者。又如尚書称武王之罪紂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剝剔孕婦」(五)。左傳紀隨會之論楚也，其詞曰：「尊輅藍縷，以肩山林」(六)。此則才行事跡，莫不闕如，而言有关涉，事便显露，所謂因言語而可知者。又如史記卫清傳后，太史公曰：「苏建賞賁大將軍不薦賢待士」。漢書孝文紀末，其讚曰：「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此則傳之身紀，並所不書，而史臣发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讚論而自見者。然則才行、事跡、言語、讚論，凡此四者，皆不相須，若兼而畢書，則其費尤廣(七)。但自古經史，通多此类(八)，能获免者，蓋十无一二(九)。

又敘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如左傳宋華耦來盟，称其先人得罪於宋，「魯人以為敏」(一〇)。夫以鈍者称

敏，則明賢達所嗤，此為省句也。春秋經曰：「隕石於宋，五（五）」。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略，求諸折中，簡要合理，此為省字也。其有反於是者，若公羊稱「郊克眇，季孫行父禿，孫良夫跛，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一）。蓋宜除「跛者」已下句，但云「各以其類逆」。必事加再述，則於文殊費，此為煩句也。漢書張蒼傳云：「年老口中无齒」。蓋於此一句之內，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為煩字也。然則省句為易，省字為難，洞識此心，始可言史矣。苟句尽余賸，字皆重复，史之煩蕪，職由於此。

蓋餌巨魚者，垂其千鈞，而得之在於一筌。捕高鳥者，張其万罟，而獲之由於一目。夫敘事者，或虛益散辭，廣加閑說，必取其所要，不过一言一句耳。苟能同夫獵者漁者，既執而置鈞，必收其所留者，唯一筌一目而已，則庶几翬枝尽去，而尘垢都捐，华逝而实存，滓去而瀦在矣！嗟呼！能損之又損，而玄之又玄，輪扁所不能語斤，伊摯所不能言鼎也。

夫飾言者為文，編文者為句，句积而章立，章积而篇成，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备矣。古者行人出境，以詞令為宗，大夫应对，以言文為主。况乎列以章句，刊之竹帛，安可不勵精雕飾，傳諸諷誦者哉？

自圣贤述作，是曰經典，句皆韶夏，言尽琳琅，秩秩德音，洋洋盈耳。譬夫游滄海者，徒驚其浩曠，登太山者，但嗟其峻極。必摘以尤最，不知何者为先。

然章句之言，有显有晦。显也者，繁詞縟說，理尽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然則晦之将显，优劣不同，較可知矣。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輕，一言而巨細咸該，片語而洪纖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

昔古文义，务卻浮詞。虞书云：「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夏书云：「扈呱呱而泣，予不子」。周书称「前徒倒戈，血流漂杵」。虞书云：「四罪而天下咸服」。此皆文如關路，而語实周瞻，故覽之者初疑其易，而为之者方覺其難，固非雕虫小技，所能斥苦（七）其說也。既而丘明受經，师范尼父。夫經以数字包义，而傳以一句成言，虽繁約有殊，而隱晦无異。故其綱紀而言邦俗也，則有士会为政，「晉國之盜奔秦」（八），「邢迁如归，卫国忘亡」（九）。其款曲而言人事也，則有「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

(110)「三軍之士，皆如挾纊」(111)。斯皆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使夫讀者，望表而知里，捫毛而辯骨，觀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字外。晦之時義，不亦大哉！

泊班馬二史，虽多謝五經，必求其所長，亦時值斯語。至若「高祖亡蕭何，如失左右手」；(112)「漢兵敗績，睢水為之不流」，(113)「董生乘馬，三年不知牝牡」(114)，「翟公之門，可張雀羅」(115)，則其例也。

自茲以降，史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云蒸泉湧。其為文也，大抵編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蔽之者，輒足為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是以處道受責於少期，(116)子昇取譏於君懋(117)，非不幸也。蓋作者言虽簡略，理皆要害，故能疎而不遺，儉而无闕。譬如用奇兵者，持一当百，能全克敵之功也。若才乏儲穎，思多昏滯，費詞既甚，敘事纒周，亦犹售鉄錢者，以兩当一，方成貿迁之价也。然則史漢已前，省要如彼，(118)國晉(119)已降，煩碎如此。必定其妍媸，甄其善惡(120)。夫讀古史者，明其章句，皆可詠歌，觀近史者，悅其緒言，直求事意而已。是則一貴一賤，不言可知，无假擢揚，而其理自見矣。

昔文章既作，比兴由生，鳥獸以嬌賢愚，草木以方男女，詩人騷客，言之备矣。

泊乎中代，其体稍殊，或拟人必以其倫，或述事多比於古。当汉氏之临天下也，君实称帝，理異殷周，子乃封王，名非魯卫，而作者犹謂帝家为王室，公輔为王臣，盘石如建侯之言，帶河申俾侯之誓，而史臣撰录，亦同彼文章。假託古詞，翻易今語，潤色之濫，萌於此矣！

降及近古，弥見其甚。至如諸子短书，杂家小說，論逆臣則呼为「間鼎」，称巨寇則目以「长鯨」，邦国初基，皆云「草昧」，帝王兆跡，必号「龙飞」。斯並理兼諷諭，言非指斥，異乎游夏措辞，南董显书之义也。如魏收代史(121)，吳均齐录(122)，或牢籠一世，或苞举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言，弘至公之正說，而收称刘氏納貢，則曰「来獻百牢」，均敘元日臨軒，必云「朝会万国」。夫以吳征魯賦(123)，禹計塗山(124)，持彼往事，用为今說，置於文章則可，施於簡冊則否矣。

亦有方以類聚，譬諸昔人，如王隱稱諸葛亮挑戰，「冀獲曹咎之利」<sup>(三)</sup>；崔鴻稱慕容冲見幸，為「有龙阳之姿」<sup>(四)</sup>。其事相符，言之讜矣。而卢思道稱邢邵「喪子不慟，自東門吳已來，未之有也」<sup>(五)</sup>。李百葑稱王琳「雅得人心，虽李將軍恂善誘，无以加也」<sup>(六)</sup>。斯則虛引古事，妄足庸音，苟矜其學，必辨而非當者矣！

昔礼記檀弓，工言物始。夫自我作故，首創新儀，前史所刊，后来取証。是以漢初立轡，子长所書<sup>(七)</sup>，魯始為辮，丘明是記。

(二) 河橋可作，元凱取驗於毛詩<sup>(八)</sup>。男子有笄，伯支远征於內則<sup>(九)</sup>。即其事也。案裴景仁秦記，稱苻堅方食，撫盤而詬。王劭齊志，述洛干感恩，脫帽而謝。及彥鸞撰以新史，重規刪其旧录，乃易「撫盤」以「推案」<sup>(十)</sup>，變「脫帽」為「免冠」<sup>(十一)</sup>。夫近世通无案食，胡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类古，改从雅言，欲令學者何以考時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異？

又自杂种稱制，充拓神州，事異諸華，言多醜俗。至如翼健，道武原諱，黑纈、周文本名，而伯起革以他語，德業闕而不載<sup>(十二)</sup>。蓋廊降、劇贖，字之蠹也，重耳、黑臀<sup>(十三)</sup>、名之鄙也，旧皆列以三史，傳諸五經，未聞后进談誦，別加刊定。况「齐丘之嬖」，彰於載識<sup>(十四)</sup>，「河边之狗」，著於謠詠<sup>(十五)</sup>，明如日月，難為蓋藏。此而不書，何以示后？

亦有姓氏本复，減省从单<sup>(十六)</sup>，或去「万紐」而留「于」<sup>(十七)</sup>，或止存「狄」而除「庫」，<sup>(十八)</sup>求諸自古，罕聞茲例。

昔夫子有云：「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为务，必借於文。自五經已降，三史而往，以文敘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異於是。其立言也，或虛加練飾，輕身雕彩，或体兼賦頌，或詞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譬夫烏孙造室，奈以汉仪，而「刻鵠不成，反类於鶩」<sup>(十九)</sup>者也。

(一) 礼記經解篇：「疏通知远，书教也。」又說：「属詞比事，春秋教也。」

(二) 遷、同滯。

(三) 賀六渾、北齐武帝高欢字。

(四) 士尼干、浦起龙說宜作侯尼干、北齐显祖高洋产时，母命曰侯尼干。

(五) 見尚书尧典。

(六)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七)見左傳僖公四年。

(八)見漢書高帝紀。

(九)見尚書泰誓上。

(一〇)見左傳宣公十二年。

(一一)原注：「近史紀傳，欲言人居哀毀損，則先云『至性純孝』；欲言人尽夜觀書，則先云『篤志好學』；欲言人赴敵不顧，則先云『武藝絕倫』；欲言人下筆成篇，則先云『文章敏速』。此則既述才行，又彰事跡也。如穀梁傳云：『驪姬以酖為酒，葯脯以毒，獻公田來，驪姬曰：世子已祀，致福於君。君將食，驪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墳，以脯與犬，犬斃。驪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何迟乎為君？』又禮記云：『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謁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此則既書事跡，又載言語也。又近代諸史，人有行事美惡，皆已具其紀傳中，續以讀論重述前事，此則才行事跡，紀傳已書，讀論又載也。」

(一二)原注：「公、梁、胤、新序、說苑、戰國策、楚漢春秋、史記，迄於皇家所撰五代史，皆有之。」

(一三)原注：「唯左丘明、裴子野、王劭无此也。」

(一四)原注：「魯人謂鈍人也，禮記中已有注解。」按見左傳文公十五年。

(一五)見春秋僖公十六年。

(一六)浦說公羊當作穀梁。按見穀梁傳成公元年。原文作：「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卫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公羊傳作：「容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逐跛者，使眇者逐眇者。」

(一七)斥苦、浦釋：「竭力求及之意。」

(一八)見左傳宣公十六年。

(一九)左傳閔公二年：「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於夷封。二年，封卫於楚丘。邢遷如旧，卫國忘亡。」

(二〇)左傳莊公十二年：「宋萬弑閔公於蒙澤，」「奔陳。」「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裏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醢之。」



(二一)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二二)見史記淮陰侯列傳。

(二三)見史記項羽本記。

(二四)浦釋引鄒子：「董仲舒勤學，三年不窺園，乘馬不知牝牡。」又指出史記漢書止有「不窺園」一句。

(二五)見漢書汲黯傳。

(二六)原註：「魏書鄧哀王傳曰：『容貌姿美，有殊於眾，故特見寵異。』裴松之曰：『一类之言，而分以为三，亦敘屬之一病也。』按魏書，王沈作沈，字处道，晉人。原書已佚，此條引見三國志魏志卷二十鄧哀王傳注。少期，裴松之字。

(二七)原註：「王邵齊志曰：『時議恨邢子才不得掌興魏之書，悵悵；溫子昇亦若此，而撰永安志，率是支言。』」按君懋、王邵字。

(二八)原註：「國謂三國志，晉謂晉書也。」

(二九)浦釋：「此下似有脫句。」

(三〇)代史，指魏書，元魏最早名代。書劉義隆（宋文帝）「使獻百牢」，見魏書世祖本紀下太平真君十一年。按「吳征魯賦」見左傳哀公七年，原文說：「公會吳于鄆，吳來征牢。」

(三一)梁書文學傳上吳均傳：「著齊春秋三十卷，」齊錄當指此，已佚，在何年書「朝會万国」不可考。按「禹計塗山」見左傳哀公七年，原文說：「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万国。」

(三二)王隱晉陽秋已佚，此條今引見世說新語方正篇注。史記項羽本紀：項羽令曹咎謹守成皋，漢挑戰慎勿與戰。後曹咎因不能忍受挑戰的侮辱，渡兵汜水應戰，半渡時被漢兵击败自杀。

(三三)崔鴻十國春秋已佚，晉書苻堅載記下也說慕容冲「有龍陽之姿」，大概本於崔書。龍陽君，戰國時魏王嬖臣，以貌美「得為王拂枕席。」見戰國策魏策四。

(三四)「盧思道稱邢邵喪子不慟，」見何書不可考。李百藥北齊書邢邵傳有劉知几引語，也不知是否原本盧思道。東門吳，戰國時梁人。戰國策秦策三載他愛子死不悅，人間不悅的原因，他說：「吾嘗无子，无子之時不悅，今子死，乃即与无子時同也，臣奚忧焉！」

(三五)李百藥稱王琳語，見北齊書王琳傳。李將軍，李廣。史記李將軍傳贊：「余睹李將軍，慘慘為鄙人。」漢書李廣蘇建傳贊作「恂恂如鄙人。」

人」。浦釋引郭延年評：「子才喪孤不慟，何異於吳王孫會喪千人，李廣不嘗，豈為虛引故事！」

(三六)郭評「考史記无此事，当改云：汉初立榑，孟堅所书。」汉书高帝本紀：「八年十一月，令士率从軍死者為櫬，歸其县，县給衣衾棺喪具。」

「注」应劭曰：榑，小棺也。「按史通作「榑」，誤。榑，車軸也。」

(三七)左傳襄公四年：「救鄧，敗於狐鮪，國人从喪者皆髻，於是乎始髻。」髻，出丫。杜註「麻髮合結也，喪多不能备凶服。」

(三八)元凱、杜預字。晉书本傳：「預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桥於富平津。議者以為殷周所都，历圣實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为梁』，則河桥之謂也。」按「造舟为梁」，詩經大雅大明篇語。

(三九)伯支、刘芳字（北史說字伯支，魏书作伯文）。魏书本傳載王肅說「古者婦人有笄，男子則无，」刘芳举内則「子事父母，鸡初鳴，櫛纚笄总」，証明男子有笄。笄，即簪。

(四〇)浦釋：「按裴之秦記，崔之十六国书，皆无考。」又引晉书苻坚載記：「苻坚討姚萇，萇軍渴，有死者。俄而降雨，萇营三尺，营外寸余而已，萇軍大振。坚方食，去案怒曰：『天何故降澤賊营！』」按晉书或本崔书。

(四一)重規、李百药字。齐志佚。李百药北齐书万俟普傳：「子洛，字受洛干，战有功，高祖亲扶上馬，洛干免冠稽首曰：『愿出死力！』」

(四二)按魏书帝紀二：「太祖道武帝諱珪，昭成皇帝之嫡孙。」又帝紀一：「昭成皇帝諱什翼犍」。一則祖孙不应同名，二則对昭成皇帝諱什翼犍既未「革以他語」，道武皇帝如亦諱什翼犍，也不会「革以他語」，刘知几何指不可考。又按周书文帝紀上：「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諱泰，字黑獺，」亦未「闕而不載。」

(四三)浦釋引旧注：「龙降，八凱中一人。蒯瞶，卫庄公名，刺客傳亦有趙人蒯瞶。重耳，晉文公名。黑臀，晉成公名。」

(四四)原註：「杜台卿齐記載識曰：『首牛入西谷，逆懷上齐丘』也。」

(四五)原註：「王劭齐志載諺云：『獾獾头团團，河中狗子破尔菀』也。」

(四六)浦釋引通鑑釋例說：「魏之羣臣，出自代北者皆复姓，孝文迁洛，改为单姓，史患其烦，皆从后姓。」

(四七)浦釋：「周书『唐瑾仕魏为驃騎开府，周文歎異之，赐姓万紐于氏。』华岳頌碑，結銜作万紐于瑾。魏书官氏志『勿忸于氏，后改为于氏。』通志氏族略『勿忸于，疑与万紐于同。』」

(四八)浦釋：「旧作『存扶除厚』。按官氏志无厚字連扶之氏，但有乞扶氏，改为扶氏，则似『除厚』应为『除乞矣』。然『乞』之与『厚』，声

形俱別，不應轉譌乃尔。再考本志有庫狄氏，后改为狄氏，『庫』与『厚』、『狄』与『扶』，形俱相近，或当是也。又北齐如庫狄迴洛，庫狄盛之属，多廣头去点，尤与『厚』字头同。廣韻『庫』始夜切，姓苑有之。』

(四九)馬援戒兄子嚴敦書語，見后漢書本傳。原作「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



## 史通載文篇

史通卷五，依浦起龍通釋本

劉知几

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為用，遠矣大矣。

若乃宣傳善政，其美載於周詩<sup>(一)</sup>；懷襄不道，其惡存乎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為諂，屈平宋玉為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sup>(二)</sup>，俱稱良直者矣。

爰洎中叶，文体大變，樹理者多以詭妄為本，飾辭者務以淫麗為宗。譬如女工之有綺縠，音樂之有鄭衛。蓋語曰「不作無益害有益」。至如史氏所書，固當以正為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尙書載其「元首」「禽荒」之歌<sup>(三)</sup>；鄭庄至孝，晉獻不明，春秋錄其「大隧」「狐裘」之什<sup>(四)</sup>。其理讜而切，其文簡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矣。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体，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獎，有長奸詐，而前後史、漢皆書諸列傳，不其謬乎？且漢代詞賦，虽云虛矯，自余它文，大抵猶實。至於魏晉已下，則仿謬雷同。權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曰虛設，二曰厚顏，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概。何者？

昔大道為公，以能而授，故堯咨舜，舜以命禹。自曹馬已降，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上出禪書，下陳詔表，其間勸進殷勤，敦諭重沓，跡實同於莽卓，言乃類於虞夏。且始自納陛<sup>(五)</sup>，迄於登壇，彤弓盧矢，新君膺九命之錫<sup>(六)</sup>；白馬侯服，旧主蒙三恪<sup>(七)</sup>之禮。徒有其文，竟无其事，所謂「虛設」也。

古者兩軍為敵，二國爭雄，自相稱述，言无所隱。何者？國之得喪，如日月之蝕焉，非由飾辭矯說所能掩蔽也。逮於近古則不然。曹公歎蜀主之英略曰，「刘备吾儔」，周帝美齊宣之強盛云，「高歡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鋒，或斲冰以防其渡<sup>(八)</sup>。及其申詰誓，降移檄，便稱其「智昏蔽夢」，「識昧玄黃」。列宅建都，若鸛鷀之巢葦，臨戎賈勇，猶螳螂之拒轍。此所謂「厚顏」也。

古者國有詔命，皆人主所為，故漢光武時，第五倫為督鑄錢，掾見詔書而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sup>(九)</sup>至於近古則不然。凡有詔勅，皆實成羣下，但使朝多文士，國富辭人，肆其筆端，何事不錄？是以每發璽詔，下綸言<sup>(一〇)</sup>，申惻隱之渥恩，敘憂勤之至

意，其君虽有反道敗德，唯頑与暴，观其政令，则辛亥（二）不如，讀其詔語，则勳华（三）再出。此所謂「假手」也。

盖天子无戏言，苟言之有失，则取尤天下。故汉光武謂龐萌「可以託六尺之孤」；及聞其叛也，乃謝百官曰：「諸君得无笑朕乎？」（三）是知褒貶之言，哲王所慎。至於近古則不然。凡百具察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珪璋特達，善无可加」；旋有貶黜，則比諸「斗筭下才，罪不容寬。」夫同为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於倏忽，是非變於俄頃。帝心不一，皇鑒无恆。此所謂「自戾」也。

夫国有否泰，世有汚隆，作者形言，本无定准。故观「猗与」（四）之頌，而驗有殷方兴，观魚藻（五）之刺，而知宗周将殞。至於近代則不然。夫談主上之聖明，則君尽三五（六）；述宰相之英偉，則人皆二八（七）。国止方隅，而言「併吞六合」；福不盈背，而称「感致百灵」。虽人事屢改，而文理无易。故善之与恶，其說不殊，欲令观者疇为准的？此所謂「一概」也。

於是考茲五失，以寻文义，虽事皆形似，而言必凭虛。夫鏤冰为壁，不可得而用也；画地为餅，不可得而食也。是以行之於世，則上下相蒙，傳之於后，則示人不信。而世之作者，恆不之察，聚彼虛說，編而次之。初自起居，成於国史，連章疏录，一字无廢，非复史书，更成文集。若乃历选众作，求其穢累，王沈魚豢（八），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九）抑其次也；陈寿、于宝（一〇）頗从簡約，犹时載浮說，罔尽机要，唯王邵撰齐隋二史（一一），其所取也，文皆詣实，理多可信。至於悠悠飾詞，皆不之取，此实得去邪从正之理，捐华摭实之义也。

盖山有木，工则度之，况举世文章，岂无其选？但苦作者书之不讀耳。至如詩有章孟諷諫（一二），賦有赵壹嫉邪（一三），篇則賈誼过秦，論則班彪王命（一四），張华述箴於女史（一五），張載題銘於劍閣（一六），諸葛表主以出师，王昶书字以誠子（一七），刘向谷永之上疏（一八），晁錯李固之对策（一九），荀伯子之彈文（二〇），山巨源之启事（二一）：此皆言成軌則，为世龟鏡。求諸历代，往往而有。苟书之竹帛，持以不刊，則其文可与三代同风，其事可与五經齐列，古犹今也，何远近之有哉！

昔夫子修春秋，别是非，申黜陟，而賊臣逆子惧。凡今之为史而載文也，苟能撥浮华，采貞实，亦可使夫雕虫小技者，聞义而知徙矣。此乃禁淫之隄防，持雅之管轄，凡为載削者，可不务乎！

(一)宣、周宣王。詩經大雅中的崧高、烝民、韓奕、江汉等篇，詩序都說是「尹吉甫美宣王也。」尹吉甫，周卿士。僖、魯僖公。魯頌四篇，詩序都說是「頌僖公也。」就中的閟宮篇最后一章說：「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章句遂據說：「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奚斯，魯公子。

(二)南、南史，董、董狐，都是春秋時有名的正直史學家。

(三)尚書益稷篇載舜作歌說：「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還有皋陶廣和二首，茲不錄。又五子之歌篇載夏太康失國，昆弟五人作歌，其二說：「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四)左傳隱公元年載：鄭庄公和他的母親姜氏，「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又僖公五年載：晉獻公杀其太子申生以後，使士蒍為重耳，夷吾筑蒲與屈，士蒍退而賦歌說：「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从！」

(五)納陛、下條九錫的一種。漢書王莽傳注：「孟康曰：『納、內也，謂鑿殿基際為陛，不使露也。』師古曰：『孟說是也。尊者不欲露而升陛，故內之於霤下也。』」

(六)九錫，古諸侯有大功者天子頒九錫。據公羊傳庄公元年何休注：一、車馬；二、衣服；三、樂器；四、朱戶；五、納陛；六、虎賁；七、弓矢；八、鈇鉞；九、秬鬯。

(七)周封虞、夏，商三代后人，謂之三恪，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杜預注。

(八)曹操稱刘备語見魏志武帝紀注，后以关羽攻樊城，議迂都於許，見蜀志关羽傳。周帝、周文帝宇文泰，語事皆見北齊書文宣帝紀。

(九)見后漢書第五倫傳。

(一〇)綸言，帝王詔書。禮記緇衣篇：「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紼。」

(一一)辛、殷紂名；癸、履癸，夏桀名。

(一二)勳、放勳，堯名；華、重華，舜名。

(一三)事語見后漢書劉永傳。

(一四)詩商頌那：「猗與那與，置我鞀鼓。」猗、歎美辭。

(一五)角藻、詩小雅篇名。毛序：「魚藻，刺幽王也。」

- (一六)三五、三皇五帝。
- (一七)二八、古高辛氏有才子八人，称八元，高阳氏有才子八人，称八凱。
- (一八)王沈、晉人，撰魏書，魚豢、魏人，撰魏略。
- (一九)裴子野、梁人，撰宋略，何之元、陳人，撰梁典。
- (二〇)陳寿、晉人，撰三國志，干宝、晉人撰晉紀。
- (二一)王邵、隋人，撰北齊志和隋書。
- (二二)韦孟、汉初儒者。諷諫詩見汉书韦賢傳。
- (二三)趙壹、东汉作家。刺世疾邪賦見汉书本傳。
- (二四)班彪、东汉文人、史学家。王命論見汉书敘傳及文選。
- (二五)張华、晉詩人、小說家。女史箴見全晉文卷五八。
- (二六)張載、晉詩人。劍閣銘載晉書本傳及文選。
- (二七)王昶、三國時魏人。为子及兄子作名字，並遂書誠之。詞載三國志魏志本傳。
- (二八)刘向、谷永、皆西汉文人。刘向上疏大都載汉书楚元王交附傳，谷永上疏大都載汉书本傳及他傳。
- (二九)晁錯、西汉人。李固、东汉人。二人对策，分見汉书、后汉书本傳。
- (三〇)荀伯子、刘宋時人。宋書本傳称「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訶毀」。
- (三一)山巨源、名濤，晉人。晉書本傳說：「前后选举，並得其才，所奏甄拔人物，各为題目，时称『山公启事』」。



## 平台祕略論文藝篇(一) 王子安集卷十，依四部丛刊本

王勃

論曰：易稱「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傳稱「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故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能事。而君子所役心勞神，宜於大者遠者，非緣情体物、雕虫小技而已。是故思王抗言詞訟，恥為君子(一)；武皇裁出篇章，仅稱往事(二)，不其然乎？至若處魏闕之下，心存江湖，詩以見志，文宣王(三)有焉。

(一)新唐書文藝傳上王勃傳：「沛王聞其名，召署府修撰，論次平台祕略。」按平台祕略論共十首，文藝列第三首。茲以只抄文藝一首，題文藝篇。作者另有平台祕略贊，其余九首皆与祕略論同題，独此作「藝文」，不作「文艺」。贊文說：「榮分上邸，業盛文場。爭开宝札，竟聳雕章。气凌云汉，字挾风霜。后之来者，其在君王。」

(二)思王、曹植封号。他在与楊德祖書說：「吾虽德薄，位為藩侯，猶庶几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頌、蔣清翊王子安集注：項本作「賦」。

(三)武皇，指魏武帝曹操，他在詔县自明本志令一文，所述自己的事跡和志願(高亨教授告知)。出、蔣清翊王子安集注本作「勅」。

(四)文宣王，南齊竟陵文宣王蕭子良。所作行宅詩序說：「余稟性端疎，屬愛閑外。往岁編役浙东，备历江山之美，名都盛境，极尽登臨。山原石道，步步新情，廻池絕澗，往往旧識。以吟以詠，聊用述心。」



## 上吏部裴侍郎<sup>(一)</sup>啓節錄 王子安集卷八，依四部丛刊本。

王勃

勃肩：

……夫文章之道，自古称难。聖人以开物成务，君子以立言见志。遺雅背訓，孟子不为<sup>(二)</sup>，劝百諷一，揚雄所恥<sup>(三)</sup>。苟非可以甄明大义，矯正末流，俗化資以兴衰，家國由其輕重，古人未尝留心也。自微言既絕，斯文不振。屈宋導澆源於前，枚馬張淫風於后，談人主者以宮室苑囿為雄，敍名流者以沈酗驕奢為達。故魏文用之而中國衰，宋武貴之而江東亂。虽沈謝爭鶩，适先<sup>(四)</sup>，兆齊梁之危，徐庾並馳，不能免周陳之禍。於是識其道者卷舌而不言，明其弊者拂衣而徑逝。潛夫昌言<sup>(五)</sup>之論，作之而有逆於時；周公孔氏之教，存之而不行於代。天下之文，靡不坏矣。國家应千載之期，恢百王之業。天地靜默，陰陽順序。方欲激揚正道，大庇生人。黜非聖之書，除不稽之論。牧童頓顙，思進皇謀；樵夫拭目，愿談王道。崇大廈者非一木之材，匡弊俗者非一日之旦<sup>(六)</sup>；众持則力尽，真長則伪銷，自然之數也。

君侯受朝廷之寄，掌鎔范之权，至於舞詠澆淳，好尚邪正，宜深以为念也。伏見銓擢之次，每以詩賦为先。誠恐君侯器人於翰墨之間，求材於簡牘之际，果未足以采取英秀，斟酌高賢者也。徒使駿骨长朽<sup>(七)</sup>，真龙不降，銜才飾智者奔馳於末流，怀真蘊璞者棲遑於下列。易不云乎，「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sup>(八)</sup>「书不云乎，「弊化奢严，万世同流。」<sup>(九)</sup>」余夙未殄，公其念哉！

嗟乎！盖有識天人之幽致，明國家之大体，辨焉而不穷，酌焉而不竭，抱膝无悶，盱衡自得，彼悠悠小技，焉足为君侯道矣？自非奉間宴，接清談，未可一二言也。然窃不自揆，尝著文章，非敢自媒，聊以恭命。謹录古君臣讚十篇并序，虽不足生高識之門，亦可以見小人之志也。伏愿暫停左右，少察胸襟，观述作之所存，知用心之有地。謹肩。

(一)裴侍郎、裴行儉、两唐书有傳。高宗咸亨(六七〇——六七三)初，官吏部侍郎，与李敬玄共同典选十余年，甚有能名。

(二)从孟子的思想和精神看来，他的著作当然不会「遺雅背訓」；但孟子书中未鮮明提出，现存外书輯本中亦未言及，此本何书，未詳。

(三) 辭漢書司馬相如傳贊(卷一逸錄)。

(四) 先，蔣清翊王子安集注本同，初唐四傑文集本作「足」，全唐文卷一八〇作「以」。

(五) 潛夫，潛夫論，東漢王符撰，今存。昌言，東漢仲長統撰，原書佚，有嚴可均馬國翰等輯本，見全后漢文和玉函山房輯佚書。

(六) 卫，蔣清翊注：似「術」字之訛。

(七) 戰國策燕策一：郭隗勸燕昭王朝賢臣，王問何朝而可，郭隗說：「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对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

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

(八) 新序雜事篇五：「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尘垢，百金重趺，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叶公子高之好龍也。叶公子高之好龍：鈎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夫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施尾於堂。叶公子高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是叶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

(九) 易繫辭：「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史記太史公自序引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裴駰集解：「今易无此語，易緯有之。」

(一〇) 見尚書畢命篇。

## 王勃集序

楊盈川集卷三，王子安集卷首，依楊集四部丛刊本

楊炯

大矣哉文之時義也。有天文焉，察時以觀其變；有人文焉，立言以重其范。历年滋久，遞為文質，应运以發其明，因人以通其粹。仲尼既沒，游夏光洙泗之風；屈平自沈，唐宋宏汨羅之跡。文儒於焉異術，詞賦所以殊源。

逮秦氏燔書，斯文天喪；漢皇改運，此道不還。賈馬蔚興，已虧於雅頌；曹王傑起，更失於風騷。僊俛大猷，未忝前載。洎乎潘陸奮發，孫許相因，繼之以顏謝，申之以江鮑，梁魏羣材，周隋眾制。或苟求虫篆，未尽力於邱墳；或獨徇波瀾，不尋源於礼乐。會時沿革，循古抑揚，多守律以自全，罕非常而制物。

其有飛馳倏忽，倜儻紛綸，鼓動包四海之名，變化成一家之體，蹈前賢之未識，探先聖之不言。經籍為心，得王何於逸契，风云入思，叶張左於神交。故能使六合殊材，並推心於意匠；八方好事，咸受氣於文樞。出軌躅而驪首，馳光芒而動俗。非君之博物，孰能致於此乎？

君諱勃，字子安，太原祁人也。其先出自有周，濬后文明之裔，隱乎炎漢，宏宣高尚之風。晉室南遷，家聲布於淮海；宋臣北徙，門德勝於河汾。宏材繼出，達人間峙。祖父通，隋秀才高第，蜀郡司戶书佐，蜀王侍讀。大業末，退耕藝於龍門。其卒也，門人諡之曰文中子。聞風睹奧，起予道惟，揣摩之古，開闡八風。始擢落於鄒韓，終激揚於荀孟。父福疇，历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功，交趾六合二县令，为齐州长史。抑惟邦彥，是曰人宗；絕六藝以成能，兼百行而为德。司馬談之晚岁，思宏授史之功；楊子云之暮年，遂起參玄之歎。

君之生也，舍章是託。神何由降？星辰奇偉之精。明何由出？家國賢才之運。性非外獎，智乃自然。孝本乎未名，人应乎初識。器業之敏，先乎就傅。九岁，讀顏氏汉书，撰指瑕十卷。十岁，包綜六經，成乎朞月，懸然天得，自符音訓。时师百年之学，旬日兼之；昔人千載之机，立談可見。居难則易，在塞咸通，於术无所滞，於詞无所假。幼有鈞衡之略，独負舟航之用。年十有四，时着斯归。太常伯刘公巡行风俗，見而異之，曰：「此神童也！」因加表薦，对策高第，拜为朝散郎。沛王之初建国也，博选奇士，

征为侍讀，奉教撰平臺鈔略（二）十篇。书就，賜帛五十匹。先鳴楚館，孤峙齊宮，乘忌側目（三），应刳（三）失步。臨秀不容，寻反初服，远遊江漢，登降岷峨。觀精氣之會昌，翫靈奇之胎響（四），考文章之跡，征造作之程。神机若助，日新其業，西南洪筆，咸出其詞。每有一文，海內惊瞻。所制九隴县孔子庙堂碑文，宏偉絕人，稀代为宝，正平之作（五），不能夺也。咸亨（二）之初，乃参时选，三府交辟，遇疾辞焉。友人陆季友，时为虢州司法，盛称宏农藥物，迺求补虢州参军，坐免。岁余，寻复旧职。棄官沉跡，就养於交趾焉。长卿坐廢於时（七），君山不合於朝（八），豈无媒也，其惟命乎！

富貴比於浮云，光陰踰於尺璧，著撰之志，自此居多。觀覽旧章，翊翔羣藝，隨方滲漉，於何不尽？在乎詞翰，倍所用心。嘗以龙朔（九）初載，文場变体，爭構纖微，竟为雕刻，糅之金玉龍鳳，乱之朱紫青黃，影帶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剛健不聞。思革其弊，用光志业。薛令公（一〇）朝右文宗，託末契而推一变，盧照鄰人間才傑，覽清規而輟九攻。知音与之矣，知己从之矣。於是鼓舞其心，发洩其用，八紘馳騁於思緒，万代出沒於毫端，契将往而必融，防未来而先制。动搖文律，宮商有奔命之勞；沃蕩詞源，河海无息肩之地。以茲偉鑒，取其雄伯，壯而不虛，剛而能潤，雕而不碎，按而弥坚，大則用之以时，小則施之有序，徒縱橫以取势，非鼓怒以为資。长风一振，众萌自偃。遂使繁綜淺术，无藩篱之固；紛繪小才，失金湯之險。积年綺碎，一朝清廓，翰苑豁如，詞林增峻，反諸宏博，君之力焉。

矯枉过正，文之权也。后进之士，翕然景慕，久倦樊籠，咸思自擇。近則面受而心服，远則言发而响应。教之者逾於激电，傳之者速於置郵。得其片言，而忽焉高視，假其一气，則邈矣孤騫。窃形骸者，既昭发於樞机，吸精微有，亦潛附於声律。虽雅才之变例，誠壯思之雄宗也。妙異之徒，别为纵誕，专求怪說，爭发大言，乾坤日月張其文，山河鬼神走其思，长句以增其滯，客气以廣其灵，已逾江南之风，漸成河朔之制。謬称相述，罕識其源。扣純粹之精机，未投足而先逝；覽奔放之偏节，已滯心而忘返。迺相循於跼步，豈見习於通方？倍譎不同，非墨瞿之过（三）；重增其放，豈庄周之失（三）？唱高罕属，既知之矣；以文罪我，其可得乎？

君以为摘藻雕章，研几之余事，知来藏往，探蹟之所宗。随时以发，其唯应便；稽古以成，其殆察微。循紫宮於北門（三），幽求聖律，訪玄屬於都洛（四），响象天人。每覽章編，思宏大易，周流穷乎八索，变动該乎四营，为之发挥，以成注解。尝因夜梦，有称孔夫

子而謂之曰：『易有太极，子其勉之。』寤而循環，思过半矣。於是穷著蔡以象告，考爻象以情言，既乘理而得元，亦研精而徇道。虞仲翔之思，徒見三爻，韓康伯之成功，仅踰兩繫。君之所注，見光前古，与夫发天地之祕藏，知鬼神之情状者，合其心矣。君又以幽贊神明，非杼軸於人事，經營訓導，迺优游於聖作。於是編次論語，各以羣分，旁源造极，为之古訓，仰貫一以知归，希体二而致远，为言式序，大义昭然。

文中子之居龙门也，睹隋室之将散，知吾道之未行，循歎鳳之远图，宗获麟之遗制，裁成大典，以贊孔門。討論汉魏，迄於晉代，刪其詔命为百篇以續书，甄正乐府，取其雅奥为三百篇以續詩。又自晉太始元年，至隋开皇九年，平陈之岁，褒貶行事，述元經以法春秋。門人薛收窃慕，同为元經之傳，未就而歿。君思崇祖德，光宣奥义，續薛氏之遺傳，制詩书之众序，包举藝文，克融前烈。陈羣稟太邱之訓，时不逮焉；孔伋傳司寇之文，彼何功矣。詩书之序，並冠於篇，元經之傳，未終其业。命不与我，有涯先謝，春秋二十八，皇唐上元三年秋八月。不改其乐，顏氏斯殂；養空而浮，賈生終逝。嗚呼！天道何哉？所注周易，旁乎晉卦。又注黃帝八十一難，幸就其功。撰合論十篇，見行於代。君平生屬文、岁时不倦，綴其存者，纔數百篇。嗟乎促齡，材气未盡，歿而不朽，君子貴焉。

兄勛及勗，磊落詞韻，鏗錫風骨，皆九变之雄律也；弟助及助，总括前藻，網羅羣思，亦一时之健笔焉。友爱之至，人倫所及，永言存歿，何痛何之！援翰紀文，咸所未忍。盖以投分相期，非宏詞說。潛然孽涕，究而序之。分为二十卷，具諸篇目。三都盛作，恨不序於生前；七志良书，空撰得於身后。神其不远，道或存焉。

(一)滋，原作「茲」，依全唐文卷一九一及蔣清翊王子安集注本校改。

(二)孫，許，指孫綽和許詢，皆晉代玄言詩人。

(三)王、何，指王弼和何晏，弼撰周易注，晏撰論語集解。

(四)張、左，蔣清翊注謂指張載和左思。按二人虽同为太康詩人，但並称張左，尚不多見。案謝靈運山居賦序以張左对台皓，蕭子显南齐书文学傳論以張左对卿云，皆指張衡和左思，这里似也指張衡和左思，皆辭賦家。

(五) 大业、隋煬帝年号，当公元六〇五——六一六年。

(六) 郝、韓、蔣清翊注謂指撰春秋 鄒氏傳的鄒氏和撰韓詩內外傳的韓嬰。

(七) 司馬談、司馬遷父。史記 太史公自序：「談將死，執遷手泣說：「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

(八) 法言問神篇：「育而不茁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吾玄文。」太平御覽卷三八五引劉向別錄：「楊信，字子烏，雄第三子，幼而聰慧。

雄字玄經不合，子烏令作九數而得之。」

(九) 劉公、劉道祥，字同壽。新唐書本傳：「遷司刑太常伯，詔巡察關內道。」

(一〇) 沛王，即注後漢書的章懷太子李賢，字明允，高宗第六子。龍朔元年，封沛王。

(一一) 平台鈔略，當即平台祕略論。

(一二) 乘、忌，指枚乘和嚴忌，皆西漢文人。

(一三) 應、劉，指應瑒和劉楨，皆建安文人。

(一四) 胖蠶，丁一 丁一 九。漢書 司馬相如傳：「众香發越，胖蠶布寫。」王先謙補注引說文：「胖，响布也。」又「蠶，知声虫也。」據謂「胖

蠶者，盖声入則此虫知之，其应最捷，故以喻灵感通微之意。」

(一五) 正平、祢衡，漢末文人。作魯夫子碑，今存，見全後漢文卷八七。

(一六) 咸亨，唐高宗年号，当公元六七〇——六七三年。

(一七) 長卿、司馬相如。史記本傳說：「其進士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称病閒居，不慕官爵。」

(一八) 君山、桓譚，新論著者。後漢書本傳：「憲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抵。」

(一九) 龍朔，唐高宗年号，当公元六六〇——六六三年。

(二〇) 令公、中書令尊称。薛令公、薛元超，永隆二年——即公元六八〇年，拜中書令。擅文辭，著文集四十卷。新舊唐書皆附薛收傳。

(二一) 倍、同背。莊子 天下篇：「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荻、巳齒、鄧析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謫不同，相謂別墨。」

(二二) 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又談老莊，重增其放。」

(二三) 太平御覽卷六一〇引孝經中契說：「丘作孝經，文成道立，齊以白之天，則玄云踊，北紫宮開北門，角亢星北落，司命天使書題，号孝經」



篇·一

(二四)玄扈，原本避清圣祖玄燁諱作元扈，今复正。山海經中山經：「陽虛之山多金，臨於玄扈之水。」郭璞注：「河圖曰，蒼頡為帝，南巡狩登陽虛之山，臨於玄扈，洛汭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出此水中也。」

(二五)虞仲翔，名翻，三国时吳人。吳志本傳注引別傳：翻初立易注，奏上說：「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尽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臣受命，应当知經。」按經典釋文卷二周易釋文載虞翻注十卷。

(二六)韓康伯，晉人。今十三經中的周易注，文言、彖、象、出王弼，繫辭，說卦、序卦、雜卦出韓康伯。

(二七)王勃撰周易發揮五卷，見旧唐書本傳（新唐書說數篇），已佚。集有八卦大演論一篇。

(二八)太始，晉武帝年号，元年当公元二六五年。

(二九)开皇，隋文帝年号，九年当公元五八九年。

(三〇)續書序見王子安集卷四，續詩序佚。

(三一)陳羣，三国时魏人。父爽，汉末名儒，曾为大邱長。

(三二)司寇，指孔子，因曾为魯司寇。

(三三)顏氏，顏回，早死。論語雍也篇載孔子稱贊他：「一簞食，一瓢飲，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

(三四)賈生，賈誼，早死。作鵩鳥賦說：「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汜兮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游。德人无累兮，知命不忧。」史記司馬貞索隱引鄧展說：「养空而游，言体道之人但养空性而心若浮舟也。」

(三五)黃帝八十一難經序見王子安集卷四，注論佚。

(三六)三都賦，晉人左思作。皇甫謐曾为作序，今存文選卷四十五。这里系說此序不能像皇甫謐一样的作於左思生前，而作於王勃死后。

(三七)七志，齐人王儉撰。这里是說王勃文集不能像王儉七志一样的在生前撰成，而在死后才編訖。



## 揚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節錄 依全唐文卷三一五

李 华(二)

开元天宝間，詞人以德行著於時者，曰河南元君德秀，字紫芝，其行事，趙郡李華為墓碣已書之矣。以文學著於時者，曰蘭陵蕭君穎士，字茂挺。……君以為六經之后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壯而不能經。厥后有賈誼，文詞最正，近於理體。枚乘司馬相如亦瓌麗才士，然而不近風雅。楊雄用意頗深，班彪識理，張衡宏曠，曹植丰贍，王粲超逸，稽康标舉。此外皆金相玉質，所尙或殊，不能備舉。左思詩賦，有雅頌遺風，干宝著論(三)，近王化根源。此後夔絕無聞焉。近日陳拾遺子昂，文體最正；以此而言，見君之述作矣。君以文章制度為己任，時人咸以此許之，不幸沒於旅次。有文十卷，卷行於代，其篇目虽存，章句遺落，古所謂有其義而无其詞者也。后之為文者，取以為法焉。今海內至廣，人民至众，求君之比，不可復得，难乎哉！

君有子一人，曰存，為苏州常熟縣主簿，雅有父風，知名於代。以華平生最深，見託為敘，力疾直書云尔。

(一) 李华，詳后选檢校尚書吏部員外郎趙郡李公中集序节录。

(二) 干宝，字令升，东晋史学家、小說家，著有晉紀、搜神記等书。这里大概指晉紀，原书已佚，文选存晉紀总論、晉武帝革命論兩篇。



## 唐故左補闕安定皇甫公集序

依全唐文卷三八八

独孤及(二)

五言詩之源，生於國風，廣於騷，著於李蘇，盛於曹劉，其所自遠矣。當漢魏之間，雖以樸散為器，作者猶賡有余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則有朱紘疏越、太羹遺味之歎。历千余岁，至沈詹事、宋考功(三)始裁成六律，彰施五色，使言之而中倫，歌之而成聲，緣情綺靡之功，至是乃備。虽去雅浸远，其而有過於古者，亦犹路轂出於土鼓，篆籀生於鳥迹也。沈宋既歿，而崔司勳、王右丞維，復崛起於開元天寶之間。得其門而入者，當代不過数人，補闕其人也。

補闕諱冉，字茂政，元晏先生之后，銀青光祿大夫澤州刺史諱敬德之曾孫，朝散大夫饒州乐平县令諱价之孫，中散大夫潭州刺史諱觀之子。十岁能属文，十五岁而老成。右丞相曲江張公(一)深所歎異，謂清穎秀拔，有江徐(四)之风。伯父祕书少監彬，尤器之。自是令聞休暢。举进士第一，历无錫县尉，左金吾兵曹。今相国太原公(五)之推轂河南也，辟为書記。大历二年(六)，迁左拾遺，轉右補闕。奉使江表，因省家至丹阳，朝廷虛三署郎位以待君之復。不幸短命，年方五十四而歿。嗚呼惜哉！君忠恕廉恪，居官可紀，孝友恭謹，自内形外，言必依仁，交不苟合，得喪喜慍，罕見於容。故觀君述作，知君所尚。以景命不永，斯文未臻其極也，盖存於遺札者，凡三百有五十篇。

其詩大略以古之比兴，就今之声律，誦詠風騷，憲章顏謝。至若兩曲感動，逸思奔发，則天机獨得，有非師資所獎。每舞雩詠归(七)，或金谷文会(八)，曲水修禊(九)，南浦愴別(一〇)，新声秀句，輒加於常时一等，才鍾於情故也。

君母弟殿中侍御史曾，字孝常，与君同稟學詩之訓，君有誨誘之助焉。既而兩藻竟爽，盛名相亚，同乎声者方之景阳孟阳(一一)。孝常既除喪，惧遺制之墜於地也，以及与茂政前后为諫官，故銜痛編次，以論撰見託，遂著其始終以冠於篇。

(一) 独孤及、詳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

(二) 沈詹事、沈佺期。宋考功、宋之問。二人首創律詩。

(三) 曲江張公、張九齡(六七三——七四〇)，詩人。

(四) 江、徐，當指江淹，徐陵，皆南朝文學家。

(五) 太原公，王縉，太原祁人，詩人王維弟。永泰元年（七六五）官河南副元帥。

(六) 大历，唐代宗年号，二年當公元七六七年。

(七) 論語先進篇，孔子令弟子言志，曾皙說：「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舞雩，祭天祈雨的祭壇。

(八) 晉人石崇在他的別墅——金谷園中，邀請很多詩人，共同賦詩，其中潘岳一首，收入文選。石崇有金谷詩序，見全晉文卷三十三。

(九) 古代風俗，三月三日到水上「修禊」，詩人也就而賦詩。曲水，或說是水名，或說是因水治觴。禊又訓「洁」，目的在去垢却病。顏延年和王融都有三月三日曲水詩序，見文選卷四十六。

(一〇) 楚辭九歌河伯篇：「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

(一一) 景阳、張協。孟阳、張載。二人系兄弟，皆晉太康時詩人。

檢校尚書吏部員外郎趙郡李公中集序節錄 依全唐文卷三八八

独孤及

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是三者相為用，亦犹涉川者假舟楫而后濟。自典謨缺，雅頌寢，世道陵夷，文亦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后比兴，其风流蕩而不返。乃至有飾其詞而遺其意，則潤色愈工，其实愈喪。及其大坏也，儻偶章句，使枝对叶比，以八病四声為格律（一），拳拳守之，如奉法令。聞臯繇史克之作（二），則呶然笑之。天下雷同，風驅云趨。文不足言，言不足志。亦犹木兰為舟，翠羽為楫，翫之於陸，而无涉川之用。痛乎，流俗之感人也旧矣！

帝唐以文德敷祐於下，民被王風，俗稍丕变。至則天太后时，陈子昂以雅易鄭，學者浸而响方。天宝中，公与兰陵蕭茂挺，长乐賈幼几，勃焉复起，振中古之風，以宏文德。公之作，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經為泉源，據情性以託諷，然后有歌咏，美教化，獻箴諫，然后有賦頌，懸权衡以辯天下公是非，然后有論議。至若記序編錄銘鼎刻石之作，必采其行事，以正褒貶，非夫子之旨不書。故風雅之指歸，刑政之本根，忠孝之大倫，皆見於詞。於時文士馳騁，鸞扇波委，二十年間，學者稍厭折楊皇荂（三），而窺咸池（四）之音者什五六。識者謂之文章中兴，公實居之。

公名華，字遐叔，趙郡人，安邑令府君第三子。質直而和，純固而明，曠達而有甘，中行而能斷。孝敬忠廉，根於天機。執親之喪，哀達神明。其任職釐績，外若坦蕩，內持正性。諫不犯顏，見义乃勇，舉善惟懼不及，务去惡如復仇。与朋友交，然諾著於天下。其偉詞麗藻，則和氣之余也。學博而識有余，才多而休愈迅。每述作，筆鋒風生，听者耳駭。……少时所著者，多散落人間。自志學至校書郎（五）已前八卷，并常山公主誌文、寶將軍神道碑、崔河南生祠碑、礼部李侍郎碑、安定三孝論、哀旧遊詩、韓幼深避亂詩序、祭王員外端、沈起居兴宗、裴員外騰文、別元旦詩、并楊騎曹集序、王常山碑、並因亂失之，名存而篇亡。自監察御史（六）已后所作頌賦詩歌碑表敘論誌記讚祭，凡一百四十三篇。公长子羔，字宗緒，編为二十卷，号中集。其中陈王业，則无疆頌；主文而諷諫，則言鑿含元殿賦，敦礼教，則哀甘妇賦、灵武二孝讚，表賢達盛德，則崔宾客集序、元魯山碣、房太尉德政碑、平原張公頌、梁國李公傳德先生誄、权著作墓誌、李太夫人傳、盧夫人頌；一死一生之間，據其交情，則祭蕭功曹、刘評事、張評事文；吟咏情性，达於

事變，則咏古詩，思旧，則三賢論，辨卿大夫之族姓，則盧監蔡神道碑，自敘，則別相里造范倫序，詮佛教心要，而合其異同，則南泉真禪師、左溪郎禪師碑。其余虽波瀾万變，而未始不根於典謨。故覽公之文，知公之質，不俟覲容貌，听詞氣。假令東帶立於史臣之位，足以潤色王度。天而病之，時不幸歟。公之病也，嘗以斯文見託，詒某書曰：「桓譚論楊雄当有身后名，華亦謂足下一桓譚也。」及於公才，宜播其述作之美，明於后人，故拜命之辱而不訕。今乃著其文德，為之冠於篇首焉。（七）

（一）楷、和「桎梏」的意思相同。周礼卷三十六，秋官掌囚「上罪桎梏而桎。」注：「華者，两手共一木也，在手曰桎，在足曰梏。」華、《X》。

（二）皋繇，即皋陶，繇、陶、古音同字通。伪古文尚书益稷篇載皋陶歌兩首。一首是：「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另一首是：「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庶事墮哉。」史克，春秋时魯吏官。詩毛序說魯頌中的駉篇是史克作的。

（三）折楊、皇華，都是古俗曲名。庄子天地篇：「大声不入里耳，折楊、皇華，則嗑当而笑。」芻、亡X。

（四）咸池，傳為黃帝乐曲。

（五）未录出的一段說：「天宝二年……擢祕書省校書郎。」

（六）未录出的一段說：「（天宝）十一年，拜監察御史。」

（七）原注文苑英華本，自「監察御史」以下至末，与此本小異，文長不具列。据彼知所以名為中集者，緣以「自監察御史已前」所作，「号为前集」，病后「繼於此而作者，当为后集。」



# 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

依全唐文卷五一八

梁 肃(二)

大历丁巳岁(一)夏四月，有唐文宗常州刺史独孤及公薨於位。秋九月既葬，門下士安定梁肃，咨謀先达，稽覽故志，以公茂德映乎当世，美化加乎百姓，若发揚秀气，磅礴古訓，則在乎斯文。斯文之盛，不可以莫之紀也。於是綴其遺草三白篇为二十卷，以示后嗣。乃繫其辞曰：

夫大者天道，其次人文。在昔圣王以之經緯百度，臣下以之弼成五教。德又下衰，則怨刺形於歌詠，諷議彰乎史冊。故道德仁义，非文不明；礼乐刑政，非文不立。文之兴廢，視世之治乱，文之高下，視才之厚薄。

唐兴，接前代澆醜之后，承文章顛墜之运，王风下扇，旧俗稍革（一作作者迭起），不及百年，文体反正。其后时寝和溢，而文亦随之。天宝中，作者数人，頗甘之以礼。洎公为之，於是操道德为根本，总礼乐为冠帶，以易之精义，詩之雅兴，春秋之褒貶，属之於辞。故其文寬而簡，直而婉，辯而不华，博厚而高明，論人无虛美，比事为实录，天下凜然复覩兩汉之遺风。善乎中书舍人崔公祐甫之言也。曰：『常州之文，以立憲誠世，褒賢遏惡为用，故議論最长。其或列於碑頌，流於詠歌，峻如嵩华，浩如江河。若贊尧、舜、禹、湯之命，为誥为典，为謨为訓，人皆許之而不吾試，論道之位宜而不陟。』誠哉！

公諱及，字至之，祕书監府君之中（一作第四）子。道与之粹，天授之德，聰明博达，剛毅正直，中行独复，动静可則，孝弟（一作仁厚）积为行本，文艺成乎余力。凡立言必忠孝大倫，王霸大略，权正大义，古今大体。其中虽波騰雷动，起伏万变，而殊流会归，同志於道。故於賦「远遊」，頌「嘯臺」，見公放怀大覲，超迈流俗，於仙掌、函谷二銘、延陵論、八陣圖記，見公識探神化，智合权道，於議郊祀配天之礼，呂誼盧奕之諡，見公闡明典訓，綜覈名實。若夫述圣道以揚儒風，則陈留郡文宣王庙碑、福州新學碑，美成功以旌善人，則張平原頌、李常侍、姚尚書、严庶子、韦給事、韦穎叔墓銘、鄭氏孝行記、李睢阳、楊怀州碑，纂世德以貽后昆，則先祕书監灵表。陈黄老之义，於是有对策文；演釋氏之奥，於是有鏡智禪師碑；論文变之損益，於是有李遐叔集序；称物状以怡情性（一作称物状之美而暢其情性），於是有瑯琊溪述、盧氏竹亭記，抒久要於存歿之間，則祭賈尚書、相里侍郎、元郎中

(一作員外)、李叔子文。其餘紀物敘事，一篇一詠，皆足以追蹤往烈，裁正狂簡。噫！天其以述作之柄授夫子乎！不然則吾輩安得遭遇平斯文也！

初公視肅以友，肅仰公猶師，每申之語言，必先道德（一作德禮）而后文學。且曰：「后世虽有作者，六籍其不可及已。荀孟樸而少文，屈宋華而无根，有以取正，其賈生、史遷、班孟堅云尔。唯子可与共学，当視斯文，庶乎成名。」肅承其言，大发蒙惑。今則已矣，知我者其誰哉？遂衡涕为敝，俾来者於是觀夫子之志。若立身行道始終出处，皆載易名之狀（六）故不备之此篇。

(一)梁肅（七五三——七九三），字敬之，一字寬中，古文家，上承独孤及，下对韓愈有影響。

(二)大历，唐代宗年号，丁巳当公元七七七年。

(三)崔祐甫，字貽孙。引語出所作故常州刺史独孤公神道碑并銘，見全唐文卷四〇九。

(四)指梦远遊賦及阮公嘯台頌。

(五)指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議、故御史中丞卢弈謚議及故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呂諲謚議。

(六)指所作朝散大夫使持节常州諸軍事守常州刺史賜紫金魚袋独孤公（及）行狀，見全唐文卷五二二。

## 補闕李君前集序 依全唐文五一八

梁 肅

文之作，上所以發揚道德、正性命之紀，次所以財成典禮、厚人倫之义，又其次所以昭显义类，立天下之中。三代之后，其流派別。炎漢制度，以霸王道雜之，故其文亦二：賈生、馬遷、劉向、班固，其文博厚，出於王風者也；枚叔、相如、楊雄、張衡，其文雄富，出於霸塗者也。其后作者理勝則文薄，文勝則理消。理消則言愈繁，繁則亂矣。文薄則意愈巧，巧則弱矣。故文本於道，失道則博之以氣，氣不足則飾之以辭。蓋道能兼氣，氣能兼辭，辭不當，則文斯敗矣。

唐有天下凡二百載，而文章三變，初則廣漢陳子昂，以風雅革浮侈。次則燕國張公說，以宏茂廣波瀾。天寶已還，則李員外、蕭功曹、賈常侍、獨孤常州（二），北肩而出，故其道益熾。若乃其氣全，其辭辨，馳騫古今之際，高步天地之間，則有左補闕李君。君名翰，趙郡贊皇人也。天姿朗秀，率性聰達，博涉經籍，其文尤工。故其作：敘治亂，則明白胆蕩，紆徐條暢，端如貫珠之可觀也；陳道义，則游泳性情，探微豁冥，渙乎春冰之將泮也；廣劝戒，則得失相維，吉凶相追，焯乎元龟之在前也；頌功美，則溫直显融，協於大中，穆如清風之中人也。議者又謂君之才，若崇山出云，神禹導河，蝕石而弥六合，隨山而注巨壑，蓋无物足以遏其氣，而闕其行者也。世所謂文章之雄，舍君其誰歟？

弱冠進士登科，解褐卫县尉。其后以書記再參淮南节度軍謀，累迁大理司直。天子聞其才，召拜左補闕，俄加翰林學士。夫士之处世，用捨繫乎才，進退牽乎時。始君筮仕，值蔽善者当路，故屈於下位。天寶末，房公瑄、韋公陟，薦公充史官諫司之任，当国者不听，乃已。中岁多難，时方用武，故委於外藩。及夫入宣室而揮宸翰也，方用人文以飾王度，則因疾罢免。嘻！昔之君子賢人，运与事并得信（三）其志者寡矣！其余属雅道喪缺，黃鍾毀棄，若孟子、臧軻，士安多病（四），亦何可胜論？惟斯文足以振当世，余烈足以遺后嗣，此之謂不朽。君既退归，居於河南之阳翟，家愈貧而祿不及，志愈迈而文益壯。暇日以尝所述作三十卷，目为前集，命予序之。君与予实有伯喈仲宣之义（四），故书於篇。

（一）李員外、李華、蕭功曹、蕭穎士、賈常侍、賈至，即檢校尚書吏部員外郎趙郡李公中集序所提到的賈幼几，幼几是字。全唐文收文三卷，列

卷三六六——三六八。独孤常州、独孤及。

(二)信、同「伸」。

(三)士安、皇甫謐、晋代史学家。晋书本傳說：「后得风痺疾，猶乎不輟卷。」

(四)伯嗜、蔡邕字。仲宣、王粲字。三国志王粲傳：「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时邕才学显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宾客迎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状短小，一坐尽惊。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

## 醉說

权載之集卷三十，依四部丛刊本

权德輿(一)

予既醉，客有問文者，漬筆以应之云：嘗聞於師曰，尙气、尙理、有簡、有通。能者得之以是(三)，不能者失之亦以是。四者皆得之於全，然則得之矣。失於全，則鼓气者类於怒矣，言理者伤於懦矣，或猖獗而呀口，跼跼以墮水，好簡者則瑣碎以譎怪，或如識緯，好通者則寬疎以浩蕩，龐亂憔悴，豈無一曲之效，固致远之必泥。苟未能朱紱大羹之遺音遺味，則当鐘(三)磬在懸，牢醴列位，何遽翫丸索而耽鉅餌，況顛命而伤气。六經之后，班馬得其門。其或轡如中郎(四)，放如漆園(五)，或適拔而峻深，或坦夷而直溫。固当漠然而神，全然而天，混成四时，寒暑位焉，穆如三朝，而文武森然。酌古始而陋凡今，备文质之彬彬。善用常而为雅，善用故而为新。虽数字之不为约，虽弥卷而不为繁。貫通之以經术，弥縫之以淵元。其天机与懸解，若巧鼻而斲輪(六)。豈止文也，以宏諸立身。不如是，則非吾党也，又何足以辨云？

(一)权德輿(七五九—八一八)，字載之，古文家。所著詩文集共五十卷。

(二)是，原作「四」，依全唐文卷四九五校改。

(三)鐘，原作「鍾」，依全唐文校改。

(四)中郎，蔡邕，字伯喈，汉末文学家。曾为中郎将，故后人称为蔡中郎，著有独断及蔡中郎集等书。

(五)漆園，庄周，曾为漆園吏。

(六)坊，音X，同「壘」，泥塗，泥工。有时也加「鰈」字称「坊鰈」，字亦作「壘漫」或「壘慢」。庄子徐无鬼篇：「郢人壘慢(一作漫)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斲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斲之，尽壘而鼻不伤。」斲輪，詳文賦注(頁X注X)。这里是說对文章的「天机」和「懸解」，須要像匠石斲壘，輪扁斲輪那样精巧地掌握和理解。



## 古今詩人秀句序(二) 依文鏡秘府論南卷

元 兢(三)

晚代銓文者多矣。至如梁昭明太子蕭統與劉孝綽等撰集文選，自謂畢乎天地，懸諸日月。然於取捨，非無舛謬。方因秀句，且以五言論之。至如王中書「霜氣下孟津」，及「遊禽暮知返」(一)，前篇則使氣飛動，后篇則緣情宛密，可謂五言之警策，六藝之眉首，棄而不紀，未見其得。及乎徐陵玉台，僻而不雅，丘迟抄集(四)，略而無當。此乃詳擇全文，勒成一部者，比夫秀句，措意異焉。似秀句者，抑有其例。皇朝學士褚亮，貞觀中，奉勅與諸學士撰古文章巧言語，以為一卷。至如王粲「潮岸」(五)，陸机尸鄉，潘岳悼亡，徐幹室思，並有巧句，互稱奇作，咸所不錄。他皆效此，諸如此類，難以勝言。借如謝吏部冬序羈懷(六)，褚亮乃選其「風草不留霜，冰池共明月」，遺其「寒灯恥宵夢，清鏡悲曉髮」。若悟此旨，而言於文，每思「寒灯恥宵夢」，令人中夜安寢，不覺驚魂，若見「清鏡悲曉髮」，每晷月(七)鬱陶，不覺霜雪入鬢。而乃捨此取彼，而何不通之甚哉！褚公、文章之士也，虽未連衡兩謝(八)，實所結駟二虞(九)，豈於此篇，跬步千里？良以箕(一〇)殊好，風雨異宜者耳。

余以龍朔元年(一一)，為周王府參軍，與文學劉禎之，典籤范履冰，書(一二)東閣已建(一三)斯，竟撰成此錄。王家書既多缺，私室集更難求，所以遂歷十年，未終兩卷。今剪芳林要覽(一四)，討論諸集，人欲天从，果諸宿志。嘗與諸學士覽小謝詩，見和宋記室省中，詮其秀句，諸人咸以謝「行樹澄遠陰，云霞成異色」為最。余曰：諸君之議非也。何則？「行樹澄遠陰，云霞成異色」，誠為得也，抑絕唱也。夫夕望者莫不鎔想煙霞，鍊情林岫，然后暢其清調，發以綺詞，俯行樹之遠陰，瞰云霞之異色，中人以下，偶可得之，但未若「落日飛鳥還，憂來不可極」之妙者也。觀夫「落日飛鳥還，憂來不可極」，謂捫心罕屬，而舉目增思，結意惟人，而緣情寄鳥，落日低照，即隨望斷，暮禽還集，則憂共飛來。美哉玄暉，何思之若是也！諸君所言，竊所未取。於是咸服，恣余所詳。余於是以情緒為先，直(一五)置為本，以物色留后，綺錯為末，助之以氣質，潤之以流華，旁之以形似，開之以振躍，或事理俱愜，詞調双舉，有一於此，罔或子遺。時歷十代，人將四百，自古詩為始，至上官儀為終(一六)。刊定已詳，繕寫斯畢，實欲傳之好事，冀(一七)知音，若斯若斯，而已而已矣。

(一)原只标「或曰」，何以知道是元兢的古今詩人秀句序呢？一、祕府論移录他人的文章，常常只标「或曰」。二、归唐书文苑傳上說：「元思敬者，总章中为协律郎，預修芳林要覽，又撰詩人秀句两卷傳於世。」新唐书艺文志文史类也載元兢古今詩人秀句二卷，总集类也載元思敬詩人秀句二卷。時間和性質，都恰巧相合。三、宋史艺文志和崇文总目都載元鑑續古今詩人秀句二卷，秀鑑书是續元兢书，应提到元兢书，此文未提到，知不是元鑑书序，而是元兢书序。

(二)元兢，字思敬。別作詩格一卷，已佚。

(三)王中书，王融，他曾在齐武帝时做中书郎。「霜气下孟津」和「遊禽暮知返」，是两首詩的两个起句，題都名古意，古文苑作和王友德元古意二首。

(四)丘迟，字希范，齐梁时文学家。隋书經籍志：「梁有集鈔四十卷，丘迟撰，亡。」

(五)「灞岸」，指七哀詩，中有「南登灞陵岸」句。

(六)謝吏部，謝朓，字玄暉，在齐曾为吏部郎。冬序篇怀全題为冬緒篇怀示蕭諮議虞田曹刘江二常侍。

(七)月，原作遇，日刻书籍版行所本同，俗体字。前引謝朓詩「水池共明月」，原作作「遇」，但是版行所本作「月」，謝宣城詩集本亦作「月」，所以知系「月」字俗体。

(八)二謝，謝灵运和謝朓，前者称大謝，后者称小謝。

(九)二虞，虞世基和虞世南，隋唐間詩人。

(一〇)毕，版行所本同，疑当作「纂」。

(一一)龙朔，疑高宗年号，元年当公元六六一年。

(一二)书，疑当作「属」。

(一三)斯，疑当作「思」。

(一四)芳林要覽三百卷，已亡。

(一五)「直」上原有「其」字，疑系衍文。

(一六)終，原作「定」，依版行所本校改。

(一七)「翼」下原即接「知」字，疑脫一字。



## 詩式序 (二) 詩式本書，依十萬卷樓叢書本

皎然 (三)

夫詩者，众妙之华实，六經之菁英，虽非聖功，妙均於聖。彼天地日月元 (三) 化之淵奧，鬼神之微冥，精思一搜，万象不能藏其巧。其作用也，放意須險，定句須難，虽取由我衷，而得若神表。至於天真挺拔之句，与造化爭衡，可以意冥，难以言状，非作者不能知也。

洎西漢以來，文体四变，将恐风雅寢泯，輒欲商較以正其源。今从兩漢以降，至於我唐，名篇兩句，凡若干人，命曰詩式，使无天机者坐致天机。若君子見之，庶有益於詩教矣。

(一) 詩式，各本皆一卷，不全，也无此序。茲从十萬卷樓叢書五卷本逐录。詩法統家本較一卷本稍多，且以其中中序以下獨立成書，合校五卷本，也有刪略。但多出詩議一種，又見文鏡秘府論，也作於皎然，可与詩式參讀。

(二) 皎然，姓謝，名清昼，詩僧，全唐詩存七卷。

(三) 元，詩法統家本作「光」。



## 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二) 依全唐詩同文局版第一函第四冊

陈子昂

东方公足下：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僕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歎，思古人，常恐邈逖（一作逖迤）頽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於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一作映）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鬱。不图正始之音，复覩於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解君云：「張茂先、何敬祖、东方生与其比肩。」僕以为知言也。故感歎雅制，作修竹诗一首，当有知音以传示之。

(一) 四部丛刊本陈伯玉文集只題修竹篇並序。

(二) 張茂先、張华，晋代詩人、小說家。

(三) 何敬祖、何劭，晋代文人。



## 二風詩(二) 論

元次山文集卷一，依四部叢刊本

元 結(三)

客有問元子曰：「子著二風詩何也？」曰：「吾欲極帝王理亂之道，系古人規諷之流。」曰：「何如也？」「夫至理之道，先之以仁明，故頌帝堯為仁帝，安之以慈順，故頌帝舜為慈帝，成之以勞儉，故頌夏禹為勞王，修之以敬慎，故頌殷宗為正王，守之以清一，故頌周成為理王。此理風也。夫至亂之道，先之以逸惑，故閔太康為荒王，坏之以苛縱，故閔夏桀為亂王，復之以淫暴，故閔殷紂為虐王，危之以用亂，故閔周幽為惑王，亡之於積累(一)，故閔周赧為傷王。此亂風也。」

訂曰：「子頌善，上不及羲、軒、湯、武，閔惡又不及始皇、哀、灵，焉可稱極帝王理亂之道？」對曰：「於戲(四)！吾敢言極，極其中道者也。吾且不曰著斯詩也，將系規諷乎？如羲軒之道也久矣，誰能師尊？如湯武之德，吾則不敢頌為規法。過於是也，吾子申之！」

(一)元結所作二風詩也見文集卷一，內包括治風詩五篇，亂風詩五篇。

(二)元結(七二三——七七三)，字次山，古文家、詩人，著有詩文十卷。

(三)「亡之於積累」，原作「亡之累於積」，依全唐文卷三八二校乙。

(四)於戲、晉義都同「嗚呼」。



## 刘侍御月夜讌会序

元次山文集卷七，依四部丛刊本

元 結

兵兴以来十一年矣（一），获与同人欢醉达旦，詠歌取适，無一二焉。乙巳（三）岁，彭城列灵源，在衡阳逢故人，或有在者曰：昔相会，第欢遽，始与諸公待月而笑語，竟与諸公爱月而欢醉，詠歌夜久，賦詩言怀。於戏！文章道丧盖亦久矣！时之作者，煩杂过多，歌兒舞女，且相喜愛。系之风雅，誰道是耶？諸公尝欲变时俗之淫靡，为后生之规范，今夕豈不能道达情性、成一时之美乎？

（一）兵兴，指抵抗安祿山的反叛入侵，事起玄宗天宝十四年，即公元七五五年。

（二）乙巳，唐代宗永泰元年，当公元七六五年。





## 篋中集(二) 序

元次山文集卷七，依四部丛刊本

元 結

元結作篋中集，或問曰：公所集之詩，何以訂之？對曰：風雅不興，凡及千載，溺於時者，世無人哉！嗚呼！有名位不顯，年壽不將，獨無知音，不見稱頌(三)，死而已矣，誰云无之！近世作者，更相沿襲，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為辭，不知喪於雅正然哉！彼則指詠時物，會諧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汗惑之聲於私室可矣。若令方直之士，大雅君子，听而誦之，則未見其可矣。

吳興沈千運，獨挺於流俗之中，強攘於已溺之后，窮老不惑，五十余年。凡所為文，皆與時異。故朋友后生，稍見師效，能似类者有五六人。於戲！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无祿位，皆以忠信而久貧賤，皆以仁耻而至喪亡。異於是者，显榮當世。誰為辯士，吾欲問之。天下兵興，於今六岁，人皆務武，斯焉誰嗣？已长逝者，遺文散失，方祖師(三)者，不見近作。尽篋中所有，总編次之，命曰篋中集。且欲傳之亲故，冀其不亡。於今凡七人，詩二十二首。時乾元三年(四)也。

(一) 篋中集，今存，有汲古閣刊本和王士禎選本。所收除沈千運作品外，還有王季友、于逖、孟云卿、張彪、趙微明和元季川六人的作品。

(二) 「頌」原作「显」，依全唐文卷三八一校改。

(三) 「祖師」，全唐文作「阻絕」。

(四) 乾元，唐肅宗年号，三年当公元七六〇年。



## 古風二首（一）依四部叢刊本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二

李白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荆榛。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揚馬激頽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羣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文質相炳煥，衆星羅秋旻。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其一）

醜女來效顰，還家驚四鄰；壽陵失本步，笑殺邯鄲人（二）。一曲斐然子，雕虫喪天真。棘刺造沐猴（三），三年費精神，功成無所用，楚楚且華身。大雅思文王，頌聲久崩淪。安得郢中質，一揮成風斤（四）。（其三十五）

（一）古風原詩共五十九首。孟棻本事詩高逸篇引李白論詩說：「梁陳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尙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又說：「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況使束於聲調俳優哉！」可與二詩互相發明。

（二）醜女效顰，用東施效西施故事。壽陵失步，詳與湘東王書注（頁×注×）。

（三）棘，木名，似棗，多刺。沐猴，古或作母猴，卽獼猴。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宋人（原列或說卫人）有請爲燕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者，必三月齋，然後能觀之。「后有冶工指出實不可能，宋人也真不能彫刻，因被燕王殺戮。」此接以「三年費精神，功成無所用，楚楚且華身，」系變化運用，意指「雕虫喪天真」的詩作，只是形式好看，實真無意義。

（四）莊子徐無鬼篇：「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墾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听而斲之，盡垠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常。」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指惠子）之死也，吾無與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質，作質地，質對，質証解。原意是說：匠石虽巧，也必須郢人的立不失常；莊子虽能言，也必須惠子的明了質對。这里是說：哪里得到知音的人，向他揮灑自己的詩篇？



## 戲為六絕句 依四部丛刊本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十六

杜甫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筆意縱橫。今人嗤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后生。

楊、王、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晒未休<sup>(一)</sup>。尔曹<sup>(二)</sup>身与名俱滅，不廢江河万古流<sup>(三)</sup>。

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sup>(四)</sup>。龙文虎脊皆君馭，历块過都見尔曹<sup>(五)</sup>。

才力应難誇數公，凡今誰是出羣雄？式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sup>(六)</sup>。

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兩句必為鄰。竊攀屈宋宜方駕，恐与齊梁作后塵。

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

(一)楊、楊炯。王、王勃。卢、卢照鄰。駱、駱賓王。共称唐初四傑。晒、笑。楊、王、卢、駱的詩文被人笑为「輕薄為文」。

(二)尔曹，指笑楊、王、卢、駱的人。

(三)不廢江河万古流，称讚楊、王、卢、駱的詩文一定万古流傳。

(四)仇兆鰲根据卢注，「汉魏近風騷」連續（杜詩詳註卷十一）。意思是說不及汉魏的近於風騷。

(五)龙文、虎脊、皆名馬。王褒圣主得賢臣頌：「過都越國，蹶若历块。」仇兆鰲杜詩詳註說：「龙文、虎脊，比四子才具過人；历块過都，比今人未諳此道。」楊倫杜詩鈔卷九則引朱注說：「龙文、虎脊，虽堪充馭，然必試之历块過都，尔曹方可自見耳。」並加按語說：「此二句謂果能力追汉魏，方是跨軼卢王；不然，而漫加嗤點，終未免陷於輕薄也。或謂仍贊王楊者，非。」

(六)錢謙益杜詩箋：「翡翠兰苕，指当时研揣声病，尋章摘句之徒；鯨魚碧海，則所謂渾涵汪洋，千變万狀，兼古人而有之者也。」



## 解悶五首<sup>(一)</sup> 依四部从刊本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十六

杜甫

沈范早知何水部<sup>(二)</sup>，曹刘不待薛郎中<sup>(三)</sup>。独当「省署开文苑」，兼泛「滄浪学釣翁」。<sup>(四)</sup>

李陵苏武是吾师，孟子<sup>(五)</sup>論文更不疑。一飯未曾留俗客，數篇今見古人詩。

復忆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尽堪傳。即今耆旧无新語，謾釣槎头縮項鱸。

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詩改罢自长吟。孰知二謝<sup>(六)</sup>将能事，頗学阴何<sup>(七)</sup>苦用心。

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丘壑蔓寒藤。最傳秀句寰区滿，未絕風流相国<sup>(八)</sup>能。

### (一) 解悶原詩共十二首。

(二) 沈、沈約。范、范云。何水部、何遜。梁書文學傳上何遜傳：「范云見其对策，大相稱賞。」又載：「沈約亦愛其文」。

(三) 曹、曹植。刘、刘楨。薛郎中、水部郎中薛据，当时詩人。意思是說可惜薛据沒有能和曹植刘楨同时，得到他們的揄揚。仇兆鰲注：「何薛

同为水部，但何有知音，而薛无同調，故为惜之。」

(四) 陳師道說：「省署开文苑」，「滄浪学釣翁」，皆薛据詩句。

(五) 孟子，杜甫自注：「校書郎孟云卿。」按元結叢中集收孟云卿詩。

(六) 二謝，謝靈運和謝朓。

(七) 阴、阴鑑。何、何遜。二人的詩句有律詩傾向。

(八) 相国，杜甫自注：「右丞第，今相国繒。」





## 偶題 依四部丛刊本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十六

杜甫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豈浪垂？騷人嗟不見，漢道盛於斯。前輩飛騰入，余波綺麗為。后賢兼旧利，历代各清規。法自儒家有，心从弱岁疲。永怀江左<sup>(一)</sup>逸，多病鄴中<sup>(二)</sup>奇。騷驥皆良馬，麒麟带好兒。車輪徒已斷，堂構惜仍虧。謾作潛夫論<sup>(三)</sup>，虛傳「幼婦碑」<sup>(四)</sup>。緣情慰漂蕩，抱疾屢迁移。經濟慙長策，飛棲假一枝。塵沙傍蜂蠆，江峽繞蛟螭。蕭瑟唐虞远，联翩楚漢危。圣朝兼盜賊，異俗更喧卑。鬱鬱星辰劍，蒼蒼雨露池。兩都開幕府，萬寓插軍麾。南海殘銅柱<sup>(五)</sup>，东风避月支<sup>(六)</sup>。音書恨鳥鵲，号怒怪熊羆。稼穡分詩兴，柴荆学土宜。故山迷白閣，秋水忆黃陂。不敢要佳句，愁來賦別離。

(一)江左，指南朝作家和作品。

(二)鄴中、鄴縣，在今河南臨漳縣西，三国時，魏在此置鄴都。這里指曹操父子和受他們領到而集中到鄴都的文人及其作品。

(三)潛夫論，东汉王符撰。后汉书王符傳：「隱居著書三十余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号曰潛夫論。」

(四)「幼婦碑」的意思是「絕妙好辭」。曹操和楊脩曾見曹娥碑阴有「黃絹幼婦外孫壻曰」八字，脩先得解，后操亦解：黃絹是色絲，合为「絕」字。幼婦、少女，合为「妙」字。外孫、女子，合为「好」字。壻曰，受辛之器，合为「辭」字。

(五)馬援南征胜利后，勒功銅柱，詩句是在悼惜沒有人能像馬援的平寇立功。

(六)月氏在汉初很強盛为患，詩句系借指吐蕃。



## 國秀集序 依四部丛刊本

樓穎(二)

昔陸平原之論文曰，「詩緣情而綺靡。」是彩色相宣，烟霞交映，風流婉媚之謂也。仲尼定礼，正雅頌，采古詩三千余什，得三百五篇，皆舞而蹈之，弦而歌之，亦取其順澤者也。

近秘書監陳公、國子司業蘇公，嘗从容謂芮侯曰：「風雅之后，數千載間，詞人才子，礼樂大坏，諷者溺於所譽，志者乖其所之，务以声折为宏壯，勢奔为清逸，此蒿視者之目，聒听者之耳，可为长太息也。运属皇家，否終复泰。优游闕里，唯聞子夏之言(三)；惆悵河梁，独見少卿之作(三)。及源流浸廣，風云极致。虽发詞遺句，未协風騷，而披林擷秀，揭厉良多。」自开元(四)以來，維天寶三載(五)，譴謫蕪穢，登納菁英，可被管絃者都为一集。芮侯即探書禹穴(六)，求珠赤水(七)。取太冲之清詞，无嫌近濁(八)；得兴公之佳句，宁止擲金(九)。道苟可得，不棄於廝養，事非适理，何貴於膏粱？其有巖壑孤貞，市朝大隱。神珠匿耀，剖巨蚌而宁周；宝劍韜精，望斗牛而未获(一〇)。目之縑素，有愧遺才。尙欲巡采風謠，劳求側陋，而陳公已化为異物，堆案颯然，无与乐成，遂因絕筆。今略編次見在者凡九十人，詩二百二十首，为之小集，成一家之言。

(一)樓穎、天寶中進士。至唐文卷三五六認為是芮挺章作，那是錯的。國秀集附有宋人曾彥和的跋文說：「天寶三載。國子生芮挺章撰，樓穎序之。」

(二)大概是指的詩序，卷一选录。旧傳作於子夏，實作於卫宏。

(三)少卿、李陵字。文选載他的与苏武詩三首，第三首有「攜手上河梁」一句。但實出后人伪託。

(四)开元、唐玄宗年号，当公元七一二——七四一年。

(五)天寶、也是唐玄宗年号，三年当公元七四四年。

(六)禹穴、在浙江会稽宛委山上，傳說是禹藏書的地方。

(七)赤水、傳說在崑崙山南。庄子天地篇：「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崑崙之丘，而南還归，遺其玄珠。」

- (八) 太冲，左思字。晉書文苑傳載他作三都賦，「构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即便疎之。」
- (九) 兴公，孫綽字。晉書本傳載他作天台山賦，持向友人范榮期誇示說：「卿試擲地，当作金石聲。」
- (一〇) 斗牛，二星名。晉書張華傳：「斗牛之間，常有紫氣，乃邀雷煥仰觀。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

## 河嶽英靈集敘

依四部丛刊本

殷璠(一)

敘曰：梁昭明太子撰文選，后相效著述者十余家，咸自称(二)尽善。高听之士，或未全許。且大同(三)至於天寶(四)，把筆者近千人，除势要及賄賂者，中間灼然可尚者，五分无二，豈得逢詩輒贊，往往盈帙？蓋身后立片，当无詭隨，其应詮簡(五)不精，玉石相混，致令众口謗銛(六)，为知音所痛？(七)

夫文有神來、氣來、情來，有雅體、野體、鄙體、俗體。編紀者，能審鑑諸體，委詳所來，方可定其优劣，論其取捨。至如曹劉詩多直語(八)，少切對，或五字並側，或十字俱平，而逸駕終存。然挈瓶(九)庸受之流，實古人不辯宮商征羽，詞句質素，恥相師范。於是攻異端，妄穿凿。語則不足，言常有余，都无兴象，但貴輕艷。虽滿篋筥，將何用之？自蕭氏以还，尤增矯飾。武德(一〇)初，微波尚在。貞觀(一一)末，标格漸高。景云(一二)中，頗通远調。开元十五年(一三)，声律风骨始备矣。实由主上恶华好朴，去伪存真，使海内詞場，翕然尊古，有周风雅(一四)，称闡今日。璠不揆，窃尝好事，愿删略羣才，贊圣朝之美。爰因退跡，得遂宿心。粵若王維(一五)、王昌齡、儲光羲等二十四人(一六)，皆河嶽英靈也，此集便以河嶽英靈为号。詩二百三十四首(一七)，分为上下卷。起甲寅，終癸巳(一八)。綸次於敘，品藻各冠篇額。如名不符实，才不合道，纵权压梁寶(一九)，終无取焉。

(一)殷璠，原題丹阳进士，余不詳。唐丹阳县有二，一即今江苏丹阳县，一在今貴州思县东北。但此疑为战国时丹阳旧地，在今河南淅川县西丹水南，因集中所录都是河南作家。

(二)文鏡秘府論南卷无「称」字。

(三)大同，梁武帝年号，当公元五三五——五四五年。

(四)天寶，唐玄宗年号，当公元七四一——七五五年。

(五)詮簡，全唐文卷四三六作「詮揀」，音同字通。

(六)謗，全唐文作「銷」。

(七)自「梁昭明太子」至此，原无，据文鏡祕府論和全唐文校补。

(八)曹、曹植，刘、刘楨。全唐文「直」下多一「致」字，则「語」字应属下句。

(九)挈瓶，比喻小知浅见。左傳昭公七年：「虽有挈瓶之知。」杜預注：「挈瓶，汲者，喻小知。」

(一〇)武德，唐高祖年号，当公元六一八——六二六年。

(一一)貞觀，唐太宗年号，当公元六二七——六四九年。

(一二)景云，唐睿宗年号，当公元七一〇——七一年。

(一三)开元，唐玄宗年号，十五年当公元七二七年。

(一四)此句原作「南风周雅」，依祕府論和全唐文校改。

(一五)原无王維，依祕府論和全唐文校补。

(一六)祕府論和全唐文都作三十五人，查本书确止二十四人。

(一七)祕府論作二百七十五首，全唐文作一百七十首。

(一八)癸巳，祕府論同，全唐文作乙酉。按天宝后的第一个甲寅年为公元七七四年，下数至乙酉为八〇五年，癸巳为八一三年，都相隔太远，疑皆有誤。

(一九)梁、梁冀，竇、竇宪，两家皆东汉权貴。

## 河嶽英靈集論(一) 依四部丛刊本

殷璠

論曰：昔伶倫造律，蓋為文章之本也。是以氣因律而生，音假律而明，才得律而清焉。預(一)於詞場，不可不知音律焉。孔聖刪詩，非代議所及。自漢魏至於晉宋，高唱者千(二)有余人。然觀其樂府，犹有小失。齊、梁、陳、隋，下品實繁，專事拘忌，謬損厥道。夫能文者，匪謂四声尽要流美，八病咸須避之。縱不拈綴，未為深缺。即「羅衣何飄飄，長裾隨風還」，雅調仍在，況其他句乎？故詞有剛柔，調有高下，但令詞與調合，首末相稱，中間不敗，便是知音。而沈生虽怪曹王「曾无先覺」，隱侯去之更远(三)。璠今所集，頗異諸家，既閑新声，复曉古体，文質半取，風騷兩挾，言氣骨則建安(四)為傳，論宮商則太康(五)不逮。將來秀士，无致深憾。

(一)原列敘后，題集論。集，当指河嶽英靈集，所以現在題河嶽英靈集論。

(二)「預」上原有「寧」字，依文鏡秘府論南卷校刪。

(三)千、原作「十」，依祕府論校改。

(四)沈生、沈約、曹、曹植、王、王粲。沈約說曹植王粲「曾无先覺」，不明声律，見卷二宋書謝靈運傳論。隱侯、沈約謚号。「去」原作「言」，依祕府論校改。

(五)建安、漢獻帝年号，当公元一九六——二一九年。这里指建安时代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的詩作。

(六)太康、晉武帝年号，当公元二八〇——二八九年。这里指太康时代潘岳、陆机等的詩作。但潘岳、陆机等都还未提出宮商的說法。





## 唐中兴閒气集序

依四部丛刊校文(二)

高仲武(三)

詩人之作，本諸於心，心有所感，而形於言，言合典謨，則列於風雅。暨乎梁昭明，載述已往，撰集者數家。權(三)其風流。正聲最備，其余著錄，或未至焉。何者？英華(四)失於浮游，玉臺(五)陷於淫靡，珠英(六)但紀朝士，丹阳(七)止錄吳人。此由曲學專門，何暇兼包众善？使夫大雅君子，所以对卷而長歎也。

唐兴一百七十載，属方隅叛渙，戎事紛綸，业文之人，述作中廢。粵若肅宗先帝，以殷憂肩圣，反正中兴。伏惟皇帝(八)，以出震繼明，保安区宇，国风雅頌，蔚然复兴。所謂文明御时，上以化下者也。

某不揆菲陋，輒罄諛聞，博訪詞林，采察謠俗，起自至德元首(九)，終於大历暮年(一〇)。作(三)者數千，选者二十六人，五言詩一百三十二首(三)，七言詩附之(三)，分为两卷。略敍品彙人倫，命曰中兴閒气集。

且夫微言虽絕，大制犹存，詳略其臧否，尚可拟議(四)。古之作者，因事造端，敷宏体要，立义以全其制，因文以寄其心，著王褒，表国风之善否，豈其苟悅权右，取媚薄俗哉？今之所收，殆革斯弊。但使体格風雅，理致清新，期觀者易心，听者竦耳，野通取，格律兼收。自郢以下(五)，非所附丽。凡百君子，幸詳至公。

(一)校文是近人錢毓修寫的，此序原据何义門校本和武进費氏仿宋刊本校录。全唐文卷四五八亦收載，书名「唐」上多一「大」字。

(二)高仲武，渤海人，全唐文别录所作紀苏渙文一篇。辛文房唐才子傳卷二以为即高适，誤，陆游早已在跋中兴閒气集指出不是一人了。

(三)權，原作「推」，依全唐文校改。

(四)英華，指詩苑英華，蕭統編撰，已佚。

(五)玉台，玉台新詠，梁徐陵編撰，今存。

(六)珠英，珠英学士集，唐崔融編撰，有殘存敦煌寫本。

(七)丹阳，丹阳集，殷璠編撰，已佚。

(八)皇帝、指唐代宗。

(九)至德、肅宗年号，元年当公元七五六。

(一〇)大历、代宗年号。暮年，全唐文作「末年」。最末一年当公元七七九年。

(一一)作、原作「述」，依全唐文校改。

(一二)原校：「一，費本四〇」。按全唐文作「一百四十首」。

(一三)此句原无，依全唐文校补。

(一四)「詳略」的「略」字原无，「尙」原作「当」，兹据全唐文补改。「猶存」下原引何义門說：「此处疑有脱誤。」

(一五)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季札聘魯觀樂，在听歌陈风以后說：「自鄆以下，无譏焉。」这里借指不够格的詩歌。

## 敘詩寄乐天書

元氏長庆集卷三十，依四部叢刊本

元稹

稹九岁学賦詩，長者往往惊其可教。年十五六，粗識声病。时貞元十年（一）已后，德宗皇帝春秋高，理务因人，最不欲文法吏生天下罪过。外閫将將，动十余年不許朝覲，死於其地不易者十八九。而又将豪卒愎之处，因丧負众，橫相賊杀，告变駭驛（二），使者迭覲，旋以狀聞天子曰：「某邑（三）将某能遏乱，乱众寧附，愿其為帥（四）。」名為众情，其实逼詐，因而可之者又十八九。前置介倖，因緣交授者亦十四五。由是諸侯敢自為旨意，有罗列兒孩以自固者，有开导蛮夷以自重者。省寺符篆，固於（五）几閣，甚者碍詔旨，視一境如一室，刑杀其下，不啻僕畜，厚加剝奪，名為進奉，其实貢入之數百一焉。京城之中，亭第邸店以曲巷斷，侯甸之內，水陸腴沃以乡里計，其余奴婢、資財、生生之备，稱之。朝廷大臣，以謹慎不言為朴雅。以时進見者，不过一二亲信。直臣义士，往往抑塞。禁省之間，时或繕完隕墜，豪家大帅，乘声相扇，延及老佛、土木、妖熾，习俗不怪。上不欲令有司备宮闈中，小碎須求，往往持币泉（六）以易餅餌，吏緣其端，剽奪百貨，勢不可禁。

僕时孩騃，不慣聞見，獨於書傳中，初习理乱萌漸，心体悸震，若不可活，思欲发之久矣。适有人以陈子昂感遇詩相示，吟翫激烈，即日為寄思玄子詩二十首。故鄭京兆（七）於僕為外諸翁，深賜怡獎，因以所賦呈獻，京兆翁深相駭異。祕書少監王表在座，顧謂表曰：「使此兒五十不死，其志义何如哉？惜吾輩不見其成就！」因召諸子，訓責泣下。僕亦竊不自得，由是勇於為文。又久之，得杜甫詩數百首，愛其浩蕩津涯，处处臻到，始病沈宋（八）之不存寄兴，而訝子昂之未暇旁备矣。

不數年，与詩人楊巨源（九）友善，日課為詩。性复僻嬾人事，常有閒暇，閒則有作，識足下时，有詩數百篇矣。習慣性灵，遂成病蔽。每公私感憤，道义激揚，朋友切磨，古今成敗，日月迁逝，光景慘舒，山川胜勢，風云景色，当花对酒，乐罢哀余，通滯屈伸，悲欢合散，至於疾恙窮身，悼怀惜逝（一〇），凡所对遇異於常者，則欲賦詩。

又不幸年三十二时，有罪譴棄，今三十七矣。五六年之間，是丈夫心力壯时，常在閑处，無所役用，性不近道，未能淡然忘怀，又复嬾於他欲。全盛之气，注射語言，杂糅精粗，遂成多大，然亦未尝繕寫。适值河内李明府景儉在江陵时，僻好僕詩章，謂為能解，

欲得尽取观覽，僕因撰成卷軸。其中有旨意可觀，而調远古往者为「古諷」，意亦可觀，而流在乐府者为「乐諷」，調虽近古，而止於吟寫性情者为「古体」，詞实乐流，而止於模象物色者为「新题乐府」，声势宏順，属对穩切者为「律詩」，仍以七言五言为两体，其中有稍存寄兴、与諷为流者为「律諷」。不幸少有伉儷之悲<sup>(二)</sup>，撫存感往，成数十詩，取潘子「悼亡」<sup>(三)</sup>为題。又有以干教化者，近昵<sup>(四)</sup>妇人，暈淡眉目，綰約頭髮，衣服修廣之度，及匹配色澤，尤劇輕艳，因为「艳詩」百余首，調有今古，又两体。自十六时至是，元和七年<sup>(五)</sup>矣，有詩八百余首，色类相从，共成十体，凡二十卷。自笑冗乱，亦不复置之於行李。昨來京師，偶在篋篋。及通<sup>(六)</sup>行，尽置足下。仅亦有說。

僕聞上士立德，其次立事，不遇立言。凡人急位，其次急利，下急食。僕天与不厚，既乏全然之德，命与不遇，未遭可为之事，性与不惠，复無垂范之言，兀兀狂癡。行近四十，微名取位，不过於第八品，而冒憲已六七年。授通之初，有习通之熟者曰：「通之地、湿垫卑偏，人士稀少，近荒札死亡过半<sup>(一)</sup>，邑無吏，市无貨，百姓茹草木，刺史以下，計粒而食。大有虎豹<sup>(二)</sup>蛇虺之患，小有螻蛄浮生蜘蛛蛸蜂之类，皆能鑽嚼肌膚，使人疮瘡。夏多阴霖，秋为痢症，地无医巫药石，万里病者，有百死一生之慮。夫何以僕之命不厚也如此！智不足也又如此！其所詣之憂險也又复如此！則安能保持万全，与足下必复京輦，以須他日立言事之驗耶？但恐一旦与急食相扶，而終使足下受天下「友不如己」之誚。是用悉所为文，留穢箱笥，比夫格弈樗塞之戏，犹曰愈於飽食。僕所为不又愈於格弈樗塞之戏乎？」

昨行巴南道中，又有詩五十一首，文书中得七年已后所为，向二百篇，繁乱冗杂，不复置之。执事前所为寄思玄子者，小岁<sup>(一)</sup>云，为文不能自足其意，貴其起予之始，且志京兆翁見遇之由。今亦寫为古諷之一，移諸左右。僕少时授吹嘘之術於郑先生，病懶不就，今在閑处，思欲怡神保和，以求其病，異日亦不复費詞於无用之文矣。省視之煩，庶亦已於是乎。

(一)貞元、唐德宗年号，十年当公元七九四年。

(二)駱驛、同「絡繹」，往来不絕。

(三)邑、原作「色」，唐文粹卷八十四同，依全唐文卷六五三校改。

(四)句原作「愿为帅」，唐文粹和全唐文作「愿为其帅」，都与上文义不合，兹以意乙正。

(五)「於」字原无，据唐文粹和全唐文校增。

(六)泉、錢。唐文粹作「帛」。

(七)鄭京兆，当指鄭云遠，榮阳人。初为朱泚掌书记，此以朱滔女嫁之。后滔助田悅叛唐，云遠棄妻归朝，德宗以为諫議大夫。元和初，官京兆尹卒。另有鄭元，史未著以籍貫，亦曾兼京兆尹，但本官是刑部尚书，应称鄭尚书，不应称鄭京兆。据白居易所作元稹墓誌銘，妣榮阳鄭氏，郑云遠恰符合，郑元符合否不可知。

(八)沈，宋，指沈佺期和宋之問，二人首創律詩。

(九)楊巨源，字景山，蒲州人。貞元進士，官河中少尹。全唐詩存詩一卷。

(一〇)二句唐文粹作「疾恙其身，悼怀昔遊」。旁、原「躬」，依全唐文校改。

(一一)伉儷，夫妻。元稹先娶韋氏，名丛（一作蕙丛），字柔之，有才思，年二十七而卒。时公元八〇九年，元稹三十一岁。

(一二)潘子，潘岳，晋太康时有名作家，作有哀悼亡妻的悼亡詩三首。

(一三)昵，原作世，与上文「干教化」不合，依唐文粹校改。

(一四)元和，唐宪宗年号，七年当公元八二二年。

(一五)通，通州，今四川达县。元和十年（八一五），元稹徙通州司馬。

(一六)此句唐文粹作：「近荣荒凶，死亡过半。」

(一七)獮，「正，白豹，唐文粹和全唐文都作「豹」。

(一八)岁，疑为「序」字之誤。



## 上令狐相公詩啓

(二) 旧唐書元稹傳，依乾隆殿版本

元稹

稹初不好文，徒以仕无他歧，強由科試。及有罪譴棄之后，自以為廢滯潦倒，不復以文字有聞於人矣。曾不知好事者扶摘烏燕，生黷尊重，竊承相公特於廊廟間道稹詩句。昨又面奉教約，令獻旧文。战汗悚踊，慙視無地。

稹自御史府謫官(三)，於今十余年矣，閒誕无事，遂专力於詩章，日益月滋，有詩句千余首。其間感物寓意，可备矇瞽之风(三)者有之，詞直气麤，罪尤是惧，因不敢陈露於人。唯杯酒光景間，屢為小碎篇章，以自吟暢。然以為律体卑痺，格力不揚，苟无恣恣，則陷流俗。常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属对无差，而风情宛然，而病未能也。江湘間多新進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自放效，而又从而失之，遂至於支离褊淺之辭，皆目為「元和詩体」。

稹与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詩，就中愛驅駕文字，旁極聲韻，或為千言或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审不能過之，往往戏排旧韻，別創新辭，名為「次韻」相酬，盖欲以难相排(四)。自尔江湘間為詩者，復相放效力，或不足，則至於顛倒語言，重复首尾，韻同意等，不異前篇，亦目為「元和詩体」。而司文者考交雅之由，往往归咎於稹。

嘗以為雕虫小事，不足以自明。始聞相公記憶，累旬以來，實慮糞土之牆，庇之以大厦，使不復破坏，永為版筑者之誤。輒寫古体歌詩一百首，百韻至兩韻律詩一百首，為五卷，奉肩跪陈。或希构厦之余，一賜觀覽，知小生於章句中藥樞機櫛之材，尽會量度，則十余年之遭迴，不為无用矣。

(一) 原无題，題依全唐文卷六五三。令狐相公，名楚。旧唐書元稹傳在引列此文前說：「(元和)十四年，自虢州長史，征還為膳部員外郎。宰相令

狐楚一代文宗，雅知稹之辭學，謂稹曰：『嘗覽足下制作，所恨不多，退之久矣，請出其所首，以豁予懷。』稹因獻其文。自敘曰」云云。

(二) 元稹在元和四年授監察御史，明年貶江陵士曹掾。

(三) 矇瞽，眼睛，古君王使矇瞽誦詩諷諫。

(四) 排，全唐文作「挑」，义更显易。





# 白氏長慶集序

元氏長慶集卷五，依四部叢刊本

元稹

白氏長慶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所作。居易，字乐天。乐天始言，試指「之」「無」二字，能不誤。始既言，讀書勤敏，與他兒異。五六歲，識聲韻。十五，志詩賦。二十七，舉進士。貞元末，進士尙馳競，不尙文，就中六籍尤擯落，禮部侍郎高郢，始用經藝爲進退。乐天一舉擢上第。明年，拔萃甲科。由是性習相近，遠求玄珠，斬白蛇等賦，及百道判，新進士竟相傳於京師矣。會憲宗皇帝冊召天下士，乐天對詔稱旨，又登甲科。未几，入翰林，掌制誥。比比上书，言得失，因爲賀雨、秦中吟等數十章，指言天下事，時人比之風騷焉。

予始与乐天同校祕書之名，多以詩章相贈答，會予謫掾江陵，乐天犹在翰林，寄予百韻律詩及雜體，前后數十章。是后各佐江通，復相酬寄。巴、蜀、江、楚間泊長安中少年，遞相倣效，竟作新詞，自謂爲「元和詩」。而乐天秦中吟、賀雨諷諭等篇，時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邸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无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街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其甚者，有至於盜竊名姓，苟求自售，雜亂閭閻，无可奈何。予嘗於平水市中，見村校諸童競習詩，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予之爲微之也。又云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百金換一篇，其甚偽者宰相輒能辨別之。自篇章已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

長慶四年，乐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詔還，予時刺會稽，因得盡征其文，手自排綴，成五十卷，凡二千一百九十一首。前輩多以前集、中集爲名，予以爲陛下明年秋當改元長慶，訖於是，因号曰白氏長慶集。

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長。乐天之長，可以多矣！夫以諷諭之詩長於激，閑適之詩長於道，感傷之詩長於切，五字律詩百言而上長於瞻，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長於情，賦贊箴戒之類長於當，碑記敘事制詔長於實，啓表奏狀長於直，書檄詞策劄判長於盡。認而言之，不亦多乎哉！至於乐天之官族景行，与予之交分淺深，非敘文之要也，故不書。長慶四年冬十二月十日微之序。

（一）原注：「具乐天与予书」。按即白居易与元九书，本卷选录。

(二)貞元、唐德宗年号，当公元七八五——八〇四年。

(三)「她」下，全唐文卷六五三多一「劍」字誤，白氏長庆集卷二十一有汉高帝斬白蛇賦。

(四)江、江州，今江西九江縣。元和十年（八一五），白居易貶江州司馬。通、詳敍詩寄乐天書注。

(五)原注：「楊越間，多作書模勒乐天及予衆詩，寔於市井之中也。」

(六)平水市，原注：「鏡湖傍草市名。」

(七)雞林，國名，今朝鮮。

(八)長庆、唐穆宗年号，四年当公元八二四年。

# 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并序

元氏長慶集卷五十六，依四部叢刊本

元稹

敘曰：予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總萃焉（一）。

始堯舜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后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余年，仲尼緝拾逸練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二），其余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尙相比擬。秦漢以還，采詩之官既廢，天下妖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逮至漢武賦柏梁詩（三）而七言之体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为五言。虽句讀文律各異，雅郑之音亦杂，而詞意簡远，指事言情，自非有为而为，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后，天下文士遭罹兵战，曹氏父子鞍馬間为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抑揚冤哀存离之作，尤拯於古。晉世風靡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歎习舒徐相尙，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为高，盖吟寫性灵流連光景之文也，意义格力无取焉。陵迟至於梁陈，淫艳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剧，又宋齐之所不取也。

唐兴，官学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声势，謂之爲「律詩」。由是而后，文交之体极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遺近，务华者去实。效齐梁則不逮於魏晉，工乐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穠莫备。至於子美，盖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休，言（四）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顏謝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考覈其旨要，尙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

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謂之李杜。予觀其壯浪縱恣，摆去拘束，摸寫物象，及乐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陈終始，排比声韻，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詞气豪迈，而風調清新，属对律切，而脱棄凡近，則李尙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予尝欲条析（五）其文，体别相附，与來者为之准，特病嬾未就。适子美之子子嗣业，肩子美之柩，襄（六），禍事於偃师，次於荆，雅知予爱言其大父为文，拜予为誌。辞不可絕，予因系其官閥而銘其卒葬云。

系曰：晉当阳成侯（七）姓杜氏，下十（八）世而生依藝，令於巩。依藝生审言，善詩，官至膳部員外郎。审言生閑，閑生甫。閑为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宝中，獻三大礼賦，明皇（九）奇之，命宰相試文，文善，授甫曹（一〇）。属京師乱，步謁行在，拜左拾遺。岁余，以

直霄失(二)宦，出為華州司功，尋遷京兆功曹。劍南节度嚴武，狀為工部員外，參謀軍事(三)。旋又棄去，扁舟下荆楚間，竟以寓卒，旋殯岳陽，享年五十九。夫人弘農楊氏女，父曰司農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終。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歿，命其子嗣業。嗣業貧无以給喪，收拾乞匄，焦勞晝夜，去子美歿后余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為難矣。

銘曰：維元和之癸巳(三)，粵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於首陽之前山。嗚呼！千歲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墳。

(一)古逸叢書本杜工部草堂詩箋作：「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忌萃焉」，與后文「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相呼應，又尤長。

(二)「篇」字原無，據杜詩箋和杜詩鏡銓校補。

(三)「詩」字原無，據杜詩箋和杜詩鏡銓校補。

(四)言、原作「古」，據杜詩箋和杜詩鏡銓校改。

(五)條析、原作「仲析」，據杜詩箋和杜詩鏡銓校改。

(六)杜詩箋作「启子美柩之襄」，杜詩鏡銓作「启子美之柩之襄」，則「襄」字當屬上，指襄陽。按下文說「旅殯岳陽」，是杜甫柩並不在襄陽，不會到襄陽启柩。杜甫虽祖籍襄陽，但早已徙居巩县，且既然說「耐事於僊師」，那末也不會葬柩襄陽。所以「襄」字當屬下，「襄耐事」即襄理葬祭的事情，元集本不誤。

(七)當陽成侯、杜預，晉代名將，同時又是有所成就的學者，所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后人列入十三經注疏。

(八)「十」字原無，據杜詩箋和杜詩鏡銓校增。

(九)明皇、原作「明帝」，據杜詩箋和杜詩鏡銓校改。

(一〇)授甫曹，杜詩箋和杜詩鏡銓作「授右卫率府胃曹」。

(一一)「失」字原無，據杜詩箋和杜詩鏡銓校補。

(一二)「寻迁京兆功曹」劍南节度嚴武，狀為工部員外，參謀軍事，「原多脫落，只余「寻迁京兆事」五字，茲據杜詩箋和杜詩鏡銓校補。

(一三)元和、唐宪宗年号。癸巳，元和八年，当公元八一三年。

## 乐府古題序

元氏长庆集卷二十三，依四部叢刊本

元 稹

詩訖於周，騷訖于楚。是后詩之流為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諫、箴、詩、行、詠、吟、題、怨、歎、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調，皆詩人六義之余而作者之旨。由操而下八名，皆起於郊祭軍兵吉凶苦樂之際。在音声者，因声以度詞，审調以節唱，句度短長之數，声韻平上之差，莫不由之准度。而又別其在琴瑟者為操引，采民吪者為謳謠，各曲度者摠得謂之歌曲詞調。斯皆由樂以定詞，非選調以配樂也。由詩而下九名，皆屬事而作，虽題号不同，而悉謂之為詩可也。后之审樂者，往往采取其詞，度為歌曲。盖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而纂撰者由詩而下十七名，尽編為樂录乐府等題。除鐃吹、橫吹、郊祀、清商等詞在樂志者，其余木兰、仲卿、四愁、七哀之輩，亦未必尽播於管絃明矣。后之文人，達樂者少，不复如是配別，但遇興紀題，往往兼以句讀短長為歌、詩之異。

劉補闕之樂府（一），肇於漢魏。按仲尼學文王操，伯牙作流波，水仙等操，齊牘沐作雉朝飛，衛女作思歸引，則不於漢魏而后始亦以明矣。況自風雅至於樂流，莫非諷興當時之事，以貽后代之人，公襲古題，唱和重復。於文或有短長，於義咸為贅贖，尚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犹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焉。曹、劉、沈、鮑（二）之徒，時得如此，亦复稀少。近代唯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旁。予少時与友人乐天李公垂（三）輩謂是為當，遂不复拟賦古題。

昨梁州見進士劉猛李餘，各賦古樂府詩數十首。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予因迭而和之。其有虽用古題全无古意者，若出門行不言离别，將進酒特书烈女之類是也。其或頗同古义，全創新詞者，則田家止述軍輸、捉捕詞先螻蟻之類是也。劉李二子，方將极意於斯文，因為粗明古今歌詩同異之意（四）焉。

（一）劉補闕，劉餗，字鼎卿，官終右補闕。旧新唐書皆附父劉子玄傳。旧書說著樂府古題解一卷，今殘存說郭和筆除丛录，題名樂府解題。

（二）曹、劉、沈、鮑，指曹植、劉楨、沈約、鮑照。

- (三) 李公垂，名紳，詩人。旧唐书卷一七三、新唐书卷一八一有傳。
- (四) 意，原作「音」，义难通，疑系殘毀或形誤。

与元九書(一) 白氏长庆集卷二十八，依四部丛刊本

白居易

月日，居易白，微之足下：

自足下謫江陵至於今，凡枉贈答詩仅百篇。每詩來，或辱序，或辱書，冠於卷首，皆所以陈古今歌詩之义，且自敘为文因緣与年月之远近也。僕既爱(一)足下詩，又諭足下此意，常欲承答來旨，竊論歌詩大端，并自述为文之意，总为一书，致足下前。累岁已來，牽故少暇。間有容隙，或欲为之，又自思所陈亦无出足下之見，臨紙復罢者数回，卒不能成就其志，以至於今。今俟罪潭阳，除盥櫛食寝外无余事，因覽足下去通州日所留新旧文二十六軸，开卷得意，忽如会面，心所蓄者，便欲快言，往往自疑不知相去万里也。既而憤排之气，思有所洩，遂追就前志，勉为此书，足下幸試为僕留意一省。

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詩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圣贤，下至愚騷，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羣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义；緣其声，緯之以五音。音有韻，义有类。韻协則言順，言順則声易入。类举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气泰，羣乐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为大柄，决此以为大寶(二)也。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三)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四)，則知夏政荒矣。言者无罪，聞者作誠(五)，言者聞者莫不两尽其心焉。

洎周衰秦兴，采詩官廢，上不以詩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洩导人情，乃至於諂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於时六义始利(六)矣。

国风变为騷辞，五言始於苏李。苏李騷人皆不遇者，各繫其志，发而为文。故「河梁(七)」之句，止於伤别；「澤畔(八)」之吟，归於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远，梗概尚存。故兴离别，則引「双鳬」「一雁(九)」为喻；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恶鳥(一〇)」为比。虽义类不具，犹得风人之什二三焉。於时六义始缺矣。

晉宋已还，得者盖寡。以康乐之奥博，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一一)之例

者，百无一二焉。於時六义浸微矣。

陵夷至於梁陳間，率不过嘲風雪、弄花草而已。噫！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捨之乎？顧所用何如耳。設如「北風其涼」<sup>(一)</sup>，假風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sup>(二)</sup>，因雪以愍征役也；「棠棣之華」<sup>(三)</sup>，感華以諷兄弟也；「采采芣苢」<sup>(四)</sup>，美草以乐有子也。皆兴发於此，而义归於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余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sup>(五)</sup>，「离花先萎露，别叶乍辞風」<sup>(六)</sup>之什，顧則兩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於時六义尽去矣。

唐兴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防<sup>(七)</sup>有感兴詩十五首。又詩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余首。至於貫穿今古，觀縷格律，尽工尽善，又過於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門之章<sup>(八)</sup>，「朱門酒肉臭，路有冻死骨」<sup>(九)</sup>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

僕尝痛詩道崩坏，忽忽憤发，或食輟哺，夜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事有大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陈於左右：

僕始生六七月时，乳母抱弄於书屏下，有指「无」字「之」字示僕者，僕虽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后有問此二字者，虽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則僕宿习之緣，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岁，便学为詩。九岁，諳識声韻。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甘讀書。二十已來，昼課賦，夜課书，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於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壯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齒髮早衰白，瞥瞥然如飞蠅垂珠在眸子中也，动以万数。盖以苦学力文所致，又自悲矣。家貧多故，二十七，方从乡試。既第之后，虽专於科試，亦不廢詩。及授校书郎时，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輩，見皆謂之工，其实未窺作者之城耳。自登朝來，年齒漸长，閱事漸多，每与人言，多詢时务，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詩合为事而作。是时皇帝<sup>(一〇)</sup>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璽书，訪人急病。僕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手請諫紙，眉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闕，而难于指言者，辄詠歌之，欲稍稍递进聞於上。上以廣宸聰，副忧勤，次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复吾平生之志。豈图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又請为左右終



言之。

凡聞僕賀雨詩，而众口籍籍，已謂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众面脉脉，尽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权豪貴近者相目而变色矣，聞樂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偏舉。不相与者，号为沽名，号为詆訐，号为訕謗，苟相与者，則如牛僧孺之戒焉<sup>(三)</sup>。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其不我非者，举不过三两人。有鄧魴<sup>(四)</sup>者，見僕詩而喜，无何而魴死。有唐衢<sup>(五)</sup>者，見僕詩而泣，未几而衢死。其余则足下，足下又十年來困躓若此。嗚呼！豈六义四始之风，天將破坏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聞於上耶？不然，何有志於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

然僕又自思，关东一男子耳，除讀書屬文外，其他懵然无知，乃至书画棋博，可以接羣居之欢者，一无通曉。即其愚拙可知矣。初应进士时，中朝无纒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策蹇步於利足之途，張空拳<sup>(六)</sup>於战文之場。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貫，出交賢俊，入侍冕旒，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亦其宜也。日者，又聞親友間說礼吏部举逸，人多以僕私試賦判，傳為準的，其余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僕惡<sup>(七)</sup>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來长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学士长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僕詩者。」復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娛他宾，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孺妇处女之口，每有咏僕詩者。此誠雕虫之戏，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虽前賢如淵云<sup>(八)</sup>者，前輩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於其間。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僕是何者，窃时之名已多。既窃时名，又欲窃时之富貴，使己为造物者，肯兼与之乎？今之逋穷，理固然也。况詩人多蹇，如陈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逋剝至死，李白孟浩然輩，不及一命，穷悴終身。近日孟郊六十終試协律，張籍五十未离一太祝。彼何人哉？彼何人哉？况僕之才，又不逮彼。今虽謫佐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寒有衣，饑有食，給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白氏之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

僕數月來，檢討囊篋中，得新旧詩，各以类分，分为卷首。自拾遺<sup>(九)</sup>來，凡所适所感關於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sup>(一〇)</sup>訖元和<sup>(一一)</sup>，因事立題題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諭詩」。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閒居，知足保和，吟詠性情者，一百首，謂之

「閒适詩」。又有事務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歎詠者，一百首，謂之「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四百余首，謂之「雜律詩」。凡為十五卷，約八百首。異時相見，當盡致於執事。

微之，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sup>(一)</sup>「僕虽不肯，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為云龙，為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來也，為霧豹，為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适詩」，獨善之義也。故覽僕詩者，知僕之道焉。其余「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但以親朋合散之際，取其釋恨佐權，今銓次之間，未能刪去，他時有為我編集斯文者，略之可也。」

微之，夫貴耳賤目，榮古陋今，人之大情也。僕不能遠征古旧，如近岁章蘇州<sup>(二)</sup>，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閒澹，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然後人貴之。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至於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閒适者，思澹而詞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所愛者，並世而生，獨足下耳。然千百年後，安知復無足下者出而知愛我詩哉？故自八九年來，与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相勉，索居則以詩相慰，同處則以詩相娛，知吾罪吾<sup>(三)</sup>，率以詩也。

如今年春遊城南時，与足下馬上相戏，因各誦新艷小律，不杂他篇，自皇子陂歸昭國里，迭吟遞唱，不絕聲者二十里余，樊李<sup>(四)</sup>在傍，无所措口，知我者以為詩仙，不知我者以為詩魔。何則？勞心灵，役声气，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當美景，或花時宴罢，或月夜酒酣，一咏一吟，不知老之將至，虽驂鸞鶴，遊蓬瀛者之适，无以加於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与足下外形骸、脫蹤蹟、傲軒鼎、輕人寰者，又以此也。當此之時，足下兴有余力，且欲与僕悉索还往中詩，取其尤長者，如張十八<sup>(五)</sup>、古乐府、李二十<sup>(六)</sup>、新歌行、盧楊二祕書<sup>(七)</sup>、律詩、寶七<sup>(八)</sup>、元八<sup>(九)</sup>、絕句，博搜精掇，編而次之，号元白往还詩集。众君子得拟議於此者，莫不踴躍欣喜，以為盛事。嗟乎！言未終而足下左轉，不数月而僕又繼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为之歎息矣！

又僕嘗語足下，凡人为文，私於自是，不忍於割截，或失於繁多，其間妍媸，盖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鉴无姑息者，討論而削夺之，然后繁简当否，得其中矣。况僕与足下为文，尤患其多，已尙病之，况他人乎？今且各纂诗笔，粗为卷第，待与足下相见日，各出所有，终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见在何地，溘然而至，则如之何？微之，微之，知我心哉！

潯阳猎月，江风苦寒，岁暮鲜欢，夜长无睡，引笔铺纸，悄然灯前，有念则书，言无次第，勿以繁杂为倦，且以代一夕之话也。微之，微之，知我心哉！乐天再拜。

(一)旧唐书白居易传录「夫文尙矣」至末，在文前说：「尝与稹书，因论作文之大旨曰」；在文后说：「居易自叙如此，文士以为信然。」

(二)爱，原作「受」，兹依全唐文卷六七五。

(三)寶，原作「宝」，兹依旧唐书和全唐文。礼记礼运篇说：「礼义也者，所以达天道，顺人情之大寶也。」

(四)尚书益稷篇载皋陶賡续虞帝的歌而作歌说：「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五)见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孔安国序：「太康、启子也，盘于游田，不恤民事，为羿所逐，不得反国。太康五弟与其母待太康于洛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歌。」

(六)作誠，旧唐书同，全唐文作「足戒」。

(七)烈，X马，义同削。

(八)季陵别苏武诗：「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案见文选，实系后人伪作。

(九)屈原渔父篇：「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泽畔」。案亦系后人伪作。

(一〇)苏武别李陵诗：「双鳧俱北飞，一鳧独南翔」。案见初学记和古文苑，后人伪作。

(一一)屈原离骚以兰芷荃蕙等香草喻君子，以鸩鴮鸩等恶鸟喻小人。

(一二)梁鸿，东汉时人，后汉书逸民传有传，所作五噫歌也见逸民传。词说：「陟彼北芒兮，噫！顾览帝京兮，噫！宫室崔嵬兮，噫！人之劬苦兮，噫！辽辽未央兮，噫！」

- (一三)見詩邶風北風篇。
- (一四)見詩小雅采薇篇。
- (一五)見詩小雅棠棣篇。
- (一六)見詩周南采芣篇。
- (一七)二句見謝眺晚登三山還望京邑詩。
- (一八)二句見鮑照翫月城西樓廡中詩。
- (一九)鮑防，字子慎，天宝末進士。全唐詩存詩八首，感興詩十五首已佚。
- (二〇)原作「新開安、石壕、潼關吏、芦子關、花門之章」，旧唐書同，惟无「開」字，茲依全唐文。
- (二一)二句見杜甫所作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
- (二二)皇帝，唐宪宗。
- (二三)牛僧孺，和元白同時。新唐書本傳說元和初，「条指失政，其言輒訐，不避宰相。宰相怒，調伊闕尉。」相与者引此警戒白居易。
- (二四)白居易有讀鄧魴詩。
- (二五)白居易有寄唐生詩，又有傷唐衢二首。
- (二六)簪，原作「拳」，依旧唐書及全唐文校改。簪，𠂔口<sup>𠂔</sup>，弩弓。
- (二七)或讀了又，或讀了了，慚愧貌。
- (二八)淵，云，指汉代辭賦家王褒和楊雄。褒字子淵，雄字子云。
- (二九)按白居易在新乐府下自注說：「元和四年为左拾遺時作。」
- (三〇)武德、唐高宗年号，当公元六一八——六二六年。
- (三一)元和、唐宪宗年号，当公元八〇六——八二〇年。
- (三二)二句見孟子尽心篇上，「济」孟子作「善」。

(三三) 韦苏州，韦应物，曾为苏州刺史。

(三四) 「罪吾」原作「最要」，依旧唐书及全唐文校改。

(三五) 樊李，不知何指。白居易有贈樊著作詩，也未著名字。李紳和元白来往頗密，此处也不知是否指紳。或以杜牧有樊川集，因說樊指杜牧，李指李高隱，此則大錯。旧唐书說白居易作此书时为江州司馬，元稹在通州，知在元和十年，即公元八一五年。杜牧生八〇三年，至是才十二岁，李高隱生八一三年，至是才两岁，决不能隨从在傍。

(三六) 張十八，張籍。

(三七) 李二十，李紳，字公垂，詩人。全唐詩編詩四卷。白氏長庆集卷十六，篇集拙詩成十五卷因題卷末戲贈元九李二十說：「苦教短李伏歌行。」据新唐书卷一八一，李紳「短小精悍，於詩最有名，时号短李」。但白氏長庆集卷十三又有期李二十文略王十八廣夫不至独宿仙遊寺一詩，因此許文雨文論說指李文略。按文略別无可考，也无作品流傳。紳，字公垂，和元白唱酬很多。所以这里当指李紳，不是李文略。

(三八) 卢秘書，卢拱，曾为秘書郎，終申州刺史。全唐詩存詩二首，另二句。楊秘書，楊巨源，詳敘詩寄乐天詩注。

(三九) 寶七，寶玢字友封，与兄常、牟、羣，庠皆工詞章，共編联珠集。全唐詩存玢詩三十九首。

(四〇) 元八，元宗簡。



## 策林六十八議文章碑碣詞賦 白氏長慶集卷四八，依四部丛刊本

白居易

問：國家化天下以文明，獎多士以文學，二百余載，文章煥焉。然則述作之間，久而生弊，書事者罕聞於直筆，褒美者多觀其虛辭。今欲去偽抑淫，芟蕪剗秽，黜華於枝葉，反實於根源，引而救之，其道安在？

臣謹按：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記曰「文王以文理。」則文之用大矣哉！自三代以還，斯文不振，故天以將喪之弊，授我國家。國家以文德應天，以文教牧人，以文行選賢，以文學取士，二百余載，煥乎文章，故士無賢不肖，率注意於文矣。然臣聞大成不能无小弊，大美不能无小疵。是以凡今兼筆之徒，率尔而言者有矣，斐然成章者有矣。故歌、詠、詩、賦、碑、碣、讚、頌之制，往往有虛美者矣，有媿辭者矣。若行於時，則誣善惡而惑當代；若傳於后，則混真偽而疑將來。臣伏思之，恐非先王文理化成之教也。且古之为文者，上以紐王教，繫國風，下以存炯戒，通諷諭。故懲勸善惡之柄，執於文士褒貶之際焉；補察得失之端，操於詩人美刺之間焉。今褒貶之文无覈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虽彫章鏤句，將焉用之？

臣又聞：稂莠秕稗生於穀，反害穀者也；淫辭麗藻生於文，反傷文者也。故农者耘稂莠，簸秕稗，所以養穀也；王者刪淫辭，削麗藻，所以養文也。伏惟陛下詔主文之司，諭養文之旨，俾辭賦合炯戒諷諭者，虽質虽野，采而獎之；碑誄有虛美媿辭者，虽華虽麗，禁而絕之。若然，則為文者必當尚質抑淫，著誠去偽，小疵小弊，蕩然无遺矣；則何慮乎皇家之文章，不与三代同風者歟？





## 策林六十九採詩以補察時政

白氏長慶集卷四八，依四部丛刊本

白居易

問：聖人之致理也，在乎酌人言，察人情，而后行為政、順為教者也。然則一人之耳，安得徧聞天下之言乎？一人之心，安得盡知天下之情乎？今欲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子大夫以為如何？

臣聞：聖王酌人之言，補己之過，所以立理本，導化源也，將在乎選觀風之使，建采詩之官，俾乎歌詠之聲，諷刺之興，日采於下，歲獻於上者也。所謂「言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誠。」大凡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然後興於嗟嘆，發於吟詠，而形於歌詩矣。故聞蓼蕭之詩，則知澤及四海也<sup>(一)</sup>；聞華黍之詠，則知時和歲丰也<sup>(二)</sup>；聞北風之言，則知威虐及人也<sup>(三)</sup>；聞碩鼠之刺，則知重斂於下也<sup>(四)</sup>；聞廣袖高髻之謠，則知風俗之奢蕩也<sup>(五)</sup>；聞「誰其穫者婦與姑」之言，則知征役之廢業也<sup>(六)</sup>。故國風之盛衰，由斯而見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聞也；人情之哀樂，由斯而知也。然後君臣親覽而斟酌焉，政之廢者修之，闕者補之，人之悅者樂之，勞者逸之。所謂善防川者，決之使導；善理人者，宣之使言。故政有毫髮之善，下必知也；教有錙銖之失，上必聞也。則上之誠明何忱乎不下達？下之利病何患乎不上知？上下交和，內外胥悅。若此而不臻至理，不致昇平，自開闢以來，未之聞也。老子曰：「不出戶知天下」，斯之謂歟！

(一) 蓼蕭，詩小雅篇名。毛序：「蓼蕭，澤及四海也。」

(二) 華黍，也是詩小雅篇名，詞亡。毛序：「華黍，時和歲丰，宜黍稷也。」

(三) 北風，詩邶風篇名。毛序：「北風，刺虐也。卫国並為威虐，百姓不亲，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四) 碩鼠，詩魏風篇名。毛序：「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蚕食於民，不备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五) 廣袖高髻之謠，見后漢書馬援傳（附馬援傳）。詞云：「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

(六) 「誰當穫者婦與姑」之言，也是童謠，見后漢書五行志。詞云：「小麦青青大麦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馬，君具車，

請為諸君鼓嚙胡。」



## 与滑州盧大夫<sup>(一)</sup> 論文書

唐文粹卷八十四，依四部叢刊本

柳 冕<sup>(二)</sup>

頓首：別后九年，年已老大。平生好文，老已興盡，日為外事所撓。有筆語兩大卷，或不得已而為之，或為有為而為之，既為頗近教化，謹錄呈上，望覽訖一笑。

夫文生於情，情生於哀樂，哀樂生於治亂。故君子感哀樂而為文章，以知治亂之本。屈宋已降，則感哀樂而亡雅正；魏晉以還，則感声色而亡風教；宋齊以下，則感物色而亡興致。教化興亡，則君子之風盡。故淫麗形似之文，皆亡國哀思之音也。自夫子至梁陳，三變以至衰弱。

嗟乎！關雎興而周道盛，王澤竭而詩不作，作則王道興矣。天其或者肇往時之亂，為聖唐之治，興三代之文者乎？老夫虽知之，不能文之，縱文之，不能至之，況已衰矣，安能鼓作者之氣，尽先王之教？在吾子復而行者，鼓而生之。冕頓首。

(一) 盧大夫，盧羣，字載初，好讀書吟談。曾官鄭滑觀察使。《舊唐書》卷一四〇、《新唐書》卷一四七有傳。

(二) 柳冕，字敬叔，德宗時人，古文理論家。《舊唐書》卷一四九附兄柳登傳，新唐書卷一三二附父柳芳傳。



## 与徐給事論文書

唐文粹卷八十四，依四部叢刊本

柳 冕

文章本於教化，形於治亂，繫於國風。故在君子之心為志，形君子之言為文，論君子之道為教。《易》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君子之文也。自屈宋以降，為文者本於哀艷，務於恢誕，亡於比興，失古義矣。雖揚馬形似，曹劉骨氣，潘陸藻麗，文多用寡，則是一技，君子不為也。昔武帝好神仙，而相如為大人賦以諷，帝覽之，飄然有凌云之氣。故揚雄病之曰：「諷則諷矣，吾恐不免於勸也。」蓋文有余而質不足則流，才有余而雅不足則蕩，流蕩不返，使人有淫麗之心，此文之病也。雄雖知之，不能行之，行之者，惟荀、孟、賈生、董仲舒而已。僕自下車，為外事所感，感而應之，為文不覺成卷，意虽復古而不逮古，則不足以議古人之文。噫！古人之文不可及之矣，得見古人之心，在於文乎。苟無文，又不得見古人之心。故未能亡言，亦志之所之也。

（一）徐給事，疑為徐岱，字处仁，通六經諸子。貞元初，官給事中。《舊唐書·儒林傳》、《新唐書》卷一六一有傳。據《舊唐書·柳冕傳》（附柳登傳），徐岱曾與冕同擬禮官，同修郊祀儀注。



## 答荆南裴尚書(二) 論文書節錄

唐文粹卷八十四，依四部叢刊本

柳 冕

……前所寄拙文，不为文以言之，盖有謂而为之。尧舜殒，雅頌作，雅頌寢，夫子作，未有不因於教化，为文章以成国风。是以君子之儒，学而为道，言而为经，行而为教，声而为律，和而为音。如日月丽乎天，无不照也；如草木丽乎地，无不章也；如圣人丽乎文，无不明也。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谓之文兼三才，而名之曰儒。儒之用，文之谓也。言而不能文，君子耻之。及王泽竭而诗不作，骚人起而淫丽兴，文与教分而为二，以楊馬之才，则不知教化，以荀陈(三)之道，则不知文章。以孔門之教評之，非君子之儒也。

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则德胜，文不知道则气衰，文多道寡斯为艺矣。語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兼之者，斯为美矣。昔游夏之文章，与夫子之道通流，列於四科之末(三)此藝成而下也。苟言無文，斯不足徵。小子志虽復古，力不足也，言虽近道，辞则不文，虽欲拯其将墜，末由也已。丈人儒之君子，曲垂見褒，反以自愧。冕再拜。

(一)裴尚書，裴均，字君齊。因贊助張建封抵抗李希烈，擢荆南节度行軍司馬。后又以击刘闢有功，加檢校吏部尚書。同楊憑共作荆潭唱和詩，参本卷韓愈荆潭唱和詩序。

(二)荀、陈，当指荀淑和陈实，皆东汉儒者。后汉书卷九十二，二人和韓韶及鍾皓合傳。

(三)論語先进篇載孔子說：「从我於陈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 答楊中丞論文書

唐文粹卷八十四，依四部叢刊本

柳 冕

來書論文，盡養才之道，增作者之氣。推而行之，可以復聖人之教，見天地之心，甚善！嗟乎！天地養才，而万物生焉；聖人養才，而文章生焉；風俗養才，而志氣生焉。故才多而養之，可以鼓天下之氣。天下之氣生，則君子之風盛。古者，陳詩以觀人風。君子之風，仁義是也；小人之風，邪佞是也。風生於文，文生於質，天地之性也。止於經，聖人之道也；感於心，哀樂之音也。故觀乎志，而知國風。逮德下衰，風雅不作，形似艷麗之文興，而雅頌比興之義廢。艷麗而工，君子恥之，此文之病也。嗟乎！天下之才少久矣，文章之氣衰甚矣，風俗之不養才病矣，才少而氣衰使然也。故當世君子，學其道，習其弊，不知其病也。所以其才日盡，其氣益衰，其教不与，故其人日野。如病者之氣，从壯得衰，从衰得老，从老得死，沈綿而去，終身不悟，非良医孰能知之？

夫君子學文，所以行道。足下兄弟，今之才子，官虽不薄，道則未行，亦有才者之病。君子患不知之，既知之，則病不能无病。故无病則氣生，氣生則才勇，才勇則文壯，文壯然后可以鼓天下之勁。此養才之道也，在足下他日行之。如老夫之文，不近於道；老夫之氣，已至於衰；老夫之心，不复能勇。三者无矣，又安得見古人之文，論君子之道，近先王之教，斯不能必矣。冕白。

（一）楊中丞，疑為楊憑或憑弟楊凝、楊凌。三人皆有才名，時号三楊。憑宦宦达后，墮落荒湫。文中說：「足下兄弟，今之才子，官虽不薄，道則未行，亦有才者之病。」性行情况皆合。但新唐書卷一六〇楊憑傳載憑曾官監察御史，凝、凌曾官侍御史，皆未載曾為御史中丞，記此以待博考。



答衢州鄭使君(二) 論文书 唐文粹卷八十四，依四部叢刊本

柳冕

專使至，恥书并归拙文，如見君子，所褒過當，無德以當之，幸甚。門人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即聖人道可企而及之者文也，不可企而及之者性也。蓋言教化發乎性情，繫乎國風者謂之道。故君子之文，必有其道。道有深淺，故文有崇替，时有好尚，故俗有雅鄭。雅之與鄭，出乎心而成風。

昔游夏之文，日月之麗也，然而列於四科之末(三)，藝成而下也。苟文不足，則人无取焉。故言而不能文，非君子之儒也；文而不知道，亦非君子之儒也。逮德下衰，其文漸替。惜乎王公大人之言，而溺於淫麗怪誕之說，非文之罪也，為文者之過也。

夫善為文者，發而為聲，鼓而為氣。直則氣雄，精則氣生，使五彩並用，而氣行於其中。故虎豹之文，蔚而騰光，氣也；日月之文，麗而成章，精也。精與氣，天地感而變化生焉，聖人感而仁義行焉。不善為文者，反此，故變風變雅作矣。六藝之不興，教化之不明，此文之弊也。

噫！文之無窮，而人之才有限。苟力不足者，彊而為文則蹶，彊而為氣則竭，彊而為智則拙。故言之謬多，而去之謬遠。遠之便已，道則中廢，又君子所恥也，則不足見君子之道與君子之心。心有所感，文不可已，理有至精，詞不可逮，則不足當君子之褒。敬叔頓首。

(一) 鄭使君，未詳。

(二) 數句系子貢稱讚孔子語，見論語公冶長篇。

(三) 詳答荊南裴尚書論文書注(頁×注×)



答尉迟生(二)书 昌黎集卷十五，依四部丛刊本

韓愈

愈白尉迟生足下：

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揜，本深而未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涇晰者无疑，优游者有余，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对。今吾子所为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征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一)旧注「或注汾字」，知尉迟生名汾。



答李翊（二）書 昌黎集卷十六，依四部叢刊本

韓愈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

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

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為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几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耶？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耶？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无望其速成，无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柰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无迷其途，无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

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虽如是，其敢自謂几於成乎！虽几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肯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后世法。如是者，其亦足乐乎？其无足乐也？

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乐而悲之。亟称其人，所以劝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

問於愈者多矣，吾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为言之。愈白。

(一)按韓愈与祠部陆員外书說：「有李翊者，或文或行，皆出羣之才也。」又韓愈还有重答李翊书。



## 与馮宿<sup>(一)</sup> 論文書 昌黎集卷十七，依四部丛刊本

韓愈

辱示初筮賦，实有意思，但力为之，古人不难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僕为文久，每自則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慚，及示人，则人以为好矣。小慚者，亦豪謂之小好；大慚者，即必以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竢知者知耳。

昔楊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无害也，后世复有楊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楊子雲，可歎也！其时桓譚亦以为雄书胜老子<sup>(二)</sup>。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与老子爭彊而已乎？此未为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其师之书胜周易<sup>(三)</sup>。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竢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不疑耳。足下豈不謂然乎？

近李翱从僕学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业。有張籍者，年长於翱，而亦学於僕，其文与翱相上下，一二年业之，庶几乎至也。然閱其棄俗尚而从於寂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时也！久不談，聊感足下能自进於此，故复发憤一道。愈再拜。

(一)馮宿，字拱之，韓愈同年进士。

(二)桓譚，字君山，著有新論一书，已佚，有輯本。称楊雄书胜老子，見新論閔友篇及汉书楊雄傳贊（傳贊卷一选录）。

(三)侯芭，鉅鹿人。汉书楊雄傳：「常从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沒有說「以其师之书胜周易」。王充論衡案书篇：「楊子云作太玄，侯鋪子隨而宣之。」沈欽韓在汉书疏証說：「鋪子，盖芭字也。」但也沒有說「以其师之书胜周易」。韓愈本何书，待考。



答刘正夫書 昌黎集卷十八，依四部丛刊本

韓愈

愈白进士刘君足下：

辱箋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

凡举进士者，於先进之門，何所不往？先进之於后輩，苟見其至，宁可以不答其意邪？来者則接之，举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独有接后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归也。有来問者，不敢不以誠答。

或問为文宜何师？必謹对曰：宜师古圣贤人。曰：古圣贤人所为书具存，辞皆不同，宜何师？必謹对曰：师其意，不师其辞。又問曰：文宜易宜难？必謹对曰：无难易，惟其是尔。如是而已，非固开其为此，而禁其为彼也。

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觀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馬相如、太史公、刘向、楊雄为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远。若皆与世沈浮，不自树立，虽不为当时所怪，亦必无后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后进之为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圣贤人为法者，虽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刘向、楊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尙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来，誰不为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為說耳。

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进者，又常从游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进其所有以为答也？足下以为何如？愈白。

(一)正，或作「墨」。旧注「伯芻三子——實夫、瑞夫、巖夫——无名正夫者，正夫或即魯夫。」

(二)賢尊給事，旧注說是刘伯芻。按伯芻，字素芝。旧唐书卷一五三附父刘迺傳，新唐书卷一六〇有专傳。



## 送孟东野序

昌黎集卷十九，依四部丛刊本

韓愈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无声，风撓之鳴；水之无声，风荡之鳴。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乐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敝<sup>(一)</sup>，其必有不得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舜弗能以文辞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时，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艺，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声大而远。傳曰：「天将以夫子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庄周以其荒唐之辞鳴。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孙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术鳴。秦之兴，李斯鳴之。漢之时，司馬迁、相如、楊雄，最为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尝絕也。就其善者，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将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东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从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鳴国家之盛邪？抑将穷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悬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

东野之役於江南<sup>(二)</sup>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一)敝，古「夺」字。

(二)东野役江南，指官溧阳县尉，事在貞元十七年，即公元八〇一年。



## 荆潭唱和詩序

昌黎集卷二十，依四部丛刊本

韓愈

从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业，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而愁思之声要妙，而譔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恆发於騷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气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为。今僕射裴公开鎮蠻荆，統郡惟九，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並勳，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辞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与韦布里閭樵悴专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发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从事与部屬之吏，屬而和之。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之乐章，紀諸冊書。从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公，書以为荆潭唱和詩序。

(一) 荆潭唱和詩、裴均楊憑及其部屬所作。均、字君齊，裴行儉孫，新唐書附裴行儉傳。憑、字虛受，旧唐書和新唐書都有傳。





## 調張籍 昌黎集卷五，依四部丛刊本

韓愈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举頸遙相望。夜夢多見之，昼思反微茫。徒觀斧凿痕，不矚治水航。想当施手时，巨刃磨天揚。垠崖划崩豁，乾坤擺雷琅（一）。惟此兩夫子，家居率荒涼。帝欲長吟哦，故遣起且僵。翦翎送籠中，使看百鳥翔。平生千萬篇，金薤（二）垂琳琅。仙官勅六丁（三），雷电下取將。流落人間者，太山一毫芒。我願生兩翅，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騰身跨汗漫，不著織女襄。願語地上友，經營无太忙。乞君飛霞珮，与我高頽頽。

（一）琅、为尤，本山崩声，此借状雷声。

（二）薤，古时有一种像薤叶的字体，名为「薤书」。

（三）六丁，神名。后汉书梁节王傳：「数有恶梦，从官下忌自言能使六丁，善卜梦。」注：「六丁，謂六甲中丁神也，若甲子旬中則丁卯为神，甲寅旬中則丁巳为神之类也。」



## 与楊京兆憑(二) 书節錄

柳宗元集卷三十，依四部丛刊本

柳宗元

月日，宗元再拜献书丈人座前：

……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言立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

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后生为文，希屈馬者，可得数人，希王褒刘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陆机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为之不已，则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后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无所取信，傑然特異者，乃見此耳。

丈人以文律通流当世，叔仲鼎列，天下号为文章家。今又生敬之(三)，敬之希屈馬者之一也。

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断於古书老生，直趣尧舜之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难有也。然则文章未必为士之末，独采取何如耳？

宗元自小学为文章，中间幸联得甲乙科第，至尚书郎，专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为文之道。自貶官来，无事，讀百家书，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陵(四)来，美其齒少，才气壯健，可以兴西漢之文章，日与之言，因为之出数十篇书，庶几鏗鏘陶冶，时时得見古人情状。

然彼古人亦人耳，夫何远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亲見楊子云，容貌不能动人，安肯傳其书？」(四)「誠使博如庄周，哀如屈原，奧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迁，富如相如，明如賈誼，专如楊雄，犹为今之人，则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观之，古之人未始不薄於当世而榮於后世也。

若吳子之文(五)，非丈人无以知之，独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学，无以尽訓詁风雅之道，以为一世甚盛。若宗元者，才力缺敗，不能远騁高厉，与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后之人矣！何也？凡为文，以神志为主。自遭謫逐，繼以大故，荒乱耗竭，又常积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随又遺忘。一二年来，瘠气尤甚，加以众疾，动作不能，眊眊然騷扰，內生羶霧，填拥慘沮，虽有意穷文章，而病夺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则蹶气震怖，撫心按臆，不能自止。又永州多火災，五年之間，四为大火所迫，徒跣走出，坏牆穴牖，

仅免燔灼，书籍散乱毁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尽意於筆硯，矻矻自苦，以伤危敗之魂哉！中心之悃惓鬱結，具載所献許京兆丈人书，不能重煩於陈列。……宗元再拜。

(一)楊憑，見楊評事文集后序注（頁××注×）。

(二)敬之，字茂孝，楊凌子。新唐书卷一六〇附伯父楊憑傳。

(三)吳武陵，元和二年进士。柳宗元貶永州时，吳也坐事流放永州，常从討論詩文。

(四)桓譚、詳韓愈与馮宿論文书注（頁××注×）。贊楊雄語見汉书楊雄傳贊，卷一选录。

(五)文，原作「直」，依蔣之翘輯注本柳河东集和全唐文卷五七三校改。

## 与友人論文書

柳宗元集卷三十一，依四部丛刊本

柳宗元

古今号文章为难，足下知其所以难乎？非谓比兴之不足，恢拓之不远，鉅礪之不工，頗類（一）之不除也；得之为难，知之愈难耳。苟或得其高朗，探其深蹟，虽有蕪敗，则为日月之蝕也，大圭之瑕也，曷足伤其明、黜其宝哉？且自孔氏以来，茲道大闡，家修人励，剏精竭慮者，几千年矣。其間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数乎！登文章之錄，波及后代，不过数十人耳！其余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高視於万物之中，雄峙於百代之下乎？率皆糾輿（二）而不克，躑躅而不进，力蹙勢穷，吞志而歿。故曰：得之为难。嗟乎！道之显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辯訥，升降繫焉；鑑之頗正，好惡繫焉；交之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榮古虐今者，比肩疊跡，大抵牛則不遇，死而垂聲者众焉。楊雄沒而法言大兴，馬迁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二才，且犹若是，况乎未甚聞著者哉？固有文不傳於后祀，声遂絕於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难。而为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戕賊文史，挾其意，抽其华，置齒牙間，遇事蠡起，金声玉耀，誑聾瞽之人，徼一时之声，虽終淪棄，而其夺朱乱雅（三），为害已甚：是之所以难也。

間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发囊笥，編其蕪秽，心悸气动，交於胸中，未知孰胜，故久滯而不往也。今往僕所著賦頌碑碣文記議論书序之文，凡四十八篇，合为一通，想令治书蒼头（四）吟諷之也。击轅拊缶，必有所擇，顧鑒視何如耳，还以一字示褒貶焉！

（一）頗、偏。類、方所，疵累。

（二）糾輿、勉強。汉书 衡山王傳：「候星气者，日夜糾輿王謀反事。」如淳注：「糾輿、猶言勉強也。」

（三）夺朱乱雅、論語 阳貨篇 載孔子說：「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这里借指抄襲的混乱創作。

（四）蒼头、僕役；治书蒼头、管书僕役；这里是謙詞，意思是不值友人吟諷，請友人叫管书僕役吟諷罢了。



報崔黯秀才書 柳宗元集卷三十四，依四部丛刊本

柳宗元

崔生足下：

辱書及文章，辭意良高，所嚮慕不凡近，誠有意乎聖人之言。然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於世者，必由於書。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內者也。今世因貴辭而矜書，粉澤以爲工，適密以爲能，不亦外乎？吾子之所言道，匪辭而書，其所望於僕，亦匪辭而書，是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遠乎？

僕嘗學聖人之道，身雖窮，志求之不已，庶几可以語於古，恨與吾子不同州部，閉口无所發明。觀吾子文章自秀士，可通聖人之說。今吾子求於道也外，而望於予也愈外，是其可惜歟！吾且不言，是負吾子數千里不棄朽廢者之意，故復云尔也。

凡人好辭攻書者，皆病癖也。吾不幸蚤得二病。學道以來，日思砭鍼攻熨，卒不能去，纏結心腑牢甚，愿斯須忘之而不克，窃嘗自毒。今吾子乃始欽欽思易吾病，不亦惑乎？斯固有潛塊積癰中子之內藏，恬而不悟，可憐哉！其卒與我何異？均之二病，書字益下，而子之意又益下，則子之病又益篤，甚矣子癖於伎也！

吾嘗見病心腹人，有思啗<sup>(一)</sup>土炭嗜酸醢者，不得則大戚。其親愛之者，不忍其戚，因探而與之。觀吾子之意，亦已戚矣。吾虽未得親愛吾子，然亦重來意之勤，有不忍矣。誠欲分吾土炭酸醢，吾不敢愛，但遠言其証<sup>(二)</sup>不可也，俟面乃悉陳吾狀。未相見，且試求良醫，爲方已之。苟能已大善，則及物之道，专而易通。若積結既定，医无所能已。幸期相見時，吾決分子其啗嗜者。不具。宗元白。

(一)崔黯，字直卿。進士，官至諫議大夫。旧唐書卷一一七附崔寧傳。

(二)啗，太巧，吃。原誤从「食」作「啗」，茲从全唐文卷五七五校改。

(三)証，用通「症」。





##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柳宗元集卷三十四，依四部叢刊本

柳宗元

二十一日，宗元白：

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並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虽尝好言論，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师来，蜚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无取，假令有取，亦不敢为人师。为众人师且不敢，况敢为吾子师乎？

孟子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聞有师，有輒譁笑之，以为狂人。独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說，因抗顏而为师，世界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与为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

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恆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余以为过言。前六七年，僕来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岭被南越中数州，数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无雪乃已。然后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独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与日豈有过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几人，而誰敢銜怪於羣目，以召闢取怒乎？

僕自謫过以来，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气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嘖嘖者早暮拂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憤，愈不可过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独欠为人师耳。

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礼，将以責成人之道，是圣人所尤用心者也。数百年来，人不复行。近有孙昌胤者，独发愤行之。既成礼，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毕。」应之者咸慨然。京兆尹郑叔则怫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郑尹而快孙子何哉？独为所不为也。今之命师者，大类此。

吾子行厚而辞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虽僕敢为师，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书之日不后，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愿悉陈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陈者，其为

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諛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

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烺烺、務采色、誇聲音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惧其昧沒而杂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惧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无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余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尔哉？取其实际而去其名，无招越蜀吠怪而为外廷所笑，則幸矣。宗元復白。

(一) 韦中立、蔣之翹注：「史无傳，新史年表云，潭州刺史彪之孙，不书爵位。」又引柳送韦七秀才下第序說：「中立文高行愿，而不录於有司。」

(二) 二句見九章怀沙篇。

(三) 来南，指貶永州司馬，事在唐德宗貞元十九年，即公元八〇三年。

(四) 二年，唐宪宗元和二年，即公元八〇七年。

## 报袁君陈秀才(一) 避师名书

柳宗元集卷三十四，依四部丛刊本

柳宗元

秀才足下：

僕避师名久矣。往在京师，后学之士到僕門，日或数十人，僕不敢虛其來意，有长必出之，有不到必恭(三)之，其敬也虽若是，当时无师弟子之說。其所不乐为者，非以师为非，弟子为罪也。有两事，故不能：自視以为不足为，一也。世久无师弟子，决为之，且見非，且見罪，惧而不为，二也。其大說具答书中立书，今以往，可觀之。

秀才貌甚坚，辞甚强。僕自始觀，固奇秀才，及見两文愈益奇，虽在京都，日数十人到門者，誰出秀才右邪？前已必(三)秀才可为成人，僕之心固虛矣，又何鯢鵬互乡於尺牘(四)哉？秋风益高，暑气益衰，可偶居卒談，秀才时見咨，僕有諸內者，不敢爱惜。

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誠其中。其外者当先讀六經，次論語孟軻书，皆經言。左氏、國語、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余书俟文成異日討也。其归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賢士所懷懷者。求孔子之道，不於異书。秀才志於道，慎勿怪、勿杂、勿务速显，道苟成則勃然尔，久則蔚然尔。源而流者，岁旱不涸，蓄穀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矣。然則成而久者，其术可見。虽孔子在，为秀才計，未必过此。不具。宗元白。

(一)袁君陈，未詳。

(二)恭，41，說文「教也」。

(三)必，义同現在所謂「决定」。原作「毕」，依全唐文卷五七五校改，蔣之翘輯注柳河东集也注「一作必」。

(四)鯢、庄子寓言魚名。鵬、庄子寓言鳥名。庄子逍遙遊篇：「北冥有魚，其名为鯢。鯢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鳥，其名为鵬。鵬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这里借着柳宗元自己和袁君陈。互乡、未詳，疑「乡」同「嚮」，意謂互相嚮往。果尔，全句的意思是說：你我何必在尺牘(即书信)里互相嚮往称赞呢？



## 柳宗直（二）西漢文類序

柳宗元集卷二十一，依四部叢刊本

柳宗元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尙書春秋之旨（三）不立。自左邱明傳孔氏，太史公述历古今，合而为史記，迄於今交錯相糺（四），莫能离其說。独左氏國語紀言，不參於事；戰國策、春秋后語（四），頗本右史尙書之制。然無古聖人蔚然之道。大抵促數耗矣，而后之文者寵之。

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畔散不屬，無以考其變。欲采比义，会年长疾作，驚墮愈日甚，未能胜也。幸吾弟宗直愛古書，乐而成之。搜討磔裂，攬撫融結，离而同之，与类推易，不移時月，而咸得从其余貫。森然，炳然，若开羣玉之府，指揮聯累，圭璋琬璵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序，虽第其价可也。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辯論之辭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紀言，尙書、戰國策成敗兴坏之說大备，无不苞也。噫！是可以为学者之端耶！

始吾少时有路于者，自贊为是书，吾嘉而敍其意，而其书終莫能具，卒俟宗直也。故刪取其說繫於左，以为西漢文類首紀。

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澁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东，則既衰矣。当文帝时，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孙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风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达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帝訖於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盖爛然矣。史臣班孟堅修其书，拔其尤者充於簡冊，則二百三十年間，列辟（五）之达道，名臣之大范，賢能之志业，黔黎之风习列焉。若乃合其英精，离其变通，論次其敍位，必俟学古者兴行之。唐兴用文理，貞元（六）間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泱於漢氏，与之相准。於是有能者，取孟堅书，类其文，次其先后，为四十卷。

（一）柳宗直，字正夫，宗元从父弟。

（二）礼記玉藻篇：「动則左史书之，言則右史书之。」这里是說尙書記言論，春秋記行事的旨趣。

（三）紀、同「糾」。

（四）春秋后語，晉人孔衍作，已佚。

(五)辟、君王；列辟指汉时列代君王。

(六)贞元、唐德宗年号，当公元七八五——八〇四年。

## 楊評事文集后序<sup>(一)</sup> 柳宗元集卷二十一，依四部叢刊本

柳宗元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虽其言鄙野，足以各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時<sup>(二)</sup>听，夸示后学，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

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兴者也。著述者流，盖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繫，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兴者流，盖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於兩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茲二者，考其旨義，乖离不合，故秉筆之士，恆偏胜独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专美，命之曰藝成。虽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兴以來，称是选而不作者，梓潼陈拾遺。其后燕文貞<sup>(三)</sup>以著述之余，攻比兴而莫能极，張曲江<sup>(四)</sup>以比兴之隲<sup>(五)</sup>，旁著述而不克备。其余各探一隅，相与背馳於道者，其去弥远。文之难兼，斯益甚矣。

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声於時，其炳耀尤異之詞，諷誦於文人，盈滿於江湖，达於京師。晚甘徧悟文体，尤遽敘述。学富識远，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风，与时增加。既获是，不数年而夭。其季年所作尤善。其为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論、餞送梓潼陈众甫、汝南周愿、河东裴泰、武都符义府、太山羊士諤、隴西李鍊、凡六序、庐山禪居記、辞李常侍启、远遊賦、七夕賦，皆人文之选已。用是陪陈君之后，其可謂具体<sup>(六)</sup>者歟！

嗚呼！公既悟文而疾，既即功而廢，廢不逾年，大病及之，卒不得穷其工，竟其才，遺文未克流於世，休声未克充於時，凡我从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宗元以通家修好，幼获省謁，故得奉公元兄<sup>(七)</sup>命，論次篇簡，遂述其制作之所詣，以繫於后。

(一)全唐文卷五七七作大理評事楊君文集后序。楊評事名凌，字恭履，新唐書卷一六〇附兄楊憑傳。

(二)時，原作「其」，依全唐文卷五七七校改。

(三)燕文貞，張說，字說之，封燕國公，謚文貞。有集二十五卷。

(四)張曲江，張九齡，字子寿。因系曲江人，所以称張曲江。有集二十卷。

(五)隙，同「隙」。

(六)具体，意思是具备全体的各部分，和現在所說的与「抽象」相对的「具体」，微有不同。孟子公孙丑篇說：「子夏、子游、子張，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閔子、顏淵，則具体而微。」这里是說楊凌具备陈拾遺（陈子昂）的全体。

(七)元兄，指楊凌的大哥楊憑，文名尤著，与凌及二弟楊凝，当时号称「三楊」。参柳冕答楊中丞书及注。



## 答朱載言書 依全唐文卷六三五

李翱

翱頓首。

足下不以翱卑賤無所可，乃陳辭屈慮，先我以書。且曰：「余之藝及心不能棄於時，將求知者，問誰可，則皆曰『其李君乎。』」告足下者過也，足下因而信之又過也。果若來陳，虽道德备具，且犹不足辱厚命，况如翱者，多病少學，其能以此堪足下所望博大而深宏者耶？虽然，盛意不可以不答，故敢略陳其所聞。

蓋行已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眾莫如宏，用心莫如直，進道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此聞之於師者也。相人之術有三：迫之以利而審其邪正，設之以事而察其厚薄，問之以謀而觀其智与不才，賢不肖分矣。——此聞之於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亲父子，别夫妇，明長幼，浹朋友，六經之旨也。浩乎若江海，高乎若邱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称詠，津潤怪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也，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其讀屈原庄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故又深則意远，意远則理辯，理辯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辭盛則文工。如山有恆、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淮、濟、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色黃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雜焉，其同者飽於腹也，其味鹹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學而知者也，此創意之大归也。

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尙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章敘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時者，則曰文章不當對，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

又不深，不至於理，言不信，不在於教勸，而詞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儻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劉氏人物志、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詞之對与否，易与難也。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羣小」<sup>(五)</sup>。此非對也。又曰：「遘憫既多，受侮不少。」<sup>(六)</sup>此非不對也。書曰：「朕暨諤說殄行，震驚朕師」<sup>(七)</sup>。詩曰：「菀

彼桑桑，其下侯甸，捋采其刈，瘳此下人」(一)。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壯，光被四表，格於上下」(二)。詩曰：「十亩之閒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旋兮」(三)。此非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所陳者，非吾之敢聞也。

六經之后，百家之言興，老聃、列禦寇、莊周、鶡冠、田穰苴、孫武、屈原、宋玉、孟軻、吳起、商鞅、墨翟、鬼谷子、荀況、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又虽深，理虽當，詞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德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后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四)。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鞶，猶犬羊之鞶」(五)。此之謂也。陸机曰：「忱他人之我先」(六)。韓退之曰：「唯陳言之務去」(七)。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尔」(八)，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九)，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十)，則穀梁子言之矣，曰「攸尔」(十一)，則班固言之矣，曰「輟然」(十二)，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与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大歸也。

吾所以不協於時而學古文者，悅古人之行也，悅古人之行者，愛古人之道也。故學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其禮。古之人，相接有等，輕重有儀，列於經傳，皆可詳別(一)。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則虽朋友亦名之。子曰：「吾与回言」(二)。又曰：「参乎，吾道一以貫之」(三)。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四)。是師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五)。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六)。子夏曰：「言游过矣」(七)。子張曰：「子夏云何」(八)。曾子曰：「堂堂乎張也」(九)。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十)。又曰：「師与商也孰賢」(十一)。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十二)。是稱於師虽朋友亦名驗也。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曰德、爵、年，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十三)。足下之書曰：「韋君詞、楊君潛」。足下之德，与二君未知前後也。而足下齒幼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与先生並行，非求益者，欲速成也」(十四)。竊惧足下不思，乃陷於此。韋踐之与翺書，亟敘足下之善，故敢尽辭以復足下之厚意，計必不以为犯。翺頓首。

(一)朱載堉、四部丛刊本李文公集卷六在題下注說：「一本作梁載言。」又唐文粹卷八十五作进士王載言。

(二)本来应当依据李集或唐文粹本，但都錯誤太多，所以現在依据全唐文本。

(三)翽，原作「某」，据唐文粹本校改。以后「翽」字皆同。

(四)志，原作「表」，依唐文粹校改。人物志，三国时魏人刘劭（或作邵）作，今存。

(五)二句見詩經鄘风柏舟篇。

(六)二句也見詩經鄘风柏舟篇。

(七)二句見尚书舜典篇。暨，疾恨。师，民众。

(八)四句見詩經大雅桑柔篇。莠，又马，茂盛貌。侯，語辭。句，均，毛傳：「言阴均也。」刘、毛傳解作「爆」，朱傳解作「殘」。瘼，病。意

思是說：桑叶被采殘乾以后，在下面乘涼的人就苦了。

(九)三句見尚书尧典篇。

(一〇)三句見詩經魏风十亩之間篇。

(一一)孔子語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一二)子貢語見論語顏淵篇。

(一三)陆机語見文賦，卷二选录。

(一四)韓退之語見答李翊书，本卷选录。

(一五)莞尔，論語阳貨篇：「夫子莞尔而笑」。何晏集解：「小笑貌。」

(一六)哑哑，易震初九：「笑言哑哑」。釋文引馬云：「笑声。」

(一七)粲然，穀梁傳昭公四年：「軍人粲然皆笑」。范寧集解：「盛笑貌。」

(一八)攸尔，班固答宾戏：「主人道尔而笑」。李善文选注引項岱說：「道，寬舒顏色之貌也，讀作攸。」

(一九)輾然，左思吳都賦：「东吳王孙輾然而咤」。刘渊林注：「輾，大笑貌。」

(二〇)别，原作「引」，依唐文粹校改。

(二一)回，顏回，字子淵，孔子弟子。引語見論語为政篇。

- (二二) 參、曾參，字子輿，孔子弟子。引語見論語里仁篇。
- (二三) 由、仲由，字子路，一字季路，孔子弟子。引語見論語先進篇。
- (二四) 子产、鄭大夫，姓公孙，名侨。引語見論語公冶長篇。
- (二五) 晏平仲、齐大夫，名嬰。引語也見論語公冶長篇。
- (二六) 子夏、姓卜，名商。言游、名偃，字子游。二人皆孔子弟子。引語見論語子張篇。
- (二七) 子張、姓顓孫，名師，孔子弟子。引語也見論語子張篇。
- (二八) 引語也見論語子張篇。
- (二九) 子貢，姓端木，名賜，孔子弟子。引語見論語公冶長篇。
- (三〇) 引語見論語先進篇。
- (三一) 澹臺滅明，字子羽，孔子弟子。引語見論語雍也篇。
- (三二) 引語見孟子公孙丑篇。
- (三三) 引語見論語宪問篇。

## 寄从弟正辞书

李文公集卷八，依四部丛刊本

李翱

知尔京兆府取解（二），不得如其所怀，念勿在意。凡人之穷达所遇，亦各有时尔，何独至於賢丈夫而反無其时哉？此非吾徒之所憂也。其所憂者何？畏吾之道未能到於古之人尔。其心既自以為到，且無謬，則吾何往而不得所乐？何必与夫时俗之人，同得失憂喜而動於心乎？借如用汝之所知，分为十焉，用其九以學聖人之道，而知其心，使有余以与时世进退俯仰。如可求也，則不啻富且貴矣；如非吾力也，虽尽用其十，祇益勞其心矣，安能有所得乎？

汝勿信人号文章为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时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於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則仁义之辞也，惡得以一藝而名之哉？仲尼孟軻歿千余年矣，吾不及見其人，吾能知其聖且賢者，以吾讀其辞而得之者也。后來者不可期，安知其讀吾辞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誣也！夫性於仁义者，未見其无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吾未見其不力於仁义也。由仁义而后文者性也，由文而后仁义者习也，犹誠明之必相依尔（三）。貴与富在乎外者也，吾不能知其有无也，非吾求而能至者也，吾何愛而屑屑於其間哉？仁义与文章生乎內者也，吾知其有也，吾能求而充之者也，吾何惧而不为哉？

汝虽性過於人，然而未能浩浩其心，吾故书其所怀以張汝，且以乐言吾道云耳。

（一）解、唐制：进士由乡而貢於京師应试叫解。

（二）猶、原作「由」，依全唐文卷六三六校改。中庸：「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 寄李翱書 依文苑英華卷六八〇

裴 度（二）

前者，唐生至自滑，猥辱致書札，兼荻所貺新作二十篇。度俗流也，不尽窺見。若愍女碑、烈婦傳，可以激清教義，煥於史氏。鐘銘謂「以功伐名於器為銘」。與弟正辭書謂「文非一藝」。斯皆（三）可謂救文之失，廣文之用之文也。甚善，甚善！

然僕之知弟也，未知其他，直以弟敏於學而好於文也，就六經而正焉。故每遇名輩，稱弟不容於口。自謂謬久益無愧詞，竊料弟亦以直諒見待，不以悅媚相容，故不惟嗟恨，亦欲商度其万一耳。若弟播落今古，脫遺經籍，斯則如獻白豕，何足采取？若猶有祖述，則願陳其梗概，以相參會耳。

愚謂三五（三）之代，上垂拱而無為，下不知帝力，其道漸被於天地万物，不可得而傳也。夏殷之際，聖賢相遇，其文在於盛德大業，又鮮可得而傳也。厥后周公遭變，仲尼不當世，其文遺於冊府，故可得而傳也。是作周孔之文。荀孟之文，左右周孔之文也。理身，理家，理國，理天下，一日失之，敗亂至矣。騷人之文，發憤之文也，雅多自賢，頗有狂恣。相如子雲之文，譎諫之文也，別為一家，不是正氣。賈誼之文，化成之文也，鋪陳帝王之道，昭昭在目。司馬遷之文，財成（四）之文也，馳騁數千載，若有余力。董仲舒、劉向之文，通儒之文也，發明經術，究極天人。其實擅美一時，流譽千載者多矣，不足為弟道焉。然皆不詭其詞而詞自顯，不異其理而理自新。若夫典、謨、訓、誥、文言、繫辭、國風、雅、頌，經聖人之筆削者，則又至易也，至直也。虽大弥天地，細入無間，而奇言怪語，未之或有。意隨文而可見，事隨意而可行。此所謂文可文，非常文也。其可文而文之，何常之有？俾后之作者，有所裁准。而請問於弟，謂之何哉？謂之不可，非僕敢言，謂之可也，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止至善矣。能止於止乎？若遂過之，犹不及也。

觀弟近日制作，大旨常以時世之文，多偶對儻（五）句，屬綴風云，羈束聲韻，為文之病甚矣，故以雄詞遠志，一以矯之。則是以文字為意也。且文者，聖人假之以達其心，達則已，理窮則已，非故高之、下之、詳之、略之也。愚欲去彼取此，則安步而不可及，平居而不可踰，又何必遠关經術，然后騁其材力哉？昔人有見小人之違道者，恥与之同形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以異也，不知其倒之反之之非也。虽非於小人，亦異於君子矣。故文之異，在气格之高下，思致之淺深，不在其礪裂章句，隳廢聲韻也。

人之異，在風神之清濁，心志之通塞，不在於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也。試用高明，少納庸妄。若以為未，幸不以苦言見革無惑<sup>(六)</sup>。唯僕心慮荒散，百事罢息，然意之所在，敢隱於故人耶？

昌黎韓愈，僕識之旧矣，中心愛之，不覺驚賞<sup>(七)</sup>。然其人<sup>(八)</sup>信美材也！近或聞諸儕類云：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作者，不及則已，及之者当大为防焉耳。

弟索居多年，劳想深至，穷阴凝沍，动息如何？入奉晨昏之欢，出参帷幄之画<sup>(九)</sup>，固多適耳。昨弟来字<sup>(一〇)</sup>，欲度及时干进。度昔歲取名，不敢自高。今孤癸若此，遊宦謂何，是不復能从故人之所勗耳。但冀力田園，省<sup>(一一)</sup>过朝夕而已。然待春气微和，農事未动，或当策蹇謁賢大夫，兼与弟道旧。未尔間，犹希尺牘。珍重，珍重。力書無余<sup>(一二)</sup>。从表兄裴度奉簡。

(一)裴度、宰相，好詩文，和韓愈李翱有来往，和白居易刘禹錫也有唱酬。

(二)「皆」字原无，依唐文粹卷八四和全唐文卷五三八校增。

(三)三五、三皇五帝。

(四)財、通「裁」。周易泰卦象詞：「后以財成天地之道。」釋文：「財、荀作裁。」孔穎达疏：「当剪財成就天地之道。」

(五)儻、原作「意」，依原注及唐文粹、全唐文校改。

(六)无惑、唐文粹和全唐文作「其惑」。

(七)惊賞、原作「惊想」，依唐文粹和全唐文校改。

(八)其人、原作「意之」，依原注及唐文粹、全唐文校改。

(九)画、原作「内」，依原注及唐文粹、全唐文校改。

(一〇)字、原无，依原注及唐文粹、全唐文校增。

(一一)省、原作「苟」，唐文粹同，依原注及全唐文校改。

(一二)余、原作「諡」，依原注及唐文粹、全唐文校改。



識業 皇甫持正文集卷一，依四部叢刊本

皇甫湜（二）

逍遙遊曰：「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必聚糧」。此言務遠則積彌厚。成安君曰：「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后爨，師不宿飽」（三）。此言持不實則危。一則寓論，一則武經，相發明，其义符也。故疆於內者外必勝，殖不固者發不堅。功不十倍，不可以果志；力不兼兩，不可以角敵。号猿貫蝨，彻札飲羽（四），必非一岁之挾拾（五）；仰馬出魚，理心順气（六），必非容易之搏拊（七）。淺闢庸种無嘉苗，纈綯（八）疎織無良帛。夫欲利其获，不若优其为获之方；若欲显其能，不若营其为显之道。求諸人，不若求諸己；馳其华，不若馳其实。彼則越超於卿士之門，我則婆娑于聖賢之域；彼則巾車於名利之肆，我則冠屨於文史之圃。道寢而后进，业成而后索。以其劳於彼，曷若勤於此？以其背於路，曷若齋於家？求售者声門而衙賈，致賤者深置而俟价；求聘者自容於覲料，取賄者嫌扁於密影。鮪可薦也，不慮綸罟之不逢；橘可貢也，不慮包匭（九）之不入。务出人之名，安得不厉出人之器？战横行之陈（九），安得不振横行之略？书不千軸，不可以語化；文不百代，不可以知变。弊無常軌，言無常宗，物無常用，景无常取。在譚其理，覈其微，賦物而穷其致。諠詠者极情性之本，載述者遵良直之旨。触类而长，不失其要。——此大略也。

夫比文之流，其来尚矣。自六經子史，至於近代之作，无不备詳。当朝之作，則燕公悉以評之（一），自燕公已降，試为子論之：燕公之文，如榦木枝干，締構大廈，上棟下宇，孕育气象，可以变阴阳，閱寒暑，坐天子而朝羣后。許公（二）之文，如应钟鼗鼓，笙簧鏗磬，崇牙树羽，考以宫县，可以奉神明，享宗庙。李北海（三）之文，如赤羽玄甲，延亘平野，如云如風，有獵有虎，闐然鼓之，吁可畏也。賈常侍（四）之文，如高冠华簪，曳裙鳴玉，立於廊庙，非法不言，可以望为羽仪，資以道义。李員外（五）之文，則如金罍玉輦，雕龍綵鳳，外虽丹青可掬，內亦胔骨不飢。独孤尚書（六）之文，如危峯絕壁，穿倚霄漢，长松怪石，傾倒谿壑，然而略无和暢，雅德者避之。楊崖州（七）之文，如长桥新构，鉄騎夜渡，雄震威厉，动心駭耳，然而鼓作多容，君子所慎。权文公（八）之文，如朱門大第，而气势宏敞，廊廡廩廡，戶牖悉周；然而不能有新規胜槩，令人竦觀。韓吏部之文，如長江大注，千里一道，衝飈激浪，汙流不滯；然而施於灌溉，或爽於用。李襄陽（九）之文，如燕市夜鴻，华亭曉鶴，嘹唳亦足惊听；然而才力偕鮮，瞥然高远。故友沈諮議

(二)之文，則隼击鷹揚，灭沒空碧，崇蘭繁榮，曜英(三)揚薤，虽迅举秀擢，而能沛艾絕景。其它握珠璣奮組綉者，不可一二而紀矣。若數公者，或傳符於玄宰，或受命於神功，或鳳翥詞林，或虎踞文苑，或抗轡荀孟，攘袂班楊，皆一時之豪彥，筆硯之麟鳳。今皆游詠其波瀾，偃息其林藪，銓其一揖之旧也，而驟以敦教之言，動子之志，誠未當也。遂絕意隨計，解裝退修，循力行待取之儒規，達先难后獲之通理，將為勇退，真勇進也，斯可尚矣。子既信余之不欺，余亦貴子之不忽，因源流導業，而列諭焉。

(一)皇甫湜，字持正，韓愈弟子，著文集六卷。

(二)成安君，陳餘。引語見史記淮陰侯列傳，是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語，皇甫湜直以為出成安君，誤。

(三)号猿、貫蝨、徹札、飲羽，都是形容射箭射得準確、有力量。号猿出典未詳。貫蝨出列子湯問篇：「紀昌學射於盂衛，盂衛告以先「學視」，要能練到「視小如大，視微如著」。於是紀昌用蠶毛懸蝨於牖，南面凝望，十天以後，逐漸「浸大」；三年以後，大如車輪，看余物皆如丘山。引箭射之，「貫蝨之心而懸不絕。」徹札出左傳成公十五年：「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案札、甲叶。飲羽出呂氏春秋精通篇：「養由基射兕中石，矢乃飲羽。」又新序雜事篇：「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关弯弓射之，灭矢飲羽。」案羽、箭头羽毛，飲羽，羽毛全部射进，不再露出外面。

(四)挾拾、射具，引申指习射。周礼夏官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箠、檠、弋、挾、拾。」注：「挾、挾矢时所以持弦飾也，著右手巨指，拾謂講杆，著左臂里，以韦为之。」

(五)仰馬出魚，理心順氣，都是形容奏乐奏得高妙，有效果。荀子：「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听，伯牙鼓瑟而六馬仰秣。」又：「紳端章甫，舞韶歌武，使入之心庄。」又：「正声感人而順气应之。」

(六)搏拊，乐器，引申指习乐。尚书益稷篇：「夔击鸣球，搏拊琴瑟。」孔穎达疏：「搏拊，形如鼓，击之以节乐。」

(七)纈、力，絲結。纈、力，曲絲。

(八)包匭，尚書禹貢篇：「包匭菁茅。」匭、《文》、匭。

(九)陈，此处用同「陣」。

(一〇)燕公，張說，字說之，封燕国公。著文集二十五卷。旧唐书文苑傳上楊炯傳載張說說：

「楊盈川（炯）文思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照鄰），亦不減王（勃）。恥居王后，信然；愧在盧前，謙也。」

又載張說嘗與徐堅「論近代文士，患其凋喪。」徐堅問：「李趙公崔文公之筆術，擅價一時，其間孰優？」張說說：

「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之文，如孤峯絕岸，壁立萬仞，濃云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則駭矣。閻朝隱之文，如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

徐堅「問后進詞人之優劣。」張說說：

「韓休之文，如大羹旨酒，雅有典則，而薄於滋味。許景先之文，如丰肌臚理，雖穠華可愛，而微少風骨。張九齡之文，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微窘邊幅。王翰之文，如涼杯玉舉，雖粲然可珍，而多有玷缺。」

徐堅「以為然。」

（一）許公、蘇頌，字廷碩，襲封許國公。和張說同以制誥文出名，當時稱「燕許大手筆」。

（二）李北海、李邕，曾官北海太守。文選注者李善子，長於碑頌。文集七十卷已佚，明人曹荃采輯文苑英華等書，編為六卷。

（三）賈常侍、賈至，字幼几，與父曾前後掌制誥。唐玄宗對他說：「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手，可謂繼美矣。」終右散騎常侍。

（四）李員外、李華，曾官禮部、吏部二員外郎。

（五）独孤尚書，當指独孤及，但新唐書本傳未載曾官尚書。

（六）楊崖州，疑指楊憑，與弟凝，凌皆有文名，時稱「三楊」。但新舊唐書本傳皆不言曾官崖州。

（七）叔文公、叔儼。

（八）李襄陽，未詳。

（九）沈諮議，疑指沈亞之，字下賢，常遊韓愈門，故與皇甫湜為友。兩唐書無傳，新唐書文苑傳序說「史家逸其行事」，或官諮議，也未可知。今存沈下賢文集十二卷。

（一〇）英，原作「芳」，據全唐文卷六八七校改。



## 答李生第一書 皇甫特正文集卷四，依四部叢刊本

皇甫湜

辱書，适囑黑，使者立復，不采一二果來意之厚。傳曰：「言及而不言，失人。」（一）粗書其愚，為足下答，幸察。

來書所謂今之工文，或先於奇怪者。顧其文工与否耳。夫意新則異於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則出於眾，出於眾則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大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於鳥鵲，金玉之光不得不炫於瓦石，非有意先之也，迺自然也。必崔嵬然後為岳，必滔天然後為海。明堂之棟，必撓云霓，驪龍之珠，必固深泉。足下以少年氣盛，固當以出拔（三）為意。學文之初，且未自盡其才，何遽稱力不能哉？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其僅自見也，將不勝繁矣！孔子譏其身不能者（二），幸勉而思進之也。

來書所謂浮艷聲病之文恥不為者，虽誠可恥，但慮足下方今不尔，且不能自信其言也。何者？足下舉進士，舉進士者有司高張科格，每岁聚者試之，其所取乃足下所不為者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足下方伐柯而捨其斧（四），可乎哉？恥之不当求也，求而恥之惑也。今吾子求之矣，是徒涉而恥濡足也，寧能自信其言哉？

來書所謂汲汲於立法甯人者，迺在位者之事，聖人得勢所施為也，非詩賦之任也。功既成，澤既流，咏歌紀述，光揚之作作焉。聖人不得勢，方以文詞行於后。今吾子始學未仕而急其事，亦太早計矣。

凡來書所謂數者，似言之未称，思之或过，其余則皆善矣。既承嘉惠，敢自疎忘，聊复所为，俟見方尽。混再拜。

（一）論語卫灵公篇，孔子說：「可与言而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又季氏篇，孔子說：「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这里系混合采用。

（二）出拔，出类拔萃，超越一般水平。孟子公孙丑篇：「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於孔子也。」

（三）孟子公孙丑篇載孟子說：「有是四端（仁、义、礼、智）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此引孔子，不知出何书，待考。

（四）詩豳风伐柯篇：「伐柯如何？匪斧不克。」此文說不可「伐柯而捨其斧」，比况既要举進士，就不能反对作为举進士工具的「浮艷聲病之文。」



## 答李生第二書 皇甫持正文集卷四，依四部丛刊本

皇甫湜

湜白：

生之書辭甚多，志氣甚橫流，論說文章，不可謂無意。若僕愚且困，迺生詞竟於此，固非宜。雖然，惡言无从（二），不可不卒，勿怪。

夫謂之奇，則非正矣，然亦无伤於正也。謂之奇，即非常矣。非常者，謂不如常者，謂不如常，迺出常也。无伤於正而出於常，虽尚之亦可也。此統論奇之体耳，未以文言之失也。

夫文者非他，言之華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务奇，然亦无伤於奇也。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难也。生意便其易者乎？夫言亦可以通理矣，而以文為貴者非他，文則遠，无文即不远也。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生何嫉之深邪？夫繪事后素，既謂之文，豈苟簡而已哉？聖人之文，其难及也，作春秋，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吾何敢拟議之哉？秦汉以來至今，文學之盛莫如屈原、宋玉、李斯、司馬迁、相如、揚雄之徒，其文皆奇，其傳皆遠。生書文亦善矣，比之數子，似犹未勝，何必心之高乎？傳曰：「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三）。生自視何如哉？書之文不奇，易之文可為奇矣，夫豈碍理伤聖乎？如「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四），「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五），「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六），此何等語也！

生輕宋玉而稱仲尼、班、馬、相如為文學。按司馬迁傳屈原曰：「虽与日月爭光可矣」。生當見之乎？若相如之徒，即祖習不暇者也。豈生稱誤邪？將識分有所至极邪？將彼之所立卓尔，非强為所庶几，遂讎嫉之邪？其何伤於日月乎？生笑「繁員闕兮珠宮」（七），此与詩之「金玉其相」（八）何異？天下人有金玉為之質者乎？「披薛荔兮帶女蘿」（九），此与「贈之以芍藥」（十）何異？文章不當如此說也，豈謂怒三四而喜四三（一〇），識出之白而怪入之黑乎（一一）？生云「虎豹之文非奇」。夫長本非長，短形之則長矣，虎豹之形於大羊，故不得不奇也。他皆倣此。生云「自然者非性」。不知天下何物非自然乎？生又云「物与文學不相侔」。此喻也。凡喻必以非美，豈可以彈喻彈（一二）乎？是不根者也。生稱以「知難而退為謙」。夫无難而退，謙也，知難而退，宜也，非謙也，豈可見黃門而稱

貞哉(三)，生以一詩一賦為非文章。抑不知一之少便非文章邪？直詩賦不是文章邪？如詩賦非文章，三百篇可燒矣，如少非文章，湯之盤銘，是何物也？孔子曰：「先行其言。」既為甲賦矣，不得稱不作声病文也。孔子云：「必也正名乎」。生既不以一第為事，不當以進士冠姓名也。夫煥乎郁郁乎之文，謂制度，非止文詞也。前者捧卷軸而來，又以浮艳声病為說，似商量文詞，當与制度之文，異日言也。

近風教偷薄，進士尤甚，迺至有一謙三十年之說，爭為虛張，以相高自謾。詩未有刘长卿一句，已呼阮籍為老兵矣，筆語未有駭冥王一字，已罵宋玉為罪人矣，書字未識偏傍，高談稷契(四)，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虔(五)。此時之大病，所當疾者。生美才，勿似之也。傳曰：「惟善人能受善言」。孔子曰：「君子无所爭，必也射乎」。問於湜者多矣，以生之有心也，聊有復，不能尽，不宜。湜再拜。

(一)从、同「狝」。

(二)二句見論語里仁篇。

(三)二句見易坤卦。

(四)二句見易睽卦。

(五)四句見易离卦。

(六)此句見楚辭九歌河伯篇。

(七)此句見詩大雅棫朴篇。

(八)此句見楚辭九歌山鬼篇。

(九)此句見詩鄘風溱洧篇。

(一〇)庄子齊物論篇：「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悅。」

(一一)怪，原作「性」，唐文粹卷八五、全唐文卷六八五同，无义，盖形近而誤。韓非子說林下：「楊朱之弟楊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歸。其狗不知而吠之。楊布怒將击之。楊朱曰：『子毋击也！子亦猶是。曩使女(汝)狗白而往，黑而來，子豈能毋怪



哉。」

(一)說苑善說篇：梁王「謂惠子（惠施）曰：『愿先生言事則直言耳，无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之曰彈之狀如彈，則諭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之曰『彈之狀如弓，而以弓為弦，則知之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无譬，則不可矣。』王曰：『善。』」

(二)語出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黃門、宦者，閹人。

(三)稷、商先祖。契、后契，名棄，周先祖。二人皆當唐虞時代，詩書有歌詠記載。此言「高談稷契」，意即高談詩書。

(四)服、服虔。鄭、鄭玄。二人皆汉代經學家，注經多種。



答李生第三书 皇甫持正文集卷四，依四部丛刊本

皇甫湜

混白：

时論所難，在詢（一）其本而善守之，使千流万轉不迂於末，則蕩而失，其慣性无睹，驚駭相驚，何所得哉？

始与生言奇，不言正也，故論止於奇。生以正抑其奇，然及（二）參正流焉。譬与生說先牛馬以說駱駝，而非云也。

生以无伤於正，犹易之凡言「无咎」，本皆「有咎」。此未了也。易之「无咎」不一：本有咎，犹（三）慎故免。亦曰咎自己招，不可咎人。亦（四）曰并（五）生。以凡目之，当是讀書未熟，自僕云（六）无伤也。

生言非常之物，如何得常，故当尔也，所以千年圣而愚比肩也。生言天象形象非常者皆为妖妄。如天出景星，地出醴泉，盖非常，謂之妖可乎？假如妖星熒惑天所常县，牛溲馬勃地所常有，足尚乎？生何望？

生以松柏不艳比文章，此不知类也。凡比必於其倫。松柏可比甘操，不可比文章。大人虎变，君子豹变，此文章比也。有以质为贵者，有以文为贵者，引茅屋越席，易黼藻玄黄之用，可乎？

生云奇与易，作者何别，在所为尔。請考之於实。生为易矣，試为僕作难者，視如何相如楊雄也。恐生乃不能，非不为也。楚詞、史記、太玄之不朽也，豈为資笑謔乎哉？如鳥雀啾啾，声断便已，人如不聞尔，何足贵也？所言詩书之文不奇，举多言之也，易处多，奇处少尔。易文（七）大抵奇也，易处几稀矣。孟子常引詩云：「周余黎民，靡有孑遗。」豈周遂不遺一民哉？僕之言犹是也。

生云知难而退为謙，是知不可取然后止，非可取而不取也。此菽步等異，生师惑之，何哉？生之师，且惑菽步！生卷中文能囊括天地邪，此不遜悌之言，吾不信也。詩載臣之譏君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八）此過於以时奉譏也。詩人尙不聞得罪，生何諱之深乎！

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九）生捧书相干，宜有答也，又再三讀，讀則不告也。韓退之復張籍书曰：「頑然不入者，索以言諭之不入，則其觀吾书之固将无所得矣。」生易之而已。

- (一)詢、全唐文卷六八五作「諭」。
- (二)及、全唐文作「后」。
- (三)猶、全唐文作「由」。
- (四)亦、原作「交」，依全唐文校改。
- (五)并、全唐文作「义」，意义未詳。
- (六)云、原作「之」，依全唐文校改。
- (七)文、原作「之」，依全唐文校改。
- (八)「耳」下原有「目」字，依全唐文校刪。四句見詩大雅抑篇。
- (九)二句見易蒙卦。

## 与王霖秀才書 孙樵集卷二，依四部丛刊本

孙樵（一）

太原君足下：

雷賦逾六千（二）言，推之大易，參之元象，其旨甚微，其辞甚奇，如觀駭濤於重溟，徒知褫魄眙目，莫得畔岸，誠謂足下怪於文，方舉降旗，將大誇朋从間，且疑子雲復生。无何，足下繼以翼旨及雜題十七篇，則与雷賦相闊數百里。足下未到其壺，則非樵所敢与知，直入其域，設不如意，亦宜上下銖兩，不当如此懸隔。不知足下以此見尝耶？抑以背时戾众，且欲鋪粕啜醢，以期苟合耶？何自待則淺，而徇人反深！

鸞鳳之音必傾听，雷霆之声必駭心。龙章虎皮，是何等物？日月五星，是何等象？儲思必深，摘辞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趨怪走奇，中病归正。以之明道，則显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前輩作者正如是。譬玉川子月蝕詩（三），楊司城华山賦（四），韓吏部進學解，馮常侍清河壁記（五），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长蛇，不施控騎生馬，急不得暇，莫可捉搦。又似远入入大兴城（六），茫然自失，詎比十家县，足未及东郭，目已极西郭耶！

樵嘗得为文真訣於来無擇，来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以韓吏部退之。然樵未始与人言及文章，且惧得罪於时。今足下有意於此，而自疑尙多，其可无言乎？樵再拜。

（一）孙樵，字可之，又字隱之，自編文集十卷。

（二）「六千」原作「千六」，依全唐文卷七九四校乙。

（三）玉川子，卢同。月蝕詩見玉川子集及全唐詩。

（四）楊司城，楊敬之。华山賦見唐文粹卷六、全唐文卷七二一。

（五）馮常侍，馮宿。清河壁記已佚。

（六）大兴城，長安，唐京城。



## 与友人論文書 孙樵集卷二，依四部丛刊本

孙樵

尝与足下評古今文章，似好恶不相閤者，然不有所覓。顧樵何所得哉？古今所謂文者，辭必高然后为奇，意必深然后为工，煥然如日月之經天也，炳然如虎豹之異犬羊也。是故以之明道，則显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

今天下以文进取者，岁丛試於有司，不下八百輩，人人矜執，自大所得。故其习於易者，則斥渥艰之辭，攻於难者，則鄙平淡之言。至有破句讀以为工，摘俚語以为奇。秦汉已降，古文所称工而奇者，莫若揚馬。然吾觀其书，乃与今之作者異耳。豈二子所工，不及今之人乎？此樵所以惑也。

当元和长庆之間（一），达官以文馳名者，接武於朝，皆開設戶牖，主張后进，以磨定文章，故天下之文，薰然归正。泊李御史甘（二）以乐进后士，飄然南迁，由是达官皆闔关辭舌，不敢上下后进，宜其为文者，得以盛任其意，无所取贖。此誠可悲也！

足下才力雄健，意語鏗鏘，至於发論，尚往往为时俗所拘，豈所謂「以黄金注者昏（三）」耶？自顧頑朴，无所知曉。然尝得为文之道於来公無擇，来公無擇得之皇甫公持正，皇甫公持正得之韓先生退之。其所聞者如前所述，豈樵所能臆說乎？

（一）元和、唐宪宗年号，当公元八〇六——八二〇年。长庆、唐穆宗年号，当公元八二一——八二四年。

（二）李甘，字和鼎，旧唐书卷一七一有傳，新唐书卷一一八附李中敏傳。

（三）庄子达生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黄金注者殞。其巧一也，而有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陆德明音义：殞、「元嘉本作昏。」又引李云：「注，由也。」





## 文章論

李文饒文集外集卷三，依四部丛刊本

李德裕（一）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虽有英詞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為全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為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竊眇，听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之者不厌。从兄翰嘗言「文章如千兵万馬，風恬雨霽，寂无人声。」蓋謂是也。

近世誥命惟蘇廷碩（三），敘事之外，自為文章，才实有余，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為切，輕重為難，語虽甚工，旨則未远。夫荆璧不能无瑕，隋珠不能无類，文旨高妙，豈以音韻為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內，未可以言文章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与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惟於五言為妙，故休文長於音韻，而謂「灵均以來，此秘未睹，」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辞高者，盖以言妙而适情（三），不取於音韻（四）；意尽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耦（五）。故篇无定曲，詞寡累句。譬諸音乐，古詞如金石琴瑟，尚於至音；今文如絲竹鞀鼓，迫於促节。則知声律之为弊也，甚矣！

世有非文章者曰：辞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离騷，摸写古人，何足貴也？余曰：譬諸日月，虽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为灵物也。余尝为文箴，今載於此。曰：

文之为物，自然灵氣。愜悅而來，不思而至。杼軸得之，澹而无味。琢刻藻繪，弥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奢者为之，錯以金翠，美質既雕，良宝斯棄。

此为文之大旨也。

- （一）李德裕（七八七——八四九），字文饒。在政治上是在李党爭的李党領袖，在文学上繼承李华、李觀、李翰家傳，虽主張古文，但較韓愈派注重詞藻。著文集二十卷，別集十卷，外集四卷。文集原名会昌一品制集，外集原名穷愁志，今总名李文饒文集，或題李卫公集。
- （二）蘇廷碩，名頌，襲封許国公。在唐玄宗时，与燕国公張說，同以制誥文出名，称「燕許大手笔」。
- （三）「适情」二字前，全唐文卷七〇九多「工」字。

(四)原注：「曹植七哀詩有徊、泥、黠，依四韻，王粲詩有攀、原、安三韻，班固漢書贊及當時辭賦多用協韻，猗、輿、元、助、包、田、舉、惜、是也。」

(五)原注：「文選詩有五韻、七韻、十一韻、十三韻、二十一韻者，今之文字，四韻、六韻，以至百韻，无有兼者。」上二注，集本錯誤太多，茲依全唐文本。

答庄充書 樊川文集卷十三，依四部丛刊本

杜牧

某白，庄先輩足下：

凡为文以意为主，以（一）气为輔，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未有主强盛而輔不飘逸者、兵卫不华赫而庄整者。四者高下圆折步骤，随主所指，如鳥随鳳，魚随龙，师众随湯武，騰天潛泉，橫裂天下，无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辞句繞前捧后，是言愈多而理愈乱，如入闐闐，紛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是以意全胜者，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辞，辞不能成意。——大抵为文之旨如此。

观足下所为文百余篇，实先意气而后辞句，慕古而尚仁义者。苟为之不已，資以學問，則古作者不为难到。今以某无可取，欲命以为序，承当厚意，惕息不安。复观自古序其文者，皆后世宗师其人而为之，詩、書、春秋、左氏以降，百家之說，皆是也。古者其身不遇於世，寄志於言，求言遇於后世也。自兩漢已來，富貴者千百，自今觀之，声势光明，孰若馬遷、相如、賈誼、劉向、楊雄之徒，斯人也，豈求知於當世哉？故宗見楊子雲著書，欲取復齋（二）。雄當其時，亦未嘗自有誇目。況今与足下並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此固不可也。苟有志，古人不難到，勉之而已。某再拜。

（一）「以」字原无，据全唐文卷七五一校增。

（二）漢書楊雄傳，劉歆勸楊雄不必「空自苦」著書，說像你著的太玄，「恐后人用復齋」，意思是后人不会重視。



李賀集序(二) 樊川文集卷十，依四部丛刊本

杜牧

太和五年(二)十月中半夜时，舍外有疾呼傳緘书者。牧(三)曰：必有異，亟取火来。及发之，果集賢學士沈公子明书一通。曰：吾亡友李賀，元和(四)中，义爱甚厚，日夕相与起居飲食。賀且死，尝授我平生所著歌詩，杂为四編，凡千首(五)。数年来，东西南北，良为已失去。今夕醉解，不复得寐，即閱理篋帙，忽得賀詩前所授我者。思理往事，凡与賀話言嬉遊，一处所、一物候、一日夕、一觴、一飯，显显焉无有忘棄者，不觉出涕。賀复无家室子弟得以給養郵問，常恨，想其人，詠(六)其言止矣。子厚於我，与我为賀集序，尽道其所来由，亦少解我意。牧其夕不果以书道其不可，明日就公謝。且曰：世謂賀才絕出，前詠。居数日，牧深惟公曰：公於詩为深妙奇博，且复尽知賀之得失短长，今实(七)敘賀不訛，必不能当公意。如何？复就謝，极道所不敢敘賀。公曰：子固若是，是当慢我。牧因不敢复辞，勉为賀序，終甚慙。

賀、唐皇諸孫，字长吉。元和中，韓吏部亦頗道其歌詩。云烟綿联，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风櫓陣馬，不足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为其古也。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侈殿，梗莽邱壠，不足为其恨怨悲愁也。鯨呿鼉擲，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虛荒誕幻也。蓋騷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騷有感怨刺懟，言及君臣理乱，时有以激发人意。乃賀所为，无得有是。賀复能探寻前事，所以深歎恨古今未尝徑道者。如金銅仙人辞漢歌、补梁庾肩吾宫体謠，求取情状，离絕远去，筆墨畦逕間，亦殊不能知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賀死后，凡十五年，京兆杜牧为其序。

(一)四部丛刊本李賀歌詩編卷首作李賀歌詩集序，四部备要本李長吉歌詩卷首作李長吉歌詩敘，全唐文卷七五三作太常寺奉礼郎李賀歌詩集序。

(二)太和，文宗年号，五年当公元八三一年。

(三)牧，原作「某」，依賀集二种改。下同。

(四)元和、宪宗年号，当公元八〇六——八二〇年。

- (五) 全唐文作「若干首」，从刊本李集作「二百二十三首」，备要本作「二百三十三首。」
- (六) 詠、从刊本李集作「咏」，备要本作「詠咏。」
- (七) 矣、原作「室」，依贺集二种及全唐文校改。

## 復友生論文書

甫里先生文集卷十八，依四部丛刊本

陸龜蒙（二）

辱示近年作者論文書二篇，使僕是非得失於其間。僕虽极頑冥，亦知喘息汗下，見詆訶之甚难，招禍患之甚易也。况僕少不攻文章，止讀古圣人书，誦其言，思行其道，而未得者也。每涵咀义味，独坐日昃，案上有一盃藜羹，如五鼎七牢饋於左右，加之以撞金石、万羽籥也。未尝干有司对問希品第，未尝历王公丐貨飾車馬，故无用文。处江湖間，不过美泉石則記之，聳竹槩則傳之，触离会則序之，值巾屨則銘之，簡散澹誕，无所諱避，又安知文之是歟非歟？生过听德我太甚，苟默默不应，非朋友切切偲偲之义也，故扶病把筆，一二論之。

曰：「我自小讀六經、孟軻、楊雄之书，頗有熟者，求文之指趣規矩，无出於此。及子史，則日子近經，經語古而微，史近书，书語直而淺。」所言子近經，近何經？史近书，近何书？书則記言之史也。史近春秋，春秋則記事之史也。六籍中，独詩、书、易象与魯春秋經聖人之手耳。礼乐二記，虽載聖人之法，近出二戴，未能通一純实，故时有齟齬不安者，盖漢代諸儒爭撰而獻之，求购金耳，記言記事，參錯前后，曰經曰史，未可定其体也。案經解（三）則悉謂之經，区而別之，則詩易為經，书与春秋实史耳。學者不當混而言之。且經解之篇句名出於戴圣耳，王輔嗣因之以易為經（三），杜元凱因之以春秋為經（四）。孔子曰：「學詩乎？」「學礼乎？」「易之為书也，原始要終」。「知我以春秋，罪我以春秋」。未尝称經。称經非聖人旨也，盖出於周公諡法「經緯天地曰文」故也。有經书，必有緯书。聖人既作經，亦当作緯。譬猶織也，經而不緯，可成幅乎？緯者且非聖人之书，則經亦后人名之耳，非聖人之旨明矣。苟以六籍謂之經，习而称之可也；指司馬遷班固之书謂之史，何不思之甚乎？六籍之內有經有史，何必下及子孟堅然后謂之史乎？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闕文也。」又曰：「質胜文則野，文胜質則史。」又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此則筆之曲直，体之是非，聖人悉論而辯之矣，豈須班馬而后言史哉？以詩易為經，以书春秋為史足矣，无待於外也。謂經語古而皆微，則易曰「履霜、堅冰至」（五），「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六），「苦甘不可貞」（七）之类，果純古而微乎？謂史語直而淺，則春秋书「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八），「及齐師战于乾时，我师敗績」（九），「辛巳，有事于太庙，仲遂卒于垂」（一〇），「壬午，犹繹，万入，去籥」（一一）之类，果純直而淺乎？經

不純微，更不純淺，又可見也。言文之不可立論<sup>(二)</sup>，則曰「春秋不當言『无使滋蔓』<sup>(三)</sup>。」又云「春秋举軍旅會盟，豈非敘事耶？」引左氏傳語，徵左氏敘事，悉謂之春秋，可乎？春秋大典也，举凡例而褒貶之，非周公之法所及者，酌在夫子之心，故游夏不能措一辭。若區區於敘事，則魯國之史官耳，孰謂之春秋哉？前所謂「自小讀六經頗有熟者，求文之旨趣規矩不出於此」，妄矣！

又一篇云：「某文也，某辭也。」文既與辭異，是文优而辭劣耳。易之繫辭曰：「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故卦有大，小，辭有險易。」又曰：「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易之辭非文耶？書載帝庸作歌，皋陶賡歌，又歌，五子之歌，皆辭也。書之辭非文耶？屬辭比事，春秋敘也。春秋之辭非文耶？禮有朝聘之辭，娶夫人之辭，樂有登歌薦之辭。禮之辭非文耶？法言曰：「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孟軻之辭非文耶？太玄之辭也「沈以穷乎下，浮以际乎上」。楊雄之辭非文耶？是知文者辭之總，辭者文之用。「天之將喪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不當稱辭。「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sup>(四)</sup>，不當稱文。文辭一也，但所適有宜耳，何異塗云之哉？

又曰：「声病之辭非文也。」夫声成文謂之音，五音克諧然后中律度。故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声之不和，病也，去其病則和，和則動天地，感鬼神，反不得謂之文乎？就繪事組織中有精餽耳。大凡解人之說，不敢避墮垣肤爪，而自矜於堂奧心腑也，要在引學嗜當知之事以明之而已矣。師道不行，后生多泥於所習，有陷而溺者，力能援之可也。如或不同，請觀過而后罰。

(一) 陸龜蒙，字魯望，隱居松江甫里，自号甫里先生，江湖散人和天隨子。著有甫里文集二十卷。

(二) 經解，禮記篇名。

(三) 王輔嗣，名弼，三國時魏人。撰有周易上下經注六卷。

(四) 杜元凱，名預，晉時人。撰春秋左氏經傳集解三十卷。

(五) 見坤卦文言。意謂見霜后，冰即漸至。

(六) 見蒙卦卦詞。演，褻瀆。意謂初次卜筮，神可告知；再三卜筮則成為褻瀆，神即不見告了。

(七) 見節卦卦詞。貞，卜問。意謂以節儉為苦，則不可卜問了。



(八)見隱公五年。羽，舞名。亦稱脩。六羽，六六三十六人執羽而舞。周制，天子八脩，諸公六脩，諸侯四脩（依公穀兩傳，左傳稍異）。魯六羽，僭越不合。

(九)見莊公九年。敗績，大敗。

(一〇)見宣公八年。仲遂，原作「仲子遂」，全唐文卷八百同，大概涉上文「考中子」而衍，摭唐文粹卷八五及春秋原文校刪。仲遂，魯公子。  
垂，齊地名。

(一一)也見宣公八年。公羊傳解釋說：「繹者何？祭之明日也。王者何？万舞也。籥者何？籥舞也。」那麼是說，壬午这一天，繼續前一天的祭祀，万舞开始，籥舞省去。

(一二)論，原作「諭」，唐文粹作「喻」，茲依全唐文校改。按下文與敘事對論，知应当是「論」字，意思是說文可以敘事，不可以立論。

(一三)「无使滋夢」，語見左傳隱公元年。

(一四)二句原有脫落，只余「古人之辭」四字，依唐文粹，全唐文校補。



詩品二十四則(一) 依津逮秘書本

司空圖(三)

雄渾

大用外腴，眞体内充，返虛入渾，积健为雄。具备万物，横絕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匪强，来之无穷。

冲淡

素处以默，妙机其微，飲之太和，独鶴与飞。犹之惠风，苒苒在衣，閱音修篁，美日载归。遇之匪深，即之愈稀，脱有形似，握手已违。

纖穠

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窈窕深谷，时見美人。碧桃满树，风日水濱，柳阴路曲，流鶯比鄰。乘之愈往，識之愈眞，如将不尽，与古为新。

沉著

綠杉野屋，落日气清，脱巾独步，时聞鳥声。鴻雁不来，之子远行，所思不远，若为平生。海风碧云，夜渚月明，如有佳語，大  
河前橫。

高古

畸人乘眞，手把芙蓉，汛波浩劫，窅然空蹤<sup>(三)</sup>。月出东斗，好风相从，太华夜碧，人聞清鍾。虛佇神素，脱然畦封，黃唐在独，其  
落落玄宗。

典雅

玉壺買春，賞雨茆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鳥相逐，眠翠綠阴，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

曰可讀。

### 洗煉

犹矿出金，如鉛出銀，超心鍊冶，絕愛溜磷。空潭泻春，古鏡照神，体素儲洁，乘月返真。載瞻星辰，載歌幽人，流水今日，明月前身。

### 勁健

行神如空，行气如虹，巫峽千尋，走云連風。飲真茹強，蓄素守中，喻彼行健，是謂存雄。天地与立，神化攸同，期之以实，御之以終。

### 綺麗

神存富貴，始輕黃金，濃尽必枯，淺者屢深。露余山青，紅杏在林，月明华屋，画桥碧阴。金罇酒滿，伴客彈琴，取之自足，良殫美襟。

### 自然

俯拾即是，不取諸隣，俱道适往，着手成春。如逢花开，如瞻岁新，真予不夺，强得易貧。幽人空山，过水采蘋，薄言情晤，悠悠天鈞。

### 含蓄

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語不涉难，已不堪忧。是有真宰，与之沉浮，如渌满酒，花时返秋。悠悠空塵，忽忽海漚，淺深聚散，万取一收。

### 豪放

观花匪禁，吞吐大荒，由道返气，处得以狂。天风浪浪，海山蒼蒼，真力弥滿，万象在旁。前招三辰，后引鳳凰，曉策六螭，濯足扶桑。

## 精神

欲返不尽，相期与来，明漪絕底，奇花初胎。青春鸚鵡，楊柳池台，碧山人來，清酒滿杯。生氣遠出，不著死灰，妙造自然，伊誰與裁？

## 縝密

是有真跡，如不可知，意象欲生，造化已奇。水流花開，清露未晞，要路愈遠，幽行為遲。語不欲犯，思不欲癡，猶春千綠，明月雪時。

## 疎野

惟性所宅，眞取弗羈，拾物自富，与率爲期。筑屋松下，脫帽看詩，但知旦暮，不辨何時。倘然適意，豈必有爲，若其天放，如是得之。

## 清奇

娟娟羣松，下有漪流，晴雪滿汀，隔溪魚舟。可人如玉，步履尋幽，載行載止，空碧悠悠。神出古異，淡不可收，如月之曙，如氣之秋。

## 委曲

登彼太行，翠繞羊腸，杳靄流玉，悠悠花香。力之於時，声之於羌，似往已迴，如幽匪藏。水理漩洑，鵬鳳翱翔，道不自器，与之圓方。

## 實境

取語甚直，計思匪深，忽逢幽人，如見道心。晴磻之曲，碧松之陰，一客荷樵，一客听琴。情性所至，妙不自尋，遇之自天，冷然希音。

## 悲慨

大风捲水，林木为摧，意苦若死，招憇不来。百岁如流，富貴冷灰，大度日往，若为雄才。壯士拂劍，浩然弥哀，蕭蕭落叶，漏雨蒼苔。

## 形容

絕佇灵素，少迴清真，如覓水影，如写阳春。风云变态，花草精神，海之波澜，山之嶙峋。俱似大道，妙契同塵，离形得似，庶几斯人。

## 超詣

匪神之灵，匪机之微，如将白云，清风与归。远引若至，临之已非，少有道契，終与俗違。乱山高木，碧苔芳暉，誦之思之，其声愈稀。

## 飘逸

落落欲往，矯矯不羣，猴山之鶴，華頂之云。高人画中，令色綢繆，御风蓬叶，泛彼无垠。如不可执，如将有聞，識者已領，期之愈分。

## 曠达

生者百岁，相去几何，欢乐苦短，忧愁实多。何如尊酒，日往烟蘿，花复茆<sub>(四)</sub>簷，疎雨相过。倒酒既尽，杖藜行过，孰不有古，南山峨峨。

## 流动

若納水輶，如轉丸珠，夫豈可道，假体遺愚。荒荒坤軸，悠悠天樞，載要其端，載同其符。超超神明，返返冥无，来往千載，是之謂乎！

- (一)原書只名詩品，津逮祕書題詩品二十四則，歷代詩話題二十四詩品，大概都是為了別於鍾嶸詩品。
- (二)司空圖（八〇七——九〇八）、字表圣，自稱知非子。詩品外，著有一鳴集三十卷，今存文集十卷，詩集五卷。
- (三)縱、原作「緼」，依歷代詩話本校改。
- (四)萌、同「茅」。





## 与李生論詩書

司空表聖文集卷二，依四部丛刊本

司空圖

文之難，而詩之難（一）尤難。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為辨於味，而后可以言詩也。江岭之南，凡足（二）資於适口者，若醯（三）、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醢（四）、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華之人以充飢而遽輟者，知其鹹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岭之人，习之而不辨也，宜哉。詩貫六义，則諷諭、抑揚、滄蓄、溫雅，皆在其間矣。然直致所得，以格自奇。前輩諸（五）集，亦不专工於此，矧其下者耶！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適舉（六）哉？賈浪仙誠有警句，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於寒澀，方可致才，亦为体之不备也，矧其下者哉！噫！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韻外之致耳。

愚幼常自負，既久而逾覺缺然。然得於早春，則有「草嫩侵沙短，冰輕著雨銷」（七）。又「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时天」（八）。又「雨微吟足思，花落梦无悽」（九）。得於山中，則有「坡暖冬生笋，松涼夏健人」。又「川明虹照雨，树密鸟衝人」。得於江南，則有「戍鼓和潮暗，船灯照島幽」（一〇）。又「曲塘春尽雨，方响夜深船」。又「夜短猿悲減，风和鵲喜灵」。得於塞下，則有「馬色經寒慘，雕声帶晚飢」。得於喪乱，則有「驂駟思故第，鸚鵡失佳人」。又「鯨鯢人海涸，魑魅棘林高」。得於道宮，則有「暮声花院閉，幡影石幢幽」。得於夏景，則有「地涼清鶴夢，林靜肅僧仪」。得於佛寺，則有「松日明金象，苔龕响木魚」。又「解吟僧亦俗，愛舞鶴終卑」。得於郊園，則有「远陂春早滲，犹有水禽飞」（一一）。得於乐府，則有「晚粧留拜月，春睡更生香」。得於寂寥，則有「孤螢出荒池，落叶穿破屋」。得於愜适，則有「客来当意愜，花发遇歌成」。虽庶几不瀆於淺涸，亦未廢作者之譏訶也。又七言云：「逃难人多分隙地，放生鹿大出寒林」。又「得劍乍如添健僕，亡书久似忆良朋」。又「孤屿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又「五更惆悵迴孤枕，犹自殘灯照落花」（一二）。又「殷勤元旦日，歌午又明年」（一三）。皆不拘於一概也。

蓋絕句之作，本於詣極，此外千变万状，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豈容易哉？今足下之詩，时輩固有难色，倘复以全美为工，即知味外之旨矣。勉旃。某（一四）再拜。

（一）「难」字原无，依唐文粹卷八十五校增，全唐文卷八〇七作「詩尤难」。

(二)足、原作「是」，唐文粹，依全唐文校改。

(三)醺、丁一，醋。

(四)醺、丁一，盐。

(五)諸、原作「編」，依唐文粹，全唐文校改。

(六)道舉、全唐文作「道學」。

(七)原注：「上句云，『隔谷見雞犬，山苗接楚田』」。

(八)慘、同「聊」。

(九)二句、全唐文作「日帶潮聲晚，煙和楚色秋」。

(一〇)二句前，全唐文多「暖景雞聲美，微風蝶影繁，又」十一字。又原注：「上句『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

(一一)原注：「上句『故國春歸未有涯，小欄高檻別人家』」。

(一二)旦日、原作「日日」，唐文粹同，依全唐文校改。原注：「上句『甲子今重數，生涯只自怜』」。

(一三)某、全唐文作「司空表聖」。

## 与王駕評詩書<sup>(一)</sup> 司空表圣文集卷一，依四部丛刊本

司空圖

足下末伎之工，虽蒙誉于哲賢，亦未足自信<sup>(二)</sup>，必俟推於其类，而后神跃而色揚。今之贊藝者反是，若即医而靳其病也，唯恐彼之善察，药之我攻耳。以是率人以謾，莫能自振，痛哉！痛哉！且工之尤者，莫若工<sup>(三)</sup>於文章，其能不死於詩者，比他伎尤寡，豈可容易較量哉！

国初，主<sup>(四)</sup>上好文章，雅风特盛，沈宋始兴之后，傑出於江宁<sup>(五)</sup>，宏肆<sup>(六)</sup>於李杜，极矣！右丞、苏州、趣味澄复，若清沅之貫达<sup>(七)</sup>。大历十数公<sup>(八)</sup>，抑又其次。元白<sup>(九)</sup>力就而气辟，乃都市豪估耳。刘公梦得、楊公巨源<sup>(一〇)</sup>亦各有胜会。浪仙、無可<sup>(一一)</sup>、刘德仁<sup>(一二)</sup>輩，时得佳致，亦足滌煩。厥后所聞，徒褊淺矣。河汾蟠鬱之气，宜繼有人。今王生者，寓居其間，沉漬益久，五言所得，长於思与境偕，乃詩家之所尚者，則前所謂必推於其类，豈止神跃色揚哉。經乱索居，得其所錄，尙累百篇，其勤亦至矣。吾适又自編一鳴集，且云撐霆裂月，劫作者之肝脾，亦当吾言之无忤也，道之不疑。

(一)「书」字原无，依原注及唐文粹卷八五、全唐文卷八〇七校增。

(二)信、原作「謂」，依唐文粹及全唐文校改。

(三)工、原作「伎」，唐文粹同，依全唐文校改。

(四)「主」字原无，依唐文粹及全唐文校补。

(五)「於」字原无，依唐文粹及全唐文校补。江寧、王昌齡，字少伯，江寧人。新唐书文艺傳下說：「工詩，緒密而思清，时謂王江寧云」。

(六)肆、原誤作「思」，依唐文粹及全唐文校改。

(七)此句全唐文作「若清風之出岫」。

(八)大历，唐代宗年号。大历十数公指卢綸等。新唐书文艺傳下說：「卢綸与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漳、夏侯審、李端，皆能詩齐名，号大历十才子」。但江隣几杂誌所記不同，嚴羽滄浪傳話說冷朝阳也在內。

(九)唐文粹无「元白」二字。

(一〇)楊巨源，字景山，和元稹白居易唱酬，全唐詩編詩一卷。

(一一)無可，詩僧，亦称可上人。

(一二)刘德仁，唐文粹、全唐詩和唐詩紀事都作刘得仁，全唐詩編詩二卷。



## 与極浦书

司空表聖文集卷三，依四部丛刊本

司空图

戴容州（一）云：「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於肩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豈容易可譚哉？然題紀之作，目击可圖，體勢自別，不可廢也。

愚近有虞乡县樓及柏梯二篇，誠非平生所得者。然「官路好禽聲，軒車駐晚程，」即虞乡入境可見也。又「南樓山色秀，北路邑偏清」，假令作者復生，亦當以著題見許。其柏梯之作，大抵亦然。浦公試為我一過縣境，少留寺閣，足知其不忤也，豈徒雪月之間哉？佇歸山后，「看花滿眼淚，迴首漢公卿」，「人意共春風」（三），哀多如更聞」，下至於「塞廣雪無窮」之句，可得而評也。鄭事不罪章指，亦望呈達。知非子狂筆。

（一）戴容州，當即戴叔倫，字幼公，蕭穎士弟子。全唐詩編詩二卷。

（二）原注：「上二句楊庶子。」按此注似應在「迴首漢公卿」句下。



## 題柳柳州集后 司空表圣文集卷二，依四部丛刊本

司空圖

金之精蘊，效（一）其聲皆可辨也，豈清於磬而渾於鐘哉？然則作者為文為詩，才（二）格亦可見，豈當善於彼而不善於此耶？愚（三）觀文人之為詩，詩人之為文，始皆繫其所向，既專則搜研愈至，故能炫其工於不朽。亦犹力巨而闢者，所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濟勝以為勦敵也。

愚常覽韓吏部歌詩數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挾電，撐抉（四）於天地之間，物狀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部文集外（五）所作，亦為適逸，非无意於淵密，蓋或未遑耳。今於華下方得柳詩，味其深搜之致，亦深遠矣。俾其旁而克壽，玩精極思，則固非璣璣（六）者輕可拟議其優劣。又嘗觀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贊，宏拔清厉，乃其歌詩也；張曲江五言沈鬱，亦其文筆也，豈相仿哉？

噫！后之學者褊淺，片詞隻句，未能自办，已側目相詆訾矣，痛哉！因題柳集之末，庶裨后之詮評者，无或偏說，以蓋其全工。

（一）效，全唐文卷八〇七作「效」。

（二）「才」字原无，依全唐文校增。

（三）愚，原作「思」，依全唐文校改。

（四）挾電，全唐文作「挾電」，「撐抉」作「奔騰」。

（五）皇甫祠部文集，皇甫湜作，今本題皇甫持正集。「外」字原无，依四庫提要卷二十九皇甫持正集提要引增，意謂文集以外的詩作。四庫提要疑別有詩集，今佚，全唐詩只存詩三首。

（六）璣，同「璣」。





## 唐詩類選(二) 序 依全唐文卷七六五

顧 陶(三)

在昔乐官采詩而陳於國者，以察風俗之邪正，以审王化之興廢，得与堯而上达，萌治乱而先覺，詩之义也大矣远矣！

肇自宗周，降及汉魏，莫不由政治以諷諭，繫國家之盛衰。作之者有犯而无諱，聞之者伤惧而鑒誠，宁同嘲戏風月，取權流俗而已哉？晉宋詩人，不失雅正，直言无避，頗遵汉魏之風。逮齐、梁、陈、隋，德祚淺薄，无能激切於事，皆以浮艳相誇，風雅大变，不随流俗者无几，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王澤竭而詩不作，吳公子听五音知國之興廢，匪虛謬也。

國朝以來，人多反(三)古，德澤廣被，詩之作者繼出，則有杜李挺生於時，羣才莫得而並。其亞則昌齡、伯玉、云卿、千運、应物、益、适、建、况、鵠、当、光羲、郊、愈、籍、合(四)十数子，挺然頽波，間得苏、李、刘、謝(五)之風骨，多为清德之所諷覽，乃能抑退浮伪流艳之辭，宜矣。爰有律体，祖尚清巧，以切語对为工，以絕声病为能，則有沈、宋、燕公、九齡、嚴、刘、錢、孟、司空曙、李端、二皇甫(六)之流，实繁其数，皆妙於新韻，播名当时，亦可謂守章句之范，不失其政者矣。然物无全工，而欲篇詠盈十，尽为絕唱，其可得乎！

虽前賢纂錄不少，殊途同归，英灵、間气、王声、南薰(七)之类，朗照之下，罕有孑遺。而取捨之时，能无少誤？未有遊諸門而英菁毕萃，成篇卷而玷類全无。詩家之流，語多及此。豈識者寡，擇者多？实以体詞不一，憎爰有殊，苟非通而鑒之，焉可尽其善者？由是諸集悉閱，且无情势相託，以雅直尤異成章而已。或声流乐府，或句在人口，虽靡所紀錄，而关切时病者，此乃究其姓家，无所失之。或風韻标特，譏与深远，虽已在他集，而汨沒於未至者，亦复掇而取焉。或詞多鄭衛，或音涉巴歛，苟不虧六义之要，安能間之也？既历稔，盈篋，搜奇略畧，終恨見之不徧，无慮逸之不公。始自有唐，迄於近歿，凡一千二百三十二首，分为二十卷，命曰唐詩類選。篇題属兴，类之为伍而条貫，不以名位卑崇、年代远近为意。騷雅綺丽，区别有可觀。宁辞披揀之劳，責及文明之代。时大中景子(八)之岁也。

(一)唐詩類選，不見清四庫全書總目，王士禎十種唐詩選也未選及，存否不詳。全唐文卷七六五还載后序一篇，也是顧陶作的，敘述在三十年

后，又加选了一些詩人的作品，但未提出新見解，茲不录。

(二) 顧陶、唐武宗会昌四年（八四四）进士，宣宗大中（八四七——八五九）时官校书郎。

(三) 反、同「返」。

(四) 昌齡、王昌齡、伯玉、陈子昂、云卿、孟云卿、千运、沈千运、应物、韦应物、益、李益、适、李适、建、王建、况、顧况、鵠、于鵠（另有来鵠，时較晚）；当、暢当、光羲、儲光羲、郊、孟郊、愈、韓愈、籍、張籍、合、姚合。这些大都是尽人都知的有名詩人，其中稍生疏的如于鵠、暢当，全唐詩也載有他們的作品。

(五) 苏、李、苏武和李陵，文選載有他們的詩作，但系后人伪託。刘、謝当指汉末建安詩人刘楨和宋代元嘉詩人謝灵运。

(六) 沈、沈佺期、宋、宋之問、燕公、張說、九齡、張九齡；这些皆无問題。嚴当指嚴維，錢当指錢起，也不致有問題。刘是不是指刘禹錫？孟是不是指孟浩然？則頗难推定。他倆都寫了很多律詩，但也寫了很多古詩，尤其是孟浩然，更以古詩得名。可是除他倆外，別人更不像了。

如确是指他倆，这样排列是不太恰当的。二皇甫指皇甫曾和皇甫冉。

(七) 英灵、指河嶽英灵集；閒气、指中兴閒气集。王声、当为「正声」之誤，宋史艺文志总集类載孙翌正声集三卷，已佚。南薰、指南薰集，寶常編，也見宋史艺文志总集类，也佚。

(八) 景子、当即丙子，大中丙子当公元八五六年。

## 本事詩序 見本書，依津逮秘書本

孟 槩(一)

詩者、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故怨思悲愁，常多感慨。抒怀佳作，諷刺雅言，著於羣書，虽盈廚溢閣，其間触事興詠，尤所鍾情。不有發揮，孰明厥義，因采為本事詩，凡七題，猶四始(二)也。情感、事感、高逸、怨憤、徵異、徵咎、嘲戲，各以其類聚之，亦有獨掇其要不全篇者，咸為小序以引之，貽諸好事。其有出諸異傳怪錄，疑非是實者，則略之。拙俗鄙俚，亦所不取。聞見非博，事多闕漏，訪於通識，期復續之。時光啓二年(三)十一月，大駕在襄中，前尙書司勳郎中賜紫金魚袋孟槩序。

(一)原作孟啓，蓋据新唐書藝文志。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諸家稱引，竝作槩字，疑唐志誤也。」今据改。槩，字初中。

(二)四始，見毛詩序，卷一選錄。

(三)光啓，唐僖宗年号，二年當公元八八六年。



## 又元集(二) 序 依全唐文卷八八九

韋 庄(三)

謝玄暉文集盈編，止誦「澄江」之句(三)，曹子建詩名冠古，惟吟「清夜」之篇(四)。是知美稼千箱，兩歧藁少；繁絃九變，大濩(五)殊稀。入華林而珠樹非多，閱眾籟而紫簫惟一。所以擷芳林下，拾翠巖邊，沙之汰之，始辨辟寒之宝，載雕載琢，方成瑚璉之珍。故知領下采珠，难求十斛，管中窺豹，但取一斑。

自國朝大手名人，以至今之作者，或百篇之內，時紀一章，或全集之中，微征數首。但掇其清詞兩句，錄在西齋，莫究其巨派洪瀾，任歸東海。總其記得者，才子一百五十人，誦得者，名詩三百首。長暇日，陋巷勞時，聊搥膝以書紳，匪攢心而就簡。蓋詩中鼓吹，名下笙簧。击臯氏之鍾(六)，霜清日覲，淬雷公之劍(七)，影動星津。云間分合璧之光，海上運摩天之翅，奪造化而雷云噴湧，役鬼神而風雨奔馳。但思其食馬留肝(八)，徒云染指，豈慮其烹魚去乙(九)，或至傷鱗。自慚乎饕腹易盈，非嗜其熊蹯獨美。然則律者既采，繁者是除，何知黑白之鵝，強識淄澠之水(一〇)。左太冲十年三賦(一一)，未必无瑕，劉穆之一日百函(一二)，焉能尽爾？是知班、張、屈、宋，亦有蕪辭；沈、謝、應、劉，犹多累句。虽遺妍可惜，而备載斯難。亦由執斧伐山，止求嘉木；挈瓶赴海，但汲甘泉。等同於風月煙花，各是其樗(一三)梨橘柚。昔姚合所撰极元集(一四)一卷，傳於當代，已尽精微。今更采其元者，勒成又元集三卷。記芳流而目眩，閱兩水而神疲，魚兔虽存，筌蹄是棄(一五)。所以金盤飲露，惟采沆瀣(一六)之精；花界食珍，但享醍醐(一七)之味。非独資於短見，亦可貽於后昆。采实去华，俟諸來者。光化三年(一八)七月二日，前左补阙韋庄述。

(一)又元集，原书已佚，王士禛据选入十种唐诗选的，系后人伪本。

(二)韦庄，字端己，诗词作家。他的诗集名浣花集，今存；词集名浣花词，已佚，王国维辑存一卷。

(三)谢玄暉，谢朓，字玄暉。原避清圣祖玄烨諱作元暉，今改正。所作晚登三山还望京邑诗有「澄江静如练」一句。

(四)曹子建，曹植，字子建。所作公讞诗有「清夜遊西園」一句。

(五)大濩，商汤乐名，这里借指高妙歌曲。

(六)周礼考工记：「臯氏为钟。」

(七) 晉書 張華傳：張華見「斗牛之間，常有紫氣。」星象家雷煥說是「寶劍之精，上徹於天，」地點「在豫章 丰城。」由是張華補雷煥為丰城令，在獄屋基掘出雙劍，一名龍泉，一名太阿。

(八) 馬肝，有毒，不能吃。漢書 韓固傳：「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

(九) 禮記內則：「魚去乙。」鄭玄注：「乙，魚體中害人者名也。」

(一〇) 淄、澠，二水名，皆在山東境內。古傳說易牙能辨二水滋味。

(一一) 左太冲，名思，晉書本傳：作三都賦，「构思十年」。

(一二) 劉穆之，善尺牘。宋書本傳載與另一善尺牘者朱齡石，在高祖坐答書，「自旦至午，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

(一三) 榼，同「楂」。

(一四) 姚合，中唐詩人。極元集，今存，有四庫本、汲古閣本及王士禛 十種唐詩選本。

(一五) 筌，捕魚器，字亦作「荃」。蹄，捕兔器。莊子外物篇：「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

(一六) 沆瀣，清露。

(一七) 醍醐，精酪。

(一八) 光化，唐昭宗年號，三年當公元九〇〇年。

## 才調集敘

見才調集卷首，依四部丛刊本

韋穀（一）

余少博羣言，常所得志。虽秋螢之照不远，而雕虫之見自佳。古人云，「自听之謂聰，內視之謂明」也，又安可受誚於愚鹵，取譏於书廚哉？暇日因閱李杜集、元白詩，其間天海混茫，風流挺特，遂采撫奧妙，并諸賢达章句，不可备錄，各有編次。或閑窗展卷，或月榭行吟，韻高而桂魄爭光，詞逸而春色斗美，但賞自乐所好，豈敢垂諸后昆。今纂諸家歌詩，总一千首，每一百首成卷，分之爲十，目曰才調集。庶几來者不誚多言，他代有人，无嗤薄鑒云尔。

（一）韦穀，仕后蜀，官至戶部尙書。





## 花間集(一) 序

見本書，依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宋紹興本

歐陽炯(二)

鏤玉彫瓊，拟化工而過巧；裁花剪叶，奪春艷以爭鮮。是以唱云謠則金母詞清，挹霞醴則穆王心醉(一)。名高白雪(二)，声声而自合鸞歌；响遏青雲(三)，字字而偏諧鳳律。「楊柳」「大堤」之句(四)，樂府相傳；「芙蓉」「曲渚」之篇(五)，豪家自制。莫不爭高門下，三千玳瑁之簪(六)；竟富罽前，數十珊瑚之樹(七)。則有綺筵公子，繡幌佳人，遞叶叶之花箋，文抽兩錦，舉紆紆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絕之辭，用助嬌嬈之态。自南朝之「宮體」，扇北里之倡風(八)，何止言之不文，所謂秀而不實。

有唐已降，率土之濱，家家之香逕春風，寧尋越艷，处处之紅樓夜月，自鎖嬌娥。在明皇朝則有李太白应制清平樂詞四首，近代溫飛卿復有金筌集。邇來作者，无愧前人。

今衛尉少卿，字弘基，以拾翠洲边，自得羽毛之異，織綃泉底，独殊机杼之功。廣會众宾，时延佳論，因集近来詩客曲子詞五百首，分为十卷。以炯粗預知音，辱請命題，仍为序引。昔郢人有歌陽春(二)者，号为絕唱，乃命之为花間集。庶以阳春之甲(一)，将使西園英哲，用資羽蓋之欢(三)；南國嬋娟，休唱蓮舟之引(四)。时大蜀廣政三年(二)夏四月日序。

(一) 花間集，最早的詞選集。編者趙承祚，字宏基，仕后蜀孟昶为卫尉少卿。

(二) 歐陽炯，詞作家，花間集和尊前集都收有他的作品。

(三) 金母、西王母。五行，西方为金，所以称西王母叫金母。穆王、周穆王，也即穆天子。穆天子傳卷三：「乙丑，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謠曰：『白云在天，山際(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間之。将子无死，尙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諸夏，万民平均，吾願見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

(四) 白雪，古有名歌曲。文选宋玉对楚王問：「客有歌於郢中者……其为阳春白雪，國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

(五) 响遏青雲，形容歌声壮烈。列子湯問篇：秦青在郊衢餞向他学謳的薛譚，「拂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

(六) 楊柳，如西曲歌中的月节折楊柳歌，自正月歌至十二月歌，每歌都有「折楊柳」一句。大堤，如西歌曲中的襄阳乐第一首說：「朝发襄阳」

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艷傾耳目。」后演變成爲獨立的大堤曲。

(七)美蓉，曲渚。詞中並無這樣篇題，但常有這樣詞句，如魏承班木蘭花說：「小芙蓉，香旖旎，碧玉堂深清似水。閉宝匣，掩金鋪，倚屏拖袖愁如醉。遲遲好景煙花媚，曲渚驚鶯眠金翅，凝然愁望靜相思，一双笑靨嚬香麝。」(《花間集卷九》)

(八)史記春申君傳，「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爲瑋瑋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居客。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慚」。

(九)世新語汰侈篇：「石崇與王愷爭豪，並窮綺麗，以飾輿服。武帝，愷之甥也，每助愷。嘗以一珊瑚樹高二尺許賜愷，枝柯扶疎，世罕其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鉄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为疾己之宝，声色甚厲。崇曰：『不足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尺，四尺，条幹絕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愷許比，甚众。愷惘然自失。」

(一〇)北里，唐妓女居地，孫棨有北里志一书。

(一一)阳春，古有名歌曲，詳注(四)。

(一二)王鵬運影宋本無此句，下句「將」字作「麻」。

(一三)西園，魏文帝曹丕爲太子時，與弟植及王粲、劉楨等講集咏歌的園囿。曹植公議詩說：「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遊西園，飞蓋相追隨。」

(一四)蓮舟引，泛指南朝乐府采蓮曲等歌。

(一五)廣政，后蜀孟昶年号，三年当公元九四〇年。

补

遗



## 兩都賦序 文選卷一，依四部丛刊本

班固

或曰：一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內設金馬（一）石渠（二）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三）之事，以兴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众庶說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鴈、芝房、宝鼎之歌（四），薦於郊庙；神雀、五鳳、甘露、黄龙之瑞，以为年紀（五）。故言語侍从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論思，日月献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时时間作。或以下抒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后嗣，抑亦雅頌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論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漢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風。

且夫道有夷隆，学有蠲密，因时而建德者，不以远近易則。故皋陶歌虞（六），奚斯頌魯（七），同見采於孔氏，列於詩书，其义一也。稽之上古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此，斯事虽細，然先臣之旧式，国家之遺美，不可闕也。臣窃見海內清平，朝廷无事，京師脩宮室，浚城隍，而起范囿，以备制度。西土耆老，感怀怨思，冀上之瞻顧，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洛邑之議。故臣作兩都賦，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

（一）金馬、官署門名，內居文学侍从之臣。如东方朔，史記本傳就說他「避世金馬門。」

（二）石渠、閣名，內儲館閣祕书。

（三）乐府、音乐衙署。协律、乐官。据汉书礼乐志：「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

（四）据汉书武帝紀：行幸雍，获白麟，作白麟之歌；行幸东海，获赤鴈，作赤鴈之歌；甘泉宮內产芝九莖連叶，作芝房之歌；后土祠旁得宝鼎，作宝鼎之歌。

（五）据汉书宣帝紀：因神雀的集於長乐宮，由是改元神雀；因五鳳来臨，又改元五鳳；因甘露降，又改元甘露；因黄龙見，又改元黄龙。

（六）皋陶、舜臣。尚书益稷載皋陶和舜歌而作歌說：「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說：「元首从諝哉，股肱情哉，万事墮哉！」但

實系后人偽託。

(七)奚斯、魯公子。詩魯頌閟宮說：「新廟奔奔，奚斯所作。」韓詩薛君章句因說此詩是奚斯作品。

### 三都賦序 文選卷四，依四部丛刊本

左思

蓋詩有六義焉<sup>(一)</sup>，其二曰賦。楊雄曰：「詩人之賦，所以則<sup>(二)</sup>」。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sup>(三)</sup>先生采焉以觀土風。見「綠竹猗猗」，則知衛地淇澳之產<sup>(四)</sup>，見「在其版屋」，則知秦野西戎之宅<sup>(五)</sup>。故能居然而辨八方。然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楊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班固賦西都，而歎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遊海若」。假稱珍怪，以為潤色。若斯之類，匪啻於茲。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於辭則易為藻飾，於義則虛而無征。且夫玉卮無當，虽宝非用，侈言無驗，虽飾非經。而論者莫不詆訐<sup>(六)</sup>其研精，作者大氐率為憲章，積習生常，有自來矣。

余既思摹二京而賦三都，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風謠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長者，莫非其旧。何則？發言為詩者，詠其所志也；升高能賦者，頌其所見也；美物者，貴依其本；讚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實，覽者奚信！且夫任土作貢<sup>(七)</sup>，虞書所著；辨物居方<sup>(八)</sup>，周易所慎。聊萃其一隅，撮其統緒，歸諸詁訓焉。

(一)六義，是：風、賦、比、興、雅、頌。參毛詩序，卷一選錄。

(二)語見法言吾子篇，卷一選錄。

(三)語見兩都賦序，卷一選錄。

(四)詩衛風淇澳篇：「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淇，水名。作澳，水邊窪地。猗猗，美盛貌。

(五)詩秦風小戎篇：「在其版屋，亂我心曲。」漢書地理志：「天水、隴西，民以板為屋。」

(六)詆訐，此處作「舉發」解。

(七)任土作貢，隨着各地的產物不同，制定各地不同的貢品。語出尚書禹貢孔安國序。

(八)辨物居方，辨別物品，處置在適當的方位。語出周易未濟象詞。





### 三都賦序

文選卷四十五，依四部丛刊本

皇甫謐（一）

玄晏先生曰：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体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然則美而之文，賦之作也。昔之為文者，非苟尚辭而已，將以紐（三）之王教，本乎勸戒也。

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周監二代，文質之体，百世可知（二）。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詩人之作，雜有賦体。子夏序詩曰：「一曰風，二曰賦」（四）。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

至於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寢頓，於是賢人失志，詞賦作焉。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於實，誇競之興，体失之漸，風雅之則，於是乎乖。逮漢賈誼，頗甘之以禮。自時厥后，綴文之士，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大者置天地之表，細者入毫釐之內。虽充車聯駟，不足以載；廣廈接榱，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楊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五），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煥乎有文，蔚爾鱗集，皆近代辭賦之偉也。

若夫士有常產，俗有旧風，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而長卿之儔，過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虛張異類，託有於無，祖杓之士，雷同景（六）附，流宕忘返，非一時也。

曩者漢室內潰，四海圯裂，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拥据函夏（七）。故作者先為吳蜀二客，盛稱其本土險阻瓌琦，可以偏王，而却為魏主，述其都畿弘敞丰麗，奄有諸華之意。言吳蜀以擒滅比亡國，而魏氏以交禪比唐虞，既已著逆順，且以為鑒戒。蓋蜀包梁岷之資，吳割荆南之富，魏跨中區之衍，考分次之多少，計殖物之众寡，比風俗之清濁，課士人之优劣，亦不可同年而語矣。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家自以為我土樂，人自以為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論也。作者又因客主之辭，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圖而校，体國經制，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

（一）皇甫謐，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晉代著作家，著有帝王世紀、高士傳、列女傳等書。

(二)紐、系。

(三)論語八佾篇載孔子說：「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為政篇載孔子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四)見毛詩序，旧傳子夏作，實出卫宏。卷一选录。

(五)王生、王延壽，东汉辭賦家。所作魯靈光殿賦載文选卷十一。

(六)景、同「影」。

(七)函夏、李善引服虔河東賦注：「諸夏也。」案又同現在說中華、中國。

薦士(二) 節錄 昌黎集卷二，依四部丛刊本

韓愈

周詩三百篇，雅頌理訓誥，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五言出漢時，蘇李首更号。东都漸弥漫，派別百川导。建安能者七，卓犖变风操。逶迤抵晉宋，气象日凋耗。中間數鮑謝(一)，比近最清奧。齊梁及陳隋，众作等蟬噪，搜春摘花卉，沿襲伤剽盜。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后来相繼生，亦各臻闢奧(二)。有穹者孟郊，受材实雄鷲。冥觀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冢(三)。敷柔肆紆余，奋猛卷海潦，榮華肖天气，捷疾逾响報。行身踐規矩，甘辱恥媚竈(四)。孟軻分邪正，眸子看瞭眊(五)。杳然粹而清，可以鎮浮躁。……

(一)原注：「薦东野於鄭餘庆也。东野，正元十一年為溧阳尉時，鄭餘庆尹河南，公作是詩薦之。」

(二)鮑、謝，鮑指鮑照，謝指謝靈運和謝朓。原注：「二謝通稱。」

(三)闢奧，室中深邃處。「奧」或作「隲」。

(四)冢，山么，古力士，能在陆地撐船。这里是說孟郊詩作的力量，可以排冢后退。

(五)媚竈，喻諂媚權貴。論語八佾篇載王孫賈問「与其媚於奧，宁媚於竈，何謂也？」孔子說：「不然。获罪於天，无所禱也。」奧、室內西南隅，尊者所居。竈、竈神，借喻權貴。

(六)孟子离娄篇載孟子說：「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日

中國歷代文學理論批評文選(上冊)

編者：南京大學中文系  
羅根澤

出版者：南京大學教務處

印刷者：南京大學出版科

一九五七年第一次印刷 800冊